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

梁羽生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广旅版

第一回　剑影歌声

落日余霞散绮，晚风吹送轻歌，歌声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投林倦鸟，也似为这歌声盘旋，在林子上空回翔不下；但这凄婉的歌声，却留不住山谷中一匹绝尘而去的骏马。

马上的骑客是一个丰神俊秀的白衣少年，他何尝不知道后面这个策马追踪的少女是为他而歌，但他还是狠了心肠，纵马狂奔，直到歌声消散，但见空山寂寂，暮霭沉沉之际，这才喟然叹息，朗声吟道：“易水萧萧西风冷，壮士一去不复还！拚死但凭三尺剑，深情唯有负红颜！”勒马回头，后面杳无人迹，他的马是一匹逐电驰风的宝马，这一阵狂奔，早已把那少女隔在几重山外了。

这少年名叫陈玄机，他负了师友的重托，要去刺杀一个在贺兰山中隐姓埋名武功绝顶的高手，休说他对那少女本就无心，即算是有厚意深情，此际此时，也决不能为这歌声所阻。

然而那歌声还是拨动了他的心弦，可惜那少女阻在几重山外，听不到他那一声长叹，看不到他眼角那两颗晶莹的泪珠。

日落风寒，黄昏的景色越来越浓了。陈玄机抬头一看贺兰山的主峰已隐隐在望，心中不由得一阵紧张，立即拨转马头，扬鞭西进。

跑出谷口，登上了一条崎岖的山道，陈玄机心里踟蹰，他的坐骑虽说是一匹宝马，但在这险陡的山路夜行，强敌又在附近，究竟不能无所顾忌；但若留下来过夜，恐又被那少女追上，多所纠缠。正自拿不定主意，忽听得快马飞驰的急骤蹄声，倏忽之间，便到跟前，看看两匹马头便要撞在一起，前面那匹马的骑客，一个翻身，跳下马背，伸手一拦，陈玄机那匹宝马，一声长嘶，前蹄人立，竟是闯不过去，在这一瞬之间，陈玄机也已跳下马来，但见截着马头的是一个浓眉大眼的粗豪少年，一张面孔冷森森的毫无表情，在黄昏景色之中，更显得阴沉可怖。

陈玄机怔了一怔，拱手说道：“上官兄，幸会幸会。”那粗豪少年“哼”了一声，冷冷说道：“是呀，端的是幸会了。韵兰呢？”陈玄机道：“她在后面，你穿过这个山谷，也许就能见着。”那少年剑眉一扬，脸色越发阴森，道：“那么她是追着你来了？”陈玄机脸上一红，道：“上官兄休得取笑。”那少年勃然大怒，喝道：“谁和你说笑，我只问你，你是要她还是不要？”

陈玄机叫道：“上官兄，这话是打哪里说起？我对韵兰姐姐，从来没有起过异心。”

那少年道：“如此说来，你只是对她戏弄，引诱了她，如今又将她撇了？”

陈玄机脸上变色，朗声说道：“上官兄，你把小弟看作何等样人？我对韵兰只有姐弟的情谊，哪谈得上什么戏弄、引诱？”那少年冷笑道：“依你说竟是韵兰引诱你了？”陈玄机眉头一皱，萧韵兰确是纠缠于他，但若依实说来，岂不伤了她少女的令誉。

那复姓上官，双名天野的少年迫上两步，沉声说道：“陈玄机，你给我回去！”陈玄机道：“怎么？”上官天野道：“你对韵兰赔个不是，发誓从今之后，永不负她！我给你监誓，不许寒盟。”粗豪的话语一变而为异样的凄枪，竟好像是向陈玄机哀求起来了。

陈玄机再退了两步，低声说道：“上官兄，我明白你的心意，你喜欢韵兰姐姐，何苦闷在心头？”上官天野道，“不错，正唯她是我欢喜的人，我

决不能见她伤心，决不能让你将她抛弃！”陈玄机苦笑道：“我但愿做个穿针引线的的红娘，却不是弄琴寄简的张君瑞。我衷心诚意祝你们成就美满姻缘。上官兄，你何必多所猜疑，令小弟难堪！”

陈玄机自以为这是掏心剖腹之言，岂知普天之下的单思男子，无不把对方视作不可亵渎的仙女，何况是上官天野这样心高气傲的人，他一听陈玄机的说话，竟似把他尊敬到了极点的人当做一件可以“出让”的货物，已是怒不可抑，更何况陈玄机虽然说得诚恳，在他听来，却认作是“胜利者”的嘲弄。这种单思病患者的微妙心理，陈玄机哪能懂得？

但见上官天野面色一沉，双目倏张，厉声喝道：“陈玄机，废话少说，你回不回去？”陈玄机一望天色，心中烦躁之极，说道：“我兄不谅，弟也无言。但小弟有事在身，但求我兄让路！”话犹未了，但听得霍的一声，上官天野拔出了一对护手钩，大声喝道：“我偏不放过你这无情无义的男子！”

陈玄机哪有心情争斗，心中暗骂：“我有情无情，干卿底事？”上官天野双钩一个盘旋，金光闪闪，迫到面门，喝道：“还不亮剑么？”陈玄机飞身闪过，叫道：“上官兄且慢，听弟一言！”

上官天野冷笑道：“有何废话？尚待多言。”陈玄机道：“吾兄定要赐教，小弟原不敢推辞。只是今日实是有事在身，十日之后，若是到期小弟不来，那就是小弟已被人所杀，不必再劳吾兄贵手了！”

上官天野听他说得奇怪，怔了一怔，随即喝道：“你没有功夫，我就有功夫等你吗？快快动手，胜败立决，免得韵兰来了伤心。”双钩一分，一招“殿翼摩云”，左右合围，陈玄机不得已拔剑相迎，但听得叮当两声，钩剑相交，陈玄机的长剑几乎给他夺出手去。

上官天野哈哈笑道：“韵兰将你的剑法捧上三十三天，原来亦不过如斯！”陈玄机又好气又好笑，心中想道：“你不过想赌一口气，我便让你何妨？”长剑一抖，还了一招，抽空便想钻出。哪知上官天野的吴钩，兼有钩剑之长，一占上风，后着绵绵不断，钩光闪闪，竟把陈玄机的退路全都封住，哪能轻易脱身？

天边的晚霭慢慢消褪，夜色更浓了。忽听得后面蹄声得得，隐隐可闻，陈玄机心道：“此时不闯过去，韵兰一来，那就更麻烦了！”陡的精神一振，长剑一圈，身随剑势，滴溜溜的转了半个圆圈，但见四面八方，剑光飘瞥，上官天野吃了一惊，想道：“怪不得兰妹会喜欢这个臭小子，原来果是有点功夫！”急胜之念一起，双钩霍霍，招数凌厉无前。

马蹄声自远而近，陈玄机反手一剑，将上官天野的双钩迫于一侧，迈前一步，低声喝道：“还不让路！”夜色苍茫中，那匹马已奔出山腰，马上的少女扬声叫道：“玄机，你和谁动手？嗯，什么，是天野吗？你们二人还不赶快给我住手！”

上官天野叫道：“这小子不肯见你，待我擒他给你便是！”陈玄机那一剑已把双钩封到外圈，但上官天野坚不肯退，山路狭窄，不下杀手，将他击倒，实是难以夺路外闯，主意未决，忽听得上官天野之言，心中一动，想道：“我若在韵兰面前将他刺伤，他们的姻缘永无撮合之望了！”

高手比划，只争瞬息之机，哪许犹疑不决，倏然间，忽见钩光一闪，上官天野两柄金钩脱手掷出，“登”的一掌拍下，正中陈玄机胸口要害，便听得陈玄机“哼”了一声，跌出一丈开外。

上官天野这一招本是败中求胜之招，抛钩袭敌，挥掌击人，虽说神妙非

常，但以陈玄机那超卓的武功，估量最多只能将他迫退，挽回面子，万万料不到他竟似不加防备，竟给自己一掌击中胸膛。这刹那间，上官天野也不禁呆了。只听得萧韵兰颤声叫道：“天野，天野，你干什么？你怎能下这个重手。快，快，你还不快把他扶起？”

上官天野定了定神，刚刚迈出脚步，陡听得一声马嘶，一条黑影凌空飞起，上官天野怎也料想不到陈玄机受了重伤，居然还能够飞身上马，但见他反手一拍马臀，随即低呼一声，那声音郁闷之极，似是受伤之后，淤血已塞到喉头，上官天野飞身疾掠，一手抓去，离开马尾三寸，没有抓着，只见陈玄机紧抱马颈，整个身子俯伏在马背上，这匹马是久经训练的战马，被主人一催，放开四蹄疾跑，上官天野一抓没有抓着，这匹马已转过山拗去了。就在这一瞬间，只听得刷的马鞭一响，萧韵兰飞马赶到，一鞭刷下，尖声叫道：“让开！”

上官天野热血上涌，后悔羞渐、妒恨气恼，种种情绪，纠结心头，他这样的为着萧韵兰，萧韵兰竟用马鞭刷他！他想把萧韵兰拉下马来，他想打萧韵兰的耳光，他想抱着萧韵兰痛哭，然而他还是让萧韵兰过去了，而且他还身不由己的追在萧韵兰的马后。

沉沉夜色，山石鳞峋，萧韵兰只顾催马急跑，刚转过山勒，坐骑突然一跃，撞在一块凸出来的山石上，将萧韵兰抛了起来，上官天野大吃一惊，急忙抢上去接，萧韵兰在半空中翻了一个筋斗，落下地来，刚好和上官天野打个照面，只听得萧韵兰“哼”了一声：“你好！”一掌将上官天野推开，俯首一瞧，忽见掌心沾血，原来上官天野在掌击陈玄机之时，碰着了陈玄机的剑锋，他的手臂也给拉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萧韵兰呆了一呆，抬头一看，只见上官天野失惊无神的倚在一块山石上，脸上满是泪痕，萧韵兰叹了口气，忽地柔声说道：“这么大个人，还流眼泪，不害臊么？让我看看，你伤在哪儿？”轻轻的撕下一片衣襟，替上官天野包扎伤口，上官天野反手一推，手臂举起，软绵绵毫无力气，但觉萧韵兰玉手抚来，竟是无法抗拒，只好转过了头，在心中暗骂自己。

萧韵兰吁了口气，道：“幸好没有伤着骨头。”上官天野冷笑道：“我死了也没有什么打紧！”萧韵兰道：“呀，你们何苦为我厮拚？”

上官天野倏的回过头来，低声说道：“兰妹，你怎么知道我的心？我是，我是……咳，我是为你们好！我那一掌虽然打得不轻，以他的武功，料想也不至于丧命，只要你好，我上官天野粉身碎骨又有何辞！”

萧韵兰叹道：“这个时候你还说这种气话做什么？你那一掌打不死他，但他受了此伤，却怎能逃出别人掌下？”上官天野叫道：“什么？”萧韵兰道：“他要去刺杀一个人，这个人在江湖上绝迹已有二十年了，二十年前已是名震一时，经过了这二十年，武功更是深不可测！”

上官天野怔了一怔，猛然想起陈玄机所说，十日不来，就是被人所杀的话，失声问道：“这人是谁？”萧韵兰道：“你听过云舞阳这个名字么？”上官天野叫道：“什么？是云舞阳！”脸上露出非常奇异的神色，萧韵兰心中纳闷，问道：“你认得他？”上官天野道：“二十年前，我还是一个三岁孩儿，怎能认得他？你说，他为什么要刺杀这个云舞阳？”

萧韵兰道：“说来话长。现在是洪武几年？”上官天野道：“今年是洪武十三年，你怎能不知？”萧韵兰道：“我自然知道，可是有一班孤臣孽子，直到如今还不肯用洪武纪年。”上官天野道：“那大约只有陈友谅和张士诚

的旧部了。”萧韵兰道：“不错。咱们虽然出世得晚，但也听父兄说过，当年和洪武爷争天下最激烈的就是这两个人。他们都曾建立国号，一个号称大汉，一个号称大周。”

上官天野道：“这与陈玄机要去刺杀云舞阳又有什么相干？”萧韵兰道：“张士诚当年有几个天下闻名的武林奇士扶助他，你可知道？”上官天野道：“头一个是彭和尚，俗家名字叫彭莹玉，听说内功之深，天下无匹。”萧韵兰道：“不错。还有呢？”上官天野道：“第二个是石天铎，听说他曾凭着一双铁掌，打遍中原。”

萧韵兰道：“还有呢？”上官天野道：“上一代武林名手，我哪里记得这么多？”眼睛一　，似是想说什么却又忍着。萧韵兰道：“第三个就是这个云舞阳！”看上官天野，只见上官天野木然毫无表情。看那情形，他似乎早已知道，却偏要萧韵兰先说出来。

萧韵兰道：“张士诚在二十年前与洪武爷在长江决战，兵败被擒，当日就被沉尸长江。可是他的部下逃出的不在少数，他的儿子听说也给石天锋救出去了。这十多年来张士诚的部下都隐姓埋名，图谋再起。陈玄机的身世从来没有对我提过，可是我知道他的先人也是张士诚的部下。”上官天野道：“如此说来，陈玄机理该尊称云舞阳一声世伯，何故还要去刺杀他？”萧韵兰道：“听说云舞阳叛主求荣，陈玄机负了师友的重托，非把他刺杀不可！其中详情，我也不知。”

上官天野哈哈大笑，道：“云舞阳若真为了这个原因而给刺死，谅他死了也不心服！”萧韵兰道：“怎样？”上官天野道：“云舞阳的第一个妻子就是在那次长江之战中战死的，他岂肯反过来扶助当今皇上？”萧韵兰道：“你怎么知道？”上官天野道：“云舞阳的第二个妻子就是我的师姑。”萧韵兰大为奇怪，叫道：“怎么？你原来是武当门下？怎么从不见你提起，也从未见你露过一手武当剑法？”夜色苍茫中但见上官天野双目炯炯，嘴唇开阖，却没有说出话来。

云舞阳的续弦妻室，乃是三十年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客的武当派掌门人牟独逸的女儿，上官天野称她做师姑，那么牟独逸自然是他的师祖了。

可是萧韵兰结识上官天野多年，却从未见他露过一手武当的剑法，而今忽地听他提起，心中疑惑之极，只见上官天野欲说还休，过了半晌，这才苦笑道：“我只学到一点武当剑法的皮毛，怎敢在人前炫耀，不怕辱没师门么？”

萧韵兰何等聪明，一见他这言语神情，便知道他定是有难言之隐，心中想道：“上官天野素来是对我无话不说，何以这件事情却要瞒我？这又不是什么值得隐瞒的事情。”但觉事情出乎常理之外，怎样也猜想不透，虽然不便再问，心上的疑云却是越来越重了。

夜色更浓，山间明月冉冉升起，萧韵兰叹口气道：“玄机受了重伤，在这荒山静夜，谁人给他看护？”月光之下，忽见上官天野面色惨白，两只又圆又大的眼睛，却是红丝满布，好似要出血出来，萧韵兰打了一个寒噤，低声说道：“我不是怪你，我只是担心玄机。”上官天野忽道：“你刚才说玄机要去行刺云舞阳，云舞阳究竟在那儿？”萧韵兰道：“听说就在前面的贺兰山中。”

这说话刚刚出口，只见上官天野一跃而起，叫道：“兰妹放心，我若不把玄机找到，永不回来！”眨眼之间，攀上山峰，捷若猿猴，背影消失在黑夜密林之中，萧韵兰要追也追不上了。

冷月空山，凄凄寂寂，萧韵兰徘徊顾影，一片茫然，陈玄机走了，上官天野又走了，偌大的山中，只剩下自己的影子，她的马也已跌死了，这山谷静得怕人！

凭借月光，还依稀分别得出前面的马蹄痕迹，这是陈玄机所留下的征尘马迹，萧韵兰叫道：“ 玄机！玄机！你在哪儿？等等我呀！ ”她明知陈玄机的马是一匹宝马，这时已不知跑至何方，然而她还是循着蹄痕马迹，作着毫无希望的追踪寻觅。

陈玄机这时却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所在，他被上官天野那一掌打得着实不轻，又挣扎上马，上路奔驰，但觉胸脯闭塞，脑痛欲裂，渐渐神智昏迷，脑海中泛出许多幻影；他忆起了师友给他置酒饯行，那“ 满座衣冠似雪 ”的情景；他耳边响起了萧韵兰那凄婉的歌声，似乎她一直就在自己的背后。

他在心中叫道：“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陡然间，忽听得马儿一声嘶鸣，自己好像给抛上了万丈云端，又向着无底的深渊飞坠，突然感到异样的寒冷。原来是他的马一个失蹄，将他抛落山涧中了。

昏迷中好似有一个少女的玉手轻轻的摸抚他的胸膛，这是萧韵兰吗？他不知道！他想睁开眼睛，然而力不从心，只觉在寒冷之中，心头升起一股暖意，非常舒适，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第二回　轻怜蜜爱

也不知过了多久，陈玄机好似从一个恶梦中醒来。万里飞骑，荒山夜斗，前尘历历，泛上心来。陈玄机翻了个身，心中奇怪之极：“咦，我在哪儿？上官天野呢？萧韵兰呢？我的乌骓马呢？这是什么地方？”

炫目的朝阳从琉璃窗格透入，微风轻拂，缕缕幽香，沁人脾腑。陈玄机精神一爽，霍地坐了起来，忽地失声叫道：“我怎么回到家了？”

这真是不可思议之事！他揉揉眼睛，咬咬手指，这不是梦呀！他明明记得自己已来到了贺兰山下，和自己的家乡相距万里，难道自己一睡百天，在梦中被人搬回了故乡？

难道是世上竟有仙人，施展了长房缩地之术？在一夜之间将自己从贺兰山下带回了川北的故家？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呀，然而这又不是梦！一排向南开的窗户，窗户上的琉璃窗格，窗子外的梅影横斜，屋中间书橱的位置，这明明是自己的书房！

房外面传来了脚步声，陈玄机挣扎着走下床来，大声叫道：“娘！”忽听得“噗嗤”一笑，一个少女揭帘而入，眉弯新月，嘴绽樱桃，在朝阳渲染之下，脸蛋儿红扑扑的，更显得明艳照人，而又有几分稚气，顿时把陈玄机看得呆了。

只听得那少女笑道：“好啦，能起床了，怎么，很想家吗？”陈玄机怔了一怔，心中奇道：“咦，这里不是我的家！”那少女缓缓行来，吹气如兰，一笑说道：“看你带着宝剑，骑着骏马，却原来是个大孩子，一醒来就要叫娘！”陈玄机道：“姑娘贵姓，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

那少女笑道：“我也正要问你呢！你怎么给人打伤成这个样子，要不是我家藏有少阳小还丹，只怕你这伤最少修养半年。”陈玄机忙道：“多谢姑娘救命之恩，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那少女格格一笑，道：“这是我的家呀。你嫌这地方不好么？”

陈玄机睁大眼睛，再看一看，墙壁上挂有一幅长江秋夜图，江上明月高悬、江面战船三五，后面城廓临江，气魄甚大，画面上题有一首诗道：“谁把苏杭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谁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古愁！”壁上还挂有一把形式奇古的宝剑，这两样东西，都是自己的书房没有的。再仔细分别，这房间的摆设，也有一些与自己的书房不同。然而那琉璃窗户，窗外梅枝，却又是何其相似！

那少女见陈玄机如痴似傻，抿嘴笑道：“怎么？”陈玄机道：“这房间雅致极了，为何开了这一排窗户？”要知古时的大屋，窗户都开得很小，用北京的翡翠琉璃做窗格子的，更是除了江南之外，别处少见。那少女见陈玄机刚醒转就问这个房间。颇为奇怪，微笑说道：“这是我爹爹布置的。”

陈玄机扶着墙壁，缓缓走近窗前，庭院里的几枝腊梅正在盛开，幽香淡雅，中人如酒。陈玄机悠然神往，轻声说道：“窗开迎晓日，帘卷揖清芬。有这满院梅花，自该开这一排窗户。”

那少女怔了一怔，道：“咦，你的心思竟与我的爹爹一般。我爹爹也是这样说，多开窗户，让阳光通透，花香满室，可以令人心神舒畅。”

陈玄机心中奇怪之极，道：“这不是我的心思，这……”那少女道：“怎么样？”陈玄机停了一停，有点不好意思的说道：“我的书房和你这间房子

也差不多一样，那是我娘布置的。”那少女不胜羡慕的说道：“你有这样个好母亲，真是福气。”陈玄机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听那少女称赞自己的母亲，甚是高兴，微笑说道：“我的武功也是母亲教的。”

那少女道：“可惜我的妈妈长年躲在屋子里，一年难得有几日见着阳光。”陈玄机道：“呵！原来伯母在里面，我还未拜见她呢。”那少女道：“我妈妈身子不好，一年到头在屋子里养病，她连大门也懒出，更不用说见客人了。”陈玄机见她眉头深锁，甚觉抱歉。幸喜那少女过了一阵又展开笑靥说道：“原来你的武功是你母亲教的，那么你的父亲呢？”陈玄机黯然说道：“我爹爹在我出世之前，早已死了！”那少女“呵呀”一声，登时不再言语。

陈玄机越想越觉得这儿透着古怪，禁不住又问道：“我叫陈玄机，请问姑娘贵姓，令尊大人在家吗？”那少女又是“噗嗤”一笑道：“我又不图你什么报答，你何必絮絮不休的盘根问柢？”陈玄机面上一红，要知江湖上本多避忌，向一个陌生的少女盘问姓名更是稀有之事，他为了好奇，问了出来，却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钉子。

那少女抬头一看日光，说道：“你已沉睡了一天一夜，这时候肚子大概也饿了，你且等一会儿。”一笑揭帘，翩然而出，到了门口，却忽地回头，低声说道：“告诉你吧，我姓云。”

陈玄机心中一凛，这少女竟是姓云！难道，难道……心中又自行解道：“天下姓云的人不少，哪能有这般凑巧的事儿？”

虽然自行开解，心头仍是郁闷不安，试着挥拳踢足，只觉体力已恢复了几成，心中想道：“上官天野那一掌打得着实不轻，这少女的丹药竟如此灵效，想来定是武林世家。”一抬头见壁上挂着的那把形式奇古的宝剑，忍不住将它摘了下来，拔剑出鞘，但见剑身隐隐透着一层青光，陈玄机自是识货的行家，一看便知道这是世上罕见的神物利器，不禁呆了，心中想道：“这位云姑娘居然如此信赖于我。宝剑悬在此间，不怕我把它偷去！”低头一瞧，剑柄上刻有两个奇形怪状的古代文字，这一瞧更令得陈玄机如坠入五里雾中！

剑柄上那两个古字乃是“钟鼎文”，陈玄机本来不认识钟鼎文，但这两个字却在他外祖父的诗集里见过，他母亲告诉他这两个字念做“昆吾”，乃是一把古代宝剑的名字。

陈玄机的外祖父没有儿子，所以陈玄机出生之后，就作为“姑子归宗”，改依母姓，承继陈家的香火。他外祖父名叫陈定方，是元末一位出名的诗人，文武全才，号称武林双绝，他的诗集里便有一首是咏这昆吾室剑的，诗道：“传家愧我无珠玉，剑匣诗囊珍重存。但愿人间留侠气，不教狐鼠敢相侵。”看这诗意，似乎这把昆吾宝剑，乃是外祖父的家传宝物，但问他母亲，他母亲却说没有见过，不过她母亲回答他的问话时，却有点支支吾吾，而且脸上还似乎露出悲伤的神色。这事情陈玄机自解事以来便一直闷在心头。

不想如今却在这个古怪的地方见了这把宝剑！这是外祖父那把家传宝剑吗？还是屋主人从别处得来的？正在沉思，忽听得外面脚步声响，陈玄机慌忙把宝剑挂回墙上。只见那少女捧着一个托盘，盘中有一锅热粥，还有两式小菜。

那少女道：“你刚刚伤愈，喝一点稀饭吧。咦，你在想些什么？”顺着陈玄机的眼光瞧去，忽地笑道：“原来你是看上了我这把宝剑。”

陈玄机面红耳热，尴尬笑道：“我瞧这把剑有点奇怪。”那少女道：“怎

么？”陈玄机道：“这似乎是一把古代的宝剑。”那少女道：“不错，我爹爹说是战国时候练剑师欧冶子留下来的宝物呢，你倒好眼力。”

陈玄机道：“这把剑是姑娘家传的宝物吗？”那少女笑道：“当然是我家的东西，要不然怎会挂在这里，我爸爸才宝贝它呢，平时别人摸一摸他都不许，还是我上个月十八岁生日那一天，他才肯传给我的。”说了之后，忽然面上一红，似乎后悔叫陈玄机知道了她少女的年龄。

陈玄机道：“如此说来，云姑娘一定是会家子了。”那少女笑道：“什么会家子？我爹爹说，我还未学到他的三成呢！”陈玄机见那少女天真烂漫，大胆说道：“姑娘太客气了。可以让我开开眼界么？”那少女笑道：“你武功胜我十倍，我怎敢在方家面前献丑？’陈玄机道：“你几时见过我的武功？”那少女道：“你受了重伤，居然一日一夜便复原了。虽说是少阳小还丹之功，但若没有深湛的内功根柢，哪里能够这么快复元？看来你与我的爹爹只怕也差不多。可惜他出门去了，要不然你倒可与他谈论谈论。”

陈玄机道：“我虽无缘拜见令尊，听姑娘的说话，也知令尊大人是武学名家，越发要请姑娘不吝赐教了。”那少女不好意思的笑道：“我没有见过世面，所以只知道自己的父亲，夸赞自家，教你见笑了。也罢，我没有好菜给你送粥，就给你舞一会剑吧，你可要不吝指教啊！”

陈玄机喜道：“古人说读汉书可浮大白，我而今得看姑娘舞剑，那更是羡煞古人的了。”那少女道：“你真会说话。”盈盈一笑，柳腰一折，挽了一个剑花，轻轻刺出，倏然间但见剑光满室，凉气沁人。

陈玄机吃了一惊，这宝剑固然罕见，剑法更是骇人，看她漫不经意的随手挥洒，每一招都藏着极精微的变化，妙到毫巅，舞到急处，那少女就似陡然间幻出了无数化身，剑光四射，端的如水银泻地，花雨缤纷。陈玄机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自忖：师友们都说自己的剑术已经学成，若和这个少女比剑，只怕还未必能够胜她。

陈玄机虽然年轻，对武林中各著名的剑派，却都熟悉，竟看不出这少女的宗派来，但觉身法步法，与武当派有些相似，但出手的奇妙迅捷，却远胜于自己曾见过的武当剑法了。忽听得那少女在剑光缭绕中曼声歌道：

“渺空烟，四远是何年，青天坠长星！幻苍岩云树，名娃金屋，残霸宫城。箭劲酸风射眼，剑水染花腥。时靸双鸳响，廊叶秋声。宫里吴王沉醉，倩五湖倦客，独钓醒醒。问苍波无语，华发奈山青。水涵空阁凭高处，送乱鸦斜日落渔汀。连呼酒，上琴台去，秋与云平。”

剑影歌声，两皆妙绝，陈玄机不禁听得痴了。心中想道：“这阕八声甘州似是感咏史事，又似悲歌身世，词中‘宫里吴王沉醉’是指战国时的吴王夫差呢，还是指曾与朱元漳争夺天下，曾在苏州称帝的张士城呢？”再一看壁上挂着的长江秋月图，心中一动，一句话快到口边又吞回去了。

那少女剑光一收，微微笑道：“梦窗词人云如七宝楼台，拆下来不成片段。这一阕八声甘州却尚有意境。”陈玄机面上一红，自愧诗词读得太少，原来这是南宋词人吴文英的词，但心中仍是想道：“吴梦窗在词家之中，不算鼎鼎有名，这位云姑娘偏拣他这首词来唱，而又暗含近世的史事，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若是有心用词试我，那也算得是聪明绝顶的了。”

陈玄机极力按捺，面上不露丝毫神色，只听得那少女又格格笑道：“我舞剑给你送粥，你却连筷子也未曾一动。”

陈玄机笑道：“姑娘剑术妙绝天下，我看得忘其所以了。”低下头来，

拿起筷子，但见盘中两碟小菜，一荤一素，荤的松香薰肉，这是一味四川精美的家常小菜，把肥瘦各半的五花肉，用松枝来薰的；另一样素菜乃是泡菜，也是四川著名的家常小菜，贺兰山远在宁夏，与四川相距数千里之遥，在此地吃到四川的家常小菜已是一奇，更奇的是这两味小菜竟是自己自幼最爱吃的东西。陈玄机不禁又怔着了。

那少女笑道：“怎么，嫌菜不好么？”陈玄机每样挟了一箸，女脸泛红潮，道：“这是我做的，怎么你又想起母亲来了。快吃吧，粥要凉啦！”小米粥碧绿甘香，配上这两味家乡风味的小菜，陈玄机不禁食欲大动，一连吃了三碗。

那少女道：“你在山涧中浸了许久，而今初愈，再喝一杯酒益气行血吧。”在镂花的银壶中倒了满满的一盏美酒，酒色也是碧绿可爱，香气诱人，陈玄机不善饮酒，却仰起脖子，一饮而尽，笑道：“这样美酒，醉死了亦自心甘！”

那少女忽地掩口而笑，陈玄机突觉有些异样，跳起来道：“你，你，你这是什么？”但觉四肢绵软，睡意袭人，打了一个呵欠，舌头也有点硬了。那少女轻轻一推，陈玄机“咕咚”一声倒在床上，睡眼朦胧中，但觉那少女的脚步声离开了房间，隐约还听得她格格笑道：“你思虑大多，给我好好的睡一个大觉。”

这一觉直睡到黄昏之后，陈玄机一醒过来，疑幻疑梦，但见梅梢月上，室内炉香袅袅，床头的茶几上早放了一壶热茶，自己仍然是在这古怪的房间。陈玄机试一运气，但觉毫无阻滞，精神体力，比日间又恢复了几分。这才恍然大悟，心中感激，想道：“原来这位云姑娘竟精于医道，看出我心有所思，怕碍了我的复原。故此给我喝了这一盏药酒，灵丹妙药，不过如斯，咳，我还疑心它是毒酒，真是大大的不该。”

房间外又传来了脚步声，陈玄机只道是那少女来了，正待起身迎接，忽听得那脚步声不止一人，陈玄机往外一瞧，但见琉璃窗格上映出两个高大的影子，其中一人笑道：“舞阳兄，你这里真似神仙洞府，怪不得你隐居十多年足不下山。我辈碌碌风尘，比起老兄，雅俗是不可道里计了。”

这人的话语说得极轻，但听在陈玄机的耳中，却似焦雷盖顶。原来外面的两个人之中，有一个竟然就是自己所要刺杀的云舞阳，敢情这里就是云舞阳的家！

但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十余年来小弟毫无寸进，怎但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十余年来小弟毫无寸进，怎比得起吾兄扶助明主，屡建奇功？”陈玄机心头一沉，听这话语，云舞阳果然是背叛故主，和朝廷的显贵勾搭了，只不知这来者却是何人？

窗外灯光一闪，那少女提着灯笼迎了出来，叫道：“爹，你回来啦！”云舞阳道：“唔，回得晚了。这位是罗伯伯，锦衣卫总指挥罗金峰罗大人！”那少女似是不懂锦衣卫到底是什么，淡淡的福了一福。陈玄机可是心中打鼓，原来这人竟是朱元璋手下的第一高手，当年长江之战，张士诚就是给他亲手擒获的。因为建此奇功，所以才做到专门逮捕犯人的锦衣卫总指挥，这霎那间陈玄机但觉血脉债张，愤怒中却又有些惶恐！

陈玄机受了师友重托，决意前来行刺云舞阳的时候，本就知道他的武功高强，并不打算活着回去，今日见了他女儿的剑法，更是吃惊，原来云舞阳武功之强，比自己想像的，还要超出不知几倍？何况他还和大内的第一高手同来，只怕就是拚了性命，也未必行刺得成了。

但令陈玄机内心颤栗，惶恐不安的，还并不是为了害怕云舞阳武功的高强，而是，呀，他竟是那个姑娘的父亲！那个救了自己性命，而又是那样天真烂漫，甜蜜可爱的姑娘的父亲！

迷茫中忽听得云舞阳问道：“ 谁在这书房里面？ ” 这一问登时把陈玄机吓得跳了起来，急忙抓起了压在枕头下面的长剑。但听得那个少女的声音答道：“ 是一个受了重伤的少年，跌在山涧之中，无人料理，是女儿将他带回来了。 ” 云舞阳说道：“ 是什么样的少年，怎么受的伤？ ” 那少女道：“ 他睡了一天一夜，今早刚刚醒转。女儿还未及向他多问。 ” 云舞阳道：“ 素素，你真多事！ ” 陈玄机这才知道这个少女叫云素素，心道：“ 好一个漂亮的名字。 ”

但听得云素素好像受了无限委屈的叫起来道：“ 爹爹，你平日不是常和我说行侠仗义的事么？眼见一个陌生的异乡客人，受了重伤，也不管么？ ” 云舞阳道：“ 也不必将他安置在书房里呀。 ” 云素素道：“ 妈妈怕嘈，难道将他安置在内进里房么？ ”

云舞阳道：“ 受的是什么伤？ ” 云素素道：“ 好像是内家掌力的重伤。 ” 云舞阳道：“ 怎么只一天一夜就会好了？ ” 云素素道：“ 是女儿将三颗少阳小还丹给他吃了。今朝醒来之后，女儿又将父亲酿的九天琼花回阳酒给他喝了一盏，只怕如今还睡着未醒呢！ ” 云舞阳道：“ 什么，那小还丹是我向归藏大师再三求来的，一共才讨了六粒，你一下子就给我送了一半；那九天琼花回阳酒，也是花了五年功夫，才采齐配料酿出来的，你知道么？ ”

云素素道：“ 女儿知道。爹，你怪我啦？ ” 那副撒娇的神气，陈玄机虽是只听其声，亦可想像得出。不由得心头一荡，更增惶恐，暗自想道：“ 我与她素不相识，她竟然如此待我！ ” 世间真有料想不到之事，萧韵兰对他热情如火，他从未动心，如今虽然只是和云素素才见一面，却已被她的柔情所困扰了！

只听得云舞阳笑道：“ 待他明日醒来，我倒要与他谈论谈论，考察他的武功人品，看是否值得给他这三颗小还丹。 ” 一般人喝了九天琼花回阳酒之后，总得睡一天一夜，是以云舞阳有 “ 待他明日醒来 ” 之语，岂知陈玄机内功深湛，服了小还丹之后，伤势又好了一半，只睡了一天，就醒来了。

陈玄机心中忐忑不安，这一晚是乘机将他刺杀了呢？还是乘夜逃走了呢？心中兀自拿不定主意。

只听得云舞阳问道：“ 你娘这几天怎么样？ ” 云素素道：“ 还不是老样子。 ” 云舞阳道：“ 我留给她的方子，你每天给她煲了药茶么？ ” 云素素道：“ 娘说这药吃了也是那么样，头两天还喝半碗，后来就叫我不用煎了。爹，娘的病为什么总医不好？ ” 罗金峰道：“ 嫂子身子不舒服么？ ” 云舞阳道：“ 也不是什么大病，就是常常闹头痛，不喜欢走动。嗯，素素，你进去说给你娘听，说我明早再去看她。 ”

陈玄机事母最孝，听了云舞阳这话，只觉有点刺耳，心中想道：“ 妻子有病，丈夫归家，却不先去看她，岂非有点不近人情？听武林前辈说，这云舞阳的妻子乃是武当派老掌门牟独逸的女儿，十多年前，云舞阳叛故主的痕迹未露，武林中人都还羡慕他们是一对难得的风尘侠侣呢！岂知他们夫妻之情竟是如此冷漠，这位云太太也奇怪，虽说身子不适，不喜走动，但既然不是病到不能起床，何以丈夫回家了也不出来。 ”

云素素应了一声，蹑着脚步，轻轻走出，但见琉璃窗上，人影一闪，陈

玄机急忙装睡，暗中合眼偷窥，只见云素素那张俏脸，贴在琉璃窗上，月夜幽庭，横斜梅影，美女一人，临窗窥睡，这情景真是高手画师也画不出来，陈玄机忍不着神飘意荡，但听得云素素在窗外轻轻一笑，自言自语道："小乖乖，好好睡吧，你这样想家，在梦中去见你的母亲吧。我也要去伺候母亲啦。"陈玄机听她叫自己做"小乖乖"，哑然失笑，但心中却是充满无限柔情，听得云素素的脚步声渐远渐隐，几乎想将她唤住。

但云舞阳的一句话却将他在如梦如醉中唤醒过来。只听得云舞阳说道："罗兄不在京中纳福，惠临山庄，敢是当今圣上有何差遣么？"罗金峰道："吾兄善体主心，小弟自当明说。想当今圣上与张士诚原是八拜之交，只可惜张士诚不肯归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圣上不得已将他赐死，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不想张士诚部属，却有多人不服，如今天下已定，洪武开基也已十有三年，他们还在草泽之中，伺机待起，这岂不是太不识时务了么？"

云舞阳道："是呀，为一家一姓，争夺江山，苦害黎民，这又何必？所以我看得透了，这才甘愿老死荒山。"陈玄机心头一震，想道："为一家一姓，争夺江山，苦害黎民，这又何必？"这种话，从未有人向他说过，只觉云舞阳说的也未尝没有道理，心中再想道："只要云舞阳真是甘心老死荒山，我又何必要行刺他？"

只听得罗金峰笑道："吾兄明达过人，小弟佩服。只是那些人既然与圣上作对，祸胎未除，圣上岂能安心。吾兄武功绝世，俗语云：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吾兄甘老荒山，这不太可惜了么？"

云舞阳道："武功绝世的称誉，只有罗兄可以受之无愧，小弟哪里敢当？圣上有吾兄辅佐，何须用到小弟庸劣之才？"罗金峰哈哈笑道："云兄此言，太见外了。只因朝上无人，小弟才敢滥竽充数；这锦衣卫总指挥之职，小弟只是暂代，等候老兄出山的。"

云舞阳道："罗兄尽是往小弟脸上贴金，更教小弟愧煞了。小弟能做些什么？"

罗金峰道："想张士诚的部属，十九都是云兄旧交，圣上想请云兄去劝劝他们。"云舞阳道："若是他们不肯听呢？"罗金峰笑道："老兄是明白人，何须小弟多说？老兄若是碍于故旧之情，不愿动手，只请老兄将他们的踪迹告知小弟，功劳当然还算是老兄的。"

陈玄机心头震栗，过一阵，只听得云舞阳缓缓说道："我隐居多年，对他们行止也并不是尽都清楚，这样吧，请吾兄以三月为期，三月之后，请再惠临山庄，小弟自当有以覆命。"言下之意，他在这三个月中，便可将张士诚旧部的行藏查个清楚，准备换个高官厚爵了。陈玄机不禁怒气又生，心中想道："即算你不赞同为一家一姓争夺江山，置身事外，也还罢了。你若暗中告密，那可害了多少英雄！"

罗金峰哈哈笑道："三月之后，小弟准定依时到访。此地我不便久留，告辞了。"但听得云舞阳将他送出门口，又折回庭院，吟声清越，激昂慷慨之中又似含有难以名说的哀伤，陈玄机怔了一怔，细细琢磨，却是不解诗中之意。

忽听那角门"呀"的一声被人推开，脚步声自外走入，陈玄机奇道："怎么那罗金峰又回来了。"抬起头来，往窗外一瞧，这刹那间，陈玄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从外面走进来的人竟然是上官天野！

云舞阳也似有些惊诧，但他究是武学大师的身份，看了上官天野一眼，

不动声色，淡淡问道：“尊驾何人？何以深夜到此？”上官天野沉声说道：“牟一粟遣弟子上官天野问候云老前辈！”云舞阳面色一变，忽地冷笑道：“尊驾年纪轻轻，怎么便学会了说谎，牟一粟不是今年八月才故世的么？”

这牟一粟乃是牟独逸的侄儿，继牟独逸之后，担任武当派的掌门，陈玄机听了，不禁大为惊奇，心道：“原来上官天野竟是武当派的嫡传弟子，怎的从不见他提起？这云舞阳住在深山，消息也真灵通，连我也不知道牟一粟已经去世。”

只听得上官天野冷冷说道：“不错，正因家师故世，所以小辈才敢领受遗命前来。不知师姑是否尚健在人间，可否容小辈拜见？”

云舞阳冷笑道：“内子与外家早已断绝来往，不劳你来探访。再说若是牟家有心，牟一粟生前何以不来？”上官天野也冷笑道：“云老前辈，你这是明知故问，先师顾念兄妹之情，不愿前来讨回剑谱，但那终是武当派之物，岂可永存外人之手，老前辈借去了二十年，想来也早已背熟了。”

云舞阳“哼”了一声，道：“原来牟一粟的遗命，是叫你做掌门么？”上官天野道：“天野不才，承先师厚爱，不敢推辞，但待取回剑谱，便到武当山领受衣钵。”

云舞阳又“哼”了一声，道：“除你之外，还有谁知道剑谱在我手中？”上官天野道：“我也只是三月之前，才知悉家师的遗命。先师为了顾念亲戚的面子，这事包藏了将近二十年，也总算对得起云老前辈了。”云舞阳冷笑道：“这剑谱虽是牟家之物，却不是武当派的东西，你可知道，你师父也没有见过？”上官天野道：“不错，那是师祖得了达摩古谱之后，所创出来的剑法，但师祖是武当掌门，那路剑法也采合了武当的剑法，师祖的原意本来就是要传给武当弟子的。”

云舞阳冷笑道：“你听过师祖的话么？”上官天野道：“云老前辈，你在武林中也算得个顶尖儿的人物，怎说出这样撒赖的话来？难道当这是死无对证么？”云舞阳面上一红，道：“你若有我岳父独逸老人的遗书前来索取，或许我还能给你。那是牟家之物，我岳父没有儿子，即算是一粟在生，也不能与我争论。”

上官天野纵声大笑，说道：“原来二十年前，就已名震天下的云舞阳，竟是这般无赖！”云舞阳老羞成怒，冷笑说道：“你师父到此，也不敢如此无礼，你是什么东西，敢在我面前放肆？”

上官天野道：“我本来就不打算活着回去，但只怕我死讯传出之后，武当山的智圆长老便会拆开我的遗书，那时武当门下，都会知道其中缘故。武当派也许不足令你震惧，天下武林的公断，只怕云老前辈你也受不起呵！”

云舞阳心中一震，仍是不肯在上官天野面前示弱，又“哼”了一声道：“云某一生，从不受人威胁，我若非见你年纪轻轻，造就不易，早已把你毙了，哼，你是当真想要那本剑谱么？”这说话外刚内柔，陈玄机只道上官天野定然趁势坚执，哪料上官天野口风一变，忽然说道：“我早知道你要独霸天下，成为武林的第一剑客，那剑谱岂肯轻易交还？”这说话正打中云舞阳心坎，还谱之意，倏的打消，冷笑说道：“你既然知道，还来这里做什么？”上官天野道：“你要不还剑谱，那也可以，但得给我放回一个人！我出去之后，绝不会将剑谱之事，向任何人提起一句！”提起一句！”

云舞阳听了，大为惊诧，想不到上官天野竟肯用剑谱来交换一个人，而且还要牺牲了掌门的地位。什么人值得他如此关心，想了一想，不觉面色变

了！

云舞阳眼睛一睁，“ 哼 ” 一声，不怒而威，冷冷说道：“ 你给我说，是什么人？若有半句无礼之言，教你立毙掌下！ ” 原来云舞阳怀有心病：莫非是牟家的族人叫他来接回师姑，莫非是他看上了我的女儿，因此提出了要将剑谱与她交换？

哪知他所料的完全不对，只见上官天野虽然为他的精神所吓，愕然的退了一步，却并无惧意，仍是镇定的答道：“ 请你把陈玄机放出来！ ”

云舞阳诧道，“ 什么？谁是陈玄机？ ” 上官天野道：“ 你还作什么假惺惺，他的马还在你的门外。纵然他与你作对，难道以你的身分威名，也好意思向一个受了重伤的人下手？ ”

云舞阳疑心大起，猛的醒起：“ 这个陈玄机莫非就是素素救回来，现在躺在我书房里的那个少年，我连这个名字也没有听过，他为了什么事情要与我作对？ ”

上官天野道：“ 如何？一部武林秘笈换一个病人，对你绝不吃亏！ ” 云舞阳双眼一张，眸子精光电射，打量着上官天野道：“ 这陈玄机是什么人？你何以肯舍了剑谱、舍了掌门，求我放他回去？ ”

上官天野哪里知道云舞阳根本还没有见过陈玄机，听了此言，又是一愕：怎么他还未知道陈玄机的身份？在云舞阳眼光注射之下，朗声说道：“ 因为他是我打伤的，若然他有什么不测，或者是因受了伤无法敌你，给你治死，教我有何面目以对武林中人？ ”

陈玄机在书房中听了，大为感动。云舞阳听了，却是越发糊涂，哈哈笑道：“ 云某一生，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奇怪的事情，也可算得是个英雄了！ ”

上官天野道：“ 不敢。我不但是舍了掌门，而且是舍了性命来的。 ” 云舞阳道：“ 好，那就将你的性命交出来！ ” 蓦然双指一弹，挖到了上官天野的面门，上官天野做梦也料不到他会在说话之间突然发动，心中一凛，但见云舞阳出指如电，指尖已触到了他的眼帘，只要轻轻一挖，上官天野的两颗眼珠就要脱眶飞出！

上官天野无暇思量，拚着瞎了眼睛，“ 砰 ” 的一掌打出，两人对面而立，相距不到三尺之地，按说上官天野的眼珠非给挖掉，而云舞阳也非给打中不可，哪知一掌打出，倏然间却不见了云舞阳的身影，但听得 “ 砰 ” 的一声，这一掌却打在老梅树上，满树梅花，纷落如雨，两枝梅枝也折了，而上官天野的两颗眼珠，也仍是毫无伤损。上官天野怔了一怔，急忙撤掌回身，但听得云舞阳在他耳边笑道 :“ 不错，果然是武当派的嫡传手法，再试我这一招！”

上官天野惊魂未定，但觉云舞阳冰冷的手指又已触到了他的面颊，急忙一个盘龙绕步，双掌齐推，这一招名为 “ 盘龙双撞掌 ” ，正是武当掌法的精华所在，上官天野拼死发掌，掌力何止千斤，突然间，但觉掌心所触之处，软绵绵轻如无物，这千斤掌力，竟然给云舞阳轻描淡写的一举卸开，上官天野这一惊非同小可，刚想退步抽身，胁下的章门穴已给云舞阳一指封闭，“ 咕咚 ” 一声，倒在地上。

这几下迅如电光石火，但在陈玄机眼中，却已瞧得明明白白；云舞阳不但是轻功绝顶，剑法惊人，而且还练成了武林罕见的一指禅功，陈玄机吸了一口凉气，心中说道：“ 想不到今晚就是我毙命之期！ ” 拾起长剑，便待开门出来与云舞阳拚命。他虽然明知本身的武功与云舞阳差得太远，但上官天野既是为他而来，他又焉能舍了上官天野独自逃走。

就在这一瞬间，忽听得云素素的脚步声又走了出来，远远说道：“爹，什么事情？”

云舞阳道：“没什么，一个小偷乱闯进来，给我拿住了。”云素素格格笑道：“竟有这样的笨小偷会闯到咱们家来，那他真活该了！”眼光一瞥，见上官天野气宇非凡，虽然给闭了穴道，不能说话，眼睛中却是露出愤怒神色，毫无瑟缩不安之态，不类小偷，心中大奇，正待发问，眼光一触，忽觉父亲的脸色也是极为诧异，蓦然颤声说道：“素素，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云素素手上拿着的乃是两件衣服，一件外衣，一件内衣，都是他在陈玄机昏迷之时，替他换下来的。洗掉血污，晾干之后，现在正准备偷偷送回他的房间，给父亲一问，不觉红了双颊，低垂粉颈，轻声说道：“是那个人的。”

云舞阳道：“就是那个陈玄机的吗？”云素素道：“爹，你怎么知道他的名字？你和他谈过话了？”云舞阳沉着脸喝道：“你把那小子叫醒，唤他出来！”

云素素一泡眼泪，噘着小嘴儿说道：“孩儿收留的难道是什么坏人吗？爹为什么这样生气？有话明天再问他不行吗？”话刚说完，只听得房门一响，陈玄机走了出来，朗声说道：“不劳相唤，陈玄机来了！”

这晚正是正月十六，月明如镜，云舞阳打量了陈玄机一眼，心头一震：“这人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似的。”但自己多年不与外人来往，更何况这乳臭未干的少年。云素素急道：“爹，你好好问人，不要吓唬他，他刚刚伤愈。”

云舞阳道：“素儿，你走过一边，不要多嘴！”云素素从来未曾见过父亲用这样难看的脸色对她，满腔委屈，靠在一株老梅树上，几乎要哭出来，忽听得云舞阳沉声喝道：“你这小子好生大胆，是谁派你来的？”陈玄机道：“是你的一班老朋友，我的伯叔辈叫我来的！”的伯叔辈叫我来的！”

云舞阳眼光一扫，盯着陈玄机问道：“如此说来，令尊大人乃是我昔日的同僚了。咄，你父亲叫什么名字。他在张士诚部下是什么官职？”云素素大感惊奇：怎么父亲一眼便瞧出陈玄机的来历？她不知道陈玄机那件内衣上绣有一个雄鹰标志，当年张士诚的近身侍卫，衣服下都是绣有这个标记的。

陈玄机怔了一怔，手抚剑柄，退了一步，他给云舞阳看破了来历，早就准备云舞阳会突然动手，却不料他用这样的口吻与自己说话，似乎并未存有丝毫敌意。可是这一问却把他问住了，他的母亲从不曾与他谈起父亲的事情，他只知道他父亲曾替张士诚打过江山，在最后的一次长江战役中战死的，至于曾任何官何职，平生轶事，他一概不知，他怕惹起母亲的悲伤，也从来不敢多问。

云舞阳疑心大起，迫前一步，沉声喝道：“小伙子，你快说实话，我看在昔日同僚的份上，也许能饶你不死！”陈玄机怒气陡生，一声冷笑道：“你还有什么同僚之情？三个月后，你等着进京领赏去吧！”

云舞阳面色一沉，道：“我和罗大人的话，你胆敢偷听啦？”陈玄机道：“不错，一个字也不漏，都听见啦？”云舞阳喝道：“你到此意欲何为？”陈玄机道：“我受了师友的重托，要杀你这卖友求荣的不义之人！”

云素素这一惊非同不可，尖声叫道：“什么？你要刺杀我的爹爹！”但听得云舞阳仰天大笑：“你要刺杀我。”陈玄机道：“你狂什么，我纵然不是你的对手，也要令你知道，天下有的是不怕死的人，你若卖友求荣，定为武林共弃，只怕在我之后，还有不少人要来行刺，你都杀得尽么？”

云舞阳打了一个寒噤，却仍是哈哈笑道：“一晚之间，竟有两个不怕死

的傻小子寻上门，英雄出于年少，果然不假。哈，你既要行刺，为何还不拔剑？”陈玄机道：“今晚之事，我与你自行了断。这位上官义士，要将我来交换剑谱，现在已用不着啦，你解开他的穴道，将剑谱还他，我甘愿舍了性命，与你一战！”

云舞阳又盯了陈玄机一眼，忽地笑道：“不错，你这伤是给武当内家掌力所震伤的，这个傻小子没有骗我。这倒奇了，他和你若无深仇大恨，也不至于下这重手，怎的你们却彼此为对方求情？”陈玄机道：“别的事，不用你管，我只问你，你放不放他？”

云舞阳冷笑道：“别人的事，也不用你管！”双目一张，杀气陡露，云素素一跃而前，尖声叫道：“爹！”说时迟，那时快，陈玄机但觉掌风飒然，已到背后，急忙翻身拔剑，忽觉手所触处，空无一物，只见云舞阳手中多了一把长剑，倒持剑柄，猛的塞到自己的手中！

这一下手法快到极点，陈玄机心念方动，那把剑已递到自己的手中，只听得云舞阳低声喝道：“剑已送到，还不动手么？素素，退开！”衣袖一拂，将女儿拂出一丈开外，云素素从来未见过父亲如此生气，吓得呆了！

陈玄机到底是名家子弟，身手不凡，云舞阳虽是先声夺人，却也并未令他畏缩，他心神一定，剑诀一领，立刻一招“乘龙引凤”，刺咽喉，挂两肩，唰的扫将过去。不料云舞阳双袖一拂，身随掌走，迅若狂风，陈玄机一剑刺出，蓦地扎空，暗呼不妙，顿觉脑后生风，云舞阳在耳边喝道：“你这剑法是谁教的？”

陈玄机咬实牙根，哪肯与他打话，左手一领剑锋，“龙形飞步”，从敌人掌风之下掠出，猛地反手一剑，“金鹏展翅”、“猛鸡夺粟”、“白猿挂枝”、“野马跳涧”一招接着一招，犹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剑剑指向云舞阳要害，陈玄机的剑法学得甚杂，十三岁之前，是他母亲教的，十三岁之后，是他伯叔辈教的，那些人都是他父亲昔日的同僚，张士诚手下的武士，每人同凡响。

云舞阳双袖挥舞，把陈玄机的剑招一一化开，满腹狐疑，奇而问道：“你的武功比上官天野高得多，何以反被他伤了？”陈玄机不理不睬，一柄长剑霍霍展开，寒光闪闪，直如骇电惊涛，半点也不放松。但听得云舞阳跟着他的剑招叫道：“五禽剑法，青阳剑法，唔，这一招又是崆峒剑法了，可惜还未到家！这一招天龙剑的神龙掉尾，剑锋反削之时，还应稍慢一些，后劲才能长久！”

陈玄机每发一招，他都能说出派别招名，陈玄机一股锐气，也不禁为他所折，斗了三五十招，云舞阳忽地“哼”了一声，冷笑说道：“原来是我的一班老朋友合起来教你，怪不得他们派遣你来。只是彭和尚已死，石天铎逃得无影无踪，就是他们联手斗我，我亦何惧！你的剑法，在年轻一辈中算得是出类拔萃的了，可惜比起我来，那还差得太远！”

云素素见她父亲一面说话，神气越来越不对了，急忙叫道：“爹爹，你一向爱惜人才，就看在他这一手剑法上，饶了他吧！”云舞阳又“哼”了一声，冷冷说道：“这班人处心积虑谋我，我今日若饶了他，再过十年，待他羽翼已长，未必肯饶了我！”蓦地身形一晃，呼的一掌拍到陈玄机面门，就在这一瞬间，云素素已是和身扑上，尖声叫道：“爹爹，你武功无敌天下，原来却怕他十年之后赢你！”

陈玄机但感云舞阳掌心沾到自己的太阳穴，却忽地掌力一松，只听得云

舞阳大声喝道："饶你这次，你十年之后再来与我一决雌雄吧。若然不识时务，功夫还未练成，就敢再来行刺，那就是自寻死路了！"

猛然间只听得云舞阳叱咤一声，大手一伸，把陈玄机抓了起来，旋风急舞，喝道："去吧！"往外一甩，陈玄机给他一抛，有如腾云驾雾一般，但感地转天旋，登时失了知觉。有如腾云驾雾一般，但感地转天旋，登时失了知觉。

也不知过了多久，陈玄机悠悠醒转，眼睛尚未睁开，一股醉人的腻香，已透人鼻观，陈玄机急忙叫道："素素，素素！"一转身只觉所睡之处冰冷坚硬，全身骨节，隐隐作痛，哪里是云家房中的被软香温可比？陈玄机吃了一惊，睁开眼时，只听得一个柔媚的少女声音笑道："什么素素？你梦见谁啦？"这少女是萧韵兰。

陈玄机这才发觉是处身石洞之中，奇而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在云家？"萧韵兰道："我跟着你的蹄痕马迹，来到那儿，正巧碰着你给人抛出墙外。呵，原来那是云家，那老头儿想必就是云舞阳了？你真大胆，吓死我了！你和他交手了？"

陈玄机颓然卧倒，叹了口气，点了点头，想起自己从叔伯辈的悉心指点之下，若学了十多年的武功，人人都夸赞自己是后起之秀，却不料和云舞阳比起来竟是不堪一击，心中惶愧之极。但听得萧韵兰笑盈盈的赞道："你真了得，着了上官天野那一掌，居然没有受伤，还能够和云舞阳交手，嗯，别动，别动，你虽然没有摔坏，也受了一点外伤，瘀积还没有完全化开，待我给你揉搓揉搓！"

陈玄机面上一红，掰开了她的玉手，低声说道："不用啦！"萧韵兰不提起他的伤还好，一提起这事，不由得他又想起云素素来。想起她用父亲最珍贵的灵丹救了自己的性命，想起她给自己做小菜和玉米粥，想起她对自己信任不疑，竟然把世间最罕见的宝剑挂在房中，这一切都已令人感动，更难忘怀的是那蕴藏不露、只能令人心领神会的脉脉柔情。

萧韵兰越是对他亲热，就越发令他对云素素思念不忘！云素素就像幽谷寒梅，只淡淡的清香，便已胜似夭桃艳李。萧韵兰察觉到他淡漠的神情，诧然问道："你想什么？"陈玄机定了一下心神，怅然答道："我在想念上官天野。"

萧韵兰叹了口气道："你们两人真是一对冤家，见了面打架，离开了却又彼此思念。嗯，上官天野也正在找寻你呢！"陈玄机道："我已见着他了。"萧韵兰急声问道："在哪儿？"陈玄机道："就在云舞阳的家中。呀，我而今才知道他是个至性至情的男子！"将昨晚之事，一一对萧韵兰说了，萧韵兰掩口笑道："可惜上官天野没听到你这样夸赞他，更可惜你不是一个女子！"陈玄机正色道："是呀，我若是女子，一定会喜欢他！"把眼偷窥萧韵兰的神色。但见萧韵兰低垂粉颈，薄怒佯嗔，啐了一口道："你这人真是，别人对你、对你……你却、你却……"

陈玄机急忙打断她的话道："我真的在想念上官天野，他为我而落在云舞阳手中，叫我怎能心安？"萧韵兰道："云舞阳这样厉害，咱们就是舍了性命，也斗不过他。你不如安心静养，好回到武当去报信呀，就让那些武当山的老道士斗一斗云舞阳吧，你不可再冒险行刺了！"

陈玄机暗为上官天野叹息，心道："上官天野对你痴情一片，难道你竟无动于衷？"萧韵兰见陈玄机久久不语，呆了一会，柔声问道："你肚子饿

吗？我给你烤两只野兔。”陈玄机欠身欲起，正想说自己身体没事，不必劳烦，见萧韵兰已走出洞口，想了一想，终于让她去了。

那山洞是两块大石合抱而成，从洞口望出，但见明月皎皎，原来又是第二天的晚上了，陈玄机站了起来，活动一下筋骨，缓步走出石洞，倚着岩石，疑望山顶那几栋房屋，云素素的歌声舞影重泛心头，又恍似她就在那峰巅上向自己远远招手。

陈玄机叹了一口长气，心道：“可惜她是云舞阳的女儿，呀，我还想着她干么？我武功若未练成，怎能踏进那座屋子？呀，难道真是要十年之后才能见面？”想起十年之后，自己也未必斗得过云舞阳，心中更为怅惘，忽地又想道：“不知她可思念于我？若是她也思念于我，我真愿意再冒性命之危！”黄仲则诗道：“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陈玄机比黄仲则（清诗人）早生了三百多年，当然没有念过这两句侍，可是这感情今古相通，陈玄机这时心中所想的，除了云素素外，更无杂念，夜冷风寒，他中宵独立，一点也不觉得，敢情竟是想得痴了。

忽听得一声长嘘，远远传来，有人在山峰上放声歌道：“百战归来酒尚温，繁霜侵鬓转消沉。金戈铁马当年恨，幸负梅花一片心！”陈玄机吃了一惊，这是云舞阳的歌声，激昂而又沉郁的歌声！这么晚了，他还未睡？难道他也在想什么心事么？一抬头只见山峰上一条人影，向南面疾驰而下，转眼之间，就不见了。

陈玄机呆了一会，想不透云舞阳何以深夜下山。他身不由己的向着山上的云家走去，忽又听得琴声阵阵，从山峰上飘下来，呀，那竟是云素素的歌声！晚风吹来，歌声隐约可辨，她唱的是：“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絷之维之，以永今朝。所谓伊人，于焉逍遥。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这是诗经中《小雅·白驹》一章中的两节，乃是送客惜别的诗，上一节是客已到而挽留，下一节是客已去而相忆。陈玄机听得痴了！

第三回　荒山剑气

这两节诗经翻译成白话诗就是：

“白白的小马儿，
吃我场上的青苗，
拴起它拴起它啊，
延长欢乐的今朝。
那个人那个人啊，
曾在这儿和我共乐逍遥。
白白的小马儿，
回到山谷去了。
咀嚼着一捆青草。
那人儿啊玉一般美好。
别忘了给我捎个信啊！
别有疏远我的心啊！”

听这琴声歌意，云素素竟是在深深的思念他，陈玄机唱然叹道：“我那白马儿还在你家，明朝还会阻嚼你们门前的青草。呀，我只怕不能再踏进你的家门了！”抬头凝望：玉宇无尘，银河泻影，月光如水，良夜迢迢，只是心上的人儿，却在可望不可即的梅花深处！

歌声袅袅，飘荡山巅水涯，陈玄机一片茫然，也似随着那琴韵歌声，神飘意荡，云素素娇痴的情影泛上心头，上官天野粗豪的笑声索回耳畔，“为了这两个人，我何借再冒一次生命的危险？”陈玄机下了决心，终于又再上山峰去了。

琴声划然而止，空山绝响，又复归于静寂。陈玄机心中一动，停下步来，只听得有极轻微的几下擦擦之声，飘然耳鼓，若非陈玄机自小就练过收发暗器的上乘功夫，还真听不出来！那声音越来越近了，陈玄机这时更听得清楚了，来的不止一人，前面那个人的脚步声和后面那几个人的脚步声，相距约有数十丈之遥，倏忽之间，就到了陈玄机前面，当真是快到极点，竟然都是“踏雪无痕”的轻身功夫，陈玄机这一惊非同小可，急忙躺在大树的背后。

只见前面那个黑汉子，一声长啸，蓦然止步，冷然发话道：“石某顾念多年情分，诸兄却何故穷追不舍？难道当真要追到云家，迫小弟决裂么？”随即听得一个破锣般的声音喝道：“石天铎你休要自恃武功，连少主的金牌也不放在眼内！你到云家意欲何为？”

话声入耳，陈玄机更是惊得呆了，想不到这个黑汉子竟然就是昔年名震天下、在武林中声名仅次于彭和尚而在云舞阳之上的石天铎，自张士诚被朱元璋擒杀之后，彭和尚殉难，石天铎不知所终，有人传说他保护张士诚的儿子逃到漠北，也不知是真是假，却不料会在这个深夜，出现在贺兰山上，而且听来还是去找云舞阳！

陈玄机大是疑惑，想这石天铎义胆忠心，当年曾舍了性命，在张士诚国破家亡之日，将他的儿子抢救出来。石天铎的军中旧侣，亦即陈玄机的师长叔伯辈，每一谈及，无不钦佩，何以这个人却骂他自恃武功，连少主的金牌也不放在眼内？难道这个人口中的“少主”不是大周（张士诚所建国号）的亡国太子么？

那破锣般的声音刚一入耳，人已到了跟前，陈玄机在树后偷窥，但见追

踪石天铎而来的共有三人，个个装束古怪，一个道士，一个打扮得类似乡下老农，手长过膝，焦黄的脸上毫无表情，还有一个却是作蒙古装束的武士，那破锣般的声音乃是道士所发。

这道士相貌好熟，但听得石天铎应道：“七修道兄，你若问小弟到云家之意，先请问你自己何以要追踪至此！”陈玄机心头一震，果然是他！

这七修道人乃是当年张士诚所延聘的客卿，请来教太子张复初的剑术的。张士诚最尊崇的客卿共有三人，乃是一僧一道一丐，“僧”是彭莹玉彭和尚，“丐”是北方的丐帮帮主毕凌虚，“道”就是这位七修道长！

当时武林咸尊彭和尚武功天下第一，至于石天铎、云舞阳、毕凌虚、七修道人等人则各有专长，难于品定，因石、云二人均是张士诚最亲近的武士，与彭莹玉常在一起，所以又有人将石、云二人与彭和尚并列，称为张士诚军中的“龙虎凤”三杰。陈玄机小时候曾见过七修道长一面，不过那时陈玄机只有七岁，所以一时不能记起他。

月光之下，只见七修道人扬起一面金牌，叫道：“我是奉了少主之命追你回去！公义私情，都不许你叛主求荣！”石天铎冷笑道：“我若要叛主求荣，也不必待今日了。想当年主上兵败长江，我护送先太子单骑渡江，远逃异域，一路之上，连毙朱元璋手下的十八名武士，我若想在朱元璋手下求取富贵，那锦衣卫总指挥的位子，也轮不到那个什么罗金峰来坐啦！”

七修道人道：“我辈同受先帝厚恩，舍身报主，份所应当。你为先帝保存血脉，我自是佩服得很。但大丈夫理当有始有终，你既救出先太子于前，何以又抛弃他的遗孤于后？何况少主年轻有为，正该你我戮力同心，助他复国！你私自逃走，还要到此地找云舞阳，请问你怀的是什么心意？”

陈玄机这才知道他叔伯辈所遥奉的“太子”已客死异域，石天铎七修道人等口中所说的“少主”已是张士诚的孙子了。心中想道：“朱张二姓争夺江山，这风波已延至第三代了，将来还不知何时了结？那云舞阳意欲卖友求荣，自是不义之人。但他所说的为一家一姓争夺江山殊属无谓的话，却也未尝没有道理。”一时思潮混乱，对自己卷人这漩涡之中，究竟是对还是不对，也感到茫然了。

只听得石天铎沉声说道：“正因为少主年轻有为，我才不愿你们将他毁了。想当年先太子赐名少主，号为‘宗周’，乃是要他继承先帝，毋忘故国，可不是要他以瓦刺为宗，奉蛮夷之君为主！”陈玄机怔了一怔，什么“瓦刺”？什么“蛮夷之君”？这是怎么回事？那时“瓦刺”乃是蒙古地方的一个部落，尚未建成国家，这名字在中国一般人均不知晓。

七修遭人“哼”了一声，尚未发话，石天铎又道：“我与舞阳兄一别廿年，不知他心意如何？但我总当尽力劝他，不让他也随你们同陷污淖！”那老汉蓦地一声喝道：“石天铎你反了，私逃之罪已是不轻，你还想破坏我们的大事么？”那蒙古武士喝道：“还与他多说什么？国主有命，此人若不就范，就将他毙了！”忽地抖起长鞭，刷的一鞭，便向石天铎拦腰疾扫！

鞭风过处，树叶纷落，沙飞石走，“咔啦”一声，陈玄机身侧的一棵大树，竟被长鞭扫断了两枝粗如儿臂的树枝，劲力之大，实是惊人。石天铎叫道：“念在你处多年，也有主客之谊，让你三鞭！”刷，刷，刷三鞭过处，石天铎在一团鞭影之下，蓦地一声长啸，一个“燕子钻云”，刷地凭空跳起两丈多高，凌空下击，那蒙古武士长鞭直抖，只听得“砰”的一声，肩头已是中了一掌！石天铎以铁掌神笔，号称武林双绝，这一掌自是打得不轻，但

蒙古武士居然也挺得住，闷声不响的用个“怪蟒翻身”，连人带鞭急旋回来，朝着石天铎立身之处又是猛的一鞭扫去！

这一鞭迅如骇电，间不容发，就在这电光石火的刹那之间，但见石天铎疾的一塌身，长鞭滴溜溜的，从他背上卷过，说时迟，那时快，石天铎趁着那蒙古武士劲道减弱，新力未发之际，猛喝一声，一手扯过长鞭，那蒙古武士未及撤手，竟是连人带鞭，被他挥到空中，一人扯着鞭的一端，但石天铎站在地上，蒙古武士身子悬空，无从着力，石天铎挥动长鞭，旋风疾舞，那蒙古武士不敢舍鞭跳下，给他转得头晕眼花，大呼小叫！

七修道人叫道：“天铎，咱们寄居别人篱下，你岂可对瓦刺的巴图鲁（勇士封号）如此无礼！”石天铎道：“好，我劝不来你们，你们也劝不回我，咱们各走各路，你们速离此地，我就饶了这厮一命。”

那状似乡农的老者喝道：“石天铎你自持武功违抗主命，破坏复国大计，侮辱居停主人，不管七修道兄如何，我先放你不过！”飞身一扑，双臂一伸，陈玄机树后偷瞧，也吓了一跳，这老者的双臂长异常人，这还不算古怪，十只手指，竟如鸟爪一般，指甲长达几寸，乌黑光亮，只见他声发人到，十指长甲，插到了石天铎的脑后！

石天铎“哼”了一声道。“蒲坚，多年手足，你忍心下得这个毒手，那可怪小弟无礼啦！”头也不回，“呼”的就是反手一掌，那蒲坚身法好快，十指一伸一缩，陡的避出了一丈开外，又再扑上，双臂箕张，十指猛插，真如一只大鸟一般。

“咕咚”一声，那蒙古武士跌到地上，原来是石天铎要应付蒲坚的攻势，故此不得不把那长鞭放开。那蒙古武士也真了得，身子悬空，被石天铎转了这许久，居然跌到地上，一个“鲤鱼打挺”，便跳了起来，拾起长鞭，又向石天铎猛扫！石天铎双掌一分，左掌一招，顺着鞭势，向上一拖，将长鞭引开，右掌一招“拘虎归山”，一黏一引，倏的化为“金鹏展翅”，向外一推，又将薄坚的攻势化解了。但见他形如虎扑，掌似奔雷，力敌两人，仍是攻多守少。不过，他对薄坚那十指长甲也似颇为顾忌，不敢让它沾身就用掌力震开，如此一来，那蒙古武士的长鞭倒有了施展的机会，忽而卷地猛扫，忽而拦腰疾卷，抖起一团鞭影，与蒲坚联手围攻，顿时间与石天铎打得个难分难解。

陈玄机也曾从叔伯辈的口中听过蒲坚的名字，他是西凉的彝人，曾在西凉山中跟一个异人学技，练成了五禽掌法，那十指长甲含有剧毒，若被他插入皮肉，十二个时辰之内，便要血坏身亡，当年张士诚罗致了他，颇为重用。但因他武功不正派，名头也远不如彭和尚石天铎等人响亮，故此知道他的人不多。

那蒲坚自恃有独门绝枝，在张士诚帐下之时，本来就对石天铎等人不大服气，而今撕开了面，一动上手，存心较个强弱，招招狠毒，凌厉非常。但见石天铎在十爪扑击、长鞭飞舞之下，丝毫不惧，掌力发出，隐隐有风雷之声，蒲坚要不是闪避得宜，好几次险些被他掌力震倒，而且不论蒲坚身法如何怪异，进招捷如鬼魅，石天铎却像周身长满眼睛，不论蒲坚从哪一方面突然扑来，他都能从容化解，不教蒲坚近身，蒲坚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这才暗暗佩服，心中想道：“石天铎当年的名气仅次于彭和尚，果然不是浪得虚名！”

战到分际，只听得石天铎大喝一声，“呼”的一掌扫过，一棵松树应手

而折，就在枝叶飞舞，尘沙迷眼之际，猛的腾起一腿，将那个蒙古武士踢一个筋斗，蒲坚急忙走避，石天铎反掌一挥，掌锋搭上了蒲坚的肩头，蒲坚登时觉得有如烙过一般，火辣辣作痛，踉踉跄跄的倒退了十余步，石天铎正想发话，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青光一闪，七修道人已拔出长剑，挺身攻上，石天铎怆然说道：“ 七修道兄，你也来了么？ ” 七修道人道：“ 事已如此，我奉了少主的金牌，只有和你拼命了！ ” 刷的一剑，连刺石天铎的七处大穴！

石天铎身形一矮，骈指一弹，倏的长身扑起，只听得“ 铮 ” 的一声，七修道人的长剑给他弹开，再度扑上的蒲坚，也给他的掌力震退，石天铎这一招使得险极，连躲在大树背后偷看的陈玄机，也吓出了一身冷汗！

七修道人赞道：“ 好功夫，看剑！ ” 剑柄一抖，登时卷起了一片寒光，剑花错落，恍如黑夜繁星，千点万点，洒落下来！七修道人当年与彭和尚毕凌虚二人齐名，殊非幸至，适才照面一招，虽然给石天铎信手化解，那只是双方初次试招之故，这一下他展出平生绝技，剑法确是惊人，每一招都藏有七种不同的变化，他的道号就是因剑法而得名，这七修剑法据当年彭和尚的谈论，虽及不上武当派牟独逸的达摩剑法神妙，但奇诡之处，却有过之，除了牟独逸之外，江湖上的剑客要数他第一了。

石天铎只凭一双肉掌，单是对付七修道人，已感有点吃力，何况还有一个身法怪异、捷如鬼魅的蒲坚助攻，而那蒙古武士，跌了一跤之后，他皮粗肉厚，没有摔坏，歇了一会，抖动长鞭，居然又扑了上来。石天铎在三个强敌围攻之下，陷于苦战，应付渐感艰难。陈玄机偷看这一场恶战，直觉惊心动魄，按说这几个人都是他父亲旧日的同僚，但他不知谁是谁非，难于排解，也不敢出声呼唤。

猛听得石天铎一声长啸，凌空飞起，落下地时，手中已多了一支二尺来长的判官笔，叫道：“ 七修道兄，你迫得小弟和你们拼了！ ” 声音颇是苍凉，又带着几分激愤。

但见他“ 呼 ” 的一掌，判官笔在掌底斜穿出来，七修道人，长剑一封，判官笔笔锋一转，点了蒲坚的眉心，蒲坚一声怪叫，倒退几步，那蒙古武士边了上来，被他笔尖一戳，正中手腕，登时血流如注。石天铎只发一招，连袭三人，并伤了蒙古武士，看得陈玄机既是惊奇，又是佩服。

七修道人见他掌笔兼施，更是全神应付，一柄长剑飘忽如风，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时而纵高，宛如鹰隼凌空，时而扑低，宛如蝶舞花影，攻如雷霆疾发，守如江海凝光，端的是神妙无方，变化万状，难以思议，难以捉摸。

石天铎的“ 铁掌神笔 ”，更是名不虚传，武林中凡用判官笔的人都是两支合使，一支拦击敌人兵器，一支点打敌人穴道，石天铎却只用一支。但他的铁掌却胜于任何兵器，一把敌人震歪，判官笔就立刻乘隙而进！本来精于用判官笔点穴的人，大都是因内力不强，所以才用长舍短，在武功上比较而言，属于阴柔方面，但石天铎却是合阳刚阴柔而为一，掌力雄劲，世罕其伦，点穴的手法，更是神出鬼没，以七修道人剑法的奇妙，又有两个好手助攻，竟然亦是无奈他何，打了半个时辰，仍是难分难解！

激战中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震得人耳鼓嗡嗡作响，陈玄机幼习听风辨器之术，耳朵审音极是灵敏，虽是一串连续不断的响声，他已听出那是双方的兵器相交，在刹那间，就碰击了七下！心中不禁骇然；七修道人的剑法在一招之间，能发出七种不同的变化，这武功已是不可思议；而石天铎居然也在同一的时间内，连挡他的一招七式，而且听那剑笔碰击的声音，似乎

还是石天铎占了上风！

七修道人连发追魂夺命的连环三剑，瞬息之间便是三招二十一式，都给石天铎的一支神笔硬碰回去，心中暗暗叹服，只听得石天铎笑道：“七修道兄，还不让小弟走么？”七修道人咬一咬牙，沉声喝道：“再接我这两招！”长剑一个盘旋，左右并发，左一招“龙门急浪”，右一招“大漠飞沙”，这两招接连使用，乃是七修剑法中的杀手神招，两招一十四式，连刺石天铎的十四道大穴！

石天铎叫道：“道兄如此相迫，我只有舍命陪君子了！”呼的一掌发出，判官笔往上一封，掌风剑影之中，只听得叮叮当当一串连珠密响，七修道人飞身倒跃，俯首一望，长剑已是崩了一处缺口，七修道人正想发话，猛听得蒲坚一声狞笑，长臂一伸，声如裂帛，原来他趁着石天铎全神抵御七修道人这两招杀手之际，猝然偷袭，左手五指长甲，已划破了石天铎肩头的衣服！

蒲坚大喜叫道：“石天铎，明年今日，便是你的忌辰了！七修道兄，并肩子再上，将他宰了！”七修道人声音暗哑，长剑一收，叫道：“咱们在武林中总算是一号人物，如此胜他，虽胜不武，蒲坚老弟，走吧！”

话犹未了，猛听得石天铎一声长啸，那啸声穿云裂石，显出极其深厚的内功，何尝有半点受伤的迹象，蒲坚刚刚扑上，听这啸声，大惊失色，只听得石天铎大笑说道：“你那毒爪如何伤得了我！”反手一掌，“砰”的一声，将蒲坚打出了三丈开外，那蒙古武士不知死活，正在此际，霍地一鞭扫来，石天铎叫道：“念在旧日同僚情份，我放蒲坚回去。这厮可不许走啦！”话未说完，但见蒙古武士那条鞭给他劈手夺过，接着寒光一闪，“波”的一声，判官笔往前一送直插入了那蒙古武士的胸膛！

七修道人大叫道：“罢了，罢了！你杀了此人，少主心意更难挽回，咱们兄弟之情，今日断绝！”背起蒲坚，如飞下山。石天铎叹了一口长气，黯然自语：“事已如此，夫复何言，也只好各行其是了！”

恶战收场，荒山又归静寂。陈玄机一颗心兀是跳个不休。月光下只见石天铎疑望山头，轻轻说道：“谁想到我这一生还会走进云家，呀，我去呢，还是不去？”陈玄机听了，大为奇怪。心中想道：“适才他舍死忘生，不许别人阻接，如今强敌已退，何故他又踌橱？”

第四回　深院梅花

陈玄机在繁枝密叶中偷瞧出来，但见石天铎神色奇异，好像十分颓丧，竟是没有丝毫胜利的喜悦。月色如银，他在月光下迎风呆立，好半晌不言不动，宛如一尊大理石的雕像，陈玄机不禁暗暗打了一个寒噤，但觉石天铎此际的神情，比适才恶战之时，更为可怕！

过了半晌，只听得石天铎又是一声长叹，轻声念道：“ 廿年湖海飘蓬后，冷落梅花北国春！ ”摸出一宗物事，迎风一展，陈玄机依稀看出，那是一个绣荷包，只听得石天铎继续念道：“ 荷包空绣鸳鸯字，绿叶成荫对旧人！ ”陈玄机心头一震；他虽然不解诗中之意，听来却是隐有无限幽情！难道这位适才还是那等豪气雄风、名震天下的大侠，却有什么难以言说的哀伤？

月光下只见石天铎将荷包藏起，自言自语道：“ 世事沧桑，云烟过眼，还想这些前尘往事做甚？ ”身形一晃，顷刻之间，没了踪迹，也不知他是上云家还是往回头路？

陈玄机从树后走出，月亮已过中天。除了那个已断气的蒙古武士外，极目四望，杳无人影，静得怕人。陈玄机又想起了云素素来，这个时分，想来她早已睡了。她可知这山下曾有一场恶战？这时陈玄机的心中，除了想去偷会云素素，暗探上官天野之外，还充满了好奇的心情，明知危机四伏，也想去看看石天铎是否前往云家，而他找云舞阳又是为了何事？

不消半个时辰，陈玄机又到了云家门外，听了一听，里面毫无声息，云舞阳似乎还没有回来。陈玄机略一踌躇，蓦地把心一横，脚尖点地，使个“ 一鹤冲天 ”之势，飞越过那片短墙。

庭院里梅枝掩月，花香袭人，还是昨晚的情景，只是不见昨晚的人。陈玄机心头怅惘，他乘着一股傻劲而来，这时却没了主意，想道：难道我在这样的深夜，直闯人家的闺阁么？呀，素素呀素素，但愿神仙能够托梦给你，叫你知道我来，胡思乱想，自己也不禁哑然失笑，想那天上纵有神仙，也未必能知悉他的心事。

忽听得一声轻轻的叹息，远远飘来，幽怨凄凉，有如深宵鬼哭，令人不寒而栗，这不像是云素素，也不像是石天铎。陈玄机急忙躲入书房，还未藏好，只见琉璃窗外人影一闪，一个人从东面的短垣飞身而入，东面短垣乃是接连内进上房的，这人显然是在云家里边出来而不是从外间偷入的了。陈玄面怔了一怔，贴着窗格，定睛看时吓得呆了！

只见那棵老梅树下，立着一个长发披肩、面容苍白的中年妇人，侧着半身，凝眸对月，那神气似是一个失宠的少妇，更似一个含恨的幽灵。再看清楚时，只见她的面容轮廊，竟是有几分与云素素相似，想来必是云舞阳的夫人，不可能是旁人了！

陈玄机打了一个寒噤，但觉有无数疑团，盘塞胸中，百思莫解。云舞阳的夫人在自己的家中，为何要这样偷偷摸摸的逾垣而入？哪里像是一家的主妇，倒像是江湖上深宵探秘的夜行人了。更奇怪的是：在云舞阳父女的口中，她乃是一个长年卧病的妇人，连大门也懒得出的，然而她却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出来，难道只是为了观花赏月？而且看她逾垣而入矫捷身手，又哪有半点病容？

倏然间但见有几朵梅花飘落，一条人影从树上跃下，端的似一叶飘坠，落处无声，连陈玄机也听不出他是何时进来的。这人是石天铎。

云夫人轻轻说道，“ 天铎，果然是你？ ”石天铎道，“ 宝珠，你在这里等我？ ”虽然尽量压低声音，还是掩不住那心中的激动之情。云夫人道 :“ 嗯，我听到山下打斗的声息，能击败七修道人那一招六式剑法，当今之世，除了舞阳和你，恐怕也不会有第三个人了。 ”陈玄机吃了一惊：这云夫人真好耳力，远远的听兵刃碰击之声，就分辨得出是什么高手，听得出谁胜谁败，这份功夫比自己的“ 听风辨器 ”之术，高明得不可以道里计了。

石天铎怆然一笑道：“ 多承夸赞。嗯，原来舞阳兄不在家中。 ”云夫人道：“ 你没有碰见他？ ”石天铎道：“ 我正是要来找他。我猜，若是他在家中，他也早该听出是我来啦。 ”云夫人道：“ 他午夜时分，就下山去了。什么事情，连我也没有告诉。我还以为他是知道你上山，下去迎接呢。 ”

石天铎迟疑半晌，苦笑说道：“ 舞阳兄既然不在，我不便在此久留，还是明日再来拜访吧。 ”话是说了，但却没有移动脚步。

云夫人忽地叹了口气，道：“ 既然来了，何必就走？咱们也都老啦，难道还用避嫌。你这一走，只怕这一生再没有单独见面的机会啦！ ”声音微细，低了头不敢和石天铎的眼光相触，好像不是对他说话，而是自言自语一般。

石天铎心情激荡，不自禁的迈前一步，尖声叫道：“ 宝珠，你—— ”云夫人轻轻一“ 嘘 ”，道：“ 小声点儿，别惊醒了素素！ ”石天铎面上一红，退回原处，倚着梅树道：“ 素素？ ”云夫人道：“ 素素是我的女儿，今年十八岁啦。 ”石天铎喟然叹道：“ 十八年啦，呀，日子过得真快，咱们的子女也都长大啦！ ”云夫人道：“ 你是几时结婚的？尊夫人何以不来？ ”

石天铎道：“ 我听到你和舞阳兄的喜讯，那时我正在蒙古，病了一场。病中多得她服侍，我本来无此念头，但想到流亡在外，总得为祖宗留下一点血脉，第二年也就马马虎虎的结了婚啦，内子不懂武功，我在逃出瓦剌之前，已将她们母子送回山西原籍了。嗯，宝珠，你不怪我？ ”云夫人道：“ 我怎能怪你，那么令郎也长大啦？ ”陈玄机无意中偷听了他们的谈话，听是闲话家常，却分明藏有无限隐情！

疑团塞胸，越发重了。陈玄机心中想道：“ 这云夫人乃是女中豪杰，当年若不是她心中情愿的话，谁能迫得她嫁云舞阳？既已嫁了，又何以好似对石天铎若有情愫？ ”想起这两位并驾齐名一时瑜亮的武林高手，其间却有这么一段不可告人的隐密，不知云舞阳可否知道他的妻子心中另有情人？但觉这里面包含着极大的危机，陈玄机禁不住为他们担心，忘记了自己也是置身于极危险之地。

只听得石天铎说道：“ 我那个孩子今年也有十六岁啦，名叫石英，脾气暴躁得很，时常给我惹事，他的小友们叫他做轰天雷。 ”云夫人笑道：“ 我的素素倒还文静，只是有时也会淘气。性情却是出自她父亲，想了就做，纵然错了，亦不反悔。 ”

石天铎道：“ 嗯，你比我有福气得多。丈夫英雄，女儿娴淑，这里又布置得神仙洞府一般，名山胜景，合藉双修，人生至此，夫复何求。我来了这一趟，也放了心了。 ”一抬头，但见夫人笑容未敛，眼角却已挂着晶莹的泪珠。

石天铎吃了一惊，道：“ 舞阳难道对你不好？ ”云夫人抽咽说道：“ 好，太好了，天天迫我吃药。 ”石天铎道：“ 迫你吃药？你什么病？ ”云夫人道：“ 我嫁他之后，头几年还好，这十几年来，心痛时发时止，没有一个人可与谈话，外间春去春来，花开花落，我都无心顾问。今年还是我第一次出这庭

院来呢！”

石天铎呆了半晌道：“却是为何？”云夫人道：“呀，我后来才知道舞阳并不是真的为了欢喜我才娶我的。”石天铎道：“是不是你太多疑了？”云夫人道：“他，他，他十多年来一直思念他的前妻。他前妻的小名中有一个梅字，这满院梅花，就是他为了忆念前妻而栽植的。”石天铎道：“舞阳的前妻在长江战死也有二十年啦，这么说来，我倒钦敬舞阳了。”

云夫人道：“怎么？”石天铎强笑道：“若是他思念别人，就难怪个气恼。他思念前妻，岂不正足见他用情专一，生死不渝？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续弦的男子，若很快就将前妻忘了，对后妻的情爱也未必能够保持。”这话当然是石天铎有意慰解她的。但听来却也有几分道理。

想不到云夫人的泪珠越滴越多，石天铎道：“我不会说话，说错了你别见怪。”云夫人道：“你知道他为什么娶我？”石天铎道：“你的武功人品，才貌风华，自是巾帼中的无双国士，舞阳兄在他前妻还在的时候，谈起你时，也是佩服得很的！”云夫人冷笑道：“他哪里是为了对我欣悦，是为了我父亲那本剑谱才娶我的。”

石天铎“啊”了一声，不敢答话，只听得云夫人断断续续的说道：“我爹爹寻回了武当派久已失传的达摩古谱，还未练成，就被他偷走了。我不恼他思念前妻，也要恼他使我父女分离，永远不能见他！哼，他这人自私得很，为了自己成为天下第一剑客，令我受了多少折磨！”

云夫人的说话其实也还有遮瞒，不错，云舞阳是处心积虑想得他岳父那本剑谱，但却是云夫人亲自偷的。那时正是新婚之后不久，她深爱着丈夫，丈夫叫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哪里会想到后来的变故。

原来在二十年前的时候，牟宝珠正待字闺中，石天铎和云舞阳都是她父亲的晚辈，时常来往，她父亲对石云二人都是一样看重，但云舞阳已有妻子，石天铎尚未娶妻，牟宝珠倒是和石天铎在一起的时候还多。

后来云舞阳的妻子战死长江，云舞阳到牟家更勤了，云舞阳是有过妻子的人，自然更懂得对女人温柔体贴，加以他相貌出众，潇洒不群，温文儒雅，能武能文，不单牟独逸看上了他，也渐渐获得了牟宝珠的欢心。终于牟宝珠将石天铎丢于身后，下嫁了云舞阳。

牟宝珠帮云舞阳偷了剑谱之后，同逃到贺兰山中，那时她陶醉在新婚的甜蜜中还不觉得什么，渐渐就想起了家来，随着岁月的消逝，又发觉了丈夫对她的温柔体贴渐渐消退，像是做作出来似的；而他对前妻的忆念日益加深，更令牟宝珠感到伤心，感到不值，于是便不时的想起石天铎来，感到石天铎当年对她的挚爱真情，实是远在云舞阳之上。

石天铎哪里知道云夫人这番感情的变化，听了她的倾诉，只当云夫人自始至终爱的是他，只因为自己奉少主逃亡塞外，这才和云舞阳结婚的，心中大是激动。

只听得云夫人哽咽说道：“我父亲失了剑谱，家丑不便外扬，一直没有发作，可是自此便与我断了父女之情，他后来也知道了我们隐居之处，从没派人探问。他只有我这个独生女儿，而我却不念养育之恩，帮助外姓偷了他传派之宝的剑谱，想是他为此事伤心之极，没两年便去世了。可怜我们父女竟没有再见一面！现在继承我父亲掌门人之位的堂兄也死了，我才第一次见到从外家来的人。”

陈玄机偷听至此，心头怦然震动，知道她说的是牟一粟派来的上官天野，

上官天野究竟如何了呢？不想云夫人接下去却并不说上官天野，轻轻的叹了口气，自怨自艾的说道：“经过了十八年，舞阳的剑法早已练成，这本剑谱他还是不愿交还，他只顾自己成为天下第一剑客，从来不为我想，只怕我今生今世，再也不能为家人所谅了，呀！是我做错了事，这十八年来心头隐痛，连倾吐的人也找不到，他天天迫我吃药，我这心病岂是药所能医？其实他迫我吃药只怕也是做给女儿看的，他无时无刻不思念前妻，还当我不知道？”

云夫人的满腔幽怨发泄出来，听得石天铎心痛如割，忽地扑上前道：“宝珠，宝珠！”云夫人面色一变，推开他的手道：“天铎，你快走吧！舞阳若是回来，瞧见咱们这个样子，只怕他会把你杀死！”

石天铎微“噫”一声，又退回了原处，但仍然不走，云夫人道：“你虽然并不怕他，但，但……”想说：“但伤了你们任何一个，我都要终生难受。”话到口边，却没有说出来。

石天铎道：“见到了你的一面，我本该心满意足，就此走开，但我不能走，我一定要见舞阳。”云夫人道：“啊，你真是为了找舞阳来的？”石天铎道：“嗯，为了找你，也为了找舞阳。”掏出那个绣荷包，叹口气轻轻说道：“以往的事不必再提啦，这个还给你。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何况舞阳兄文才武略，都冠绝当今，你就包涵他一点吧。”

云夫人接过荷包，怔了一怔，泪珠儿又禁不住簌簌而落，想道：“若得舞阳似你一样体贴宽容，我又何至于寂寞自苦。”石天铎叫她不要再想往事，但前尘往事，却偏偏涌到心头。

歇了一会，只听得石天铎缓缓说道：“我与舞阳兄也是十八年没有见面了，不知他心意如何，但总得见他一面。”云夫人道：“是阿，我还没有问你十八年来的经过。”

石天铎道：“你不问我也要对你说。那一年先帝在长江战败，被掳身亡。我奉先太子逃到蒙古，幸得有一个大部落的酋长收容，这个部落叫做鞑靼，酋长阿鲁台颇有雄图，收容了我们这班人替他出力，不到十年，他就吞并了周围的部落，建国号瓦剌。三年前阿鲁台死了，由他的儿子脱脱不花继位，脱脱不花年轻，他的叔父脱欢自封太师，为他监国。脱欢和脱脱不花都是雄才大略、不可一世的人物，几年来整军建武，日趋强大，看来统一蒙古，只在指顾之间。”

云夫人道：“蒙古隔得这么远，他们之间的部落吞并，我无心细听，时间无多，你说说你们的事。”

石天铎道：“蒙古虽然隔得远，只怕脱欢统一之后，就要和咱们汉人个个有关。好，我就说我今晚为何而来。”

“先太子到了蒙古之后，生下一个儿子，叫做张宗周，今年也有十六岁了，正好与脱脱不花大可汗同年。

“先太子客死异域，我们便奉宗周做幼主，幼主聪明绝顶，而且具有雄心大志，更胜先人，我们齐心辅助他，文学武功，一教便会，我私自庆幸，先帝总算有了后人，将来复国有望。

“不想幼主太聪明了，复国心切，我担心他只怕会误入歧途，那脱脱不花年纪虽轻，雄心极大。他便和幼主深相结纳，允许统一蒙古之后，替他复国。其实却是培植力量，压低他叔父的气焰。同时想统一蒙古之后，再问鼎中原。我默察形势，深感危机严重，古往今来，从来没有借外国之兵，可成帝业的。纵许成了，也不过是儿皇帝而已。可叹我旧日同僚，却无一眼光远

大之人，反而人人称庆，与幼主同一心意，梦想将来能借瓦刺之力，再与朱元璋争夺江山！”

陈玄机暗中偷听，吃惊非小，想道：“张宗周如果真的借了外兵，打回中原，这岂不是开门纳虎，只怕复国不成，中华的锦绣河山先自断送了！呀，我的叔伯师长辈，二十年来，一直怀着孤臣孽子之心，想替大周再打天下，若是他们知道了这个消息，不知如何？”

只听得石天铎叹了口气，往下说道：“幼主的心意无可挽回，他已发下先帝的金牌，交给了七修道人，派他与蒲坚潜回中国，召集先帝旧部，都到瓦刺去共图大事。第一个要宣召的便是云舞阳兄！这事情关系重大，我此来便是想劝阻舞阳兄，并请他迅即转告国中旧友，共谋对策。不知舞阳兄这些年景况如何？打算怎样？”

云夫人道：“舞阳这十多年来隐居此山，与旧日朋友都已断绝了来往。不过，他看来虽似不问世事，其实他的剑术练成之后，却无时不想再度出山，要武林承认他天下第一剑客的称号。

只因我的堂兄还在，他有所顾虑，故此迟迟未动。如今我的父兄相继去世，他再度出山，将是旦夕之事了。”

石天铎道：“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舞阳兄练成达摩剑术，欲为世所知，这也是人情之常。舞阳兄有意出山，那是最好不过。”云夫人道：“他志不在小。只怕他既不会接幼主的金牌前往瓦刺，也不会依你之劝，替你送信给老朋友们。”石天铎道：“这却是为何？”云夫人道：“朱元璋的锦衣卫总指挥，京都第一高手罗金峰前几日曾到过此间与他商谈。”石天铎诧道：“有这等事？”

云夫人道：“我隐隐闻知，他将接受朱元璋的礼聘，劝先帝的旧部降顺新朝。”石天铎道：“那班人忠心耿耿，只怕他要白费心机。”云夫人道：“若然不肯降顺，罗金峰就要按址搜捕了。”

石天铎怔了怔，失声叫道：“这岂不是卖友求荣？”云夫人道：“舞阳和我也不肯说心腹话，我侧闻这个消息，那是素素听来的。我探问他，他却不露半句口风，这几日来但见他好似心事重重的样子，连我也不知他心中的真意。”

石天铎道：“但愿舞阳兄不要上钩才好。也望你劝一劝他。”云夫人苦笑道：“我与他虽是夫妻，实同陌路，这些年来，彼此都是敷衍着过日子罢了。”石天铎心中凄恻，轻声叫道：“宝珠，你——”云夫人忽地抬起头道：“舞阳今晚只怕不回来了，现在已是四更时分，素素每晚五更要起身练剑，再接着做黎明的早课。你，你还是走吧，明天再来。”

石天铎依依不舍，走了两步，忽似想起一事，回头问道：“宝珠，你有没有见过一幅长江秋月的图画？”云夫人道：“你问这幅画做什么？这幅画就在这间书房里面。”

石天铎道：“是么？好，待我进去看看。”云夫人大为奇怪，只好跟着他走进书房。

陈玄机急忙闪入书橱后面，只听得石天铎沉声说道：“谁在这书房里面？”陈玄机这一惊非同小可，正待挺身而出，却听得云夫人笑道：“书房里哪会有人，舞阳就是回来，也不会藏在书房里偷听咱们说话。”石天铎道：“我好像听到什么声息。”云夫人道：“也许是觅食的鼠儿。”陈玄机从窗边闪入书橱背后，不过是几步之隔，他移动脚步，又是轻到了极点，石天铎

虽然心有所疑，听云夫人一说，也就不再言语，“嚓”的一声，燃了火石，点着了案头的烛台。

陈玄机方自松了口气，忽听得云夫人微笑说道：“这书房前两天倒有人住过。”石天铎道：“谁？”云夫人道：“是素素救回来的一个小伙子，听说他的父亲也是你们昔日的同僚呢。他不知何故，被人所伤，素素将她父亲最珍惜的小还丹也给他吃了。这小子胆大包天，竟想行刺舞阳。舞阳一回来就将他撵走了。可惜我没有见过他。素素对他好似颇为思念，在我面前就夸赞过他，说他温文儒雅，武功又好得出奇，连舞阳也称道他的剑法。呀，素素这孩子毫无心机，对陌生人也这样好法。你瞧，她的剑还挂在这里，当时若是那小伙子偷去了，她父亲才不肯轻饶呢！”

石天铎笑道：“那么倒是素素大有眼光，若然那小伙子不是正人君子，她焉肯将他款待？”陈玄机从云夫人的话中，证实了素素确是对他思念，心中酣畅之极。

云夫人正想说话，见石天铎凝神看画，神情有异，奇而问道：“怎么，这幅画还有什么古怪不成？”石天铎忽地叫道：“对了，正是这一幅画！”叹了口气，缓缓说道：“这是先帝在殉国的前夕叫人画的。画中所藏的秘密，只有我与舞阳知道。听你的口气，似乎他还没有对你说过。”

云夫人道：“许多事情舞阳都瞒着我，岂止只此一桩。”石天铎道：“二十年前在长江决战的前夕，先帝自知不免，将所积聚的珍宝全都藏在苏州一个隐僻的地方，珍宝也还罢了，还有彭和尚所绘的一幅军用的天下详图，谁得此图，便可图王霸之业。珍室地图的藏处，便在这画上留下记号。”

云夫人“啊”了一声，想不到他们亡国君臣，在兵败前夕，还是这样深谋远虑。石天铎续道：“当时先帝本来要我带这幅画走，舞阳兄说：你奉太子逃亡，责任重大，保全此画，还是让我分劳吧。幼主此次宣召舞阳，固然为了他这个人才，但这幅画想来也是一因。”

云夫人道：“我看舞阳多半不会前往瓦剌，这幅画，这幅画……”石天铎立即想到：云舞阳若真的接受了朱元璋的礼聘，这幅画就是一份无可比拟的贡礼！不禁呆了。云夫人呼了口气，道：“我看舞阳既不会去瓦剌，也不会听你的策划了，这幅画你带走了吧。”话未说完，忽听得“嘿”的一声冷笑，两人回头一望，却见云舞阳已站在门前！

第五回　龙争虎斗

烛影摇红，但见云舞阳嘴角挂着冷笑，缓缓的走进书房。云夫人望了丈夫一眼，心中激动之极，脸上却是木然的毫无表情，仍在卷那幅画。

石天铎道：“舞阳兄，你回来了！”云舞阳冷冷说道：“你料不到我回来得这样快吧？”石天铎道：“我有要事找你，已等你多时了。舞阳兄，你，你听我说……”

云舞阳跨上一步，利箭般的眼光在他夫人的脸上滴溜溜一转，低声说道：“宝珠，多谢你替我招待贵宾，把这幅画放下，你该进去吃药啦。”

云夫人仍是不言不语，放下了画卷，却并未移动脚步。云舞阳又瞧了她一眼，冷冷说道：“好，你既抱怨我样样瞒你，你不走也罢，就让你在这里听个明白。”

石天铎急忙叫道：“舞阳兄，你听我说……”。云舞阳道：“你不用说了，你的来意，我早已知道。”石天铎道：“舞阳兄，不可多疑，石某也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绝不会做出对不起朋友的事情。”云舞阳道：“我多谢你的好意啦。你是不是为这个来的？”

只见金光灿烂，云舞阳掏出了一面金牌，石天铎叫道：“你见过了七修道兄和薄坚了？”云舞阳道：“我已把他们驱逐下山去了。这面金牌是我扣了下来，免得他们再会游说其他朋友。”石天铎喜道：“舞阳兄，你果然都知道了。你做得对极，小弟佩服！”

云舞阳冷冷一笑，双掌一搓，把那面四四方方的金牌，搓成了一根金条，随手一掷，金条没入土中，掌力惊人，陈玄机在书橱后面偷瞧，禁不住怦然心跳，想道：“前天要不是素素拦阻，他那一掌就能令我粉身碎骨。”

只听得云舞阳冷笑道：“当年群雄逐鹿，我与先帝崛起草莽之中，身经百战，抚心自问，无愧前朝。如今沧桑已变，物换星移，云某亦已厌倦干戈，但愿以闲云野鹤之身，啸傲烟霞，过太平岁月。先帝已死，大周早灭，我与张家早无君臣名份，张宗周黄口小儿，敢用金牌召我！”

石天铎吃了一惊，他虽然不赞同幼主所为，但对张士诚的子孙还是自居于臣子的地位，未敢像云舞阳那样决绝的。听云舞阳这么说法，心中一凛，冲口问道：“那么朱元璋召你，你也是不去的了？”

云舞阳傲然说道：“我自作主宰，独来独往，去也由我，不去也由我，要你多管做什么？”石天铎道：“那么昔日的一班老朋友，你是顾他们还是不顾？”云舞阳双目一张，精光电射，道：“宝珠对你说了些什么来？”石天铎道：“听说你见过罗金峰了？”云舞阳道：“我喜欢见谁便见谁，我今晚就不喜欢见你！”

石天铎苦笑道：“云兄既是讨厌小弟，小弟告辞！”云舞阳冷笑道：“且慢，这幅画你不要了吗？”

石天铎胸脯一挺，刹那之间，心中转了好几个念头，毅然说道：“这幅画先帝当年曾郑重交托小弟，云兄今日既已独行其是，与大周恩断义绝，那么这幅画交回小弟，留待幼主，实是最好不过。”

云舞阳侧目回头，轻轻说道：“宝珠，把画给我！”声调平静，眼光却是充满杀机！云夫人打了一个寒噤，叫道：“舞阳，你——”云舞阳沉声说道；“你不是把画送给他吗？不过，这画是我当年亲自取来，而今也该由我亲手送回才是。”劈手夺过画卷，”嘿嘿”两声冷笑，说道：“拿去呀，彭

和尚已死，你石天铎而今已是天下第一条好汉，有胆深夜到此，难道反而无胆拿这卷画？”

石天铎双眼一睁，愠道：“舞阳兄，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咱们兄弟数十年交情。这画你若要留下，小弟也不愿勉强。”云舞阳打了一个哈哈，道：“亏你还提到交情两个字，我云舞阳心领了，你既不取画，又不肯走，嘿，你得知道，这里可是我家，你赖在这里不走，当我是好欺负的么？”

石天铎怒道：“舞阳，你把话说得明白一些，我马上便走。哼，哼！你污辱我也还罢了，你，你——”想说“你岂可损了宝珠。”话到口边，究竟不便出口，突见云舞阳面色一沉，戟指说道：“今日之事，说话多余。你既不走，云某此刻便要向你领教铁掌神笔的功夫！”“啪”的一声，掷开画卷，摘下墙上的昆吾宝剑。

云夫人尖叫道：“舞阳！两虎相斗，必有一伤，你们没来由厮拚做甚？”云舞阳仰天大笑道：“宝珠，你居然还关心我？大丈夫既不能取信于妻子，又见疑于朋友，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我倒愿意死在他的掌下，只怕他却未必伤得了我！天铎，亮出笔来，出院子去！”云夫人面色惨白，想起丈夫十多年来对她的冷漠，而今又竟是不谅如斯！顿时气塞胸中，焦急怨愤之情纠结一片，但觉心头麻木，四脚酸软，说不出半句话来。

只听得石天铎也打了一个哈哈，淡淡说道：“我知道你已练成达摩剑术，既然苦苦要伸量小弟，石某没奈何只好舍命陪君子了！”要知石天铎也是一代大侠，若再退让，那就与身分攸关。云舞阳已把他迫到了不能转圜的地步。

月亮沉西，已是五更时发，两人一声不响的走出院子，但听得“嗖”的一声，云舞阳宝剑出鞘，寒光电射，低声道：“天铎，我不是成心占你的便宜，掌上的功夫是你远胜于我，我只好动用兵刃。这把剑乃是断金切玉的宝剑，你小心了。”石天铎道：“多谢提点，客不僭主，请进招吧！”

云舞阳手捏剑诀，蓦地一声长啸，昆吾剑扬空一闪，一招“流星赶月”剑尖晃动，抖出了三朵剑花，左刺“白海穴”，右刺“乳突穴”，中刺“璇玑穴”，虽然还及不上七修道人一招七式，连刺七处穴道的快捷无伦，但这一剑刺出，飘忽莫测，似左似右似中，叫人无可捉摸，那奇诡变幻，却又远在七修剑法之上了。

石天铎吃了一惊，想道：“达摩剑法，果然非同小可！”横笔一封，但听得“当”的一声，火星四溅，石天铎用了一个“黏”字诀，笔尖一搭剑身，将云舞阳的宝剑黏出外门，但觉虎口发热，判官笔几乎拿捏不住！说时迟，那时快，云舞阳长剑一圈，消去了石天铎黏劲，一招“玉带围腰”，剑光如环，拦腰疾卷，石天铎反手一掌，铁笔横封，以攻为守，奋力连解三招。

只听得飒飒连声，与风声相应，精芒冷电，盖过了星月微光。云夫人倚窗观战，端的是透骨伤心，一个是同床共枕的丈夫，一个是青梅竹马的好友，而今却竟然以性命相拚，更难堪的是：自己也被卷入漩涡，若然上前劝解，无异火上加油，事情只有更坏！云夫人越看越是伤心，伤心到了极点，反而一片茫然，脑子里空荡荡，也不知想些什么，但觉身如槁木，心似死灰，索性闭了眼睛，任由他龙争虎斗！

忽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叮当密响，云夫人不由自己的又睁开了眼睛，但见云舞阳一招“神龙入海”，剑光横掠，迫得石天铎的判官笔硬接硬架，虽然石天铎在硬接硬架之中，还是用了极上乘的卸力巧劲，剑光掠过，那精铁所铸的判官笔已是损了三处缺口。

不但云夫人看得惊心动魄，陈玄机暗中偷听，也几乎要透不过气来。紧张中暗暗惋惜：这两人乃是当今之世数一数二的高手，石天铎以前的名气在云舞阳之上，但云舞阳如今已练成了达摩剑法，谁高谁低，非经较量，就不得而知了。这两大高手的拚斗，一生中也未必有此机缘能见一次，可惜陈玄机却只能以耳代目，那些神奇的招数，只能在兵器碰击声中想像得之。

云夫人心不欲观，眼睛却是不由自主，但见云舞阳一剑快似一剑，三十招过后，竟把石天铎全身笼罩在剑光之下。云夫人大是吃惊，又禁不住暗暗诧异。这两人武功的深浅只有她最为知道，论理说来，她丈夫的剑法虽极神妙，石天铎也不该在三十招之内，便颓势毕呈！

只听得又是几声叮叮当当的连声响，云舞阳剑势如环，将石天铎的铁笔又削去了一片，忽地跳出圈子，按剑喝道：“石天铎你上来之时未用全力，如今你见识了我的剑法，我云舞阳可是要你让的么？再来打过，仔细接招！”长剑一起，慢慢地划了半个圆弧，待得话声说完，“刷”的又是一剑刺出！

石天铎与云舞阳同时出身，同事一主，二十年前并肩作战，曾经患难，情如手足；这次虽然被云舞阳迫得动手，心中伤痛之极，上来之时，确是未尽全力，哪知云舞阳的剑术已经练成，威力奇大，高手比斗，岂容得丝毫退让？初接招时，稍稍踌躇，便被云舞阳抢尽上风，几乎伤在他的昆吾剑下！

眼见云舞阳的剑锋又到，寒气沁肌，锐风刺骨，剑势比适才还凌厉几分。石天铎知道若还退让，那就是有死无生，只好奋发全力，“呼”的一掌扫出，同时判官笔一个盘旋，幻出了千重笔影，六招一过，连点云舞阳的三十道大穴，双方都是抢攻，登时杀得个难分难解！

陈玄机心中暗暗叹服：这云舞阳确是一代武学大师的身份，在此等性命相扑之际，也不肯占强敌的丝毫便宜。其实陈玄机是以耳代目，他哪里知道云舞阳这番做作，其中别含深意。

云夫人这时也看出了石天铎初上来时是有意相让，她深知丈夫的为人，禁不住心中感慨，想道：“石天铎倒是还有旧时情份，他却招招狠辣，分明是有着‘双雄不并立’的念头，存心要把石天铎置于死地了。他既然看出石天铎上手之时相让，何以要等到三十招之后方才喝破，这分明是做给我看的，呀，想不到他对妻子也藏有机心。”

要知云舞阳在占尽上风之际，方让对方喘息，重振旗鼓，表面看来是慷慨大方，实则他在三十招之中，乘着石天铎上手之时的退让劣势，强攻猛打，不但消耗了石天铎的不少真力，而且将他的判官笔损了几处缺口，又削钝了他的笔锋，教他的“神笔”威力打了折扣，已是占了大大的便宜，他这样做作，确是想做给妻子看的。他也知道妻子迟早会看出石天铎有意相让，故此在占了便宜之后，便迫石天铎全力施为，然后杀了他，这才显得出自己确是天下第一条好汉，好叫妻子佩服。岂料他这番机心，却反被妻子看破！

云舞阳自恃剑法，又兼占了便宜之后，精神倍长，原以为取胜并不艰难。哪知石天铎这十多年来，武功也并未曾丢下，铁掌神笔的招数比二十年前越发神妙了！但见他掌挟劲风，笔点穴道，掌力阳刚，笔法阴柔，饶是云舞阳一剑快似一剑，他招招扣得紧密，云舞阳竟无法再占半点便宜。

斗转星横，玉兔西堕，院子内已是曙光微现，两大高手斗了一百来招，兀是旗鼓相当，半斤八两，这时大家都杀得性起，高呼酣斗，再没有半点容情！陡然间但见石天铎掌法一变，一掌接着一掌，刚猛无伦，掌力催紧，势如排山倒海，荡得云舞阳的剑光四处流散，而那支判官笔也如狂风骤雨般的

疾点疾戳，直把云夫人也看得胆战心惊！

云舞阳一声长啸，叫道：“三十六手天罡掌法，威力果是雄奇！但若说便能冠绝武林，只怕也还未必！”反剑一劈，劲风激荡，声如裂帛，那流散的剑光，重又凝聚起来，匹练般的横卷过去。但见他剑尖上好像顶着千斤重物一样，东一指，西一划，似是吃力非常，剑势也比前缓慢了许多，但剑锋所到之处，力道却是非同小可，石天铎运掌成风，配以神笔的连环巧打，也不过堪堪抵挡得住。

石天铎的“天罡三十六掌”，越到后来，越为厉害，云舞阳的剑法也愈出愈奇，真力贯注剑尖，霍霍展开，竟隐隐似闻风雷之声。但见掌风剑影，此往彼来，枝叶纷飞，梅花雨落，不消多久，那几树盛开的梅花，都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株干！不是给掌风扫落，便是给剑锋削断了。

云夫人吸了一口凉气，想道：“他对这几树梅花，珍爱之极，而今竟不惜使出达摩剑法中最威猛的伏魔式，摧毁梅枝，显见是杀机已起了！”心中焦急，却是毫无办法阻止！

转眼之间，又斗了二十来招，石天铎已使到天罡掌法最后三掌，这三掌是天罡掌法中的精华所聚，威猛无伦，只听得“砰”的一声，一条粗如人臂树枝应手而折，掌力奔雷般劈至，剑光倏的又被震散，有如波心荡月，闪起了千点银光，又如黑夜繁星，殒落如雨！

云舞阳吃了一惊，心道：“彭和尚当年和他最为知已，听说曾传授他玄功要诀，看来这一掌的威力，不逊于彭和尚当年！”心念未已，“砰”的一声；石天铎的第二掌又已劈到，云舞阳回剑防身，但听得嗡嗡之声，不绝于耳，剑尖竟是被掌力震荡得晃动不休！

说时迟，那时快，石天铎的第三掌又至，适才那两掌威势猛极，这一掌打出，却是无声无息，云舞阳怔了一怔，突地心中一凛，但觉那掌力有如暗流急湍，力可吞舟，饶是用了千斤坠的“重身法”，也禁不住跟着他的掌力旋转，脚步一歪，跌倒地上！

云夫人大惊失色，惊叫之声，还未及呼出，但见云舞阳闪电般的在地上打了几个盘旋，剑尖倏的上挑，陡然间一跃而起，只这一起一伏的刹那之间，他已接连使出七手怪招，将石天铎的极刚猛的掌势尽都消解。

再看之时，形势大变，但见云舞阳活像一个醉汉，脚步跄跄踉踉，一把宝剑指东打西，指南打北，看似毫无章法，实是奇妙绝伦，倏然而来，寂然而去，当真是到了意在剑先，动如脱兔，静如处子的极上乘境界！云夫人也懂得达摩剑法，也料不到丈夫竟然练得精好如斯！原来他这种剑法乃是穷十八年之力，在精熟了达摩剑法之后，揣摩变化出来的，连妻子面前，也从没有使过！

石天铎竟被这剑法迫得连连后退，但他虽居劣势，步法掌法，仍然丝毫不乱，只见他踏着五行八卦方位，进退趋避，中规中矩，横掌护胸，出笔攻敌，刹那之间，又过了三二十招！

原来云舞阳熟知石天铎的武功底细，知道他曾得彭和尚的传授，在内力的深厚上，自己殊难与之相比，所以一开首未敢使出这路剑法，只是想尽办法消耗他的真力，待到石天铎的三十六手天罡掌法堪堪使尽，锐气已折，渐趋衰竭之际，这才突然而起，使出杀手绝招！

三十招过后，云舞阳的剑招越迫越紧，石天铎的掌力圈子也越来越收缩了。但这两人都是绝顶高手，在此消彼长的变化时机，微妙之极，连云夫人

也未曾看得出来。但见丈夫的剑势如虹，似已立于不败之地，但还料不到石天铎已是危机暗伏，性命已悬于呼吸之间。

再过数招，只听得“刷”的一声，石天铎肩头中了一剑，接着“砰”的一声，云舞阳也中了他的一掌，云夫人骇极而呼，以为这两人必定同受重伤，而石天铎的掌力有开碑裂石之能，丈夫所受的伤必然更重。哪知转眼之间，这两人又已斗在一起，云舞阳的剑法虽然稍弱，而石天铎的掌法却更为迟滞，看来竟是石天铎所受的伤较重！原来石天铎这时已是气衰力竭，掌力早已减了一半，云舞阳是故意拚着受他一掌，乘机将他刺伤的。

这一场恶斗看来已是渐近尾声，远不及先前的猛烈了。但云夫人心中的着急，那却是比先前沉重得多，只怕不久之前还与自己倾吐谈心的石天铎不久就要血染尘土，想起适才石天铎的闲话家常，忽然起了一个极奇怪的念头：“我只道我已可怜，那石天铎的妻子，从来未得过丈夫的情爱，连丈夫的心事也半点不知。若然石天铎今晚死了，她还要替他抚孤养家，独守空闺，期待实已毫无希望的丈夫的音讯，岂不是比我更可怜，何况她又不懂武功，石天铎的儿子谁为他抚养成材？”心中打了一个寒噤，正待不顾一切，奋身而出，忽听得云舞阳一声叱咤，石天铎的那支判官笔断为两截，云夫人刚叫得一声“舞阳！”石天铎已是翻身仆地，再爬起时，身上满是血花！云舞阳那一道剑光过处，竟在他身上刺了十八道伤口！

但见石天铎颤巍巍的走了两步，惨然笑道：“舞阳兄，从今之后，你的武功天下第一，世上无人再可与你争锋，小弟祝贺啦！”力竭声嘶，话一说完，立刻又栽倒了！云舞阳眼光一瞥，忽见他肩头上衣服被剑尖挑开之处，遍布黑点，禁不住失声叫道：“咦，原来你受了蒲坚的毒爪之伤！”这才知道石天铎是受伤之后，强运内功，一面抵御体内的毒气，一面与自己动手的，若然他未受伤，这胜负还真难料！

云舞阳叫了两声，可是石天铎已永远不会答应了！云舞阳手把宝剑，怔怔的说不出半句话来，他除了心目中最大的劲敌，换来的却只是内疚与凄凉！

第六回　凤泊鸾飘

残星明灭，晓露沾衣，院子里静寂如死，周围的空气都好似冷得要凝结起来，忽听得嘤嘤的啜泣之声，似利针一样刺穿了寂静的空气，云舞阳眼光一瞥，只见他的妻子捧着画卷，一步一步的走出老梅树边的月牙洞门，连看也不看他一眼！

这刹那间，云舞阳心头颤栗，好像灵魂也脱离了躯壳，“宝珠”这两个字在舌尖上打滚了数十百遍，却是叫不出来。云夫人从石天铎的尸体旁边走过，说道：“天铎，你放心，这卷画我必定送到你的家中，我要看待你的儿子，就像看待素素一样。”说话的声音很轻很轻，似是怕惊醒了石天铎一样，但听在云舞阳心中，每一个字都好似一根利箭。云舞阳茫然失措，抬起头来，他妻子的背影已不见了。

好久，好久，云舞阳才叫出声来，那是充满了失意与恐惧的叫声，但还有比妻子出走令他更恐惧的事情发生，他刚刚移动脚步，却见他的女儿不知是什么时候出来的，这时正倚在老梅树上，那一双明如秋水的眼睛，也是充满了恐惧，眼光和神情都奇怪极了，就像从来不认识他似的！

云舞阳吃力叫道：“素素！”云素素的眼光在他面上一掠而过，好像看到了什么令人害怕的东西，倒退三步，忽地尖声叫道：“我都听见啦，我都知道啦！不要近我！”云舞阳全身战抖，蓦然叹了口气，狂歌似哭：“念天地之悠悠兮，知我其谁？叹英雄之迟暮兮，胜亦何喜？败亦何悲？伤浮生之易逝兮，凤泊鸾飘兮我谁与随？”歌声渐远渐寂，云素素心酸泪咽，不由自己的失声叫道：“爹爹，爹爹！”但他爹爹已听不见了。

云素素倚着梅枝，伤心痛哭，忽地感到有一只温暖的手掌轻轻的抚摸她的头发，一个极温柔的声音在她耳边说道：“素素，素素，你别哭啦！”云素素抬起头来叫了声“玄机！”泪下得更多了。

陈玄机也不知说些什么话好，只有掏出丝巾，轻轻给她拭泪。过了一会，云素素抽噎说道：“呀，我的爹爹！可恨的爹爹，可怜的爹爹！玄机，你不知道，我自小就把爹爹当做这世上独一无二的英雄！”陈玄机道：“当今之世，的确无人是你爹爹敌手！”

云素素道：“不错，从今日起，我爹爹武功确是天下第一。但我心目中的偶像已经破碎无遗！他再不是我昔日所想像的英雄了。他偷了外祖父的剑谱，迫走了我的母亲，杀了他的好友，囚禁了上官天野，还要替那个什么锦衣卫指挥捉拿他旧日的同僚，这些事情我都知道啦！”

陈玄机道：“囚禁上官天野？嗯，上官天野现在哪儿？”云素素道：“我昨晚已见过上官天野了，许多事情就是他告诉我的！这两日来我也见到听到了一些事情，我相信上官天野没有骗我。嗯，我爹爹真是那样一个坏人？”

陈玄机将云素素紧紧抱着，但见她眼光中充满凄苦。呀，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儿女对父母失望更为令人心痛？陈玄机无法慰解，禁不住亲了一下她的脸颊，柔声说道：“也不全是你父亲的错。”云素素诧道：“你不是要行刺他的？”陈玄机叹道：“这些是是非非，只怕一时之间实是难明。”抬头一望，阳光已经照进院子，陈玄机满心怅惘，轻轻放开了云素素的双手，站了起来。

云素素道：“我妈妈走了我爹爹走了，你也要走了。”陈玄机道：“嗯，你叫我走我便走！”云素素突然又抽噎叫道：“好，你走吧！”陈玄机怔了

一怔，道：“素素，你真的要我走？”云素素道：“我不愿你走，但我更不愿别人恨我！”

陈玄机诧道：“什么？”云素素道：“我知道你有一位心上的人儿，那是一位世上顶顶可爱的姑娘。”陈玄机失声笑道：“世上哪能有比你更可爱的姑娘？这话大约是上官天野说的。”云素素道：“上官天野何必要对我说假。”

陈玄机笑道：“那位姑娘是上官天野心目中顶顶可爱的姑娘，我心目中顶可爱的姑娘只有你！”云素素眼睛充满疑惑，轻轻说道：“真的？”陈玄机道：“上官天野爱那位姑娘胜于爱他自己。他却以为我和那位姑娘结合会是一段美满姻缘，其实我压根儿就没有这么想过。我屡次对他说他都不信，素素，难道你也不相信我么？”

云素素眼中闪出喜悦的光彩，道：“怪不得上官天野骂我，原来他是怕我破坏了你们美满的姻缘。”陈玄机道：“好，咱们一同去见他，将他放出来。”云素素道：“不，他不肯走！”陈玄机道：“什么，他不肯走？”云素素道：“是呀，他昨晚说，就是我爹爹请他出来，他也不走。”

陈玄机心中大疑，道：“为什么你放他他也不走？这人的脾气真怪。”云素素忽地低头说道：“我喜欢他这个脾气。嗯，玄机，你也能像他一样么？”陈玄机诧道：“要我像他？”蓦地心中雪亮，柔声说道：“是的，我也会像他对那位姑娘一样对你。我爱你胜于爱我自己。要不然我昨晚也不会偷偷的来啦！”

云素素又喜又羞，娇呼一声，被陈玄机紧紧搂在怀里。过了一会，云素素嗔道：“我喘不过气来啦。”陈玄机一笑放松了手，道：“素素，请你带我一同看上官天野去。”

云素素整了一下衣裳，牵了陈玄机的手，走出后门，经过了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径，没多久就走到一个山洞的前面，洞口两扇厚木大门紧紧关着。云素素道：“这个山洞我爹爹将它布置作练功的静室，我也是昨晚才第一次偷进去的。上官天野就被囚禁在里面。”走到前面，云素素道：“你将门上的铁环左转三转，右转三转，门就开了。”陈玄机正想依法施为，手触木门，忽觉木质有异，轻轻一推，那两扇大门竟然倒下，碎裂成无数小块，就像纸糊的一般！云素素失声叫道：“咦，这是怎么搞的？”

这两扇木门乃是用贺兰山中的橡木所制，木质坚厚，就是用刀斧来斫也要费很大的力气，然而现在竟是轻轻一推便像纸糊般的倒塌了，而且云素素昨晚来过，这门还是丝毫没有异状。

云素素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往陈玄机面上一瞧，只见他的脸上也是充满了骇异的神色！两人同时伸手触那碎裂的门板，但觉木质松软，稍一用力，便被捏成粉屑。陈玄机道：“这是被内家掌力所震荡的。弄坏大门的这个人想是有意显露神通，把厚木的内部都破坏了，外表却一点也看不出来。”云素素道：“不错，这是被内家掌力所震荡的，然而当今天下，谁有这种内家掌力？”

陈玄机一想：要是石天铎没死，这事情石天铎也可以做得到。然而听石天铎昨晚与云夫人所说的话，他乃是一心为少主之事而来，而且根本就不知道有上官天野其人，这里的事情断不会是他所做。

云素素道：“玄机，你想什么？”陈玄机道：“素素，你昨晚是什么时候来的？”

云素素道：“ 大约是靠近四更的时分来的。 ”

陈玄机自言自语道：“ 嗯，那个时候他已经和石天铎开始动手了。 ”云素素奇道：“ 你是怎么个想法？竟会想到我爹爹的头上来。难道他还会弄坏他自己的练功静室的大门。再说他若要放人他不会开么？ ”

陈玄机道：“ 是呀，所以这才奇怪！ ”云素素一想，这两扇门既不是石天铎弄坏的，那么，这岂不是当今天下还有一个人足可与自己的父亲抗手争锋，而且他这番做作更分明是向自己的父亲挑衅。

陈玄机道：“ 咱们进去再说。呀，天野可不知怎样了？喂，天野，天野，上官兄，你，你怎么啦？ ”石洞里杳无人息，陈玄机心急如焚，还以为是上官天野受了重伤，赶忙三步并作两步的走进里面搜索，这山洞虽然也颇幽深，但洞口大门已破，朝阳射进洞来，一切景物都可看得清清楚楚，哪里有上官天野的影子！

云素素这一惊比适才更甚，喃喃说道：“ 他说过的，若不是他自己打出此洞，谁也请不动他，就是埋骨荒山也决不受人怜悯！ ”陈玄机心头一动，抬头看时，但见四面石壁都画有各种各样的击剑姿势与练功图式，以陈玄机这样的武功根柢看上去亦自觉得深奥难明。

即算上官天野没有说过那样的话，他也绝对没有这等功力可以破门而出，那么，这两扇门究竟是谁弄坏的？陈玄机怔怔的看着壁上的图式，好像要从图式中参透什么，忽地问道：“ 素素，你是怎么见着上官天野的，他还和你说了些什么话来？ ”

云素素道：“ 我自幼生长山中，除了父母之外，很少和生人见面，就是有时下去打猎，足迹也不出周围五十里内，却不知怎的，自从那天见了你后，就好像你是我的亲人一般。 ”

陈玄机道：“ 奇怪，那咱们的心思竟是一样，那日我醒来之后，只瞧了你一眼，就觉得你好像是我一个未曾见过面的妹子。 ”云素素粉脸微红，轻轻说道：“ 昨晚我喂了你的白马，想起你来，跑到山上弹琴，你听得见么？ ”陈玄机道：“ 我就是被你的歌声引来的。原来你对我的忆念深厚如斯，但愿从今之后，咱们永不再分开了。 ”

云索素轻掠云鬓，低眉一笑，避开了陈玄机的的的目光，往下说道：“ 我一面弹琴，一面想起你来。想起你要行刺我爹爹，我心中无限恐惧。我不是怕你伤害了他，我爹爹说的，你若要和他打个平手，最少也还得十年。我是害怕，害怕我一向崇拜的爹爹，莫非真是个坏人？我又害怕你日后碰见了他，若然我不在旁边，他就会杀了你。我又联想起这两天来看见听见的一些事情，我爹爹做的都好像出乎常理之外，尤其是不归还剑谱还要把上官天野囚禁起来。

“ 呀，我爹爹对你不好，我心里头也感到羞愧，我怀着赎罪的心情总想做一些令你喜欢的事情。我喜欢你，也就连带喜欢那些对你好的人。我禁不住又想起上官天野来，他冒了那么大的险，还宁愿舍了掌门，不要剑谱，将你交换出来，我想你也一定想救他出来的。 ”

陈玄机道：“ 上官天野是我生平的第一知己，但他还不能像你一样的看得透我的心。真奇怪，你样样的想法都与我相同，好像咱们的心竟是连在一起的。 ”两人的手不知不觉的又紧握起来，那是两心相知的喜悦。

只听得云素素轻轻叹了口气往下说道：“ 我爹爹极是爱我，我做梦也想不到我要反对他。然而昨晚我就做了。我偷偷跑来打开了这两扇大门。我要

放上官天野出去。我也害怕他那股凶霸霸的神气，但我已打定主意，即算他有所误会，动手打我，我也决不还手打他。”陈玄机道：“妹子，你真好！”但觉普天之下，除了自己的母亲之外，再也没有像她这样正直无邪的女人。

云素素续道：“他初见我时，果然对我很凶，但却没有动手打我。他听了我的话后，忽然颤抖起来，说是料不到我会这样喜欢你。他说着这话的时候，起初带笑，接着就哭起来，跟着便骂我，问我知不知道你已经有了心上的人儿？”

陈玄机笑道：“这个误会刚才我已说得很清楚了。他还有些什么话？”云素素道：“我忍着委屈，忍着悲痛，让他骂了一顿，仍是好好的跟他说：你想要剑谱，我偷给你。你走了吧。我还告诉他你已经平安无事脱身了，他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意思，不如取了剑谱趁我爹爹没有回来，马上便走。哪料他又大发脾气。”

陈玄机笑道：“上官天野就是这个火爆的性儿不好。”云素素道：“他说剑谱本来是他们武当派的，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窃取？他说除非是他打赢了我的爹爹，要我爹爹心悦诚服的还他，否则我送，他也不要。要他偷走，那更誓死不为。除非是有朝一日，他凭着自己的功力打出去。他还冷笑道：‘你爹爹故意做出慷慨大方，好像是有意要成全我，我可不领他的情，这剑谱本来就是我的’。我可不明白他的意思。”

陈玄机听到此外，心中早已了然，笑道：“你看四壁所画的图式，是不是达摩剑式？”云素素道：“达摩剑法我只学了三成，看来我所学的招式这壁上都有，想必是了。还有这些练功的图式，我也只认得一指禅的功夫。嗯，我明白啦，我爹爹竟是将他毕生苦学的心得，都写在这上面啦，若能参透这壁上的武功，实胜于仅得一部达摩剑谱。敢情他将上官天野关在这里，就是有意让他学的。怪不得上官天野他、他不肯走。”说到此处，益增疑惑，因为上官天野毕竟还是走了。

陈玄机也道：“照上官天野的性格，他既然说过誓死不走，那就算山崩地裂，这石洞塌了，他也决计不肯出来。如今他却突然不见，这事情当真奇怪。”两人谈了一会，百思莫得其解，陈玄机闷闷不乐，云素素道：“他既然走了，咱们耽在这儿也是无益，不如回家去吧，你肚子也该饿啦。”

两人又回到那庭院之中，但见断砖碎石，败叶残枝，乱红混溷，飞絮沾泥，把一个景致清幽的庭院，竟变成了险风惨惨、荒芜杂乱的地方，陈玄机黯然说道：“借一把花锄给我。”云素素递过花锄，早知其意，裣衽说道：“劳烦你了。我换过衣裳再给你弄两样小菜。”

陈玄机掘开泥土，将石天铎草草掩埋，又把那些残枝败叶落花都扫作一堆，也一并葬了。想起石天铎一代武学大师，竟尔埋骨荒山，心中无限感慨。

抛下花锄，回头一望，只见云素素已换了一身新衣，倚在门边，忽地“噗嗤”笑道：“你呆呆的看着我干吗？难道还不认识我么？”陈玄机道：“你这身装束——呀，真美！”似是赞叹，语调之中却充满惶惑。

云素素道：“怎么？我这身衣裳是爹爹画了图样，教我裁剪的，听说是三十年前流行的装束。这双凤头镶珠的鞋子，听说现在也很少人穿了。”陈玄机讷讷说道：“我母亲也有这样的衣裳鞋子，她收拾箱笼时我曾经见过，我也从未见她穿过。”云素素怔了一怔，好久才说道：“既然是三十年前流行的服装，那么与你母亲的相同也并不出奇。”说是这样说了，其实她的心中亦自起了疑云。

云素素将饭菜端到书房，那两样小菜又是陈玄机平素爱吃的，陈玄机本来是要称赞她的，这时但觉心烦意乱，竟连“多谢”这两个字也忘记说了。

云素素道：“你想什么？”陈玄机茫然的抬起头来，涩声说道：“没什么。”云素素格格一笑，道：“我知道你想母亲，那一天你在睡梦中也叫她呢。你母亲真好福气，有你这样一个孝顺的儿子。”突然想起自己出走了的母亲，悲从中来，泣不成声。

陈玄机轻轻抚着她的头道：“我母亲她一定喜欢你。从今之后，我在这世界上有两个至亲至爱的人，一个是母亲，一个就是你。”云素素泪珠滚滚而下，又是欢喜，又是悲伤，羞涩笑道：“刚刚换过衣裳，又给泪痕沾污了。”陈玄机道，“是啊，谁叫你这么爱哭，谈些大家喜欢的话吧。”云素素道：“嗯，你那天说你家中的书房也像我家一样，可惜如今我家中的梅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了。不知几时我有福份到你家去看看。”

陈玄机心头一震，记得那一天在这书房中刚刚醒来的时候，还以为是自己的家，但那一天仅仅是心中疑惑而已，这次听云素素再度提起，不知怎的，心中竟自感到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祥之兆，越看越感到这书房里透着古怪，心头上好像有一层阴影，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云素素道：“咦，你好似害怕什么？”陈玄机忽地跳起来道：“在你的家中，我真是有点害怕，素素，你愿意跟我走么？”云素素抿嘴笑道：“我自然跟你。”陈玄机吁了口气，只觉云素素软绵绵的身躯已倒进他的怀中。

陈玄机正自陶醉，忽听得有一个极其冷峻声音说道：“放开我的女儿！”云素素这一惊非同小可，跳起来一看，只见她的父亲不知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就站在他们身前不到三尺之地，脸上冷冰冰的没有一点血色，他的右掌已在慢慢的举起。

云素素叫道：“你要杀他，就连我也杀了吧！”云舞阳那只手掌停在空中，过了半晌，又慢慢放下，叹口气道：“我还有什么心情杀人？素素，你叫他出去，我有话要和你说。”那语调丝毫不像父亲命令女儿，却像是央求一个朋友。云素素突然觉得在他父亲那张好像漠无表情的面上，透出了慈爱的光辉，不由得心中一酸，低声说道：“玄机，你就出去一会儿。”

书房中两父女面面相对，互相凝视，本来是最熟识的人，却蓦地有了陌生的感觉，过了片刻，两人眼光都越来越柔和了。云舞阳道：“我这一生中只有你是我最疼爱的人，我可以舍掉一切，舍不了你。”云素素道：“爹，我知道。”

云舞阳道：“你母亲走了，这十几年来我知道她的心里难受，其实我的心也何尝不难受。这个家我本来也不想要了，可是有一些话，如果我不对你说，我死了也不心安，说了之后，你认我是你父亲也好，不认我是你父亲也好，都由得你。”云素素抬起头道：“爹爹，你说吧。女儿也舍不得你。”

第七回　五老兴师

云舞阳深深的叹了口气，道：“ 这几天来你见到一些事情，听到一些事情，你的妈妈、陈玄机、上官天野，想必都在你面前说我。怪不得你这样怨恨爹爹。 ” 云素素道：“ 陈玄机可没有说你。 ” 云舞阳道：“ 我知道他们说我什么，种种是非，我都不想分辩。我当年曾谋夺你外祖父的剑谱又一直冷淡你的妈妈，这些都是事实，他们说我，我也丝毫不觉委屈。 ”

云素素心战手颤，掩面说道：“ 你为什么要冷淡妈妈。听说妈妈嫁你的时候，曾为你宁愿断了父女之情，给你偷来剑谱，难道她对你还不够好么？ ” 云舞阳道：“ 那是我对不起她，我娶她本来就是为了这本剑谱！ ”

云素素尖叫一声，退了两步，心中伤痛之极，想不到父亲直认不讳，他们说的竟然是真。只听得父亲又缓缓说道：“ 素素，你心地无邪，容不得别人做错半点。仅仅这些，你就害怕了吗？ ” 云素素道：“ 仅仅这些？你十几年来冷淡妈妈，难道这还是小事？ ”

云舞阳凄然一笑，说道：“ 我这一生做错了许多事情，他们说我的，有些是真有些是假，但即使全部是实，那也算不了什么。最最令我难过的，是我曾做过一件极大极大的事情，天下竟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十几年来，我一直为着这件事情悔恨！呀，素素，你可知道最最令人痛苦的是什么事情？那就是你犯了罪孽却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责备你，让你自己去受良心的磨折，这是天下最残忍的酷刑！你是我疼爱的女儿，我如今说给你听，宁愿受你责备，受你的唾弃。 ”

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云舞阳，此际竟是说得如此可怜，竟是像犯人面对法官一样，要求他女儿的责备，他苍白的脸上渐渐现出一片红晕，显见他的内心像一锅煮沸了的开水，十分激动，可是云素素心情比他还要激动，她始而惊奇，继而骇怕，终而怜悯，她用颤抖的然而又是坚定的声音说道：“ 爹，说出来吧，你做了天大的错事，素素总是你的女儿！ ”

云舞阳紧蹙的眉尖稍稍舒展，缓缓说道：“ 二十年前……咦，待我看看又是什么老朋友来了？ ” 云素素本想劝她的父亲说了再走，侧耳一听，异声四起，初听之时，尚远在门外，眨眼之间，就到了庭院，而且竟似有数人之多！云舞阳道：“ 素素，你在这书房里面不要出来。 ” 紧张的神色不亚于恶斗石天铎之时。

云素素从窗口望出去，只见院子里一排站着五个老者，三个是道士，其他两个俗家装束的一肥一瘦，外型像是乡绅和教学先生。云舞阳哈哈笑道：“ 武当五老，一齐光临，真令蓬荜生辉！ ”

云素素吃了一惊，这武当五老的名头她曾听父亲说过，武当派是当时武林的“ 大宗 ”，门徒最多，有道家弟子也有俗家弟子。这三个老道士便是武当山道家的长老，一个名唤智圆，乃是主持；一个名唤智弘，乃是监寺；一个名唤智广，乃是达摩院的首座。那个类似乡绅模样的老者名唤周桐，是武当北派的名宿；那个类似教学先生的名唤谷钟，是武当南派的名宿。这两个人天南地北，而今和武当山的三个老道聚集同来，显见极不寻常。

智圆长老首先说道：“ 无事不登三室殿，今日特来问你要人。 ” 云舞阳早已料到他说这话，若在一两日前，他见五老齐来，分明摆出恃众要挟的形势，定然发怒，如今经过这一场巨变，那争强要胜之心早已冷了，淡淡说道：

“要人，这个容易。请进里面待茶。”武当五老本以为有一场争执，想不到云舞阳一口应允。智弘道：“上官天野果然是在这儿。哼，哼，你将咱们的掌门弟子怎么样了？”周桐性子最急，不等智弘说完，就大声叫道：“既是容易，你就赶快送他出来，谁有功夫喝你的茶！”

云舞阳面色一沉，终于还是忍着不发，仰天打了一个哈哈，道：“五老既不放心，那么咱们就去，看看云某有否亏待你们的掌门弟子？”云素素隔窗叫道：“爹爹！”正待跳出，云舞阳柔声说道：“素素，这事情你不要管。爹爹答应，今日要为你大发慈悲，你放心吧。”说到最后一句，几个早已出了大门，奔上山坡了，那声音是用上乘的内功传过来的。云素素大急，赶忙追出，她还未转过山坡，云舞阳和武当五老已是到了那个石洞前面。

但见洞门倒塌，地上尽是木碎块，云舞阳吃了一惊，领头奔入，勃然怒道：“你们合力将我的洞门摧毁，还来问我要人？”智弘更怒，喝道：“你也是个成名人物，怎的如此撒赖？”周桐道：“你把咱们的掌门子弟收在那儿，是不是将他害了？”越说越怒，霍地一招“云锁苍山”就向云舞阳的琵琶骨抓去，云舞阳一声冷笑，反手一带，周桐觉得两腋风生，未及招架，已是被他带出山洞。云舞阳在洞口一站，朗声说道：“要打出外面来打，别毁了我的静室。”

智圆长者较涵养，说道：“咱们不是市井之徒，请两位暂且动手，待判明曲直之后，是非自有公论。”这话似乎两皆责备，实已是偏袒了周桐。云舞阳一肚子闷气，顾着身份，不便发作，心中暗道：“现成的事实摆在眼前，须不怕你们人多口众。”

智圆长老最后走出，向地上一瞧，说道：“居士说这洞门是我们毁的，居士固然是一代大师，咱们五个老朽也还略懂武学皮毛，这洞门一看就知是一人掌力所毁，不知是居士有心诬赖还是故作无知？”

云舞阳心中一凛，再留神看那地上的木头碎块，若是五个人联掌合力，则木头所受的压力从四面而来，理不应碎成一块块的形状。这道理云舞阳本该早就看出，只因他心中先入为主，兼之石天铎已死，他根本上没有想到世上还有像他这般功力足以震塌洞门的人，一时间无暇细思，话已出口，竟被智圆长老拿来当作反证。

云舞阳被智圆长者问住，只得说道：“是我看走了眼，那么上官天野早就跑了。”智弘长老嘿嘿冷笑，道：“这洞门明明是你自己震塌的，却赖到我们头上，是何居心？”智圆长老道：“他已认错，也就算了。咱们现在只是问他要人。”周桐也插口道：“你囚禁咱们的掌门子，又故意自毁洞门，哼，哼，你是不是意欲移祸江东，你到底将咱们的掌门弟子怎么样了？”武当五老一人一句，越说越厉害。

云舞阳怒道：“我若要杀上官天野，何须如此作为？试问我若要把他丢到山谷去喂狼，对你们矢口否认，你们又将奈我何？”这话说得颇为有理，云舞阳确是不必用如此笨拙的方法来自毁洞门，谋杀一个晚辈。

但五老均是如此心想：除了云舞阳之外，断没有第二个人有此功力。云舞阳又道：“你们也亲眼看见了？这静室之中，留有我潜研武学的毕生心血。我把上官天野关在此间，这一番苦心用意，你们难道还看不出来？”

智广冷笑道：“这都是你一人自说自话，谁知道你怎样对待上官天野？”谷钟也道：“是呀，你是不是将他关在这里，我们怎生知道？纵许你真的关他在此，你自毁洞门，更证实你对他不利。”智弘道：“除非你将上官天野

即找出来，否则谁相信你的鬼话。”
忽听到一个清脆的声音说道：“上官天野确曾关在此间。这洞门不是我爹爹所毁。”这两句话说得斩钉截铁，带着一股定然要人相信的神气。原来是云素素赶上来了。智弘道：“云大小姐，你是给令尊作证来了？”话意中实在暗含讥讽，云素素神态端庄，仍是一本正经的说道：“不错，我是给爹爹作证。因为我昨晚亲自见到上官天野，是我意欲放他逃，可是他不肯走。”转过头对云舞阳道：“爹爹，你不恼我吗？”
谷钟笑道：“云大小姐有这样的好心？”智弘道：“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了。”两人一吹一打，显然是当云素素有意偏袒父亲，对她的说话毫不相信。云舞阳这一气非同小可，但觉武当五老不信他的话犹自可恕，不信他女儿的话，那可是对他大大的侮辱，只听得他一声狂啸，砰的一掌扫去，将一块大石打得裂为八块，石屑纷飞！
武当五老一齐掠起，霎眼之间排成了一个圆阵，准备应敌。智圆长老道：“你强辞夺理，说不通了，就老羞成怒吗？”云舞阳仰天大笑，道：“我要说理，也得看对方是不是说理之人。你说我强辞夺理，好，我就强辞夺理！上官天野乃是后学晚辈，对我毫无礼貌，深夜擅闯山门，是我将他拿了杀了，你们去请武林公断吧！”
武当五老面面相觑，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智圆长老自命德高望重，平生讲究的是以理服人，云舞阳虽然自知“强辞夺理”，到底还沾了一个“理”字，于是咳了一声，缓缓说道：“上官天野若是无缘无故擅自闯进你家，那么你拿他杀了剐了，老朽决不敢为他出头，你窃占了武当派的剑谱，他身为掌门弟子，向你讨还，怎能说是无理？”
云舞阳面色一变，却转过头来对女儿说道：“年青人说的话也未必可靠，你以后得小心在意才是。我把上官天野当作一个人材，原来他也会骗我。”
上官天野曾对他说过，他奉了牟一粟的遗命而来，这剑谱之事从未向人提过；又说过他来贺兰山之前，曾留了一封信给智圆长老，要等了一年之后不闻消息，智圆长老才行开拆，现在武当五老几乎是接踵而来，而且一来就提剑谱，要不上官天野说谎，那就是智圆长老未到期先行偷拆了。云舞阳一口咬定上官天野骗他，实是有意说给女儿听的，含有借上官天野之事，劝她不要太过相信陈玄机，以免上当的意思。
智圆长老怔了一怔，道：“上官天野骗你什么？”那封信的确是他自行开拆的，原来他早已从别的方面隐隐风闻了云舞阳窃取牟家剑谱之事，一见上官天野留下信件，不别而行，早已料到几分，那封信是他知道上官天野出走的时候就立刻开折的。
云舞阳道：“上官天野骗了我，我也只好自认是瞎了眼睛，不须你来顾问，好，你既是提剑谱，咱们就说剑谱的事情。我是牟家的女婿，你是牟家的什么人？我岳父是前任的贵派掌门，但他所得的剑谱，却未必定要归贵派公有。武林中没有这个规矩！若说我岳父曾有遗命，剑谱不传子女而传后任掌门的话，那就请你将我岳父的遗命拿出来！”
又是一番“强辞夺理”！智圆长老面皮涨得通红，一时之间还真无话可驳，谷钟忽地向其他四老抛了一个眼色，站了出来，阴恻恻的冷笑道：“你岳父给你毒手害死，猝然暴毙，就算他想写遗命也写不出来！”此言一出，有如一个焦雷，直把云素素吓得魂飞魄散，心中想道：“爹爹说他做过一个令他一生后悔的天大错事，莫非就是这桩？但若他真的杀了外公，妈妈又怎

能与他相处了这许多年？恐怕不待如今，早已该出走了！”
　　这谷钟是牟独逸的大弟子，入门很早，年纪比牟一粟大十多岁，听说牟独逸逝世的时候，只有他和牟一粟随侍在侧，以他的身份，似乎还不至于血口喷人。云素素惶惑极了，茫然的看着他的父亲。
　　只见云舞阳面色沉暗，眉宇间隐隐透着杀气，蓦然仰天长笑，厉声说道：“云某在人眼中早已是罪大恶极，也不在乎多此一桩。哼，众口悠悠能铄骨，含沙射影杀曾参。武当五老，你们今日来此，声势汹汹，原来竟是问罪来的！我云舞阳一句也不分辩，划出道来，鼎镬刀锯，决不皱眉！”
　　云素素心中一动，听她父亲这话，还引用了“曾参杀人”的典故，分明是指谷钟有意栽诬，而且看他神情激愤如斯，绝不是心虚理亏的人所可假冒得来。云素素稍稍舒了口气，但一颗心仍是七上八落，实在不敢断定：外公究竟是不是父亲所杀？
　　谷钟冷笑道：“端的是：大恶大奸能弄假；说甚么：含沙射影杀曾参？恩师死状，我亲眼见来，我谷钟岂是说谎之人，难道还会诬毁你么？”
　　云舞阳昂首向天，意殊不屑，从牙缝中透出声音说道：“你说不说谎，只有你自己知道。我说过决不分辩，你罗唆什么？”蓦地剑眉一扬，嘿嘿冷笑道：“这大奸大恶之名，反正已坐实了。好，我今日就再干一桩；对不住你们五老，我可要将你们留下来啦！”
　　智弘大怒，暴起喝道：“云，云舞阳，你，你竟敢口出此言，要将我们五个人一齐留下？哼、哼！好大的口气，好大的本领，我倒要看看今日是谁埋骨荒山？”要知武当五老，乃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单是一人已不容人欺蔑，何况是五老齐来！云舞阳却将他们视同无物，要把他们一齐收拾，这教武当五老如何不气？智弘性子最躁，更是激愤之极，连说话的声音也变了。
　　眼见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谷钟忽地冷冷说道：“你要将我们留下，那是最好不过。我们忝为武当长老，却还未见过先祖所传的达摩剑法，正好趁此机会见识见识！即使我们五个老朽一齐毁在你的手上，那也是值得之至。好教天下英雄都知道本派的神奇武功！”这谷钟人称“阴间秀才”，阴沉多计，这说话其实是挤兑云舞阳，讥诮他偷了武当派的武功用来对付武当派的弟子，不论是胜是败，总是脸上无光。
　　云舞阳剑眉一扬，蓦地又是一阵狂笑，朗声说道：“你们硬说达摩剑法是你们武当派的，好，云某今日就不用宝剑，只凭这双肉掌，看能否将你们拾掇下来？”智弘怒不可抑，不待他话说完，已是呼的一掌扫出！
　　但听得笑声不绝，震得武当五老的耳鼓都嗡嗡作响，掌风人影之中，只见云舞阳出手如电，“砰”的一声，将智弘摔了一个筋斗，左手一抬，一招“玄鸟划沙”，拇指和食指，扣成一个缺口的环形，下按的方位正当谷钟的“金楼”、“玉阙”两处“隐穴”，何以叫做“隐穴”？这是因为这两处穴道所辖的经脉不在表皮，而是隐藏在体内骨髓之间，一般的点穴图谱压根儿就不载有这两处穴道，只有像云舞阳这样的内家高手，才能够把真力透过指尖，封闭隐穴，这两处隐穴一被封闭，最少也得落个半身不遂。
　　“玄鸟划沙”一招两用，云舞阳的另外三个手指，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则并拢一处，铁指如刀，所划的方位又正当谷钟的心口要害。智弘所受的那掌不过外伤，谷钟若然被这一招“玄鸟划沙”伤了，不死也得残废，想是云舞阳恨极谷钟，是以下此重手。
　　智广和周桐两人见状不好，大叫一声，双双抢进，这两人的功力远胜智

弘，双掌合成一个圆弧，劲风贯耳，劈力插腹，云舞阳叫道：“来得好！”“玄鸟划沙”的手法倏然一变，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分开一弹，正中智广臂弯的“曲池穴”，智广登时半身麻木，“登，登，登！”倒退三步，与此同时，云舞阳横肱一撞，又把周桐撞弯下了腰。这两招迅如电光石火，云舞阳的身形只是被他们稍为阻了一阻，一个进步连环奔雷掌，掌锋又沾到了谷钟的背心。

劲力将发未发，猛然间一股极为凌厉的掌凤从侧面袭来，云舞阳微微一凛，脚跟一旋，硬生生的将攻向谷钟的掌撤了回来，侧身一让，双掌一齐拍出，刚好接着了那股掌力，四掌相交，但听得声如郁雷，登时胶着。出手的正是武当五老中功力最高的智圆长老。

这相持不下的形势为时极短，但见云舞阳身形一长，一个阴手阳掌，掌心往外一登，大喝一声：“倒下！”突然间掌力有如洪波突发，智圆长老禁受不起，竟然踉踉跄跄的倒退几步，身形晃个不休，然而却也没有倒下。

云舞阳得意狂笑，心中想道：“料不到武当五老如此脓包，智圆长老亦不过仅接我三掌！”讥嘲的说话还未出口，只见智广智弘谷钟周桐又已站好了方位，从四个方向围拢合来。

云舞阳冷笑道：“驱群羊而斗猛虎，虽多何用？”哪料笑声未已，只觉身子周围都有一股无形潜力，一齐向当中挤来，云舞阳吃了一惊，但仍然并不怎么放在心上，随手一招“八方风雨”，双掌起落如环，将掌力也向四面八方反击出去，但听得掌风震荡，声如裂帛，那四个人都踏开了一步，而云舞阳却晃了几晃，这一招“八方风雨”竟被四人的联合掌力硬震回来！

云舞阳这才真的大惊，但在他心目之中，这四个人，不过仅有接他一掌的功力，即算联合起来，也还远不及他，哪知武当五老的掌法别有一功，只要有四个人连起手来，功力就马上增加一倍，四个人便等如八个人了。

说时迟，那时快，这四个人只是晃了一晃，立即又踏正方位，将掌力硬迫过来，云舞阳这回不敢再掉以轻心，双足站牢，以“抱元守一”的姿势，双掌合抱，徐徐推出，刚才他那一招“八方风雨”，攻势虽然凌厉，掌力却是向四面八方分散，而今他以守为攻，掌力凝聚，虽然还未能将武当四老震退，但武当四老却也不能再踏进半步！

正自相持不下，但见智圆长老眼燃怒火，面盖乌云，已是反转了身，一步一步的走来，云舞阳暗暗叫苦，吸了口气，双掌加了劲力，智圆长老切齿道：“云舞阳，俺这几根老骨头今日算交给你啦！”手臂一抬，掌心立即向云舞阳的头顶压下。

这一下形势大变，但听得掌风贯耳，隐隐挟有风雷之声，智弘智广这四个人也趁着这一击之威，同时发劲，云舞阳奋力抵挡，胸口几乎给掌力压得透不过气。虽然未至见败，却已给武当五老又踏进了一步。

原来武当五老这套掌法名为“五雷天心掌法”，五人合力施为，端的有雷霆万钧之势。云舞阳沉着应付，武当五老一掌接着一掌，掌掌越来越重，大约过了二三十招，武当五老已迫到了云舞阳跟前七尺之地。

云舞阳知道如此下去，终必被他们困死，突然目闪精光，骤施杀着，大喝一声，防身的左掌倏的攻出，掌劈指戳，攻向功力最弱的智弘，智弘吃了一惊，突然给他冲退了几步，云舞阳大喜，便待突围而出，忽觉脑后风生，智圆长老和周桐两双铁掌一齐袭到，要知旗鼓相当的高手拚斗，招招必须平衡，处处有备，然后才可以待敌的失误而制胜，而今云舞阳冒险抢攻，身后

便露了破绽，几乎给智圆长者的掌风震倒，幸而云舞阳变招得快，但又已给武当五老恢复了原状。

智圆长老低声说道，“首尾连坏，四方合击，无须贪进，便可制敌死命。”其他四老微微点首，周围的劲道果然收缩了许多，但守势却是大大增长，云舞阳的攻势不论向哪一方，都似被一堵铜墙挡住，连像刚才的那样突袭也不可能了。

再过了半枝香时刻，但见云舞阳额上沁出一颗颗黄豆般大的汗珠，头上也冒出了热腾腾的白气，云素素虽然造诣不深，却也知道这是内力损耗太甚，精气渐渐枯竭之象，不由得心中焦急，但见武当五老叱咤一声，同时发掌，又踏进了一步。

智圆长老猛发两掌，眼见云舞阳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那如履薄冰的戒惧之色渐渐放松，转为傲岸，再过数招，武当五老的包围圈越缩越小，迫到了云舞阳跟前三尺之地，智圆长老冷笑发话：“咱们武当派的剑谱虽然被窃，但你这位武功盖世的云舞阳可也不能将咱们这几副老骨留下！你而今总该服输了吧？嘿嘿，你虽然盛气凌人，要想赶尽杀绝，咱们武当五老可不是狂妄的穷凶极恶之徒。只要你心眼口服，向咱们各叩三个响头赔礼，再把剑谱交还，那么，上天亦有好生之德，咱们武当五老自当饶你小命一条。”

云舞阳听了这话，目光一闪，杀气暗藏，但见他不怒反笑：“你说我赶尽杀绝，穷凶极恶？哈，那倒是你提醒我了！”智圆长老被他的说话吓了一跳，还真害怕他有什杀手，把手一挥，五老运掌围攻，不露半点空隙，要教他纵有杀手，也施展不来。

不过数招，武当五老又踏进了一步，但听得砰的一声，云舞阳的肩头中了智广长老的一掌，云素素叫道：“爹，外公不是你杀的，你为什么不向他们辩解。”云素素其实也不知道这事是真是假，但他们父女相处了十多年，她从父亲的神情语气和态度，已确信了她父亲没有谋杀外公，要不然决不会如斯愤激。

云舞阳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仍然闭口不出一句。只听得又是“砰”的一声，这一回乃是被智圆长老打中，智圆的掌力自是比智广深厚得多，这一掌打下，但见云舞阳的背心衣裳，裂成片片，背上隐隐现出淡红的掌印。

云素素叫道：“爹爹，你的剑！”手按昆吾室剑，便想拔剑出鞘，掷给爹爹。云素素虽然也听到了云舞阳有言在先，但总觉得爹爹给他们用话激得舍剑不用，而且是以一敌五，这赌斗未免太不公平。

云舞阳傲然笑道：“素素，你几曾见爹爹说过的话不算数来？”就在这说话的时间，武当五老攻势猛发，掌风霍霍，一齐挤向中心。眼见得云舞阳已全无退步之地，忽听他一声怪啸，夺魄惊魂，云素素刚好面向着他，触着他的目光，不禁吓得全身颤抖，这目光和他昨晚杀石天铎之时的目光，完全一样。颤抖，这目光和他昨晚杀石天锋之时的目光，完全一样。

云素素叫道：“爹爹，不可！”叫声未毕，但见云舞阳突然蜷身抱膝，身形矮了半截，武当五老的铁掌全都打了个空，就在这刹那之间，只见云舞阳的身子旋风般的打了一个圈圈，双手十指齐扬，武当五老竟是莫名奇妙的全都朝天仆倒，连叫也未能叫出一声，脸上的肌肉痉挛变形，显得十分可怖！

云舞阳搓了一下手掌，淡淡说道：“云某不才，毕竟还是将五老的大驾留下来了。”武当五老喉头嘟嘟作响，似是穴道已被封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云素素看着害怕，叫道：“爹爹！”云舞阳道：“爹爹今日为你大发兹

悲，要不是你适才那么一叫，爹爹早已大开杀戒啦！”

原来云舞阳在贺兰山中潜研武学，在十八年的岁月里，不但学成了达摩剑法，而且练成了武林绝学的一指禅功，出手伤人，重则死亡，轻则残废，武当五老正在占尽上风的时候，被他突然以这种极厉害的武功反击，距离又近，纵想闪避亦来不及，是以一个个都被封闭了隐穴。

武当五老在地上挣扎了好一会儿，虽然都能够盘膝坐了起来，可是好几次运气冲关，胸口都好似塞着一根横木似的，气机受阻，连呼吸也难以畅舒，更不要说能自己解穴了。而且不运真气还可，一运真气，胸口就隐隐作痛，五老心中都自凉了半截，早知如此受辱，还不如当初任由他使用达摩剑法，纵然是死在他宝剑之下，却免得受终身残废的苦刑。

云舞阳的眼光挨次的从五老的脸上掠过，忽地冷冷一笑，摸出了一本剑谱，傲然说道：“为了一本剑谱，劳动贵派的掌门弟子和五位长老都驾临寒舍，云某实在过意不去，贵派既然如此稀罕这本剑谱，云某本不妨再做一个人情，将它送给你们，但武林中有些规矩，受谱即当传宗，受谱之人若非晚辈亲属就是衣钵弟子，我以牟家半子的身份学成了这套剑法，本来也该将牟家的剑法传之后人，可惜你们五者的辈份太高，我可不敢委屈你们做我的晚辈！”

云舞阳口口声声将牟独逸与武当派分了开来，只承认是牟家剑法，不承认是武当派的，确是一派“强辞夺理”，但武当五者都被封闭了穴道，口不能言，纵然心中气愤，却是无能反驳。

只听得云舞阳又冷笑道：“今日不是看在我女儿的份上，你们武当五老休想生还，为了一本剑谱，险些命丧荒山，真是何苦？倒不如我将它毁了，免得再有人步你们的后尘！”双手将那本剑谱一撕再撕，撕为四叠，合在掌中，轻轻一拍，手掌一摊，但见那本稀世之珍的达摩剑谱，碎成片片，随风飞舞，休说武当五老心中愤痛，连云素素对父亲此举亦感到大出意外，骇得叫出声来！

云舞阳却是哈哈大笑，合掌说道：“从今之后，只有我一人知道达摩剑法，你们若是心痛，害怕失传，可叫你们的掌门弟子上官天野前来，拜在我的门下，我不但传他达摩剑法，还要传他一指掸的功夫。可是那么一来，他就是我的衣钵弟子，你们贵派只好另选掌门人啦！”

第八回　双雄运掌

武林中改投别派本来不算什么，但那只是对一般身份的晚辈弟子而言，若是要收别派的掌门弟子为徒，那却是从所未有之事。云舞阳这番说话，不啻是对武当五老的莫大侮辱。

但见武当五老嘴唇抽搐，眼睛中好像就要喷出火来，神情比适才更可怕了，云素素转过了脸，忍不着又低声叫道：“爹爹！”云舞阳下侍女儿再说，便从怀中掏出一个小小的银瓶，瓶中有着三颗碧绿色的丹丸，正是云舞阳以前费了很大的情面请托，才从归藏大师那儿求来的少阳小还丹，本来共有六颗，前几天云素素一下子就给了陈玄机三颗，如今瓶中只剩下三颗了。

云舞阳将小还丹倾倒掌心，指甲轻轻一划，将每颗丹丸分为两半，三颗小还丹便分成了六片，云舞阳自己吞了一片，将其他五片交给了女儿，微晒说道：“每个老头儿给他一片，我下手不重，三天之后，便可恢复原来功力。”

云素紊先到智圆长老跟前，智圆长老胸口起伏，喉咙格格作响，眼睛也瞪得大大的，看那神情，实是不愿接受这半粒灵丹。要知武当五老是何等身份，他们若接受了云舞阳的恩惠，江湖上传将出去，不但武当派失尽面子，他们也永不能再向云舞阳寻仇。

云素素天真无邪，哪知道武林中有这许多避忌，只当武当五老顾着身份，不好意思，心中想道：“虽说我爹爹下手不重，但若然无此灵丹解救，终须残废；况且五老年迈体衰，说不定因此而死，那就更加重了爹爹的罪孽了！”如此一想，不顾智圆长老反应如何，举手一抬，轻轻一捏，智圆长老的嘴巴不由自己的张开，云素素便硬把那一片小还丹塞了进去，小还丹入口即化，云素素还怕他不肯咽下，又将他的头颅扶得微微后仰，摇了两摇，如此一来，智圆长老便是要吐也吐不出来了。云素素依法炮制，片刻之间，教武当五老都吞下了一片灵丹，云舞阳这个恩惠，他们是受定了！

云舞阳大笑道：“做得好，做得好！”但听得武当五老各自悠悠的叹了一口长气，面面相觑，那神情竟是如丧考妣，悲惨之极。云素素颇为纳罕，想道：“是了，想必他们被爹爹打败，故此羞愧悲伤。”轻轻说道：“爹爹，他们服了灵丹之后，应该静坐运功，咱们回家去吧，免得分了他们的心神。”

云舞阳哈哈一笑，道：“素素，你倒很会体贴人。”刚想和女儿回家，忽又听得山后传来了一阵叮叮叮叮的像铁杖触地之声，云舞阳笑道：“莫非又是一个不怕死的来向我索剑谱不成？”话声未毕，那个人已从山拗处转了出来，把云素素吓了一大跳！

但见那人发如乱草，面上蒙着一块黑巾，遮过耳后，只有一条半臂膊，左边自臂弯以下的半条臂膊似是被人削去，却削得甚不整齐，凸出一块尖尖的骨头，束以红绫，就像一柄包着的匕首，左腿也完全跛了，脚尖根本不能沾地，半条腿吊着离地三寸，只靠一条腿和一根铁拐支持着身体，这个形貌已是怪绝，身上的装束也特别不同，里面穿的是一件锦缎长袍，质料华美，上半身外面却罩着一件蓝布大褂，不但干干净净，而且色泽如新，却故意打上七八处补绽，缝上各种颜色的破布，不伦不类，令人一看就心里厌烦。

云舞阳怔了一怔，蓦然喝道：“来的可是自称半残神丐的独臂怪盗么？”云舞阳虽是隐居荒山，每几年下山一次，消息却并不闭塞，大约五六年前，他就听说陕北的黑道上出现了这么一个怪模怪样的独行大盗，专劫成名的镖师和官府的财物，从来不肯以真面目示人，自负极高，大约因为他的四肢有

一半残废，所以自称半残神丐，黑白两道中人都称他为独臂怪盗。云舞阳也曾动过念头想去会会这个怪人，终因不愿自露行藏而打消了好奇之念。

云舞阳一口将他的来历喝破，武当五老也吃了一惊，这个怪人却只是“嘿，嘿！”的笑了两声，却不承认，也不否认，云舞阳忍着气问道：“尊驾到此，意欲何为？”那怪人逼尖着嗓子说道：“我是强盗的祖宗，来问你这个小贼要孝敬来了。”云舞阳怒道：“甚么孝敬？”

那怪人阴恻恻的冷笑道：“你偷了牟独逸老儿的那本剑谱，已用了十八年啦，还不够么？快拿出来献给我。”此言一出，云舞阳也不禁大为吃惊，想他窃取岳父的剑谱之事，何等隐密，这个怪物却知道得清清楚楚，端的是令人难以思议！

云舞阳究竟是武学大师的身份，惊惧绝不形于神色，微微的怔了一怔，立即装作若无其事的哈哈笑道：“尊驾这副躯体，要了剑谱还有何用？尊驾既自号半残，似应有自知之明，哈哈，你难道还想用剑么？那除非是投胎转世，再度为人了！”要知达摩剑术乃是最上乘的剑术，复杂奥妙，无可比伦，似他这等缺了半边手脚的人，抡刀舞剑，只使两三个极简单的招式，或许还有可能，要练达摩剑术，那确是除非投胎转世了。

但云舞阳的话语也说得忒刻薄了些，云素素虽然讨厌这个怪物，听起来也不舒服，心道：“他断足残废，已是可怜，爹爹啊，你何必还拿他来讥诮？”一般残废之人，本来最忌人嘲他残废，这个怪人，却并不发怒，露在蒙面巾外的一双大眼，只是闪了一闪，淡淡说道：“我不能用剑，我的徒弟可并没有残废！这本剑谱，他本来要自行向你夺取，只是他等得了，我可没有耐心等这十年，所以我向你索取贼赃，只是拿过手去孝敬徒弟。”

这怪人的话越说越怪，还有一样奇怪的是：这怪人虽然弄尖了嗓音，但说了这么一大堆话，难免露出本来音色，听在云舞阳耳中，竟是似曾相识，但搜尽枯肠，却怎么样也想不起来。云舞阳双眸炯炯，踏上一步，迎着他的目光，朗声问道：“你的徒弟是谁？”那怪人道：“上官天野！”

这话更是怪到离谱，云素素因为对陈玄机的关系，对上官天野甚有好感，心中想道：“上官天野这等人才，岂肯跟你这怪物做徒弟。”她素性温柔，心中恼怒，未曾骂出；智圆长老刚刚恢复精神，却忍不着气破口骂道：“胡说八道！上官天野是武当派的掌门弟子，你这丑八怪敢动念收他为徒？”

那怪人冷笑道：“我虽然残废丑陋，可比你们这几个大言欺世的老头子强得多！上官天野服服贴贴，自愿拜我为师，你当是我没有徒弟，想抢你的掌门人么？”直把智圆长老气得眼睛翻白，几乎晕了过去！

云舞阳心中一动，蓦然喝道：“你来到此间，还不敢以本来面目与故人相见么？”身形一晃，猿臂轻舒，疾似飘风，一手就向他的蒙巾抓去。云舞阳何等武功，相距又不过仅数尺之地，按说无有不中之理，哪料这怪物虽然残废，身法却是古怪之极，只听得“叮”的一声，他的铁拐在地上一点，已向后倒跃了两三丈地，云舞阳竟是抓了个空，这一下连云素素也诧得叫出声来。

那怪人单足站定之后，冷冷说道：“云舞阳你想见我的本来面目，哈，我哪里还有本来面目见你？也罢，你既想见就由你见吧，只恐于你不便！”云舞阳，云素素，武当五者全都目不转瞬的注视着他，这怪人缓缓的将蒙面巾扯下，云舞阳心头扑通一跳，云素素掩了眼睛，武当五老也只觉不寒而栗。

这手足残废的乞丐相貌的奇丑，简直出乎任何人的意想之外，但见他脸

上伤痕遍布，纵横交错，就如十字路口的车轨一般！而且在武当五老与云素素的眼中，这副尊容虽然可怖，亦不过仅仅是丑怪而已，在云舞阳眼中，却另有更令他惊心动魄之处，他脸上的伤痕虽然纵横交错，但云舞阳是当今天下的第一剑客，却自看得出来，这些伤痕乃是顶着剑尖的一拖之势全部划成的，就像草书名家所写的字，虽然笔划复杂，却是一笔到底一般，试想人的脸皮本来就薄，一剑划过，划了这许多的伤痕，既不剜出骨头，又不伤及眼睛鼻子，这岂不是难以思议之事？云舞阳自忖：若然是自己出手，只许一剑就要将他伤成这个模样，只怕也未必能够！那么天下还有何人有如此高明的剑法？

那怪人冷笑道：“ 怎么样？不认识我了吗？ ”

云舞阳嗫嚅说道：“ 你是玉面丐侠毕凌风？ ”说话的声调似乎他自己也不大相信。

云素素本来掩着眼睛，听了这句禁不住松开双手，又偷瞧了一眼、虽然不若初见之时的惊悸，仍然吓得不敢再瞧，心中纳罕：“ 这个奇丑的怪物，却有这样俊美的绰号！ ”

毕凌风在二十年前的确是个相当英俊的男子，他的哥哥便是张士诚军中人称“ 僧、道、丐 ”三奇士之一的毕凌虚，（其他两人，“ 僧 ”是彭莹玉，“ 道 ”是七修道人。彭莹玉与石天铎、云舞阳又别称龙、虎、凤三杰。）僧。道、丐、龙、虎、凤，虽然并称，但彭莹玉的辈份和地位却比其他人高得多，朱元璋和张士诚都是他的弟子，毕凌虚仰慕他的武功，在军中相遇之后，坚要拜他为师，算是他的第三个弟子。

毕凌风的武功是他的哥哥亲授。间接也学到了彭和尚的一些奇妙内功，为了尊敬彭和尚，在江湖上便自称是彭莹玉的弟子。毕凌风生性不羁，不耐军中生活的拘束，便隐身在丐帮之中，做一个游戏风尘的侠丐。云舞阳与他的交情虽然不算深厚，由于他哥哥的关系，当年也曾以兄弟相称。在张士诚兵败覆亡的前一年起两人便没有见过面，算起来已有十九年了。

想不到现在重逢，毕凌风却变成了这个样子，云舞阳有两件事情感到极为奇怪，第一件是毕凌风的武功虽然还不算是顶儿尖儿的角色，但江胡上能胜过他的人已是寥寥无几，是谁能令他受如此巨创？却又并不把他杀死？第二件是：他虽然放荡不羁，当年对自己也颇为尊敬，何以如今却是如斯悔慢，竟敢叫自己做“ 小贼 ”，还敢向自己索剑谱？难道相貌变了，性情也跟着变不成？或是因为他知道了自己的隐秘，便胆敢前来要挟？

思念及此，云舞阳暗生怒气，冷冷说道：“ 你我十九年没有见面，你来见我，就是为的要剑谱么？ ”毕凌风用更冷峭的声音答道：“ 我新收了一个好徒弟，总得送他一件见面礼物，这剑谱本来又是应属他的，我不找你找谁？ ”

云舞阳拍了一下手掌，淡淡说道：“ 可惜你来迟了一步，这剑谱我早就撕得片片碎了。上官天野要学，叫他前来见我。 ”

毕凌风冷笑道：“ 上官天野就是因为不愿从你的手上学取武功，这才拜我为师。好，剑谱既毁了，我只有向你另要一件礼物送给我的徒弟啦！ ”铁拐蓦地一撑，身似离弦之箭，一个起落，便窜到了云素素的跟前，伸手抢她的宝剑，云素素吓得花容失色，叫不成声，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毕凌风的手指堪堪要沾到云素素的时候，云舞阳已是飞身跃起，如影随形，跟踪而至，人在半空，便一个劈空掌发出，大怒喝道：“ 毕凌风，你胆敢如此无礼！ ”

云舞阳这一掌凌空下击，势道威猛无伦，毕凌风铁拐点地，一个“细胸巧翻云”又倒纵出一丈开外，冷笑说道：“你这把昆吾宝剑也是偷来的，你是明偷，我是暗抢，彼此彼此，有甚么无礼可言！”

云素素惊魂方定，听了这话，不禁又怔着了。这怪人竟然知道她的剑名，还说这把宝剑是他父亲偷来的！他蓦然想起陈玄机与她初见面之时，也曾问过她这把宝剑是不是家传之物，莫非，莫非……莫非真个是偷来的？然而她在孩提的时候，便知道家中有这把宝剑，父亲也曾说过：这把宝剑将永远是他们云家的传家之宝！

随又想到：这把宝剑乃是稀世之珍，若然真个是偷来的，经过这么漫长的岁月，失主岂有不来追究之理？除非是父亲将他杀了！唔，莫非这就是父亲所说的——最大的罪孽？但立即又把自己这想法推翻：能有这把宝剑的人，定然不是寻常的人物，父亲若真的是干下了盗剑杀人的大罪，武林中早已掀起了轩然大波，剑主的朋友门人，也早就该来兴师问罪，何至于到今日方才爆发？

云素素的急欲释疑之心，盖过了她对那个怪人的恐惧，她回过身，看她的父亲怎样对付那个怪人，眼光一瞥，但见他父亲的神情也是非常怪异，好似突然被人点中了穴道似的，半条腿方跨出去，要追击那个怪人，却忽地停住，脸皮绷紧，眼光中隐隐透出杀气，但眼珠闪烁不定，又似心中尚自踌躇未决。

蓦听得云舞阳喝道：“毕凌风，你快点走，再迟一刻，我就管不住自己啦。”声音低沉颤抖，十只指头一伸一屈，骨节格格作响，真似就要动手杀人的光景，云素素大为惊恐，冷意直透心头，看父亲的神情，这把宝剑的来历只怕当真有点古怪，要不然他不会像受伤的野兽一样，敢情是那怪人的说话，就似猎人的弓箭一样，射伤了他！

那怪人却哈哈笑道：“云舞阳你想杀我，我若怕被你杀，也就不会来啦？你自以为得了达摩剑谱和杀了石天铎之后，便当真是武功天下第一了么？有彭和尚的弟子在此，只怕还未到你逞能！”

云舞阳道：“彭和尚若在，我让他三分，纵许你哥哥复生，我亦不惧，你是什么东西？”怒火一发，不可抑止，蓦然一记“手挥琵琶”，掌力中挟着一指掸的功夫，发了出去，毕凌风冷笑道：“你不用剑，我也不用兵器。”铁拐一掷，插在地上，手腕一翻，竟把掌心迎了上去，武当五老见识过一指禅的功夫，不胜诧异，心中都道：“难道这个怪人还有什么邪法，竟敢硬挡一指禅功！”

但见云舞阳面色微变，忽地“噫”了一声，伸出的中指倏地收了回来，化指为掌，迎了上去，双掌相交，眼看双方都是用了极强劲的力道，但相交之际，竟是无声无息，便如胶着了一般。武当五老都睁大眼睛，莫名其妙。

原来毕凌风练的是一种极怪异阴柔的掌力，云舞阳指尖所触，竟似软绵绵的一堆稀烂的软泥，非但毫无可以着力之处，而且毕凌风的掌心还发出一股旋转的吸力，竟似要硬把云舞阳的指头陷了进去。一指禅功的厉害，在于能封闭敌人的“隐穴”，一被吸着，这功力就无从发挥，以指敌掌，当然吃亏，所以要化掌应付。毕凌风喝道，“双掌齐来，”云舞阳“哼”了一声，意殊不屑，仍是单掌迎了上去。

过了片刻，但见云舞阳额上微微淌汗，忽地喝道，“我静室的门原来果然是你这厮毁的！”毕凌风笑道：“我早说过，你要不信，有什么办法？若

非我摧毁你的洞门，怎能带走上官天野？”云素素这一来不能不相信了，但觉上官天野之肯跟他出走，而且听这怪人所说，居然还肯拜他为师，当真是离奇古怪，不可思议之事！

武当五老虽然不懂得这怪人的掌力奇妙，但见这样子，也知道是云舞阳吃了亏，心中都是又惊又喜，他们虽然恨不得借这怪人之手，报那一箭之仇，但想到这怪人居然要迫他们的掌门弟子为徒，又都禁不住心中之愤。

按说云舞阳的内功本来胜过毕凌风，但他与武当五老已恶斗了半天，被“五雷天心掌法”消耗了不少真力，要不是有那颗小还丹，早已不易支持。再过片刻，云舞阳额上的汗珠越滴越粗，毕凌风冷笑道：“双掌齐来！”云舞阳本不愿意用双掌对付一个残废的人，转念一想，自己恶斗连场，真力大耗，用双掌也不算占他便宜，于是剑盾一扬，冷冷说道：“那可是你自己要的。”毕凌风道：“尽管使来，虽死无怨！”

云舞阳双掌一合，掌力足可开碑裂石，一股极威猛的力道直迫过去，毕凌风单足牢牢钉在地上，身躯却似小舟退浪一样，前后左右，摇摆不停，云素素觉得这个怪人虽是令人憎厌，但半身残废，却也可怜，正想叫爹爹饶他，忽见爹爹面色有异，仔细一瞧，额上的汗珠全都收了，一条条的青筋却豁露出来。

云素素虽然看出有点不妙，却还不知道她的爹爹已到了危险的边缘，那怪人的掌力怪异之极，云舞阳那么猛的力道，碰上去也如投石水中一样，被消解于无形之中，这还不止，从那怪人的掌心中，还隐隐透出一股阴冷之气，沁入云舞阳的皮肤，直攻心肺。云舞阳运了一口真气，护持心头，但仍不能完全抑止那股冷气的上升之势。

毕凌风得意之极，哈哈一笑，嘴角抽搐，相貌越见诡秘骇人，一笑之后，冷冷说道：“若想活命，宝剑拿来！”云素素手捧昆吾宝剑，走上两步，颤声说道：“爹爹，就给了他吧！”但见云舞阳眼光一瞥，爱怜之中含着责备，不用说话，云素素已知道他父亲的意思，心中虽是不愿父亲和那怪人死拼，也不得不退过一边。

只听得云舞阳一声低叱，双掌向内一收，接着又缓缓推出，尹背上额角上一条条的青筋越发豁露，那神气就似推挽着千万斤重物一般。云素素知道父亲已把内家真力全运到掌心之上，端的非同小可，但见毕凌虚身躯又晃了几晃，脸上那诡秘的笑容倏的完全收敛，但单足仍是牢牢的钉在地上。

过了好一会子，只见毕凌风也像云舞阳刚才一样，汗出如雨，而云舞阳的脸上却笼罩着一层淡淡的紫气，武当五老仍是盘膝坐在地上运功，但显然是被这剧斗分了心神，个个侧目斜睨，露出惊骇的神色。

原来这时云、毕二人已到了生死待决的地步，云舞阳的内家元阳之气凝聚指尖，一股热力也是从指尖上传了过去，一方面抗拒毕凌风掌心所发的那股阴冷之气，一方面冲击毕凌风体内的七处隐穴，毕凌风的功夫虽然是彭和尚这派的正宗玄功，却是得自哥哥毕凌虚的间接传授，尚未得窥“玄功要诀”的秘奥，按说不是云舞阳之敌，但云舞阳昨晚恶斗了石天铎，今朝又和武当五老苦战一场，损耗过甚，比对之下，却是毕凌风占了上风。

再过一会，笼罩在云舞阳脸上的紫气越来越浓，一颗颗黄豆般大的汗珠又迸了出来，眼神也渐渐显得有点呆滞了，毕凌风一声怪啸，单掌往外缓缓推出，云舞阳合双掌之力，竟自抗拒不住，手臂渐向后弯，忽地里武当五老中的谷钟一跃而起，厉声叫道：“原来害死我恩师的却是你这个怪物！”

此言一出，石破天惊，不但云素素如坠五里雾中，云舞阳也是大出意外，心中想道：“毕凌风今日的行为乖谬，以前却有丐侠之名，他与我的岳父风马牛不相及，何以却要害死我的岳父？谷钟刚才还一口咬定是我，何以现在却突然知道真凶？”

原来牟独逸死得很隐秘，那时谷钟尚随侍在侧，一日深夜，似闻得师父和人格斗之声，到他赶去看时，来人早已走掉，师父也已不能言语，脸上笼罩着一层紫气，就像云舞阳此刻一般。

说时迟，那时快，武当五老一齐出手，围成了一个圆圈，十只手掌同时向中心齐迫，武当五老虽然功力未曾恢复，但五雷天心掌乃是最刚猛的掌法，十掌齐推，仍是非同小可，隐隐挟有风雷之声。

毕凌风一声大叫，单足在地上打了一个盘旋，陡然间一个筋斗翻了起来，人在半空，便是一个“蹬脚”打出，脚踢智弘胁下的“白海穴”，右手阴掌拍向智广的太阳穴，左手虽然残废，也派用场。

原来他的左臂虽然在臂弯之下已被削断，但凸出一块骨头，包以红绫，束以铁皮，却像一把未出鞘的匕首，这把“匕首”就插向智圆长老胸口的“璇玑穴”，人在半空，手足残废，居然在同一时间连袭三大高手，招数端的是怪异无伦，这时武当五老的“五雷天心掌”的威力亦已发出，但见人影飞腾，惊飘急卷，云舞阳双臂一屈，左右开弓，横肱一撞，智弘智广二人心头一凛，还未弄清楚是什么事情，已被他撞出一丈开外，但觉好似人被轻轻提起又轻轻放下一般，身上毫无伤损，这才明白云舞阳是用极上乘的“巧打”功夫，将自己送出了险境，逃开了毕凌风那两记毒辣无比的杀手。

两边动作都迅似电光石火，就在这一刹那，毕凌风左臂的尖骨已插到了智圆的胸口，智圆的双掌还未来得及收回，云舞阳的一指禅功亦已发出，但听得“嗤”的一声，束在毕凌风左臂的铁皮和红绫竟被云舞阳一指划开，臂上出现一条龙形的纹身花纹，云舞阳怔了一怔，好似突然之间见到了什么怪异的事物，神智未清，一股阴冷之气已直袭心头，云舞阳再也支撑不住，一跤摔倒，但听到“砰”的一声，毕凌风那枯瘦的身躯飞出三丈开外，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飘下山坡，“嘿嘿”的两声冷笑，头也不回，霎眼之间，已走得无踪无影。

原来云舞阳与武当五老都因为受伤在先，凭云舞阳的一指禅功或自凭武当五老的“五雷天心掌”都不足克制他，两方联手合斗，这才将他击倒，毕凌风就是在着了云舞阳一指后，再被五老的掌力震飞的。

云素素惊魂方定，只听智圆长老沉声说道：“赠丹之恩已报，咱们后会有期。”云舞阳目送五老下山，不发一言，脸色阴暗，好似正在沉思一件疑难莫决的事情。云素素道：“爹爹，你怎么啦？”云舞阳缓缓说道：“你外公是这怪人杀的。”顿了一顿又道：“毕凌风被断臂，削膝，毁容，这都是你外公干的。”

云素素打了一个寒噤，她虽然从来没有见过外公，但从母亲口中所得的印象，外公乃是一个刚毅而又慈祥的一代大侠，他和这怪人有什大仇，怎的会干下这等狠忍之事？

云舞阳续道：“毕凌凤号称玉面丐侠，却被你外公弄成这等奇丑无比的怪人，当时必定是悲愤之极，所以才用阴毒的掌力报复。他臂上的那条飞龙花纹，就是你外公的标记。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天下除你的外公，再没有旁人有那等精妙的剑法。只是他二人一向没有来往，怎的平空弄出这场惨祸。

真真叫我猜想不透！”

云素素心颤手震，“呛啷”一声，那柄昆吾宝剑跌落地上，她过了十八年平静无波的生活，想不到这几日来却遇到了一连串怪异的事情，一件比一件令人惊心动魄！此刻宝剑触地之声又令她心中一跳，陈玄机初见这把剑时的惶惑神情，那怪人奇特的言语，又一次的在她心头浮起，然而比起其他的怪异的事情，这把宝剑之谜却又似乎并不怎么重要了。

但她爹爹的一句说话又把她的心弦拉得绷紧起来，她爹爹指着那把宝剑缓缓说道：“素素，你可记得今早我对你所说我曾干过一件毕生难忘的罪孽？”云素素低声说道：“记得。”云舞阳道：“这件罪孽就是因这把宝剑而起，嗯，毕凌风把我的罪名还是说得太轻，他说我这把宝剑乃是偷来的，其实比偷来的还可怕得多，我，我，我，我杀了这把宝剑的主人，她、她、她，……她是我一生中对我最好的人！”

云素素尖叫一声，但见她父亲的额角上又沁出子汗珠，满脸痛苦的神色，简直超过与那怪人搏斗之时！云素素心中既是骇惧，又是怜悯，轻轻说道：“爹爹，你就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吧，免得留在心中磨折自己。”

云舞阳道：“不错，我，我是要向你说……”声音嘶哑，越说越见微弱，云素素掏出一方手绢，替她爹爹试汗，但觉那汗珠冰冷，触手生凉，云素素心头震撼，云舞阳叹了一口气道：“这故事太长，只怕我说不完了。”

云素素道：“爹，你歇一会儿，你静坐运功，我替你防护。”云舞阳道：“不，你替我将九天琼花回阳酒拿来！我闷在心中二十年，早就想说，不愿再等三天三夜了。”云素素听她爹爹这么一说，这才知道她爹爹所受的伤，竟比她意想的还要严重，虽然有那少阳小还丹，还是支持不住，若要静坐运功，非得三日三夜不能恢复，所以才要借助九天琼花回阳酒之力。

云素素道：“我去了，你一个人在这儿，我，我放心不下。”云舞阳道：“不妨，你快去快回，拿到石室之中给我。不会再有第二个毕凌风了。”云素素只得听她爹爹的吩咐，跑回家中。一路上心头惶惑不已，但觉周围之物都充满了神秘，连自己的父亲，连这把随身的宝剑，都变成了一个个令人不敢猜测的谜团。

回到家中，但见庭院里残枝败叶，一抔黄土，一片荒芜，云素素忽地想起了陈玄机来，刚才一连串突发的风波，先是武当五老，后是那个怪人，令她心中无片刻闲暇，而今风波暂息，第一个令她想起的当然是自己曾把心身交托给他的人，然而陈玄机到哪儿去了呢？云素素一连叫了几声，空庭寂寞，只有自己的回声，陈玄机竟然不知到哪儿去了！

陈玄机到哪里去了呢？云素素竭力镇静下来，回思前事，想起那是爹爹要和她单独说话之时，她表示叫他回避的，难道他因此恼怪了自己？想起自己与陈玄机虽然相识之日无多，但却是彼此相知，心心相印，纵许他与爹爹有仇，也断断不会恼怪自己。那么，他为什么不留在家中等她，若说他贪看热闹，爹爹偕武当五老到石室中去看上官天野，其后又在山前比武，这样难逢的场面，又为什么始终不见他出现？

陡然间云素素想起了陈玄机临走之时那种奇异震恐的眼光，一踏入书房之时那心神怔忡失魂落魄的模样，不由得心中震凛。自己住了十八年的房子里，这时空荡荡冷清清的有如鬼域，母亲走了，爹爹留在石室之中，他伤好之后未必肯再回家中了，现在陈玄机也不见了。云素素只感到一阵阵寂寞之感袭来，与自己至亲至近的人竟然都像谜一般的难以索解！即是说陈玄机吧，

虽然她觉得彼此心灵相通，但陈玄机那种奇异的神情，她仍是莫名所以，再说对他的身世来历，她又何尝明白？谜，谜，一切都是难解之谜！

云素素取了父亲出门之时常常用来盛酒的红漆大葫芦，倒满了一葫芦的九天琼花回阳酒，不由自己的又想起她为陈玄机疗伤，诱他喝酒，殷勤服侍他的情景，心头一阵酸楚，急忙捧起葫芦，匆匆离开家门，赶往石室。

夕阳西落，石室中光线黯淡，云素素叫了一声“ 爹爹 ”，不见回答，心中又是一惊，直到摸入石室，在最后一进发现父亲面壁而坐，正在运功，这才放下了心，云素素捧着葫芦，随侍在侧，过了好一会，只见父亲缓缓抬起了头，伸手向自己一指，云素素急忙将葫芦递过，云舞阳喝了一口酒后，喉头咯咯作响，又过了一会，发出低微带着震抖的声音说道：“ 素素，你坐下来，听你爹爹的仟悔！ ”

云素素但觉不寒而栗，她渴望知道父亲的秘密。父亲干下了什么罪孽啊，令他心灵如此不安？云素素正在竭力镇定心神，忽听到远远的林子里隐隐飘来少女的歌声，“ 天上的月亮赶太阳，地下的姑娘赶情郎。太阳东升月西沉，月殿嫦娥徒悲伤…… ”歌声时歇时作，还依稀听得歌声中杂着那少女呼唤着“ 玄机 ”的名字！

这是谁，是谁对陈玄机那等深情？是上官天野所说的那个少女吗？忽听得爹爹沉声说道：“ 素素，你想什么？靠近一些，你听我说，你害怕吗？哦，我害怕呀！ ”云舞阳开始说他二十年这是谁，是谁对陈玄机那等深情？是上官天野所说的那个少女吗？忽听得爹爹沉声说道：“ 素素，你想什么？靠近一些，你听我说，你害怕吗？哦，我害怕呀！ ”云舞阳开始说他二十年前所干的那桩罪孽。那时夕阳已经落山，石室里一片漆黑！

第九回　血酬知己

陈玄机到哪里去了？他也正像云素素一样，在这短短的几个时辰，接连遇到了许多意外之事。

他昨晚夜入云家，拚着身冒奇险，无非是想见一见心目中人，果然天从人愿，意中人不但见了，而且芳心相许，蜜意缠绵，不料云舞阳却突然回来，父女相逢，隐情待诉，云素素示意叫他回避，令得他心中甚是不安，思潮纷起：云舞阳愿意将女儿给他吗，自己受了师友重托要行刺云舞阳，纵许云素素对自己倾心，翁婿之间又怎能相处？再说父女之情终究难忘，云舞阳只有这个女儿，若然自己不顾一切将云素素带走，这岂不是将他们父女之情离间，怎能保得住云紊素他日像她母亲一样埋怨起自己的丈夫？

陈玄机的性格正好与上官天野相反，上官天野爱恨趋于极端，可以不顾一切；陈玄机则冷静得多，正唯他对云素素爱得太深，所以也为她想得周密，想到令她父女生分之后，云素素这一生是否能够始终幸福欢愉，心中殊无把握，尤其想到她母亲那副幽怨的神情，更是不由自己的打了一个寒噤，心道：“ 若然素素他日有半句怨言，我这一生就愧悔不尽。 ”然而若教他就此舍弃素素，那更是不能想像之事。

陈玄机渴望云素素早点出来，但他们两父女的话却好像谈之不尽，其实也没有等得多久，但一分一刻，在陈玄机都感觉得像一月一年，他轻轻的开了角门，走出院子，心中想道：“ 好，我就像一个待决的囚徒，等待素素的宣判吧。 ”他只道云舞阳是和他女儿谈论对他的婚事，哪知云舞阳却是向女儿仟悔他平生的罪孽。

正自焦燥不安，忽听得林子里隐约传来一声尖叫，“ 这是上官天野！他遇到了什么奇险？ ”陈玄机无暇思索，上官天野曾冒了性命之险要来救他，他听到上官天野的叫声，又怎能踌躇不去？

他追入了密林之中。只听得铁杖触地的叮叮之声，声音就在前面，然而任他展开八步赶蝉的轻功，却总是追之不上！过了一会，前面又传来了一声尖叫，这回听得更清楚了，绝对是上官天野的声音，而且声音中充满骇惧。天不怕地不怕的上官天野居然会发出这种骇惧的声音，真真令人难以相信！然而这却实实在在是上官天野的声音！

陈玄机稍为一慢，那叮叮之声渐远渐隐，是什么方向也分辨不出了。就在这个时间，林子里传来少女的歌声：“ 天上的月亮赶太阳，地下的姑娘赶情郎：…… ’这是萧韵兰的歌声。陈玄机急忙向歌声相反的方向逃跑，跑了一会，歌声也听不见了。陈玄机一夜没睡，屡遇奇险，这时疲倦不堪，倚在一棵树上稍歇，忽然听得离身几丈之外有谈话的声音！

只听得一阵极其刺耳的笑声，震得耳鼓嗡嗡作响，笑声过后。接着说道：“ 上官天野，你给我这老怪物吓着了吧？ ”陈玄机在大树后面偷瞧出去，这一瞧直吓得毛骨惊然，但见一个相貌勺丑的怪人，脸上伤痕纵横交错，而且只有一条手臂，左足又跛，正以铁杖大地，向着上官天野说话。

陈玄机用了最大的定力才镇得住心神，心中想道：“ 怪不得上官天野刚才骇叫出声。他怎的落在这个怪物手中？ ”正待掏出暗器，只听得上官天野说道，“ 多谢老前辈救我出来，只是，只是—— ”陈玄机怔了一怔，料不到这老怪物竟是救上官天野的恩人，伸入暗器囊中的手又缩了出来。

这老怪物正是毕凌风，上官天野在石室之中瞧不清他的面貌，出了石洞

之后，在晨光曦微之中骤然见着这副奇丑的颜容，确是心中惊悸，但说也奇怪，相对稍久，反而觉得在毕凌风奇丑无比的脸上，隐隐露出一种令人感到温暖的慈祥，上官天野双亲早丧，自小便是孤儿，长大之后，苦恋萧韵兰，却又遭她冷淡，但觉一生之中，从无一人像这个“怪物”一样的关心他，救了他还怕吓坏了他。

毕凌风微微一笑，脸上肌肉牵搐，在陈玄机瞧来，更显得狰狞可怖，上官天野却迎着他的目光，并不避开。毕凌风一笑说道：“只是，只是，什么？”上官天野道：“晚辈曾在心中自誓，若非凭着本身之力，决不出那石洞。”毕凌风道：“如此说来，那你倒是怪我救你出来了。”上官天野道：“不敢。但晚辈确是想待自己练成本领之后，才与那姓云的老匹夫算帐，报那夺谱辱身之仇。”

毕凌风道：“大丈夫不愿因人成事，你这副硬脾气正合我这老怪物的心意。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纵许你在石室之中练成本领，那还是沾了云舞阳的恩惠？”

上官天野睁眼说道：“怎么？”毕凌风道：“我知道你的心意，云舞阳若收你为徒，那你定然不愿。他将你关在石室之中，墙壁上刻有达摩剑谱，在你的心意，以为这剑谱原是你派之物，只要不是云舞阳亲授，那你学了也是心安理得，是么？”上官天野点了点头，毕凌风道：“云舞阳为什么要将你关在石室之中，那还不是有意要成全你！”

这本来是极易明白的道理，但上官天野素无机心，而又一意要练成本领自己复仇，一时之间，竟然没有想起，顿时神沮气丧，毕凌风道：“何况你要练成本领，最少也得十年，云舞阳若是早死了呢，没人送食物给你，那你也不出石洞吗？你真像一个倔强的孩子，一时兴起，就不再想及其他。不过我还是喜欢你这个倔强的孩子。你要亲自报仇，那也不难，我管保你三年之内，便可练成绝技！”上官天野道：“不，我不能拜你为师！”毕凌风哈哈笑道，“我岂会勉强你拜我为师！”

上官天野道：“待我回到武当山禀明本派长老之后，他日若还有缘相遇，那时再请你老指点武功。”须知在武林中的规矩，改投明师，那是一件大事。但若只是以私人情谊，传授几手武功，其间并无师徒名份的，那就不算违反门规。不过上官天野乃是掌门弟子，所以纵许只是私人之间的切磋，也得禀明长老。

毕凌风笑道：“你要禀明长老，何必要回武当山去？贵派的五个老头几一直就在你的身后，你不知道么？”上官天野愕然回顾，道：“什么？五位师伯师叔都来了么？”毕凌风道：“你前脚下山，他们后脚就跟着出门。现在只怕正在山前跟云舞阳要人了呢，你要见他们么？”毕凌风所料不差，这时武当五老正在以“五雷天心掌法”合战云舞阳，上官天野侧耳细听，还隐约可以听到五雷天心掌独具的风雷之声。

上官天野一片茫然，十分不解，喃喃说道：“他们怎知道我是到贺兰山来找云舞阳？为什么不与我说明却暗暗跟在我的后面？”要知他受了师父牟一粟的临终遗命，向云舞阳索回剑谱，这事情极为隐秘，他从未向任何人露过半点风声，只在下山之前留下一封密信，请智圆长老在一年之后才开拆的。这也是牟一粟临终时的吩咐，用意在于顾全亲戚的情谊，若然云舞阳善罢干休，交回剑谱，那么上官天野在一年之内必定能回到武当山，那封密信也就可原封取回焚毁，这样便连武当五老也不知道此段情由，免得与云舞阳留下

芥蒂。若然一年之后不回，那就是上官天野遇了意外，那时智圆长老拆阅留书，自会替他报仇。

可是他们现在就赶来，不由得上官天野心中大为疑惑，毕凌风双睛炯炯，迫视着上官天野道：“ 智圆长老对你如何？ ”上官天野道，“ 爱护我有如子侄。 ”毕凌风冷冷一笑道：“ 只怕是爱护那本达摩剑谱吧？ ”随手取出一封书信，道，“ 你瞧这个，智圆长老正要招集他在外云游的八个得意弟子回山呢。 ”

那封信是写给其中一个弟子的，叫他就近通知其他两人，说明上官天野已去索剑谱之事，叫他们急速回山，果然是智圆长老的笔迹，看来除了这封信之外、定然还有写给其他弟子的相同的书信。上官天野所留下的那封密信，早已被智圆长老拆阅了。

上官天野呆了一阵，道：“ 智圆师伯这是什么意思？ ”要知上官天野虽属晚辈，但究是掌门人的身份，在约期之前偷拆掌门人的密信，那就是对掌门人的羞辱。毕凌风叹了口气道：“ 私心自用，贤如武当五者亦自不免，岂不可叹？ ”上官天野叫道：“ 老前辈此言何来广毕凌风道：“ 你当我是诋毁你的师伯师叔么？我问你，你知不知道你师父牟一粟是怎么死的？ ”

上官天野愕然说道：“ 我师父可是寿终正寝的啊。 ”毕凌风道：“ 不错，你师父是病死的，但他不过五十之年，便溘然早逝，那不是很可惜么？ ”上官天野听他话中有话，愤然说道：“ 请前辈明言，我师父是否死得不明不白？ ”毕凌风道，“ 那倒不是，但俗语云：优能伤人，自你师祖死后，十多年来，他外忧强敌，内又见迫于同门，忧郁交煎，早死亦不足怪了。 ”上官天野叫道：“ 什么外敌内忧，请老前辈说个明白。 ”

毕凌风道：“ 其实你师父所忧虑的强敌，早已死了，只留下一个外孙，不足为虑，这事以后再说，你师父的忧焦至病，据我看来，倒有一半是你那五位师伯师叔迫出来的。 ”上官天野惊愕之极，道：“ 师伯师叔为何要迫我的师父？ ”

毕凌风道：“ 你师祖得了达摩剑谱，其事甚秘，但智圆长老却不知从哪里得到了风声，他本意以为你师祖必然会传给他的，这剑谱给云舞阳盗走，他却并不知道，你师祖死后，他只当是你师父独得传授，所以屡次前来，要迫你师父交出剑谱，公诸同门，你师父一来是碍于妹子的情份，二来也忌惮云舞阳，不便把内情说出来，你那几位师伯师叔此去彼来，不但用说话迫他，还要试他武功，你师父涵养算好的了。若果是你，我看你更受不了。 ”

上官天野一想，自入师门，果然是每年都有师伯师叔轮流而来，而每次去后，师父总是郁郁不乐的经常达十天半月之久，不由得对毕凌凤的话信了几分。

毕凌风又道：“ 智圆长老迫他，其中还另有私心。武当一派，素来有道家俗家之分，在你师祖之前，一向是道家弟子掌门，你师祖文武兼资，以俗家弟子接任掌门，那些牛鼻臭道士不敢闲话，传到了你的师父，他们可就不大服了。所以这次智圆长老拆了你的密信，就急急要招他在外云游的八个弟子回来，用意就是待取回剑谱之后，叫你和他的八个弟子一齐练剑，武当最重剑法，哈哈，待到他的弟子练成，总有一人会胜于你。那时，他可就要以长老的身份说是传位应该传贤，你掌门人的地位可就要废了哪！以后武当的掌门，也就总得由道士来做了。 ”

上官天野心头大愤，但仍是半信半疑，毕凌风道：“ 你以为我是以小人

之心度君子之腹么？哈，哈，不瞒你说，我与这剑谱也有一段渊源。你师父死后，我料他必有遗命，是以暗暗跟踪你到武当山上，我本想盗你留下的那封密信，没有到手，却把智圆长老送出去的信盗了一封。还偷听了他和四位师弟的说话。这事情我已说得一清二楚，信与不信，那就全在你了。”

上官天野最恨人不够光明磊落，听了这话，大声叫道：“我才不希罕这武当掌门！”恨恨的将智圆长老那封信撕成片片！

毕凌风道：“好，有志气，那么，那部达摩剑谱呢？”上官天野道：“那剑谱虽然是我师祖之物，究竟应属武当派所有，我既不做武当派的掌门，这剑谱也不希罕他了！”毕凌风忽地冷冷说道：“那剑谱其实也不是你师祖的！”

上官天野道；“怎么？师父临终之际，对我说得明明白白，那达摩剑谱乃是师祖在一个石窟之中寻获的，难道也是假的吗？”毕凌风道：“有一半真，有一半假。”上官天野拜师之时，他师祖早已逝世，但他听长老所言，深信师祖乃是一代大侠，对他景仰之极，此话若是出于别人口中，他定然不肯放过。出在毕凌风口中，可教他怔着了。

毕凌风看了上官天野一眼，道：“难道你不肯相信，若非我曾亲见，我也不信牟独逸会为了这本剑谱，与和他齐名的一位当代大侠，舍死忘生的斗了一天一夜。”上官天野道：“请道其详。”

毕凌风沉吟半晌，道：“这事过于离奇，我老头子有个脾气，非有确切凭证，就宁可留住不说。不过要找凭证，那也并不很难，那剑谱确是封在一个古窟之中，所以我说你师祖的话，一半是真。但那却是另一位世外高人临死之时，郑重付托给与你师祖齐名的一位大侠的。那日恰巧两人都到了那个古窟，你师祖与那人斗了一天一夜，抢了剑谱，但他也给那人宝剑所伤，你师祖发了狠，就想连他那把宝剑也抢了，那人与你师祖齐名，虽然被你师祖用太清玄功所败，宝剑可并没有给他抢去。只是剑上的两件玉环，却被你师祖扯断了。现在这两件玉环，就在我的手中，那柄宝剑，却在云舞阳手上，待我去找云舞阳，将那把宝剑抢回，让你看看那剑上的爪痕，再将玉环嵌上，你就明白了。好吧，听前山的恶斗之声，武当五老就要落败了。我本来不是云舞阳的对手，趁此时机，正好与他斗斗。你且在此等我，日落之前，我就可回来。那时我再把详细情由，一一告诉于你。”

这一番话在上官天野的心中起了极大的反应，但觉举世茫茫，要找一个光明磊落、舍利取义的人殊为不易，但他这番感触，若比起陈玄机来，那却还远不及陈玄机心灵所受的震撼之深，陈玄机听了这话，几乎震骇欲绝！心中想道：“与牟独逸同时并称的当代大侠，除了我的外祖父陈定方之外还有谁？云素素那把剑，剑柄之上确有指甲的抓痕，从我外祖父所遗留下来的记载，剑上也确是有两件玉环作为饰物。这把剑，这把剑，难道当真是我外祖父之物，却怎的到了云舞阳手中？”

只听得上官天野忽地长叹一声，道：“我知道老前辈的意思，老前辈冒奇险要在云舞阳手中夺谱抢剑，无非是为了我。我现在甘心情愿拜老前辈为师！”

居于武林领袖的武当派掌门弟子，竟自拜这怪人为师，陈玄机亦不禁骇然，他深悉上官天野的性情，见他三个响头磕下，这事情已是无可挽回。

毕凌风哈哈大笑，道：“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你拜我为师，不怕将来后悔么？”上官天野道：“不管前辈是谁，弟子是跟定师父的了。正要请教师父法号。”毕凌风大笑道：“你连我的姓名来历都一概不知，居然如此信赖

于我，心甘情愿拜我为师，哈哈，你不但是我的好徒儿，竟是我生平的第一知己了！”陈玄机心道：“这怪人的说话也像他的面貌一样，真是怪绝人寰！”

只听得毕凌风大笑之后，忽地面色一端，一字一句的郑重说道：“我叫毕凌风，二十年前，别人尊称我为丐侠，而今我可是风高月黑，放火杀人的大盗！做我的徒弟，就要跟我做强盗，你当真不后悔么？”

上官天野怔了一怔，忽听得林子外隐隐传来萧韵兰的歌声：“天上的月亮赶太阳，地下的姑娘赶情郎……”歌声间歇之中，夹着她对“玄机”的呼唤，上官天野但觉万念皆灰，对原日的师门，对未来的事业，对暗恋了多年的心上人儿，一切的一切都好像泡沫一般破灭了。但见毕凌风的怪脸上全无表情，淡淡的又问了一句道：“你当真不后悔么？”

上官天野叫道：“与其做欺世盗名的侠士，不如做杀人放火的大盗，天下汹汹，黑白混淆，但求无愧于心，做一个令奸人震慑的大盗又有何不好？”

毕凌凤接声说道：“对极，对极！做强盗的痛快，最少要比做一个循规蹈矩的掌门人胜过多多。好，从今之后，你是我的衣钵传人，我且到云舞阳那儿把剑谱拿来，作为给你的见面之礼。”铁杖叮叮的触地之声，有如骤雨，当真是去似飘风，倏忽之间，不见了踪影。

陈玄机在树后一跃而出，叫道：“上官兄，你想念得小弟好苦！”正欲问他这两日来的经历，上官天野忽地一瞪眼睛，厉声斥道：“谁要你想念？别人对你思念的苦处，你也知道么？”

陈玄机一怔，只见上官天野伸手一指，喝道：“韵兰姐姐唤你，你听不见么？”陈玄机道：“上官兄，你，你，你听我说——”上官天野毫不理睬，连珠炮似的接着说道：“你若还对我有一点朋友之情，快把韵兰找回来见我，我要见你们在我面前订下鸳盟，我心中才能了无牵挂！”

陈玄机道：“别佯事情，粉身碎骨亦所不辞，唯独这件事情，小弟万万不能遵命。”上官天野剑眉一竖，霍地拔出护手双钩，喝道：“我已立志去做强盗，你对韵兰如此负心，要吗就是我把你杀了，断了韵兰之念，免得她终生受那相思之苦，要吗就是你把我杀了，免得我一世伤心！”

霍的一钩刺出，陈玄机竟不闪避，反而迎了上来，上官天野喝道：“你怎么还不拔剑？”陈玄机道：“但愿你与韵兰能免伤心，小弟宁愿死在吾兄钩下。”上官天野怒道：“你，你宁愿死，也不要韵兰，你怎的对她如此没有心肝？”陈玄机道：“我的心早已交给了另外一个人了，你叫我拿什么来给韵兰？”

上官天野心头一震，道：“原来你果然是给云舞阳的女儿迷上了，哼哼，给仇人的女儿迷上了！”陈玄机勃然怒道：“你把我的素素看作什么人？呀，上官天野呀上官天野，我原来还是把你看错了！”上官天野道：“怎么？”陈玄机道：“我看你对韵兰姐姐的一片痴情，一片苦心，我只道你是一个懂得用情的男子，原来你竟不解情为何物？”上官天野喃喃他说：“情为何物？情为何物？”

眼光一瞥，只见陈玄机神光焕发，带着一种异样的激情滔滔不绝的说道：“情为何物？那就是把她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更不要说计较什么成败荣辱了！那是以心换心，在形骸上是两个人，其实是一个人！任教地裂山崩，风云变色，这挚爱真情总不能为外物所移！”上官天野一片迷茫，心中说道：“呀，难道我对韵兰不是这样？”

只听得陈玄机道：“我打从见素素的第一眼起，我就把自己的心交给她

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世界上有这样纯洁无邪的少女，有这样肯为别人忘了自己的少女，我把她尊敬得如同对我的母亲，只要我在这世上活着一天，我就不许别人对她有半句亵渎的话。哼，你怎能叫我舍了她另爱别人？”

上官天野喃喃说道：“难道她竟然胜似韵兰？”陈玄机纵声大笑道：“好啊，你总算懂得一些了，每个人眼中的情人都是世上最完美的女神，我爱素素就像你爱韵兰一样，你懂得了吧？”

上官天野呆了一呆，忽地掷钩于地，一把抱着陈玄机痛哭起来，陈玄机想不到这粗豪的汉子竟哭得这样伤心，然而在爱情中的男子心念相通，转瞬之间，不待细思，他已懂得上官天野这一把伤心之泪是因何而至，他紧握上官天野双手，像对待亲兄弟一样柔声说道：“如果素素欢喜了第二人，我也会像你这样做的。不过，素素她也真心的欢喜我，那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拆开了。天野，你不必为韵兰难过，这世界上没有人爱她更胜于你，古语有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韵兰总有一天会给你感动的，她和你结合，对你们两人都是终生的幸福。你不必动什么傻念头了。好兄弟，听我的话，你自己去找她吧！”

上官天野眼泪渐收，但仍是一片迷茫，喃喃说道：“呀，你不知道韵兰的心意，她一片真情向的是你。这叫我怎么办呢？呀，我不愿拆散你们的神仙眷属，我又不愿叫韵兰姐姐伤心。”

就在这时，忽地听得有人冷笑说道：“你这两个傻小子哭些什么？”

两人吓了一跳，霍地分开，上官天野道：“我哭我的，与你何干！”抬头一看，只见这人大约五十左右年纪，身材魁伟，鹰鼻深目，炯炯有神，好像以前曾在什么地方见过似的，方自一怔，那人哈哈笑道：“原来你是武当派新任的掌门人上官天野，年纪轻轻荣任掌门，还不称心如意么？”

上官天野道：“你是什么人？我做不做掌门，你管不着！”那人笑道：“哈，原来是这样，想必是智圆长老要把你的掌门位子夺过来给他的徒弟。你不必心烦，我与你师父颇有交情，我给你撑腰便是。只要你也帮忙我一件事情。”

上官天野极不耐烦，正待发作，只见那人哈哈一笑，指着陈玄机说道：“你把这小子的身份来历说与我听，他是不是奉了周公密之命去找云舞阳的那个陈玄机？你可知道他和云舞阳说了些什么？还有一个人叫做石天铎的是否也曾来找过云舞阳？我知道你到云舞阳家中求索剑谱，这两日你定然住在云家，见了些什么？听了些什么？快快说与我听！”

陈玄机这时早已看清了来人的面目，凛然一惊，此人非他，正是那晚曾与云舞阳一同回来，央求云舞阳替他翦除张士诚旧部的那个锦衣卫总指挥罗金峰，心中想道：“他那晚下山的时候，正巧就是石天铎与七修道人等相继上山之时，想必是他发见了石天铎的踪迹，当时不敢出面，过后一想，又怕他与云舞阳有什勾结，所以折回来探听消息。但我是一个初出江湖的无名小卒，他又怎知道我的名字？”陈玄机这一猜猜到了一半，只有一半猜不到的是，他自己也被其他的大内高手暗暗跟踪。

原来朱元璋对张士诚的旧部最为忌惮，除了派出罗金峰招降云舞阳之外，另外还派有人明查暗探，那周公密乃是张士诚在江南旧部的首领，他的家中，便有串通朝廷的人卧底，陈玄机奉命出发之后，这风声便泄露出来，幸而他骑的乃是宝马，又早走了两天，这才不至于给朱元璋派来的另外三个大内高手追上。罗金峰就是在下山之后，在山口碰到那三个同伴，得知了陈

玄机的消息的。所以他这次回来，第一件是要探听石天铎上山之事，第二件便要捉拿陈玄机来拷问。

上官天野怒道：“ 凭什么我要说与你听。 ” 罗金峰道：“ 好啊，你记不起我是谁了么？ ” 上官天野这时已经记起，抗声说道：“ 你是锦衣卫的总指挥罗金峰，我师父要卖你的情面，我可不必卖你的情面。 ”

罗金峰笑道：“ 你的掌门位子还未坐稳，你不想我给你撑腰么？你既知我的身份，那么你知不知道你这位朋友的身份？他是张士诚旧部的遗孽，碰在我的手上，怎能放过？你若肯把所知尽告于我，那末你不但为朝廷立了功劳，掌门的位子也没人敢动你的了，一举两得，对你岂不是天大的便宜？ ”

上官天野怒不可抑，大声喝道：“ 咄，你这厮快闭鸟口！我上官天野岂是卖友求荣之人！ ” 罗金峰哈哈大笑，道：“ 到底是初出道的雏儿，一套便给我套出来了。哈，你这小子果然便是陈玄机？ ” 陈玄机道 :“ 是我便怎样？有话尽管问我。上官兄，事情与你无关，赶快走吧！ ” 陈玄机知道罗金峰乃是朱元璋手下的第一高手，云舞阳对他亦甚推崇，只怕武功不在云舞阳之下。他把事情包揽过来，乃是有意将上官天野开脱。

岂料罗金峰冷冷一笑，道：“ 我就不信你这小子会说实话。上官天野你再三思，为了你的锦绣前程，我信你不会对我说假。 ” 话声未了，只见上官天野已拾起地上的双钩，朗声说道：“ 大丈夫岂能受人污辱，这厮把我当做卖友求荣的小人，辱我太甚，我非与他拼命不可！玄机兄，你有重任在身，你走了吧。 ”

罗金峰哈哈笑道：“ 够朋友，够义气！两个小子都争着要来送死。不必争啊，你们两个都走不了！ ” 双掌一拍，左手抓陈玄机，右手抓上官天野，立心要把他们两人全都捉住，严刑拷打，对证口供。

上官天野双钩先出，但听得 “ 呼 ” 的一声，罗金峰左掌一拍，双钩反弹回来，掌缘扫到了上官天野的胸口，不料上官天野勇猛之极，不退反进，双钩一个交叉，剪他手腕，罗金峰这掌力若然用实，上官天野的胸骨便要立时碎裂。但上官天野这一拼命，却反教罗金峰踌躇了，须知上官天野到底还是武当派的掌门人，罗金峰若是将他毙了，可就要结下天大的冤仇，何况他本意只是想把上官天野捉住，想从他的口中，探出陈玄机的秘密，作为旁证。那一掌虽是杀手，其实不过是用作威胁而已，想不到上官天野竟然顽不畏死，竟然要拼个两败俱伤。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罗金峰这稍一踌躇之际，陈玄机剑诀一领，避开了罗金峰的右掌，剑走轻灵，反刺回来，但听得 “ 咔嚓 ” 一声，罗金峰缩手不迭，左边的衣袖，已给上官天野的双钩剪了一段。

罗金峰面色铁青，喝道：“ 好，你这两个小子要死，老爷偏偏要叫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 衣袖一拂，将陈玄机的青钢剑拂开，三指蓦然一伸，欺身直入，来扣陈玄机的脉门，这一招使得阴毒无比，上官天野援救不及，叱咤一声，左手一扬，金钩脱手飞出，化作了一道长虹，射向罗金峰的后心，罗金峰大怒，反手一接，将金钩抓着，喝道：“ 好一个不知死活的小子！ ” 手腕一抖，只听得 “ 卡喇 ” 一声，那金钩竟自被他的内家真力震断，可是如此一来，陈玄机也已脱出险境，但见罗金峰也叱咤一声，那半截断钩，挟着一溜金光，向上官天野飞去。听这暗箭嘶风之声，劲道之强，绝非上官天野的功力所可抵挡！

陈玄机飞身掠起，一剑劈下，只听得叮当一声，火花四溅，那半截金钩，

虽给打落，但陈玄机的青钢剑上也缺了一个很大的缺口，虎口震裂流血！上官天野见了，也不由得暗暗心惊：“若不是陈玄机这一剑格开，只怕我就要给自己的兵刃穿心而过了。”

这两个既是知己又是“冤家”的小伙子，彼此感激，互相救护，均是奋不顾身；陈玄机的剑法兼各家之长，上官天野左钩右掌，金钩锁、刺、勾、剪，掌法沉厚绵密，也是牟独逸的不传之秘，威力不减于双钩同使之时，两人同心合力，但见剑气如虹，钩光胜雪，又接了罗金峰的十来二十招。

罗金峰乃是大内的第一高手，不意竟被两个后生小子，接了二十来招，心头大怒，杀机陡生，霎然间掌法骤变，迅如疾风骤雨，掌劈指戳，其中还夹杂着刀剑的路数，竟在钩光剑影之中，着着抢攻，而且他那掌力已到了轻重随心的地步，对上官天野还稍稍留情，对陈玄机却是连下杀手！不过数招，只见他左掌一招“人隔天河”，将上官天野拦在外门，右掌一招“五丁开山”，五指成钩，倏的便向陈玄机肩头抓下，只凭这一抓就要抓裂陈玄机的琵琶软骨，废掉他的武功。

上官天野大为着急，挥钩急刺，但觉罗金峰的掌力重如山岳，上官天野狂冲猛打，竟自进不了分毫，上官大野急怒攻心，猛地一声大喝，使尽吃乳之力，将仅剩下的一柄金钩，又再脱手掷出，这时罗金峰的五指刚刚沾到陈玄机的肩头，猛听得金钩破空之声，也不由得稍稍移开，让过了金钩的来势，陈玄机趁这时机，肩头一沉，避开了他的一抓，乘机一招“举火燎天”，剑锋自下反削而上。

但听得“咔嚓”一声，罗金峰抓着了钩柄，只一抖，那金钩又断为两截，但见他左掌之心往外一登，掌力一吐，上官天野大叫一声，栽倒地上，竟然晕了过去。陈玄机这一惊非同小可，那一招“举火燎天”还未使足，罗金峰双指一伸，已把他的剑脊钳住，半截金钧一举，就向他的胸口“期门穴”戳下。

就在这危险万分之际，忽听得一声冷笑，竟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娇声斥道：“什么人敢在我云家的门前放恣”当的一声，一粒石子突然飞来，将罗金峰那半截金钩打得歪了准头，罗金峰大吃一惊，定睛一看，叫道：“云嫂子，这小子可是想刺杀云大哥的刺客啊！”

陈玄机突然脱险，抬头一看，见来的竟然是云夫人，几乎疑心是梦中，但见云夫人柳眉倒竖，脸上仍像前晚那样的忧郁，却多了几分怒气。冷冷说道：“我不管他是谁，就是不准你在我的跟前下手！”

罗金峰愕然变色，忽地仰天笑道：“我只道他是云大哥的仇人，却原来嫂子对他如此庇护，那么，这倒算是我罗某人多事了！”笑声未绝，人影已消逝在丛林茂草之中。

云夫人眼珠一转，优郁的脸色稍稍开朗，露出一朵淡淡的笑容，好像幽谷中绽开的百合，眼光注射到陈玄机的身上，透出一点喜悦的光辉，微笑问道：“你就是陈玄机么？”

陈玄机正自在迷惘之中，被她一同，瞿然惊醒，答道：“正是，嗯，云夫人，你回来了？”话说出口，这才感到失言，心中想道：“云夫人弃家出走，一定很是伤心，伤心之事，最怕别人提起，我这说话，不是露出了我知道她的隐情么？”

云夫人却似不以为意，缓缓说道：“不错，我回来了。我是为素素回来的。见了你，我的心事放下一半了。”陈玄机心头一跳，只听得云夫人续道：

“你和上官天野所说的话我都听见啦，你真是这样的爱素素么？”陈玄机道：“我和素素认识的日子虽然不多，但我已感到她像我至亲至近的人。我爱她超过我自己！”云夫人道：“缘份二字，真是神奇，素素对我虽然没有明言，做母亲的也总会感到她心中的情意。我看她爱你只有更深，我听过她在梦中呼唤你的名字！”

就在这时，一缕歌声从山巅上传下来，声着游丝袅空，隐约可辨，正是云素素曾为陈玄机弹奏过的那两节诗经，那感人肺腑的惜别相忆的诗篇又一次的从山峰上飘下来：“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絷之维之，以永今朝。所谓伊人，于焉逍遥。

“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陈玄机听得心神俱醉，泪珠滴了下来，也不知是喜极而位还是别有感伤，但听得歌声飘散林中，辨不出了歌声的来处。

云夫人呆呆的出了一会神，叹口气道：“素素对你的思念竟是如此之深！她在找你，可惜她走错方向了，听这歌声，她走到与咱们相反的方向去了。不过，也不要紧，她找你不着，总会回转家中。”歇了一歇，缓缓说道：“我本来不愿再见舞阳，为了素素为了你，我就为你们再去见他一次。嗯，你跟我走吧。”陈玄机刚踏出一步，又缩了回来，摇摇头道，“我不能走。”云夫人随着他的目光所注，但见上官天野仍躺在地上，晕迷未醒。

云夫人道：“你舍不得离他而去？不错，我就是欢暮像你这样的性情中人，我放心将素素交托给你了。也好，我就独自去见舞阳，你这位朋友也很好，待他醒来之后，你和他一起来吧。”听她这话，说得极是寻常，竟似把上官天野的伤势并不当作一回事儿。陈玄机待她一走，急忙去看上官天野，却见他双目紧闭，只有一点轻微的鼻息。

再抚脉息，细若游丝，而且一长一短，混乱无度，凶象毕露。陈玄机放声哭道，“上官兄，是小弟累了你了！”抱着他的躯体乱摇，顿足喊道：“苍天无眼，多少坏人不死，却偏偏要夺走我的上官兄弟！”想起上官天野英年豪迈，肝胆照人，哭得越发伤心了。

蓦然间忽见上官天野双眼一张，跳了起来，怒声叫道：“好呀，玄机你这小子，为什么要咒我死？”陈玄机吓了一跳，呆了一呆，狂喜叫道：“你没有死？你没有死！”上官天野道：“我当然没有死，你哭什么？”陈玄机破涕为笑，向天长揖，笑道：“多谢苍天，我错怪你了。”

原来罗金峰的掌力运用神妙，控制随心。他打上官天野那一掌，出手虽然凶猛无伦，其实他哪里敢把上官天野打死，掌锋一触到上官天野的身体，立刻变为闭穴的手法，掌力收回了八成，这样轻微的掌力，仅仅可以阻滞气血运行于一时，即算无人解救，也可自醒。陈玄机抱着他乱摇，气血一行，他当然醒了。

上官天野道：“咦，你小子呼天抢地，装神弄鬼，干些什么？罗金峰那老贼呢？”陈玄机道：“给打跑了！”上官天野说道：“你居然把他打跑了？”陈玄机道：“不是我，是云夫人。”上官天野道：“哪一个云夫人？”陈玄机道：“除了云舞阳的妻子，还有哪一个云夫人？”上官天野道：“她来救你？”

陈玄机道：“嗯，你不必多问了。咱们赶快到云家去吧。”上官天野双目一睁，道：“去做什么？”陈玄机道：“我向他要女儿，你向他要剑谱。”上官天野道：“他会把女儿给你吗？”陈玄机道：“他内疚于心，愧对妻子，

不能不卖她的情面。”上官天野道：“什么，是云夫人替你求情。好呀，你这小子真有本事，居然先巴结上未来的岳母了。”陈玄机面上一红，道：“上官兄休得取笑。”上官天野道：“谁和你取笑，快把情由告诉我知，不许半点隐瞒。”

陈玄机知道上官天野的脾气，若不说明，休想他走半步。只得将云夫人适才来到的情形，和她的说话复述了一遍。上官天野听得呆呆出神，心中混乱之极，既为陈玄机欢喜，又为萧韵兰伤心，半晌说道：“好吧，那你就去吧。”陈玄机道：“你呢？”

上官天野道：“我现在已不希罕那本剑谱，再说我也不愿沾受别人的恩惠。我不去！”这三字说得斩钉截铁。陈玄机不敢再劝，怔怔的看着他的友人，他的心早已飞到了素素的身旁，然而却又舍不得立即离开上官天野。上官天野也呆呆的看着他，好像有许多话要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已是天近黄昏，山风陡起，上官天野气血刚刚恢复运行，有点寒意，忽地握着陈玄机的手问道：“你冷么？”

陈玄机道：“不冷，你冷吗？”上官天野道：“我也不觉什么。嗯，打风啦，还飘下了雪花。咱们在林子里也有点寒意，林子外面想必更冷了。韵兰姐姐她孤伶怜的一个人在林子外跑来跑去，你担不担心她会受凉。”

陈玄机心中一酸，道，“上官兄，兄弟求你一件事情。”上官天野道：“请说。”陈玄机道：“听我的后，去找韵兰姐姐吧！”上官天野默默不语，摇了摇头，过了好一会子低声说道：“玄机，你别管我。我已决意继承毕凌风大盗的衣钵，从今之后，你做你的侠士，我做我的强盗，咱们彼此两不相涉了。你走吧！”

陈玄机知他伤心之极，想道：“别人是失意逃禅，他却是隐身盗跖。照他的性于，不知今后还要做出些什么事情？失意逃禅还好，隐身盗跖，把持不定可就要误入歧途。”心中一急，脱口说道：“你不去找韵兰，我就不去找素素！”

忽听得一声冷笑，有人说道：“不劳相找，我来了！”上官天野道：“韵兰姐姐！”只见萧韵兰双目红肿，脸上泪痕未拭，却自仰天狂笑，招手说道：“上官天野，你来呀！啊，你为什么不来？你若不来，可就要误了人家的神仙眷属！”若在平时，上官天野得她相招，当真是如奉纶音。然而此际，不但陈玄机明白，上官天野也听得出她乃是心中愤激之极，所以才说出此等言词，想来她已到了多时，陈玄机的话她都听进去了。

陈玄机呆若木鸡，上官天野心如刀割，叫道：“韵兰姐姐，你，你——”不知如何劝慰方好，只听得萧韵兰又是一阵狂笑，比痛哭更叫人难受万倍，萧韵兰在狂笑声中又招手说道：“来呀，你怎么不来。连你也看不上我了吗？”蓦然问笑声变了哭声，萧韵兰双手掩着脸孔，转身便跑。

上官天野再也忍受不住，叫道：“韵兰姐姐，你等等我，我来啦！”飞身追赶，一先一后，穿出丛林，只剩下陈玄机呆呆发愣。

陈玄机叹了口气，目送他们的背影，心中说道：“我这颗心已交给了素素，兰姐，我这一生也不指望你再原谅我了！”撮土为香，暗暗褥告苍天，保佐他们良缘早缔，但想起萧韵兰那副神情，心中禁不住不寒而粟！只怕好事多磨，只怕他们难结鸳盟，心头的疙瘩永生也难磨灭！

霎时间思潮纷涌，但觉人世之上，最难解开的就是感情的葛藤，晚霞消褪，林子里更黑了冷了，陈玄机一片迷茫，即将得到云素素的喜悦，也被冲

淡了许多。然而要不是想起素素，要不是可以会见意中人的希望支持着他，他已经无力再走了。

陈玄机走出林子，朝着山顶的云家，一步一步的走上去。心中不住的想：素素现在做什么？是还在遍山找我还是已回到家中？云夫人对她的丈夫说了些什么话？她见着女儿了么？

云舞阳这时正独自在书房，倚窗凝望梅花，经过了昨晚那一场大战，老梅树上，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几朵梅花了。院子里满目苍凉，墙角那一抔黄土，更在苍凉之中，平添了几分阴森的“鬼气”。

院子里静寂如死，云舞阳轻轻的叹了口气，唤了一声：“素素。”晚风穿进窗户，正送来素素那隐约可辨的歌声。素素去找陈玄机还没有回来。

云舞阳的脑海中，重现出刚才的一幕情景，他仗着半颗少阳小还丹和那一葫芦琼花天香回阳酒之力，支撑着身子，终于在石洞之中，将自己终身抱撼的一桩罪孽向女儿说了，“可怜的素素，她也许从来想不到父亲是这样狠心负义的一个坏人吧？”云素素惊骇、震粟。伤心而又带着怜悯的神情如在目前，“呀，我真不该告诉她这样可怕的事情，令她纯洁的心永远蒙上一层阴影，但我不向她忏悔，我就是死了，也要带着痛苦到坟幕里去，死也不能瞑目！”

“素素流着泪，听我说这桩可怕的罪孽，她静静的听着，什么话也没有说。呀，她在想些什么呢？在我说完之后，她哽咽说道：‘爹爹，你疲倦了，这石洞中黑得可怕，我扶你回家去歇歇吧。’素素，你为什么不责备我，反而这样爱惜我呢，你可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

素素和父亲回家之后，服待父亲睡了便独自出门，云舞阳想了起来，心中暗暗好笑：“女儿啊，你难道当我不知道你是去找谁么？我是故意装睡，让你去的。”

晚风吹来，云舞阳突然打了一个寒噤，接着想道：“素素会不会再回来呢？我不配做她的父亲，她鄙弃我，我也只能甘受。可是她若不再回来，我一个人，活着又有什么意思？”

云舞阳好似大病初愈的人，但觉浑身没有半点劲儿，院子里静得令人害怕，忽地里一阵微细的脚步声传来，云舞阳抬头一望，颤声说道：“宝珠，是你！你回来了！”

云夫人拂开梅枝，在那一抔黄土之前沉默了半刻，缓缓走进书房，书房里云舞阳已纱灯点起，灯光之下，但见云夫人的脸色，更是苍白得令人寒凛。

云夫人避开了她丈夫的眼光，好像面对着一个陌生人似的，淡淡问道：“素素呢？”云舞阳道：“她出去了，还没回来。嗯，宝珠，我知道你很难过，我昨晚不应杀了天铎。呀，我这一生做错的事很多，我也不敢再求你的饶恕了。”

云夫人道：“这些事现在说也迟了。舞阳，我平生没有向你求过一件事情，今晚是我第一次求你也是最后一次求你，求你答应一件事情。”云舞阳面色大变，颤声说道：“我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是不是要把素素带走。”

云夫人道：“我本来想把素素带走的，现在想过了，素素纵然愿意跟我，我也不能令她快乐。”云舞阳道：“那么你让她留下来了。嗯，宝珠，你也留下来吧。”云夫人续道：“我想过了，素素跟你，你也不能令她快乐。”云舞阳黯然说道：“我知道。”云夫人道：“我知道你疼素素不亚于我，那么咱们为什么不替素素设想，让她快乐？”云舞阳默然不语，云夫人道：“你

舍不得她，我又何尝舍得她？但我思之再三，她还是离开咱们的好！”云舞阳“啊”了一声，凄然地道：“我懂得你的意思了！”

云夫人道：“你懂得就好，这世界只有一个可以令她快乐的人！”云舞阳叫道：“陈玄机！”云夫人道：“不错，就是那个想刺杀你的青年！”云舞阳又默然不语，云夫人道：“我已察看过他的为人，他对朋友尚自肯舍身共难，对心爱的人更不会负心。我将素素交托给他，放心得很！”云舞阳叹了口气说道：“我的一班旧日同僚，齐心合力教他，就是望他能够杀我，这冤仇是无法化解的了。”

云夫人幽幽说道：“二十年前，你求我为你盗爸爸的剑谱，我答应了。那时你怎么说？”云舞阳道：“我说我愿意答应你一千桩一万桩事情，你要什么，我都可以为你做到。呀，这二十年来，我实在待错你了。”云夫人道：“二十年来，我没有向你要过一件东西，更没有向你求过任何事情，因为我知道你心里没有我！”

云舞阳心中酸痛，正想说话，只听得妻子已抢着说道：“这些旧事也不用再提了。现在我只求你一件事情，让素素跟玄机远走高飞，最好以后永不再见咱们的面。”云舞阳道：“不错。免得她记起曾有我这样的一个令她心伤的父亲。宝珠，我答允你了！其实我也愿意她和玄机同在一起！”

云夫人听了这话，转身便走。云舞阳道：“宝珠，你就不再留一会儿，素素她就要回来了。”云夫人道：“我这一桩心愿已了，反正都要分离，何必再见她令她伤心。”云舞阳：“你去哪儿？”云夫人道：“你杀了人，我替你还债。”云舞阳喃喃说道：“天锋，天锋，最后还是你赢了！”

云夫人听了这话，又回过头来，道：“我把天锋当做最好的朋友，对他可并没有半点私情。但你可知道他家中还有寡妇孤儿？这一幅画也还要给他送去。免他死不瞑目！呀，若不是为了素素，今晚我就不会回来！”云舞阳有气无力的倚着房门说道：“好，宝珠，你去吧！”

院子里又归于寂静，云舞阳放声吟道：“生死幽冥两渺茫，人间苟活更心伤，残梅冷月临新冢，泪洒西风总断肠！”吟声方毕，忽听得有人阴侧侧的笑道：“舞阳兄好诗兴啊！”

第十回　情付杳溟

云舞阳并不回头，淡淡说道：“ 罗大人，一个月的期限还没有到呵！ ” 罗金峰道：“ 听说石天锋上山来了，还有七修老道和蒲坚等人也都来了，小弟放心不下，是以回来。 ” 云舞阳道：“ 多谢你关心了。 ” 口中虽说多谢，神色却仍是冷漠之极，一直倚窗而望，眼睛也没有转过来。

罗金峰打了一个哈哈，凑近窗前，指着那一抔黄土说道：“ 想不到石天锋自负英雄无敌，如今却埋骨此间。舞阳兄，从今之后，再没有人敢和你争这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头了，当真是可喜可贺哪！ ” 云舞阳霍地回头，冷冷说道：“ 罗大人，你别挖苦我了，行么？ ”

罗金峰愣了一愣，说道：“ 舞阳兄，这是哪里话来？哈，我知道了，舞阳兄，你是不把浮名放在心上，但你这次未曾下山，便替皇上立了这桩大功，也是可喜可贺哪！ ” 云舞阳沉声说道：“ 我杀天锋，可并不是为了你们。 ” 罗金峰又是一愣，脸上忽地露出一丝奸笑，耸耸肩头，作出 “ 心照不宣 ” 的样子，干笑说道：“ 嗯，我刚刚碰见嫂子匆匆下山。舞阳兄，你们老夫老妻了，敢情还闹什么孩子的脾气么？ ” 云舞阳面色一变，看似就要发作，却仍忍住，冷冷说道：“ 罗大人还有什么话么？ ” 那口气竟是逐客的意思。

罗金峰退了一步，自言自语道：“ 豪杰胸怀，家室之事，算得了什么？ ” 云舞阳面色更是阴沉可怕，喝道：“ 你说什么？ ” 罗金峰阴恻恻的笑道：“ 没什么。嗯，不管你为什么杀石天铎，小弟总是感激不尽。云兄，小弟谬托知己，敢奉劝吾兄凡事还是看开一些。尤其内伤未愈，动怒更易伤身。小弟身边带有大内的固元丹，对吾兄或许有用处。 ”

云舞阳心中一凛，想道：“ 这厮真好眼力，不过他看作是石天择的掌力所伤，却看错了。 ” 原来云舞阳乃是中了毕凌风的掌心的阴冷奇毒，虽有小还丹和九天琼花回阳酒，真力却还未恢复，正是因此，他适才几次动怒，却还不敢对罗金峰发作。

罗金峰取了三颗淡红色的丹丸，放在掌心，云舞阳瞥了一眼，道：“ 不用！ ” 罗金峰笑道：“ 吾兄功力深厚，不用本来也可以复元。但想来不免要些少时日静养，这岂不耽搁了吾兄的大事吗？ ” 云舞阳道：“ 什么大事？ ” 罗金峰道：“ 吾兄亲口答应小弟，一月之内…… ” 云舞阳淡淡说道：“ 天大的事，小弟从此也不再管！吾兄请回！ ”

罗金峰道：“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舞阳兄曾答应为皇上出山，何以如今悔约？ ” 云舞阳冷笑道：“ 我本来就不是君子！…… ” 罗金峰故意叹了口气，道：“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吾兄何必如此伤心！ ” 口气之间，透露出他已偷听了云夫人的谈话，竟自怀疑云夫人与石天铎曾有私情，竟自出语挑拨。云舞阳勃然大怒，双眼精光电射，沉声说道：“ 罗大人当真是欺负小弟受伤未愈么？ ”

罗金峰打了一个哈哈，道：“ 岂敢，岂敢！舞阳兄伉俪情深，名山偕隐，胜似神仙，既然不愿再染俗尘，小弟也不敢勉强了。 ” 言语之间，仍然存有挑拔讥讽之意，但已缓和了许多。

云舞阳 “ 哼 ” 了一声，拱手说道：“ 怠慢怠慢，请恕我不送了。 ” 两人本来如箭在弦，所以不发，实是各存顾忌。罗金峰虽然看出云舞阳元气已伤，但想起了那出神入化的剑术和武林绝学的一指禅功，心中也自有些畏惧。

云舞阳松了口气，仍然倚窗闲望，作出满不在乎的神气。不料罗金峰走

到门边，却忽地回头，又阴恻恻的笑道：“舞阳兄当真是从此不再管任何闲事了么？”云舞阳道：“人不惹我，我不惹人！”罗金峰道：“好，那么有一个姓陈名叫玄机的小子，听说曾意图行刺老兄，这个我且不管。不过我若出手擒他，老兄也不会管吧？”云舞阳心中一凛，想了一想，淡淡说道：“若然与我无关，我管他则甚？”罗金峰大喜，拱手说道：“得兄一诺，小弟告辞。”

且说陈玄机满怀希望，来到云家，在墙外依稀听得里面有两个人说话的声音，似乎都是男子，怔了一怔，心道：“难道这不是云夫人？”稍稍迟疑，仍然推门进去，这时恰巧罗金峰走出来，在院子里碰个正着！

罗金峰哈哈笑道：“你这小子侥幸得回性命，还不远逃，却又来自投罗网！哈哈，当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声出人到，长臂一伸，便施展小擒拿手的缠身擒敌毒招，强扭陈玄机的手腕。

罗金峰也是轻敌太甚，若然他不再打话，骤然出手，陈玄机绝逃不了他这一毒招，这时有了防备，一个盘龙绕步，右掌划了一个圈弧，左掌自时穿出，也来反扣罗金峰的脉门，这一招以攻为守，用得恰到好处，竟然把罗金峰那一毒招轻轻化解。

罗金峰“哼”了一声，道：“你这小子胆子不小，居然与我抢攻！”口中说话，这回手底却是丝毫不缓，蓦然一记“阴阳双撞掌”，改抓为推，用上了“小天星”的掌力，双掌一齐推出，陈玄机避无可避，力贯掌心，用了一招“童子拜观音”，双掌合什，还了一招，方自奇诧对方的掌力不如想像之强，陡然间忽觉两股潜力左牵右引，登时身不由己的一连打了十几个盘旋，兀自稳不住身形。原来这“小天星”掌力含有一股黏沾之劲，罗金峰意在生擒，不想以刚猛的掌力将他击死，故此不惜耗费精神，用上绝妙的内家掌力。

罗金峰又是哈哈大笑，正待陈玄机自己转得头昏眼花，自行跌倒，忽听得“砰”的一声，云舞阳一拳将玻璃窗格打碎，跃了出来，罗金峰这一惊非同小可，大声喝道：“云舞阳你说话不算话么？”

云舞阳冷笑道：“我说过不管闲事，但这却并非闲事呵！”话未说完，就是一个劈空掌打来。

云舞阳与罗金峰乃是当世数一数二的高手，出手极快，就在云舞阳发出劈空掌之时，罗金峰也是“嘿”的一声冷笑，反手一拿，抓着了陈玄机，竟用大摔碑手的手法甩出，打了一个哈哈，笑道：“好呵，你就打吧！”

陈玄机体重有一百来斤，被罗金峰用内家真力摔出，就等如一块巨石般向云舞阳迎面而撞，那冲击力道何止千斤！云舞阳是武学的大行家，当然知道厉害，也知道应付这样的“狠招”，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也以内家真力，将陈玄机反击回去，把陈玄机变成了两个人之间间接较量内家真力的工具；如此一来，陈玄机被两大高手抛来掷去，自是必死无疑！第二个办法是立即避开，让陈玄机摔倒地上，这样应付，陈玄机也是十九难活！

这刹那间，云舞阳已接连转了好几个念头，是保全陈玄机呢还是保全自己？心中兀自踌躇不定。说时迟，那时快，但见陈玄机的身体，头前脚后，已是疾风而至，霎然间，云舞阳的脑海中突然闪出妻子忧郁哀恳的颜容和女儿天真烂漫的影子，云舞阳咬了咬牙，真气一提，一掌平伸，将陈玄机接了过来，卸了罗金峰的内家真力。

这一着其实也就等如云舞阳拼了本身的功力硬接罗金峰的大摔碑手，但觉胸口如给铁杆猛撞，饶是云舞阳功力深厚，也禁不住踉踉跄跄的倒退几步，

哇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低头一望，但见陈玄机双眼紧闭，面如金纸，显然也是给罗金峰的内力震晕了。

罗金峰这一着原是试探云舞阳的心意，见他为了保全陈玄机竟不惜自损功力，大出意外。要知这两人彼此顾忌，一旦动手，必将是以上乘的武功相拼，谁人能支持较久，便可占胜，云舞阳对付罗金峰那一狠招，若然不理陈玄机死活，运力反击乃是上策，立即避开乃是中策，似这等硬接乃是下下之策。两人未曾正式交手，云舞阳便已先处下风。

罗金峰精明机警，一有机会，那肯放松，趁着云舞阳喘息未定，立即追击，“ 呼 ”的一声，吐气开声，又是一招极刚猛的大摔碑手，云舞阳微一侧身，将陈玄机放下，反掌一拍，以绝妙的卸力功夫，将罗金峰的掌力卸去五成，身不由已的又退了几步。罗金峰试出云舞阳的内力已显亏损之象，心中大喜，跟着又是一掌，掌势闪缩不定，似是攻向云舞阳，却突然中途改向，化虚为实，向陈玄机击下。这一招使得阴狠之极，但云舞阳是何等样人，见他手腕一翻，便知来意，一个腾挪换位，已遮在陈玄机的前面，双掌齐出，又硬接了罗金峰的一招。

适才云舞阳因一手抱着陈玄机，单掌应敌，故此大吃其亏。这一下双掌齐出，各自用了十成真力，只听得“ 砰 ”的一声，都被对方的掌力震出一丈开外，半斤八两，旗鼓相当。

罗金峰又惊又喜，心中想道：“ 云舞阳果然名下无虚，若未受伤，我断断不是他的对手！而今他暂时还可以与我打个平手，但看他的掌力，后劲不继，我只要沉得住气，迫他硬拼，他势难支持。哈哈，他杀了石天铎，我杀了他，从此天下虽大，无人再是我的敌手了！ ”

云舞阳一退复上，冷冷说道：“ 罗金峰，亏你也算是武林中的一号人物，用这样狠毒的手段对付一个后生晚辈，传出去岂不令天下英雄笑话？ ”罗金峰冷笑道：“ 云舞阳也谈江湖道义，确是天下奇闻。我要擒这小于，事前与你说过，你说过不管，何以如今又管？ ”云舞阳道：“ 我怎么说，我忘记啦，你背给我听听。 ”罗金峰愤道：“ 你先说从此不管人间闲事，跟着又郑重声明：‘ 若然与我无关，我管他则甚？ ’言犹在耳，岂能就忘记了？ ”

云舞阳哈哈一笑，说道：“ 你若在别处杀人放火，我懒得管你。你在我家中动手，眼中还有我云舞阳吗？这小子就算该杀，在我家中，也轮不到你来杀他。事情与我有关，我怎能不管？ ”这一番依照江湖的规矩，可也不算强辞夺理。罗金峰忍着了气冷笑说道：“ 如此说来，你定是要庇护这个小子了？ ”云舞阳双眼一翻，斩钉截铁的说道：“ 在我家中，由我作主，你管不了！ ”

罗金峰也冷笑道：“ 这小子是张贼遗孽，我身为锦衣卫总指挥，这事情我是要管定的了。 ”云舞阳道 :“ 那也没法，我只有再领教你罗大人的高招！ ”就在这一瞬间，但见两人同时抢上，罗金峰一掌打出，呼的一声，扫断了一枝梅枝，一掌劈空，立知不妙，但觉背后微风飒然，云舞阳已从侧袭到。

罗金峰大喝一声，一转身又是极刚猛的一掌，云舞阳身形一晃，罗金峰又是一掌劈空。但见四面八方都是云舞阳的影子，掌风人影，令人眼花镣乱。罗金峰心头一震，暗自骂道：“ 好狡猾的云舞阳，他不敢与我硬拼掌力，却与我用这游斗的绕身掌法。 ”

云舞阳的轻功内功剑法掌法均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这套“ 八卦游身掌 ”施展开来，避敌之长，攻敌之短，迫得罗金峰也跟着他团团乱转，渐觉头昏

眼花，罗金峰暗呼不妙，想道：“如此下去，我未累死他，先给他累死我了！”暗自留神，只见云舞阳的眼光不时的瞧着那晕倒地上的陈玄机。罗金峰也是武学的大行家，见此情状，心中大喜。立刻也想出一个“避敌之长，攻敌之短”的妙计。

酣斗中罗金峰一招“八方风雨”，掌力向四面荡开，将云舞阳迫退几步，突然哈哈一笑，盘膝坐在地上，道：“舞阳兄，小弟没有受伤，也觉累了，你也歇歇吧。”话中之意，即是不愿乘危取胜。云舞阳勃然大怒，揉身扑上，掌势迅捷无伦，霎眼之间，连攻了十七八招。罗金峰凝神应敌，以分筋错骨手法，只待云舞阳一近身，便立即反手擒拿，并杂以极刚猛的金刚掌力。任凭云舞阳的身形如何飘忽，掌势如何变幻，他总是不为所动。

本来高手对敌，定须着着争先，似罗金峰这样打法，先把自己局限在防守的地位，那就是永无取胜的机会了。但因他看准了云舞阳不愿耗损真力，不敢和他硬拼，只凭着轻灵飘忽的掌法，却是无法攻破他的防御。

转眼之间，又拆了三五十招。罗金峰笑道：“舞阳兄，咱们将近二十年不交手了，今日难得吾兄赏面，肯予赐教，按理说小弟就陪你打个三天两夜，也是应该。但吾兄体力尚未复原，也该保重些才好。累坏了你，呀，我不欲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叫我如何心安。”

云舞阳看破了他的心思，沉着了气，不为所激，催紧掌力，忽刚忽柔，忽虚忽实，再斗了十余招，罗金峰又笑道：“舞阳兄，你或者还可再耗几个时辰，这位小哥给我用大摔碑手震伤了五脏六腑，哈，你纵然打胜了我，也保不着他的性命了。”

云舞阳心头一震，心道：“这小子若然死了，素素岂不伤心？”虚晃一招，反身欲退，罗金峰突然长身而起，猛紧一掌，掌力有如排山倒海，袭向云舞阳的背心，云舞阳迫得运了全力，回身接一掌，两人功力悉敌，罗金峰哈哈笑道：“舞阳兄，你急待养伤，我看你还是把这小子留给我吧。我要将他献给皇上，还不忍立即将他弄死的。”

云舞阳一声不响，突然身形一晃，伸指一弹，只听得“砰”的一声，云舞阳着了一掌，罗金峰也给他戳了一指，这两大高手各存顾忌，交换了这一招，在互相抢攻之中仍然防着对方。云舞阳以上乘的内功卸去了罗金峰的五成劲力，但肩头仍觉如同火烙一般；罗金峰闭了穴道，但中了他的一指，也觉得气闷之极。两人都是心中震骇，“要是刚才只顾伤对方性命，双方都活不成。”

罗金峰闷声说道：“好俊的一指禅功！云兄，我劝你还是少用一点真力，保重身体为好。”一指禅功最耗精神，云舞阳再拆数招，忽觉微有冷意，知道是所受的毕凌风那阴寒掌力的毒伤又发作了。按说这时罗金峰只守不攻，他本可舍掉陈玄机而去，但想起了女儿，他又踌躇不定了。

就在这时，忽听得一声娇斥，有人走了进来，云舞阳一看，来的正是他的妻子！

云舞阳抑不住心头的跳动，颤声叫道：“宝珠，你回来了。”云夫人正是为了发觉罗金峰上山，这才赶回家的。听了云舞阳那一声出自真情的呼唤，心头一酸，想道：“呀，他原来还想念着我。他哪知道我并不是为他而回。”

云夫人和丈夫换了一下眼光，却不和他说话，一伸手折了一株梅枝，向罗金峰冷冷斥道：“你敢在云家伤人？快给我滚出去！”树枝一抖，一招“划破天河”，使的竟是达摩剑法的招数，抖手之间，连刺罗金峰胸口的“璇玑”

“玉衡”“天阙”三处大穴。

罗金峰在云舞阳夹攻之下，若然还是只守不攻，那就当真是坐以待毙了。云夫人的“树剑”一剑刺下，只见罗金峰在地上一按，向后蹦出丈余，忽地冷笑道：“我以为你到石家去了，却原来还是云家的人？哈哈，你们伉俪情深，夫妻上阵，我这回可真是非走不成了！”

云夫人树剑一抖，淡淡说道：“这回你想走也走不成啦。舞阳，你看看玄机去。我这一生从没有杀过人，今天可要破戒了！”云夫人心头怒极，但她幼承闺训，虽然动怒，说话仍是平静如常。反而是云舞阳给吓了一跳。

但见云夫人树剑起处，虽然是一株拇指粗的树枝，竟也呼呼带风，“划破天河”“龙门涌浪”“长虹射日”“客星犯月”，一连几招，“剑剑”都是刺向敌人要害。

罗金峰本来就是想激得云夫人动气，好扰乱她的心神。哪知她虽然动气，剑法却是丝毫不乱，一招紧过一招，剑剑不离己身大穴，罗金峰大吃一惊，心道：“牟独逸是三十年前武林公认的第一剑客，这婆娘的剑法，竟似不亚于她父亲的盛年！”高手比拼，容不得丝毫分心，罗金峰这时凝神对敌，再也无暇讥诮，以大力金刚掌苦斗云夫人的达摩剑法。

云夫人的功力逊于丈夫，达摩剑法在她手中展开，柔多于刚，别具一格，但见那株树枝被掌力震荡，有如银蛇乱掣极得轻灵翔动之妙，任是罗金峰的掌势如何刚猛，却总扫不断她的树枝。

云舞阳想去看陈玄机，却又不放心妻子，看了一阵，这才松了口气，想道：“二十年来，我从不关心她的武功进境，原来她的剑法也精妙如斯，罗金峰的功力虽然稍高，但与我久战之余，谅不是她的对手。”

当下跑过去与陈玄机把脉，但觉脉象混乱，忽而狂跳，忽而又细若游丝，云舞阳心头一沉，陈玄机果然是受了很重的内伤。“若还剩下一颗小还丹就好了，可是这时却到那里去求取小还丹？”云舞阳心中着急，面上却不敢露出丝毫神色，恐怕妻子分心。但听得云夫人扬声叫道：“他怎么啦？”

云舞阳道：“没什么，我这会就给他推血过宫。”其实陈玄机所受的内伤那里是推血过宫所能救治，云舞阳心中正自焦急，忽听得山后传来清嘘之声，听那声音来处，远在数里之外，却是非常清晰，一声接着一声，长声似鹤唳长空，短声似虎啸幽谷，显然不是一人所发。

罗金峰哈哈一笑，接着也长啸起来，云舞阳勃然变色，冷笑说道：“好呵，罗大人居然招朋引友，光临寒舍，云某岂敢不礼接嘉宾？”空然也发声长啸，啸声如浪涛拍岸，裂石穿云，把罗金峰的啸声完全掩盖，罗金峰但觉耳鼓给震得嗡嗡作响，心神给扰得纷乱不宁。

原来罗金峰的啸声是给伙伴的讯号，云舞阳的啸声却是以极上乘的内功瓦解他的战意，倏然间，这几种啸声一齐停止，只有罗金峰尚自嘴唇开合，但声音嘶哑，颤抖断续，几乎已是啸不成声！

就在此时，云夫人树枝一抖，在罗金峰的手腕上刺穿了六七个小孔，罗金峰大叫一声，身子凌空飞起，向着陈玄机所躺之处扑来，云舞阳不待他脚踏实地，就是一个劈空掌发出，只见罗金峰抬起手臂，似欲招架，但软绵绵的竟是无力高举，原来他手腕的七条筋脉，已给云夫人的“树剑”在一招之内都挑断了！云舞阳这一掌打出，有如摧枯拉朽，登时把罗金峰震倒地上，气绝身亡！

云人人拭掉树枝上的血珠，低声说道：“多谢你助我除此恶贼。”云舞

阳道：“说到多谢，二十年来，我不知该向你说几千万遍！”这是他们夫妻俩第一次合力对敌，也是云舞阳第一次听到妻子向他道谢，但觉心中既甜又苦，想起这廿年来对她的冷淡无情，这罪孽实不在他对女儿忏悔的那桩罪孽之下。

云夫人也是第一次听到丈夫的衷心道歉，忍不住滴出一颗泪珠，忽听得云舞阳叫道：“宝珠，留神，暗器来了！”倏然间几枚暗器穿过梅枝打了进来，云夫人树枝一拂，将两枚铁蒺藜拂落，云舞阳双指连弹，铮铮两声，也把两柄飞刀，弹出墙外，就在这时，角门给人一脚踢开，进来了一个青袍道人，两个黑衣武士！

云舞阳拱手说道：“太玄道长，久违，久违，恭喜你在朝廷得意了。只是做罗金峰的副手，未免委屈些儿！”原来这太玄道长乃是以前陈友谅帐下的第一高手，元末之世，群雄纷起，以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三股势力最大，陈友谅当年为了抵抗朱元璋，曾与张士诚联盟，故此云舞阳与太玄道长也曾见过数面，陈友谅覆败之后，太玄道人改投朱元璋，做到锦衣卫的总教头，位置仅次于罗金峰，罗金峰上次进山游说云舞阳之时，就曾拿他作过例子。

太玄道人早就从罗金峰所发的啸声中，知道他在这里与人动手，不料赶到之时，罗金峰已是尸横地上，太玄道人这一惊非同小可，却佯作不知，问道：“云兄，这是怎么回事？”云舞阳冷冷答道：“罗金峰伤了我的客人，我杀了他！”太玄道人道：“这小子不是陈玄机么？”云舞阳道：“不错。”

太玄道人道：“难道罗大人没有向你说明：这小子乃是朝廷所要搜捕的犯人？”云舞阳道：“说过了！”太玄道人双眉一竖，道：“云舞阳，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与罗大人说好，愿助他一臂之力，将张七诚遗孽斩草除根，却怎么反而包庇叛党，将罗大人杀了？”云舞阳道：“这又有什么不是了？倒要请教？”太玄道人气道：“你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岂有连这点道理也不懂之理，武林中人最讲信义，像你这样反复无信，该算什么？”

云舞阳冷笑道：“太玄道兄，我记得你是陈友谅的心腹死士，却怎的如今又做了朱元璋的锦衣卫总教头？不知这又该算什么？”太玄道人气得双眼翻白，怒道：“原来你还是忠于故主，故意将罗大人诱杀！”

云舞阳大笑道：“难道一个人总要找一个主子吗？哈哈，你猜错了。你一定要知道我为何要杀罗金峰吗？好，那也不妨说给你听。一半是因为他伤了我的客人，另一半嘛，正是为你呵！”太玄道人道：“怎么是为了我？”云舞阳笑道：“免得你委委屈屈，做罗金峰的副手呵！”

太玄道人大怒道：“云舞阳，你居然自恃武功，出言戏侮！”两人如箭在弦，即将动手，左侧那个黑衣武士忽然踏上一步，朗声说道：“人各有志，你既然不愿投效朝廷，那自是不便相强。咱们就按江湖道上的规矩办事。请你赏一个面，这小子让我们带回。罗金峰的事，咱们不再追究了。”这两个武士忌惮云舞阳了得，太玄道人一想，己方虽有三人，未必胜得了他们夫妇，忍气不言。

云舞阳“哼”了一声，盯了那黑衣武士一眼，冷笑说道：“我道是谁，原来是峨嵋剑客阳超谷！好呀，你们要将陈玄机带走也并不难，留下两个人来与我交换，你们自己商议，愿意留下那两个人？”

这阳超谷是峨嵋派中数一数二的高手，平生也极自负，只因对手是云舞阳，而罗金峰之死对他亦是有利无害，故此才愿与云舞阳和解，哪知云舞阳

一点不留情面，再度出言戏弄。阳超谷也沉不着气了，蓦然冷笑道：“这倒是个好主意！我就留下两个人与你交换，这两个人都是你相识的大名鼎鼎的人物，换一个无名小子，总该值得了吧？”此言一出，云舞阳也怔了一怔，睁眼看时，只见阳超谷忽地解下了背上的大红包袱，解开一看，里面包的竟是两颗血淋淋的人头，云夫人不由自己的骇叫一声，这两个人竟是七修道人与蒲坚！

原来太玄道人和这两个黑衣武士正是为了追捕陈玄机而来到贺兰山的三个大内高手，这三人在山下碰到了七修道人与蒲坚，知道他们是从蒙古潜回的张士诚旧部，便合力将他们杀了。云舞阳见了这两颗人头，也自心中一凛。要知七修道人的七修剑法威震江湖，虽说蒲坚那日曾受了石天铎的一掌之伤，但这三人居然能够将七修道人杀掉，却是颇出云舞阳的意料之外。

阳超谷道：“怎么？这交易有你的便宜！”云舞阳冷笑道：“很好，两个死的当作一个活的，还有一个，就将你充数了吧！”蓦然间一掌劈出，说时迟，那时快，太玄道人右侧的那个黑衣武士把手一扬，两把梅花金针分向云舞阳夫妻射去。这个黑衣武士名叫桑令狐，名头虽然远远不及太玄道人和峨嵋剑阳超谷的响亮，却是一位专使阴毒暗器的好手。七修道人就是先中了他的暗器，才给阳超谷杀掉的。

但听得呼的一声，射向云舞阳的那一把梅花金针，全都反射回去，吓得桑令狐滚倒地上，好不容易才避过自己所发的这一把金针。云夫人没有丈夫的功力，她不敢用劈空掌，却用绝妙的轻身功夫，提气一纵，一把金针刚好贴着她的弓鞋底下射过。云夫人在空中一个鹞子翻身，“树剑”刷的一声，便向阳超谷凌空刺下！

阳超谷大喝一声，两颗人头脱手掷出，云舞阳闪身避过，脚踏洪门，当胸便是一掌。太玄道人一展拂尘，搭着了云夫人的树枝。

太玄道人的拂尘，用的是一股阴柔的劲力，云夫人树枝一荡，没有摆脱；那边厢，阳超谷硬接了云舞阳的一掌，跄呛踉踉的倒退数步，云舞阳换了口气，倒踩了七星步，一个转身，反掌一劈，横切太玄道人的手腕！

太玄道人将拂尘一扯，意欲把云夫人扯将过来，挡这一掌，却给云夫人趁势将树剑向前一探，解开了拂尘的柔劲，树剑脱了出来，一抖手便刺太玄道人的双目！

这几招快如电光石火，太玄道人倒转拂尘，架开了云夫人的树剑，左掌往外一登，和云舞阳对了一掌，云舞阳因为元气大伤，这一掌不敢运用内家真力，但太玄道人也因为两面应战，这一掌和云舞阳刚刚打成平手。

云夫人的剑法轻灵迅捷，一剑劈开，第二剑第三剑接连而至，太玄道人未及倒转拂尘，招数施展不开，一时之间，竟给她迫得连连后退。桑令狐爬了起来，抖手发出两支透骨钉，云夫人用树枝打落，太玄道人松了口气，这才站得稳步。

峨嵋剑客阳超谷也是个武学的大行家，虽然输了一掌，却也试出了云舞阳的中气不足，掌力先强后弱，心中大喜，拔出了雌雄双股剑，立刻上前助阵，左刺云舞阳，右刺云夫人，这两剑势捷力沉，确也算得是一流剑法。

云舞阳骈指一弹，“铮”的一声，把阳超谷的左手剑弹开，太玄道人业已倒转拂尘，一招“银河倒卷”，尘尾飘飘，千丝万缕，如卷如拂，这拂尖乃是用乌金玄丝所精炼的，每一条尘尾都可以钓起几十斤重的东西，拉力极强，若给它卷着手腕，腕骨非立时碎裂不可，同时又可用作拂穴，被那一丛

尘尾拂扫，可要比重手法闭穴还更难当！

云舞阳迫得再耗真力，使出劈空掌的功夫，太玄道人拂尘三卷，云舞阳也接连三掌，掌风呼呼，尘尾飘飘，打得个难分难解。抽眼一看，但见妻子也陷入了阳超谷的双剑圈中。

本来只论剑法，自是云夫人精妙得多，论功力，她和阳超谷也不相上下，但她手中拿的究竟只是一根树枝，而阳超谷却是两柄锋利的长剑，在兵器上，云夫人先吃了大亏，幸而云夫人仗着身法轻灵，“ 树剑 ”指东打西，指南打北，阳超谷双剑霍霍展开，斗了三五十招，老是想削断她的树枝，却总不能如愿。

云舞阳知道这样打不是办法，拼了全力，陡的一个劈空掌发出，把拂尘震荡得根根倒卷，蓦然大喝一声，脚踏中宫，骈指便戳，眼见太玄道人便要毁在他的一指禅功之下，忽然得暗器破空之声，桑令狐突然发出了两枚透骨钉，云舞阳力透指尖，铮铮两声，弹指过处，两枚透骨钉断为四段。

这一指实乃云舞阳毕生功力所聚，不料一击不中，太玄道人的拂尘又当头拂到，云舞阳接了两招，忽觉胸中气闷，冷气直刺心头，视力渐感模糊，身形也越来越迟滞了。要知云舞阳的内外功夫，虽然都已到为炉火纯青之境，但究竟不是铁打的身躯，他受了毕凌风寒阴毒掌所伤，继之恶斗罗金峰，跟着又用“ 龙吟虎啸功 ”暗助妻子，如今又接连使用最耗内力的劈空掌与一指掸功，己是即将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

太玄道人拂尘再展，云舞阳一个盘龙绕步，蓦然又是骈指一戳，太玄道人以为他又发一指禅功，吓了一跳，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太玄道人闪身一避之际，云舞阳强振精神，一个“ 燕子钻云 ”，凌空一跃，避开了桑令狐的一把铁菩提，身形疾穿而下，左掌拍击阳超谷的肩头，这一掌似虚似实，阳超谷蓦觉掌风扑面，回剑一削，云舞阳一声长笑，右掌一穿，劈手夺去阳超谷的一柄长剑，云夫人趁势树枝一颤，点中了他的虎口，他的另一柄长剑也脱手飞出，被云夫人抢到了手中。

这几招云舞阳使得险极，原来他那骈指一戳，只是虚似作势，并非一指禅功。待到太玄道人感觉之时，他们夫妻已是双剑在手！

云夫人挽了一个剑花，一招“ 玉女投梭 ”，剑锋斜出，阳超谷正在闪避云舞阳的追击，不料云夫人的剑招后发先至，“ 刷 ”的一剑，在阳超谷的臂膊拉了一道长长的口子，身子前倾，肩头上又着了云舞阳一剑。太玄道人大叫道：“ 阳老弟，再挺一会，云舞阳就不行啦！ ”拂尘一抖，左一招“ 流星赶月 ”，右一招“ 急浪吞舟 ”，分袭云舞阳夫妻，云舞阳反剑一挥，刚好与妻子的剑势配合，双剑反弹，但听得一片繁音密响，太玄道人的拂尘飞散，一蓬细若柔丝的尘尾，竟给剑锋削断，乱草一般的飘舞空中！

太玄道人叫道：“ 并肩子上呵，暗青子喂他呵，云舞阳过不了一时三刻！”阳超谷拗折了两枝粗如儿臂的梅花树干，上来助战，桑令狐觑准机会，一有空隙，就用喂毒的暗器偷袭云舞阳。

云舞阳长啸一声，朗声吟道：“ 百战余生何惧死，看谁先我至泉间！ ”剑招疾展，荡开了甩手箭、透骨钉、毒蒺藜诸般暗器，刷，刷，刷，一连三剑，全是进手的招数，太玄道人连纵带跃，只是避开，冷笑道：“ 好，看谁先我到泉间？ ”云舞阳意图拼命，他却避而下战，铁拂尘遮拦得风雨不透，守得非常严密。

阳超谷舞动两株树干，劲力不在云夫人之下，却远不及云夫人的轻灵翔

动，云夫人冷笑道：“ 东施效罩，自取其辱！ ” 青钢剑几记疾攻，柔中带刚，有如剥茧抽丝，连绵不断，适才云夫人用一枝拇指般粗细的梅枝，已迫得阳超谷的双股剑施展不开，而今主客易势，阳超谷用两根粗如儿臂的树干，却无法封得住云夫人的剑势，不消片刻，只听得“ 卡喇 ” 一响，阳超谷的一根树干已给云夫人削为两段。

来到云家的三人之中，桑令狐的武功最弱，但一手暗器，却是打得又狠又准，云舞阳夫妻虽然占了上风，但每被暗器所阻许多杀手神招，都未能得心应手，伤不了敌人的性命。

占到分际，云舞阳运用了仅有的精力，突然一记劈空掌发出，将太玄道人的拂尘震开，一招“ 乘龙引凤 ”，剑锋在太玄道人的胸口狠狠戳了一记，冷笑道：“ 看谁先我到泉间？ ” 太玄道人“ 哇 ” 的一口鲜血喷出，云舞阳一剑得手，气力全已消失，一个踉跄，一口气竟是提不上来，胸口剧痛，眼前昏黑！“ 卜 ” 的一声，肩头上又着了一支冷箭！

阳超谷一见机不可失，猛的抡起树干，当成棒使，一棒劈他的脑袋！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 卜通 ” 一声，血花四溅，倒下了一个人！这个人却并不是云舞阳而是阳超谷，原来云夫人的出手比他更快，就在阳超谷的木棒将落未落之际，一剑削去了他的半边脑袋！

这还是云夫人第一次杀人，见那阳超谷被削去了半边脑袋，兀自在地下滚动，鲜血直冒，禁不住心惊肉跳，手脚都酸软了。料不到太玄道人虽受重伤，迹还未死，正所谓“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 就在云夫人杀掉阳超谷，长剑还未抽回，呆呆发愣之际，突然一跃而起，拂尘一展，“ 啪 ” 的一下，正正击中了云夫人的背心大穴。云舞阳听得响声，睁眼看时，只见妻子已是摇摇欲坠，云舞阳大怒，也不知是哪儿来的气力，伸指一戳，最后一次使出了一指禅功，也戳中了太玄道人的背心大穴，太玄道人一跤栽倒，嘶声叫道：“ 把那小子抢走，算你一功！ ”

云舞阳惨然一笑，但觉百骸欲碎，四肢无力，眼光一瞥，但见那桑令狐奔向了躺在地上犹昏迷未醒的陈玄机。云舞阳大叫一声，只见妻子奔上两步，长剑脱手掷出，使出了达摩剑法中最后的一招“ 神剑穿云 ”，自桑令狐的后心穿入，前心穿出，将他钉在地上。云夫人飞剑出手，亦自气喘吁吁，倚在老梅树上，就如大病初过一般。其实比大病一场还更严重，太玄道人临死那一击，实是毕生功力之所聚，竟把她十三处经脉全震伤了。

院子里倒下了四具尸体，三个受重伤的人。又复归于静寂。歇了一阵，云舞阳低低唤了一声“ 宝珠 ”，云夫人也低低唤了一声“ 舞阳 ”，相互怜借，就像新婚时候一般，云舞阳低声说道：“ 宝珠，你搜那罗金峰身上。 ” 云夫人搜出了几锭金子，一个玉瓶，将金子扔掉，把玉瓶抛给了丈夫，云舞阳看了一眼，道：“ 不是这个，再搜！ ” 云夫人闭了呼吸，忍着那股血腥臭味，在罗金峰里衣的夹袋里又搜出一个锦囊，倒出来一看，里面有三颗淡红的丹丸。

云舞阳道：“ 拿来给我。 ” 云夫人走到了丈夫跟前，云舞阳将三颗丸药闻一闻，点点头道：“ 不错，这是大内的固本灵丹。 ” 握着妻子的手，将她的手掌慢慢摊开，把这三颗淡红色的丹丸放在她的掌心，柔声说道：“ 宝珠，请你把这三颗红丸服下。 ” 云夫人道：“ 你呢。 ” 云舞阳凄然笑道：“ 宝珠，你还看不出吗？我所受的是毕凌风的阴寒毒掌，体内的血都已坏了，真力又已耗尽，如今即算有小还丹亦已无济于事。这三颗固本丹可以治受刚猛力量

的震伤，对你有用，对我无用。”

云夫人点点头道：“我知道了。”自己把了一下脉息，又看了丈夫一眼，微微笑道：“我和你都是一样，还可以再活三天。”云舞阳道：“你服下了这三颗丸药，最少还可以再活三十年！”云夫人笑道：“太长啦！嗯，三天之内，已经可以做许多事情了！”缓缓的走到陈玄机旁边，将他扳了起来，忽地挖开了陈玄机的嘴巴，将那三颗固本灵丹，都塞了进去。

云舞阳呆了一阵，凄然说道：“宝珠，原来你对我情深义厚，竟至如斯！我，我……”心中感动，竟自说不出话来。抬起头来，但见妻子也正凝望着他，缓缓说道：“素素是个好女儿，咱们却不是好父母，不知你心里如何？我却是感到于心惭愧！”云舞阳泪承双睫，道：“我比你还要惭愧万分。”

云夫人深深吸了口气，指着躺在地上的陈玄机说道：“素素的眼光比你我都强得多，这孩子心地善良，诚朴侠义，确是一个可以信托的人。我把这三颗灵丹给他续命，你该明白我的心意吧？”云舞阳道：“我明白。待他苏醒之时，素素想必也已回来。我就当着他们两人的面，亲口答允他们的婚事。宝珠，你……”

云夫人脸上掠过一丝笑意，但随即面容更沉郁了，淡淡说道：“我不能等素素回来了。嗯，素素可怜，天铎那孩子还没成人，更是可怜。我本欲将他扶养成材，现在是不能够了。但那幅画我曾答应给天铎送到他的家中，我必须在这三天之内赶到了。”声音平静，包含的却是极其复杂的感情，云舞阳从妻子平静的话声中，听出了她心弦的激动。

云舞阳怔了一怔，他本以为妻子是要陪他同死，却原来是另有因由，心中稍稍有点难过。但立即以有这样的妻子而自豪，仰天长笑，朗声吟道：“死生凭一诺，不愧女中豪。宝珠，二十年来我没有好好待你，想不到咱们没有同年同月同日生，却得以同年同月同日死，云某尚有何求？宝珠，你走吧！我对不住你的地方，但愿能够来生补过！”

云夫人低低唤了一声“舞阳……”半晌才接下去说道：“来生之事究属渺茫，今生之事，你能听我的遗言，我已感到心满意足，好，我走啦！嗯，我担心我三日之内，赶不到石家，暂借玄机这匹白马一用，他醒来后你告诉他，叫他和素素到石家来收殓我的遗骨，并将这匹白马取回。呀，或者，或者不告诉他们也好，我叫天铎的孩子将来把这白马送还。”

陈玄机那匹白马正在门外吃草，云舞阳送出门外，只见他的妻子跨上白马，凄然一笑，扬鞭说道：“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像今日这般的散了，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岂不是比同床异梦要胜过多多！”马鞭在空中僻啪一响，虚抽一鞭，那白马放开四蹄，在暮色苍茫之中，绝尘而去。

这当真是死别生离，云舞阳目送他的妻子奔下山坡，直到看不见了，这才叹了口气，回过头来，但觉一片茫然，也不知是悲哀还是欢悦？二十来来，他和妻子始终像陌生人一样，今天才第一次懂得了她；而她也是第一次向自己打开久闭的心扉，留下了不尽的情意。云舞阳但觉这缠绵的情意，远远胜于新婚之时。

云舞阳手抚梅枝，喃喃说道：“想不到她们两人竟是如此相似！都是侠骨如钢，柔情似水！呀，我所种下的罪孽真是万死不足以蔽其辜！”晚风穿树，树上本来就已稀疏的梅花，又落下了几朵，云舞阳忽地又想起了他的前妻，二十年来，他几乎每晚都在梅花树下徘徊，在梅花丛中看到她的幻影，今晚她又看到她了，云舞阳叫了一声“雪梅！”扑上前去，风摇梅树，叶落

花飞，霎然间，他脑海中又泛出第二个幻影，是他现在这位妻子的影子，忽然间两个影子合而为一，分不出谁是宝珠，谁是雪梅，云舞阳扑下了片片梅花，两个人的影子都不见了。

夜色深沉，山间明月冉冉升起，云舞阳独自在梅花树下徘徊，也不知过了多久。直至月上梅梢，森林里照例的传来了每晚的猿啼虎啸，云舞阳好似在恶梦之中醒来，月光下院子里的景物更是凄凉，云舞阳看一看那横七竖八倒在地上的尸体，心中无限憎厌，想道：“ 我不能让这些肮脏的东西沾污了我的梅花。 ”拾起地上的银瓶，那是从罗金峰身上搜出来的，里面装的是“ 化骨丹 ”，那是杀人之后，毁尸灭迹用，云夫人刚才不认得这种东西，还几乎当作灵丹使用。

云舞阳把那些尸体，拽出门外，找一个冷僻的地方，将尸体化成了一滩脓血，就地埋了。忽地心中打了一个寒噤，想道：“ 这些人诚然都是坏蛋，但我又何尝比他们好了？我憎恶他们，其实我更应该痛恨自己！ ”

人到将死的时候，只要尚有知觉，总会回忆起自己一生的行事，云舞阳而今也是一样，平生事迹，在心头上一幕幕的翻过，做过好事，也做过坏事，只觉罪孽之深，远非自己偶然所做的一些好事所能补过！

山风越刮越大，云舞阳感到阵阵寒意袭人，猛然的想起了陈玄机，回到院子里将他抱了起来，一摸脉象，甚是和平，只是人还未醒，月光照在陈玄机酣睡的面上，云舞阳心中忽然起了一个奇怪的感觉：这天真无邪的睡相，就像他的素素一般！云舞阳凝视了好一会，又好像这相貌似曾相识，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似的？随即哑然失笑，自己隐居贺兰山的时候，只怕这陈玄机还在襁褓之中。但不知怎的，不由自己的对这少年人起了一种爱惜的感情，而这感情又似乎并不是完全为了女儿的缘故。

云舞阳将陈玄机抱入书房，将他放在床上，给他盖上了被，又放下了帐子，就像素素小时候他服侍她入睡一般，然后燃了一炉安息香，打开了一扇窗，让带着花草气息的夜风吹入，看出窗外，月亮已将到天心了呀，素素还没有回来！

第十一回　痴男怨女

云素素这时还在寻觅陈玄机，她哪里知道陈玄机就在她的书房之中酣睡。

山间明月冉冉升起，树林里除了她的脚步声外，就只有落叶的声息，静得令人心悸，然而云素素还是在森林里蹈蹈独行，偶而也有一两声猿啼虎啸，远远传来，打破了森林的寂静。夜风吹来，云素素打了一个寒噤，她不是害怕这森林的寂静，然而她的内心却确实是在颤抖不安，那是因为她父亲的缘故。

她做梦也想不到父亲曾干那桩罪孽，那是绝对不能饶恕的罪孽，纵许他的父亲！然而父亲是怀着多么悔恨的心情向她诉说呵，那痛苦的眼光，那发抖的声音，简直像是一个临死的罪人的忏悔，她忍心还再去责骂他吗？呀，她多么渴望能见到陈玄机，只有在陈玄机的身旁，只有在她最信任的人的身旁，也许能稍稍减少她心中的害怕。

忽然听到林子里有追逐的脚步声，这是陈玄机吗？他和谁在一起？脚步声来得更近了，只听得有人连声叫道：“韵兰姐姐，韵兰姐姐！”声音竟然也是那样的颤抖不安，就像她的父亲在石洞之中呼唤她的声音一样。这个人不是陈玄机，他是上官天野。

云素素跳上一棵大树，只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少女向前狂奔，任凭上官天野叫得力竭声嘶，她总是不肯止步。“呀，原来她就是萧韵兰！”云素素心中想道：“为什么她这样伤心？莫非她已知道了陈哥哥和我的事情？”在爱情中的少女最为敏感，也最容易猜到另一个被爱情所磨折的少女的心事。

云素素忽然对萧韵兰怜悯起来，她对任何喜欢陈玄机的人都有好感，纵然这是个想从她手中抢走陈玄机的人。云素素悄悄的跟在他们的后面，她的武功远在上官天野与萧韵兰之上，休说这两个人都是满怀心事，即算平时，他们也不能发现。

上官天野体力刚刚恢复，追了许久，都没有追上，心中激动之极，尖声叫道：“韵兰姐姐，你要生要死我都和你一道。难道你心目中就只有一个陈玄机么？”萧韵兰倏然止步，冷笑一声，回头说道：“你愿与我同生共死？”上官天野道：“这么多年，你还不知道我的心？”

萧韵兰冷笑道：“你倒是很听陈玄机的话！陈玄机怕没人要我，所以要你像影子一样的跟着我，哼，亏你还是男子汉、大丈夫？”上官天野叫道：“你这话是从何说起？陈玄机要我找你，那是一片好心！”

萧韵兰面色一沉，苍白的面色在月光下更令人感到冷意，上官天野怔了一怔，这时他与萧韵兰姐相距不过数步，他张开了双手，却不敢跑上去抱她。只听得萧韵兰又是一声冷笑，说道：“好心？那我就真感谢不尽了。好，上官天野，你真的愿与我同生共死么？”

上官天野道：“但凭你的吩咐，水里火里，百死不辞。”萧韵兰冷冷说填，“好！那你就给我把陈玄机杀了，然后回来，咱们就在这悬岩上跳下去！”上官天野吓了一跳，叫道：“韵兰姐姐，你，你，你疯啦！”爱与恨原是相隔一纸，萧韵兰这种因爱之极而恨之深，愤激之下，宁愿同归于尽的心情，云素素可以理解，上官天野却给她吓着了。

但听得萧韵兰一声冷笑，说道：“好，那你就回去陪你的好朋友吧，别再纠缠我了！”拢袖一拂，手指忽地从袖管之中伸了出来，向上官天野重重

一戳，上官天野骤不及防，给她戳个正着，一跤跌倒。萧韵兰纵声狂笑，旋风般似的逃入了密林之中。

幸亏这一指并没有点正他的麻穴，上官天野稍为运气冲关，穴道便解。上官天野揉揉关节，舒展手足，站了起来，林深树密，哪里还找得着萧韵兰的影子。

天边飞来了一片黑云，遮住了明月，森林阴暗凄冷！上官天野几乎闷得透不过气来，他本来是个豪迈的少年，今晚第一次感到心情是异样的沉重，禁不住在黑丛林中又大声叫了起来：“韵兰姐姐！韵兰姐姐！”

忽听得有人斥道：“萧姑娘的名字是你叫得的吗？”云开月现，只见四个黑衣汉子，已围在四边。左侧一个面似玄坛的矮胖老头跳了上来，瞪着眼睛，那股神气，就好像要把上官天野吃掉似的。

上官天野怒道：“你是谁？我叫我的韵兰姐姐，与你何干？”那矮胖老头跨上一步，向上官天野仔细的打量了一会，“嘿”的一声干笑，阴恻恻的问道：“你是上官天野？”上官天野道：“怎么？”那老头又道：“你是武当派的新任掌门？”上官天野这个掌门人的位子还未正式接任，除了武当派的几个长老之外，外人根本不得而知，上官天野好生诧异，讨厌这老头的神气，大声说道：“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话犹未了，那老头忽地反手一掌，给上官天野来了一记耳光！

上官天野根本就不认识这个老头，这一记耳光，大出上官天野意料之外，险险给他打中，虽然终于避开，但掌风过处，已刮得面上火辣辣的隐隐作痛。上官天野这一气非同小可，“砰”的一招“跨虎登山”，一记长拳猛击，大怒骂道：“世间竟有你这样凶横的老贼，你当我上官天野是好欺负的吗？”

那老头用了一招“交加十字手”，化解了上官天野的长拳，仰天大笑道：“恃势欺人，那是你武当派惯做的事！牟独逸断子绝孙，这报应只有轮到你的身上了。你若想活命，乖乖的给我磕三个响头，听凭我的吩咐！”

上官天野化拳为掌，呼、呼、呼！连劈三掌，他不善言辞，一腔怒气，尽都发泄出来，掌势有如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勇不可当。那黑脸膛的矮胖老头给他迫得连退三步，西首的那个黑衣汉子叫道：“褚大哥，何必与他多说废话？”北边的那个黑衣汉子也叫道：“是呀，褚二哥，你哥儿俩一掌将他打发，想要什么东西，还愁不到手吗？”那矮胖老头大笑道：“此话有理。二弟来呀！好小子，你不识抬举，明年今日，是你的周年祭了。”右侧的一个矮胖老头应声而出，一左一右，双掌齐扬。

来的共是四人，两上中年的大汉在林边把风，这两个老头则上前应敌。上官天野这时才看得分明，但见这两个老头，相貌甚为相似，都是一般矮胖，不过一个是黑脸膛，一个是红脸膛，一个掌心黑墨墨的，一个掌心却似涂满了硃砂，掌风过处，都有一股扑鼻的腥味！

上官天野吃了一惊，喝道：“你这两个老贼敢情是勾魂双煞么？”这勾魂双煞乃是一对孪生兄弟，黑脸膛的那个是大哥，名叫褚英，练的是铁砂掌的功夫，红脸膛的那个是二哥，名叫褚霸，练的是赤砂掌的功夫，掌心都有剧毒，若给他击中，十二个时辰之内，便要毒发身亡，故此人称“勾魂双煞”！这两兄弟都是山东黑道中响当当的人物。

那黑脸膛的老头哈哈笑道：“你这小子既然识得勾魂双煞的大名，还不乖乖的给我们各磕三个响头？”那红脸膛老头也喝道：“你还要动手？哼，哼！当真是不要性命了么？”

上官天野吃软不吃硬，明知勾魂双煞厉害，却是毫不示弱，做然说道：“凭你们这两双狗爪子，也不见得就能勾人的魂、夺人的魄！”双掌一招“弯弓射雕”，左掌如弓，横扫褚英，右指如箭，猛戳褚霸。

霎时间斗了十数二十招，上官天野的掌法已得武当精髓，飘忽如风，力猛势捷，褚英、褚霸在一时之间，还真的奈他不得。褚英“嘿嘿”冷笑，道：“二弟，这小子不知死活，咱们且来个瓮中捉鳖。”两个左右分开，双臂箕张，将上官天野拦住，步步进迫。圈子越缩越小，要知这两人的掌心都有剧毒，上官天野只能乘隙反击，不敢和他硬拚，圈子一缩小了，掌脚施展不开，那就当真是危险万分！

眼见那圈子已缩到周围八尺之内，上官天野猛的大喝一声，化掌为拳，拳掌交替，直如巨斧开山，铁锤凿石，使出了最刚猛的金钢掌与罗汉拳，上官天野到底是牟一粟的衣钵传人，内外功夫都有相当根底，这一路拳掌轮换的功夫又是牟独逸的自创武功，威力之强，在各家各派的掌法之中要推第一！

褚英褚霸同声嚷道：“哎哟，这小子拚命！”各人回掌自保，部闪开了一步。上官天野用这等刚猛的打法，的确是有了两败俱伤的念头，褚英褚霸的铁沙掌打中了他，他虽然不能活命；但褚英褚霸若给他的金刚掌罗汉拳打中了，恐怕不死亦得重伤，勾魂双煞乃是成名人物，且又胜算在握，这时反轮到他们不敢和上官天野硬拚了。

上官天野得手不容情，哪肯让勾魂双煞再成包围之势，索性硬拚到底，“五丁开山”，“撞倒天柱”，“踏破贺兰”，“哪吒闹海”，罗汉拳与金刚掌的招数轮换使用，一招比一招紧猛，将圈子又扩展至离身丈许，蓦然长啸一声，腾身飞起，一记“鹰击长空”，向褚霸的天灵盖拍下，褚霸大骇，迫得身躯卧地，几个打滚，滚了开去。上官天野身形落地，己是闯出了勾魂双煞掌力笼罩的范围。

猛听得刷刷鞭声，沙飞石起，东首那个黑衣汉人喝道：“好小子想逃么？还有俺通州常山龙呢！”他使的是一丈多长的蛟筋虬龙鞭，鞭上还有许多倒刺，一展开来，风声呼响，登时卷起了一团鞭影，方圆数丈之内，都在他长鞭卷及的范围，休说被他的长鞭打中，就是给他鞭上的刺钩钩中，也是皮开肉裂之灾。上官天野双手空空，如何能够抵挡。

好个上官天野，一提腰劲，凭空跳起两丈多高，在半空中一个筋斗倒翻，向后跃出三丈开外，身形未定，只见西首那个黑衣汉子也赶了上来，剑把一翻，刷、刷、刷便是连环三剑，剑尖所指，正当上官天野胸部三处大穴的方位，上官天野若是不变身形，那就是凑上去给他刺了。

上官天野想一扭身躯，仍乘隙逃走！他闪得已算很快，哪知来人的剑招更快，就在他抽眼审视形势之时，刷、刷、刷又是一连剑追踪而至，冷森森的剑锋堪堪的触到了他的后心！只听得那汉子哈哈笑道：“你这小子今日要想逃走，俺公冶良三字倒写！”

这常山龙和公冶良二人都是山东剧盗，在黑道上的名头比勾魂双煞更响。上官天野又怒又惊，同时又是十分诧异，他们武当派历代定下来的规矩是既不能做强盗，也不能做保镖，因之虽然与黑道上的人物说不上有什么交情，但也从来不会与他们结怨。上官天野本人更是初走江湖，今番还是第一次遇到他们。

何以这些绿林上的凶神恶煞如此无理取闹，甚而要取他性命？上官天野真真是百思莫解，此时此际，也不容他有空思索，常山龙的长鞭，公冶良的

短剑，两边一迫，把他迫得连连后退，然而却并不伤他，只是把他迫得再退回原位，仍然陷入了勾魂双煞的包围圈内！

这是黑道上给同伙找回面子的意思，上官天野是从勾魂双煞手下逃脱的，所以常山龙和公冶良仍然把他“送”回勾魂双煞的手中，让勾魂双煞处置。

勾魂双煞打了一个哈哈，褚英道：“我谢两位老弟啦！”褚霸急于要报刚才那一掌之辱，更不打话，手掌一翻，那通红如血的掌心，带着一股腥风，立刻便向上官天野的胸膛印下。上官天野正自转得昏头昏脑，待听得掌风飒然，闪避已来不及。

忽听得一声清脆的声音叫道：“褚叔叔手下留情！”竟然是萧韵兰的声音，褚霸一掌劈出，又抽了回来，头上青筋毕露，上官天野呆了一呆，“韵兰”两字还未出口，胁下的“少府穴”忽然一麻，跌倒地上，原来是给公冶良飞石打中了麻穴。

上官天野身子不能转动，眼睛还是看得清清楚楚，只见褚英褚霸和常山龙公冶良四人分成两排，竟然对萧韵兰执体甚恭，由褚英领头说话，躬身言道：“奉老舵主之命，请姑娘回家。”萧韵兰道：“我不回去！”褚英道：“老舵主很想念姑娘，他已择好日子，就要金盆洗手，封剑闭门。请姑娘回去，继承他的家当。”

萧韵兰道：“我不希罕”。公冶良眼珠一转，上前说道：“萧姑娘，你爹爹年纪老迈，膝下无儿，只你一女，他一生心血，挣来了这份基业。嗯，纵算你不希罕，难道你就不顾念他老人家吗？”萧韵兰默然不语。常山龙道：“你爹爹说，只要你肯回去，一切听从你的意思。金家的事再也不提。”

上官天野心头一震，起初他对这四个山东绿林中响当当的人物对萧韵兰执体之恭，甚为惊诧，待听到了“金盆洗手”等等话头，这才恍然大悟：“敢情萧韵兰的父亲竟然是绿林中的一个领袖人物！”

他与萧韵兰已相识三年，从来未问过她的来历，有时在闲话之中，萧韵兰也偶尔透露出她是“武学世家”。她还常说：“男子可以游学四方，女子为什么就不可以？”上官天野就因为她这股豪迈的气慨，深觉与自己相投，这才私下暗恋她的。只道她是一个不羁的女侠，却原来她是强盗头子的女儿。然而这又有什么关系？上官天野自己就下了决心，要继承毕凌风的衣钵，做一个四海为家的侠盗。

他倒不是为了萧韵兰是强盗的女儿而轻视她，但他却感到异样的悲哀，自己对她披肝沥胆，她却将自己当做外人，她弃家出走，其中定有缘故，但她的哀愁苦乐，却不肯与自己同担。但转念一想，自己向云舞阳索剑谱之事，何尝不也是瞒着她。也许其中有甚隐情，她还不能向自己吐露？

但见萧韵兰若有所思，呆呆的出了一会子神，眼光忽然向他瞥来，上官天野怦然心跳，只听得萧韵兰问道：“你们为什么把他擒了？”

褚英躬身答道：“回禀姑娘，这小子名叫上官天野，乃是武当派的新任掌门。”萧韵兰道：“我知道。”褚英心道：“你何只知道？老舵主若不是听到风声，怕你上这小子的当，哪会这样着急的派我赶来。”

褚英阴恻恻的微微一笑，萧韵兰道：“是武当派的掌门人又怎么样？”褚英道：“你爹爹纵横大江南北，从未有人敢与他作对，只是有一次莫名其妙的折在一个老贼手上，他毕生认为奇耻大辱。这老贼便是武当派的上两代掌门牟独逸！”萧韵兰道：“这事情爹爹也与我说过。但这与他有何相干？”

上官天野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萧韵兰第一次听说他是武当门下的时候，脸上会现出那么奇异的神情。

褚英“嘿嘿”一笑，道：“怎么说不相干，他是牟独逸的徒孙，武当派的衣钵传人呀！”萧韵兰道：“事隔三十年，那时他还没有出世。我说不相干就不相干。”褚英道：“姑娘要放人，老奴自不敢违背，只怕老舵主他说相干，责备下来，我可担当不起！”萧韵兰柳眉一扬，道：“你只管放人，我自与爹爹去说！”

褚英正是要她说这句话，要知萧韵兰的父亲派人寻她回家，听到风声，知道她与上官天野交游，也是其中的一个缘故。

公冶良道：“褚大哥，小姐既然愿与咱们一同回去，那么这小子便放了吧。可是那剑谱却一定得向他索回。”萧韵兰诧道：“什么剑谱？”公冶良伸指一戳，已是解开了上官天野的穴道。

上官天野叫道：“韵兰姐姐，你回去哪儿？”刚刚移动脚步，却被那四个人一齐拦住。

公冶良道：“看在萧姑娘份上，饶你一条小命，达摩剑谱，还不拿出来么？”上官天野道：“什么达摩剑谱？”公冶良冷笑道：“你这小子故作痴呆，想装蒜么？什么达摩剑谱？牟独逸三十年前巧取豪夺的那本剑谱，不是达摩剑谱是什么？”上官天野道：“我也正要寻这本剑谱，拿什么给你？”公冶良道：“难道牟一粟还能将这本剑谱带到棺材里去？你是武当派的掌门，不在你的手中还在哪儿？”萧韵兰听得莫名其妙，拦着了公冶良道：“既然是他们武当派的剑谱，咱们要它作甚么？这岂不坏了我爹爹的名头。”

公冶良微现诧色，“噫”了一声道：“萧姑娘，你爹爹还没有向你说过吗？这达摩剑谱本来就不是牟独逸应得的东西！”

萧韵兰道：“难道这剑谱竟是我爹爹的？我可从没有听爹爹说过什么达摩剑谱。”

褚英道：“本来这剑谱既不是牟独逸的，也不是你爹爹的，不过到了今天，与这剑谱有关的人都已死了，除了你的爹爹之外，谁也不配做这剑谱的主人。”

云素素伏在大树之上，这些话全部都听入耳中，不觉暗暗诧异，心道：“我妈妈当年助我爹爹偷了她外家这部剑谱，为了此事，我妈终日抱憾，我妈妈绝不会骗我。这剑谱怎么会不是我外公的？”云素素诧异，上官天野更是诧异，虽然毕凌风也对他说过，这剑谱不该属于他师祖所有，但毕凌风却说，这剑谱乃是一个异人遗留给与他师祖齐名的一位当代大侠的。与他师祖齐名的当代大侠，只有一位陈定方，却又怎的会缠上萧韵兰的父亲？

萧韵兰也是同样的莫名其妙，褚英笑道：“姑娘若不明白之处，回去问你爹爹自然知道，咄，这小子得了性命，剑谱还不舍得拿出来吗？”后面这两句话是向着上官天野说的。

上官天野烦躁之极，大声叫道：“什么剑谱都不关我的事。好，告诉你们，达摩剑谱就在云舞阳手上，你们要就自己去拿，别再麻烦我了。我只想和韵兰姐姐安安静静的说几句话。”

常山龙面色一沉，叫道：“云舞阳，他在哪儿？”上官天野道：“就在这贺兰山上。”公冶良笑道：“你拿云舞阳来吓我们？”褚英道：“姑娘，这小子的话当真？”萧韵兰道：“什么剑谱不剑谱的，我一概都不知情。不过，上官天野从来不会说谎，这却是我知道的。”褚英道：“那么对不起，

我们可要先搜一搜他了。”

萧韵兰柳眉一竖，喝道：“褚英！”褚英打了个揖，冷冷说道：“请恕老奴无礼，老奴岂敢不给姑娘面子，叵奈这剑谱关系重大，今日不搜，错失机缘，老舵主的怪责谁也担当不起，搜！”

萧韵兰气得如花枝乱颤，这四个虽说是他父亲的手下，到底份属叔伯之辈，褚英谦称“老奴”，其实父亲也要给他几分面子，他们不听命令，萧韵兰可也无可奈何。

说时迟，那时快，褚霸一个箭步跳上，喝道：“好小子，举起手来。”上官天野大怒，“啪”的就是一掌打出，喝道：“凭什么要给你搜？”褚霸险险给他打中，怒道：“嚓，你这小子居然还敢动粗！且先把你锁住了再说！”

褚英褚霸同时动手，哗啦啦一阵响声，抖出于两条铁链，向着上官天野的脖子便套，公冶良一柄长剑挡住了他的背心，常山龙长鞭霍地一扫，卷他双脚，上官天野纵算武功再高，也难低挡四个高手围攻，眼见他就要被长剑卷倒，褚英褚霸的锁链就要套上他的脖子。

忽听得一个女子的声音叫道：“住手。”声音远远传来，甚是柔和，但却有一种震慑人心的、高贵尊严的气派。褚英蓦地一惊，其他三个人也呆了一呆，但全部这样想道：“绝不可能是她！怎么会是她呀？”呆了一呆，念头还没有转得过来，长鞭、短剑、铁链仍然发出，说时迟，那时快，四个人都觉得眼前一亮，俨如一道彩虹突然从天而降，飞到了它们的面前，但见一个中年美妇，挥舞着一条红绸，矫如游龙，翩若惊鸿，只滴溜溜的转了个身，长鞭、短剑、铁链全都被她卷出了手！

上官天野的诧异不在四人之下，这声音竟然不是萧韵兰的？他刚刚抬起了头，只听得那妇人又道：“他说的不错，那达摩剑谱确实是在云舞阳手中。”

这刹那间，那四个绿林大盗全部像泥塑木雕一样，动也不敢一动，好像见到了什么怪异的物事，脸色如土，骇异之极；又似奴才见了主子一样，惊异之中带着惶恐。但这都是刹那间之事，褚英惊魂稍定，“呵呀”一声，叫了出来，由他领头，四个绿林大盗都向妇人跪倒，不约而同的颤声叫道：“大小姐，是你，是你呀——这，这……”

那美妇人把手一挥，道：“不错，是我！你们不信我的话吗？”褚英道：“这，这是怎么回事？云，云……”那美妇人道：“不许再提这个名字，也不许对任何人说你们曾见了我！”褚英褚霸等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再说半句。

上官天野连日来碰到许多怪事，尤以今日之事，最为奇怪，心中想道：“这妇人是谁？怎的这四个绿林大盗对她如此尊敬畏惧？远远在对韵兰姐姐之上？为什么都称呼她做大小姐？听这称呼，这四个大盗似是自居奴仆，这真奇了。”

上官天野心中的疑问，萧韵兰却先问了出来，她比上官天野还要惊诧，她想来去，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为什么父亲的手下会这样的听她说话，萧韵兰踏上一步，问道：“请问大娘贵姓，和家父什么称呼？”

那妇人微微一笑，一挥手叫褚英这四个人站起来，问道：“这位小姑娘是萧冠英的女儿吗？”褚英道：“不错。萧舵主接任帮主也已经有二十年了。”那妇人一笑说道：“小姑娘，我是谁人，你回去问你爹爹就知道了。你今天初次见我，我没有什么东西给你，只能送给你几句话：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世上本来没有完美无瑕的东西。所以你若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也不要老是挂在心上。”

萧韵兰怔了一怔，但见这妇人的眼光从他的脸上掠过，似乎早已是从他紧蹙的眉尖，看出了她的心事。眼光中看出无限同情，萧韵兰的伤心失意，已到极点，却给这妇人的几句话解开了许多。

还有一个人暗暗诧异的，那是云素素。她只瞧了那女人一眼，便感到颤栗不安。“呀，真像母亲！”不是形貌上像，而是那股神气像极了，忧郁的脸色，大家闺秀的丰度，沉静而又似蕴藏着无限心事的眼光，……云素素禁不住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想起了石天铎之死的那个可怕的晚上，“母亲到哪里去了呢？”可怜的素素，她一点也不知道，母亲曾经回来，再次的和她的父亲诀别。

云素素的沉思突然给那女人说话的声音打断了，她说出了一个令云素素心灵激动的名字——“陈玄机”。那是她向上官天野询问时说出来的。

上官天野也正在思索一个曾经听过的名字——“萧冠英”。蓦地记了起来，他师父牟一粟有一天曾和他提起过这个名字。这个人乃是北五省的绿林领袖，当时上官天野也并不怎么放在心上，却想不到竟是萧韵兰的父亲。

上官天野的沉思也是给那中年美妇的问话的声音打断的。上官天野抬起头来，但见一双满含着期待的目光正在注视着他，那女人问道：“你是上官天野吗？陈玄机是不是你的好朋友？”上官天野道：“不错，你认识他的吗？”

那女人眼睛一亮，紧跟着问道：“那么，陈玄机呢？”上官天野道：“他刚刚随云夫人走了。”那妇人道：“什么云夫人？”上官天野道：“云舞阳的妻子呀！这贺兰山中哪还有第二个云夫人？”倏然间但见那女人的面色一沉，翻亮的眼光突然阴暗了，颤声叫道：“什么，玄机，他，他到云，云家去了？”

上官天野莫名所以，那中年妇人忽地叹了一口气，轻轻念道：“劫后寒梅虽未折，更能消受几番风？”把手一挥，沉声说道：“褚英褚霸，你们走吧，记住我的吩咐，今日之事，切不可与人言说。”转身便走，衣袂风飘，并不见她起步奔驰，却是霎眼之间，就没有踪迹！上官天野心头一震，这正是传说中的，那位与自己师祖齐名的一代大侠陈定方的“轻形换影”的轻功。

云素素伏在那大树之上，目送那女人背影消失在暮蔼之中，心中一动，忽然起了一个奇异的感觉，这女人如此关心玄机，莫非她就是陈玄机的母亲？云素素时常听陈玄机提起她的母亲，心中早已有了形象，这时越想越觉相似，心中充满喜悦，但她为什么又不许褚英提起她父亲的名字，呀，看她的神色，听她的语气，还好像很憎恨她们云家。

但听得萧韵兰喃喃说道：“她是谁？”褚英道，“萧姑娘，你回到家中，自然一切明白。”萧韵兰看了上官天野一眼，毅然对褚英说道：“好，我就和你们回去，继承我父亲那刀头舐血的生涯！”

上官天野大叫道：“韵兰姐姐，你等等我，要做强盗，咱们一同做去。”常山龙冷笑道：“这小子罗唆什么？做强盗你也还未够格呢！”长鞭一展，拦住了上官天野。萧韵兰翘首长天，凄然笑道：“各人自有各人的缘份，难以强求，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嗯，那位大娘的话是说得不错。上官天野，你留下来吧，等下你见到陈玄机你向我替他祝贺，祝贺他与那位云小姐白头到老，无虑无忧，一生也不要有什么伤心之事。”

萧韵兰这几句话自是有感而发，云素素与上官天野都听得出来，她还是深深的爱着陈玄机。上官天野呆若木鸡，不断的咀嚼那两句话：“各人自有各人的缘份，不可强求。”这句话竟似为他而发。一抬头，只见月上树梢，

萧韵兰去得远了。

月光带着寒意，上官天野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寂寞，但觉茫茫人海，竟然难觅一个知己，萧韵兰也曾向过他问暖嘘寒，但萧韵兰的心并不向着他，不错，陈玄机也曾为过他舍生拚死，对他有如弟兄，但陈玄机却又何尝懂得他苦恋的心情？上官天野悠然存思，茫然若梦，他从来没有这么深沉的思想过，他从来没有像今晚的那么感到孤单，细细想来，但觉天地之大，似乎只有那个新拜的残废师父，才是自己的知己。

上官天野喃喃说道：“ 师父，师父，你何必还为我去夺什么宝剑，求什么剑谱？咱们还是快快离开了这伤心之地吧。 ” 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叫道：“ 天野，呀，你在这儿，你说什么？ ” 抬头一看，但见自己那五位师伯师叔，联袂走入林中。

上官天野呆呆发愣，智圆道：“ 你是怎么逃脱云舞阳这老贼的魔掌的？嗯，你受了伤么？ ” 智圆长老见他似是神智昏迷，还以为他已被云舞阳用内家手法，分筋错脉，扰乱灵台。

上官天野退了一步，道：“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理那达摩剑谱的事情了。你们要，自己问云舞阳要去。 ” 智圆长老怔了一怔，叫道：“ 你说什么？ ” 智弘长老道：“ 你给他把把脉看，敢情他真是受伤了。 ” 上官天野抱手一摔，道：“ 谁说我受了伤。 ” 智弘道：“ 好，那么剑谱之事，以后再提。咱们回武当山去吧。 ” 其余四老，连连点首，心中都是这样的想，云舞阳不讲道义，打又打不赢他，不如先回转武当山，把掌门的位子定了，然后邀集各武林前辈，再向云舞阳兴问罪之师。

哪料上官天野把头一抬，忽地朗声说道：“ 我不回武当山，我也不再是武当派的掌门人了。 ”

第十二回　伏虎降龙

智圆长老这一惊非同小可，厉声斥道：“ 上官天野，你疯了吗？放着一个好好的掌门为什么不做？”上官天野道：“ 我不做自然有人会做。”智圆长老双眼一翻，睁大眼睛喝道：“ 什么人要做？”上官天野道：“ 师伯，你门下的几位师兄就都比我强得多。”

智圆长老“ 哼 ”了一声，道：“ 什么人向你挑拨是非来了？”上官天野道：“ 这是我自甘退让，省得师伯你再费心安排。嗯，那几位师兄接到师伯的法谕，想来也该回到武当山了，还要我去凑热闹做什么？”

智圆长老本来私心自用，想安排自己的弟子抢夺这掌门的位置，忽被上官天野直言揭破，不觉老羞成怒，再厉声斥道：“ 胡说八道，掌门的大位是私相授受的么？你要让给你的师兄，也该先随我回山，再召集同门公决。”上官天野冷笑道：“ 何须这样费事，从今之后，我已不再是武当派的人，你们中的事情，我不再过问。”

智圆长老又惊又气，大怒喝道：“ 你敢欺师灭祖，反出本门？”上官天野道：“ 我对牟恩师的训海不敢忘，但武林之中，师父死后，改投别位名师，也并不是没有先例！”智圆长老怒道：“ 好呀，你改投了什么明师了？”其他四老也都动了怒气，纷纷斥骂。“ 武当派是武林正宗，从古以来，只听说改邪归正，哪有弃正归邪？”“ 胡说八道，掌门人岂有改投别派之理？”纷纷扰扰，喝骂之声乱成一片。

忽听得叮叮的铁杖之声由远而近，来得快极，武当五老面色大变，不约而同，喝骂之声全都止息。但听得毕凌风哈哈笑道：“ 武当派的五位老头儿，俺毕凌风可没有骗你们吧？贵派的掌门人心甘情愿拜我为师，可不是我要抢你们的！哈，哈，上官天野，你都说清楚了么？”上官天野躬身说道：“ 早已说清楚了。

武当五老面面相觑，智圆长老愤然说道：“ 毕凌风，你好！武当派可不是由任何人来欺负的！”毕凌风哈哈一笑，铁拐划了一道圆弧，那张满脸剑痕的丑脸越发狰狞可怖，冷冷笑道：“ 毕某虽只剩下半边身子，何尝惧怕谁了，好吧，纵算你们武当派泰山压顶，我毕某也能独臂擎天！”

武当五老全都气得面色焦黄，但他们在斗云舞阳之时，都受了一指禅功的闭穴之伤，虽然每人服下半粒小还丹，功力却尚未恢复，又曾眼见毕凌风那等厉害的掌力，如何敢与他硬拼？智圆长老怒道：“ 今日由你嘴硬，三月之后，我再邀集武林同道与你理论。”毕凌风大笑道：“ 谁耐烦等你三月，三日我也不等！”智圆长老道：“ 等不等那由你。我不找你理论那可得由我。任你走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找上你的门来！”

毕凌风“ 当 ”的一声把铁杖插入地中，目送武当五老疾走下山，冷冷笑道：三月之后还想找我，哈，哈，那时你们去向阎罗王要人去吧！”

上官天野骇道：“ 师父，我这几位师伯虽然私心自用，却非十恶不赦之人，若然他们日后寻仇，也请师父看在我的份上，不要遽下杀手。”

毕凌风神色暗澹，惨笑说道：“ 谁说我要杀他们了？呀，你这孩子好不懂事，咱们缘份将尽，还有什么日后呢？”这番话古怪之极，令得上官天野惊疑不已，心道：“ 那么师父说的向阎罗王要人又是什么意思？”问道：“ 咱们师徒刚刚遇合，怎的师父便说缘份将尽，莫非弟子有什么做错了吗？”

毕凌风摇了摇头，惨然一笑，但见他脑门上泌出汗珠头顶上蒸发出一层

氤氳白气，半晌说道：“ 昆吾宝剑和达摩剑谱，我都没能够给你要回来了。 ”
上官天野只道他是为这两事伤心，急忙说道：“ 这些身外之物弟子也不希罕，师父，你为我去恶斗云舞阳，弟子已是感恩不尽，咱们还是早早离开这是非之地吧。 ”他哪知道毕凌风已被云舞阳的一指禅功伤了内脏，那伤势比云舞阳所受的伤还要严重，毕凌风适才对武当五老其实只是虚声恫吓而已。
毕凌风却扶着铁杖坐了下来，缓缓说道：“ 不，这剑谱的故事，今日我若不向你说，以后可就没有机会说啦。 ”上官天野见毕凌风说得极为郑重，心中隐隐感到一阵凶兆。
月亮渐渐移近天心，深山中又传来了几声虎啸，毕凌风道：“ 连日来你碰到不少奇怪的事情，这样的夜晚也确实令人有点害怕，怪不得你想早早离开此山了。二十多年前，我也曾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晚上，碰到比今日更奇怪的事情。
“ 那时我也像你一般年纪，雄心勃勃，想创出一番事业，我哥哥毕凌虚在张士诚军中，遥领北方丐帮帮主的名义，帮中的事情多由我奔跑，我生性又喜欢漫游，足迹所及，遍及大江南北，直至塞外边荒。
“ 有一日我迷路在甘肃的‘ 麦积石 ’山之中，黄昏时分，野风陡起，忽然听得脚下有郁雷似的轰轰之声，我还以为是地震，过了一阵，忽然从地底里传出来凄厉的叫声，同时脚下的土质也像比周围的松软许多，我试用铁拐触地，果然裂了一个洞口，我将洞口的石块移开，砂石纷纷下落，原来是一个中空的石窟。
“ 我大着胆子缒绳而下，只见里面黑影憧憧，不时掠过刀剑的闪光，竟是有人在里面厮杀。我自小练过暗器的功夫，但刚在明亮之处走入阴暗的石窟，还未看得十分清楚。凝目细辨，隐约的两条大汉正在向一个老人围攻，那老人躺在土炕上，但见那两人刀剑来往，向炕上乱砍，那老人却不发一声，倒是那两个人却不时发出凄厉的叫喊！情形真是奇怪极了。
“ 我那时少不更事，一见是两条大汉围攻一个病在炕上起不得身的老人，便动了抱打不平之心，立即挥起铁拐，袭击那两条大汉，忽听得那老人叫道：‘ 少年人走远一些，当心连你也绊倒了。 ’他内力充沛，声音一发，震得四面石壁都嗡嗡作响，我怔了一怔，不自觉的退了几步。这时眼睛已渐渐习惯黑暗，凝神细看，但见那老人手执长藤，只凭单掌应敌，掌劈指戳，神妙非常，那两条大汉就像老鼠被猫戏弄一样，狼狈之极，好几次想要逃走，却又被那长藤拦住。
“ 我这才看出那老人是身怀绝技的异人，对那两个汉子之被戏弄又大为不忍，代他们求情道：‘ 他们既然伤害不了你老人家，你就打发他们走了吧。 ’那老者哈哈一笑，道：‘ 也好，看在这小哥的份上，饶你们少受点罪。 ’挥掌拍出，僻啪两声，把那两条大汉打死了。招招手道：‘ 你过来。 ’
“ 只听得那老人冷冷说道：‘ 你替这两人求情，你知道他们是谁？ ’我说不知道。那老人又问道：‘ 你是不是要达摩剑谱的？ ’我说我根本就未听过世上有这个剑谱，那老人神色稍稍好转，说道：‘ 要不是我，适才见你一片好心，你今日也休想出此洞了。你看，二十多年来，曾经入过这个石洞的人，都在这里了！ ’我顺着他所指的方向，但见石墙底下，排着一列的骷髅白骨。
“ 那老者长长的叹了口气，说道：‘ 不是我心狠手辣，我若放他们出去，

江湖上更会掀起滔天的风浪。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学武的人，则为奇书宝剑丧生，这都是为了一个贪字，不过，你今日既是无心进洞，我也就第一次破例，让你出去。嗯，少年人，你叫什么名字？’

“我依实说了。那老人双眼一张，问道：‘毕清泉是你什么人？’我说：‘正是家父。’那老人再问：‘凌虚呢？’我说：‘乃是家兄。’那老者哈哈笑道：‘如此说来，倒不是外人了。你父兄可有说过我的名字吗？我叫做澹台一羽。’

“我大吃一惊，这澹台一羽论起辈份来还是我父亲的长辈，早已在几十年前销声匿迹，谁知他居然还活在此间。

“澹台一羽指着那列骷髅白骨缓缓说道：‘我笑他们不能免除贪念，为了剑谱亡身，其实我与他们也不过是五十步之于百步，为了这部达摩剑谱，我自绝于世人，独自忍受了大半生的空山岑寂，想要练成绝世的武功，而今武功虽说小有成就，而我却也将不久人世了。’

“我呆呆的望着他，但见他躺在床上，满脸病容，枯瘦得令人心悸。他淡淡一笑，说道：‘你看不出我是走火入魔，半身不遂么？这是半个月前发生的，这半个月来，我就只仗着这石窟中的石钟乳苟延残喘！’

“听了这一番话，我当真是矫舌难下，半个月不进食物，内功深厚如斯，普天之下，只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

“澹台一羽续道：‘那本达摩剑谱本来是少林派的始祖达摩尊者在嵩山面壁一十八年之后，所妙悟出来的一套剑法，要练成这套剑法，当然还得有极上乘的武功根基，所以剑谱所载，不只剑法，还有精深博大的武学纲要。我在这石窟里穷研了几十年，也只敢说但窥藩篱，不敢云登堂入室。

“‘到了宋代未年，少林武当分家，达摩剑谱流入武当派之手，元兵入侵之后，这本剑谱忽然失掉，武林英俊，纷纷寻找，谁也不知道它的下落。

“‘直到三十多年之前，才给我打探出一点消息，原来这剑谱竟然是在战乱之中，被蒙古皇帝的一个国师阿图真夺去，保护这剑谱逃难的十多名武当道士，都在敌军之中战死，故此外间无人得知。阿图真看不懂这本剑谱，传给了他的徒弟麻翼赞，麻翼赞知道这是宝物，但也参透不了其中妙理。于是他想出了一个计划，招请汉人中的武学名家给他参详，有真实才学的名家十九不愿为鞑子效劳，间或有一两个人贪图富贵去了，却不料因此反招了杀身之祸。

“‘那麻翼赞狡猾得很，怕他们得了这剑术之秘，并将这本剑谱分成一段一段抄下来，分给他们去钻研，叫他们做注解的功夫，其实这样精深高妙的达摩剑谱，哪能如此零吞碎割？这样搞了好多年，麻翼赞虽然领悟了一些零星的达摩剑术，距离副会贯通还远，他又不放心把全部剑谱交给一个人去与他共通参详，到了实在再搞不出什么道理了，而他自己获得一鳞半爪，也自以为天下无敌了。便将邀请来的那些剑术名家一个个害死。却不料其中一个人见机得早，逃了出来，但在逃出之时，也中蒙古武士的毒箭。

“‘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临死之前，对我说出这件秘密，我一来不愤这本剑谱流入鞑子之手，二来自己也想成为武功天下第一的剑学大师，便偷入元宫盗这剑谱，侥幸被我得手，连杀了十八名蒙古武士，终于将这本剑谱拿到手中，我便隐姓埋名，逃匿到这石窟之中。’

“澹台一羽说到这里，想起他为了这本剑谱，大半生不见天日，不胜感慨；我便插口说道：‘现在群雄纷起，驱除鞑虏不过指顾间事，我愿在这里

服侍你，待你复原之后，岂不是还可以出去做一番事业。’

“澹台一羽却惨笑道：‘我为了躁进贪功，苦练上乘内功，这走火入魔，已是无法可以救治。现在我也不知能捱到几时，只是有件心愿若然未了，我死也难以瞑目。’”

毕凌风续道：“我急忙问他是什么心愿？澹台一羽叹了口气说道：‘我费了大半生心血，对这本剑谱总算参悟了一点道理，我不能让它随我埋丧在这石窟之中，我要寻觅一个可以交托的人将它流传后世。’

“我听了怦然心动，澹台一羽看了我一眼，说道：‘你宅心仁厚，自是可以信托的人，但以你现在的武功，只有这本剑谱，适足为你招来杀身之祸，我不能将剑谱传给你。’说着又指指那一列骷髅白骨说道：‘这些都是不自量力要来盗取剑谱的人，呀，其实以他们这点微末的本领，得了也没有用。’

“我听了心中惊然，不敢多说。只听得澹台一羽吁了口气，再缓缓说道：‘我心目中可以交托这本剑谱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人未必肯要，另一人我却又不愿交给他，算来算去，只有交托给陈定方陈大侠了。’

“我听了奇怪，问另外两人是谁，澹台一羽道：‘我心目中的三个人，一个是彭和尚，一个牟独逸，最后才是陈定方。彭和尚是一代的大宗师，所学的是正宗玄功，他固然不希罕这本剑谱，我传给他也恐侮辱了他，要知他武功在我之上，岂能继承做我的衣钵传人？

“‘第二个是牟独逸，他的剑法，天下第一，这剑谱本来又原是武当派的，交给他乃是最适当不过的了。但我对他的人品尚有怀疑，同时我有个怪脾气，谁越想要的，我就偏偏不肯给他。’”

听到这里，上官天野说道：“我虽然未见过牟师祖，但也听前辈说过他许多侠义事迹，这澹台一羽何以如此说他？”

毕凌风道：“是呀，当时我也这样问他。澹台一羽指着刚才被他击毙的一个大汉说道：‘你瞧，这人便是牟独逸的大弟子，牟独逸不知从哪里得了消息，居然派他来向我强讨，我说偏偏不给他；剑谱虽然本来是武当派的，但已经失掉，是我舍了性命夺回，又费了这大半生心血，我就是这剑谱的主人，武当派无权过问。’”

这真是一笔算不清的帐，说起来都各有理由。上官天野心道：“原来师祖是急于给本派寻回剑谱，以致给澹台一羽看小了。在我看来，这也不见得是什么大不是呢。”

毕凌风续道：“澹台一羽细述了这剑谱得失的经过后，便要我捎信给陈定方，要陈定方尽快来取这本剑谱。我听了之后欣然受命，一来是因为我钦敬陈大侠的为人，二来呢，我也有自己的心事。”说到这里，奇丑无比的脸上，忽然现出一面晕红，好像有点忸怩的样子。

上官天野颇为奇怪，过了半晌，毕凌风说道：“我如今又老又丑，对你说说我当年的心事，想来还不至于为你耻笑。

“当年牟独逸与陈定方并肩齐名，被武林英雄尊称为当世的两位大侠。无独有偶，这两位大侠都有一个出落得如花似玉、文武双全的女儿。牟独逸的女儿叫牟宝珠，陈定方的女儿叫陈雪梅。江湖上的年少英雄，谁不想做他们两家的佳婿？

“我那时还未像今日这样的丑陋，对陈家的姑娘也有一份痴心妄想，得此机缘，正好去巴结一下陈定方，希望能助他得了剑谱之后，将来托人提亲，开口也容易得多。

“我采了许多山果，还猎了一头野猪留在石窟之中作澹台一羽的食粮，便匆匆告辞，赶往陈家。

“哪知陈定方却不在家中，我向他的家人问讯，这才知道陈家姑娘已在上月出嫁，新婚夫婿正是我哥哥的好友云舞阳。陈定方就是因为送女儿出嫁，出门去的。

“我当然是非常失望，但还是留在陈家等陈定方回来。陈定方回来之后，听得此事，真是意外欢喜，对我频频夸赞，说我不贪图宝物，是个能够遵守江湖信义的人。第二日我便和他一道到麦积石山去访澹台一羽。

“武林中的规矩极严，这两位武林中的前辈传经受谱，我自然不便随侍在侧，因此我将那石窟所在指点给陈定方之后，便独坐山头等他出来。

“哪知澹台一羽早已死了，牟独逸因为大弟子失踪，也恰巧在那一日寻来，他比陈定方先到一步，已将剑谱搜到，正在得意忘形的高声诵赞，陈定方亦已跨进洞中，两位并肩齐名的大侠便在石窟之中陌路相逢。

“这些事情我都是以后知道的。当时也不知道他们怎样争论起来，两位被武林中人视为泰山北斗的人物，竟然为了这本剑谱，舍死忘生的大斗一场。

“呀，这真是百年难遇的一场比武，陈定方有家传的昆吾宝剑，开首便占了上风，两人从石窟里面打出来，一直打上峰巅，但见剑气弥天，两位大侠都使出了平生绝学，招招都是杀手。我躲在大石之后，看到气也透不过来。

“两人自清晨打到午后，拚斗何止千招，将近太阳落山之时，陈定方一剑将牟独逸的剑削断，我自是盼望陈定方得胜，心中正喜，哪牟独逸断剑之后，斗得更勇，越斗越有精神，竟使出他苦练数十年的太清玄功。

“论到内功的修养，当时是以彭和尚冠绝武林，牟独逸却要比陈定方稍胜少少，两人又从日落斗到午夜，都已筋疲力竭，牟独逸被陈定方的宝剑伤了几处，陈定方也给牟独逸连劈了两掌。忽听得牟独逸大喝道：‘你还不知进退，我就将你的宝剑也一并抢了！’

“陈定方大怒喝道：‘好，你若能把的我宝剑抢去，从今之后，江湖上就抹掉我陈定方这号人物。’陈大侠文武双全，平日待人接物，有如恂恂儒者，这时却给牟独逸激怒得如同疯虎一般，使出的竟是拚了两败俱伤的极之凶残的剑法！

“月亮渐渐移到天心，两人已是从清早打到午夜，蓦然间只听得‘刷’的一剑，牟独逸的肩头上又是一片殷红，然而他却是哈哈大笑，只是陈定方跄跄踉踉的倒退数步，面色惨白，剑上的两件玉环已给牟独逸扯断了。两人的神色都是可怕之极，我禁不住惊叫出声！

“我从岩石后面走出来时，只听得笑声在山谷之中回旋震荡，牟独逸已走得无影无踪。想来了亦已斗得筋疲力竭，生怕我是陈定方间中伏下的帮手，是以走了。

“陈定方颓然坐在地上，说道：‘今日全亏了你了。’原来他受的内伤比牟独逸更重，但他当时却勉强支持，不让我知道。歇了一会，就催我和他一同赶路回家。我服侍他回到家中，他心力交疲，第二日便病倒了。

“他叫家人请了飞龙帮的帮主萧冠英来……”

上官天野失声叫道：“嗯，萧冠英？他是不是有几名得力的手下叫做褚英、褚霸。公冶良和常山龙？”

毕凌风似是有点诧异，接下去说道：“江湖上的事情你倒知得不少。不过那时这几个人都还是无名小卒，后来才给萧冠英提拔起来的。

“萧完英是陈定方的记名弟子，后来我才知道陈定方将他找来是为了吩咐后事。”

上官天野道：“既然是吩咐后事，他为何不将女儿女婿找来？”

毕凌风道：“云舞阳远在江南，而且那时战事正紧，陈定方危在旦夕，来不及将他们召回了。

“唉，想不到我因为偶然碰见澹台一羽，竟被卷入这个漩涡。

“陈定方临死的前夕，病榻之前就只有我和萧冠英两个人。陈定方将剑谱之事与致死之由源源本本的向萧冠英说了一遍。最后便要我们领受他的遗命。

“他说：‘你们一个是我记名弟子，一个是始终参与此事的人。毕凌风带我去见澹台老人，吓走牟独逸，又一路服侍我，使我不致倒毙道上，我尤其感激。

“‘我死之后，你们二人谁人若然能够从牟独逸手中夺回达摩剑谱，这剑谱便归他所有。你们好好的给我办这件事吧。我这里写了一份遗书，把事情原委都写在上面，若然将来因这部剑谱与武当派有甚风波，你们可以将我的遗书披露，这份遗书暂交给毕凌风执掌。’说完之后便咽气了，可怜一代大侠，竟然抱敢终天！”

毕凌风长长的嘘了口气，接首说道：“陈定方死后，我与萧冠英商量，大家都愿意以毕生之力，为陈定方夺回这本剑谱，但却互相许诺，不论是谁得了，这部剑谱都奉还给陈定方的女儿，决不据为已有。”

上官天野道：“这主意是师父你先提出的吧？”毕凌风道：“不错，你怎么知道？”上官天野微微一笑：心中想道：“看来师父对陈定方的女儿始终没有忘情。她已嫁了人，师父对她的心意她也未必知道。师父却肯为她去向天下第一剑客谋夺剑谱，这段深情，即算是我对萧韵兰也自愧不如。”

毕凌风续道：“我们二人自问本事低微，远远不是牟独逸的对手，相约以十年为期，苦练武功，再找牟独逸一拚。

“但我等不到十年，在陈定方死后的第五年，我就单人去找牟独逸了。”

上官天野道：“这却为何？”毕凌风道：“那时张士诚战死长江，我的哥哥和彭和尚等人都战死了。张士诚的军中三杰只有云舞阳逃了出来。云舞阳的妻子，也就是陈定方的女儿陈雪梅听说也在长江之战中死了。

“我听了这消息自然很是伤心，但另一个更令我伤心的消息又传了来，云舞阳在爱妻死后不久，又做了牟独逸的乘龙佳婿了。

“云舞阳也许不知道他的岳父的死因。我却总替陈雪梅觉得不值，可怜她尸骨未寒，丈夫就另娶新人，而且还是陈定方仇人的女儿！不知怎的，自此我就对云舞阳痛恨。

“我本来从我哥哥那里，间接学到了一点彭和尚的少阳玄功，为了急于求成，我舍弃正途，却苦练一种独门的奇功：寒阴七煞掌，若然满了十年，自信可以对付一流高手，但我等不及了，我怕牟独逸可能将剑谱传给女婿，我那时虽然痛恨云舞阳，但也却还不想杀掉陈雪梅曾经嫁过的丈夫。

“那一年正巧牟独逸做五十一岁的大寿，我暗中令丐帮弟子以乞讨为名，将牟家家中的情况打探得清清楚楚。那一日我也混在贺客里头，乘着牟独逸招待宾客的时候，悄悄的混入他的卧房。

“我本来想搜寻剑谱的，哪知刚寻见那两件玉环——就是牟独逸从陈定方家传室剑上扯下的那两件玉环，便听得门外有脚步声，我慌忙躲进床底。

“进来的不是牟独逸，却是云舞阳和他的新婚夫人，只听得云舞阳说道：‘你快点搜那本剑谱，我在外面假山等你，有甚变化，我用咳嗽为号。’云舞阳身上佩有长剑，那正是陈定方的家传宝剑，陈定方死后，特别叫萧冠英送去给陈雪梅的。我见了不禁大起疑心。

“我认得这把这宝剑，牟独逸自然也是认得。那么纵然他不知道云舞阳曾是陈定方的女婿，见了这把宝剑，也当有所猜疑，何以他还肯把女儿许配给他？

“忽听得一声咳嗽，云舞阳在外面轻声叫道：‘室珠，宝珠！’牟室珠急忙整理好翻乱的东西，只见门帘揭处，牟独逸和他的侄儿牟一粟走了进来。

“牟独逸见了女儿，似是颇为奇怪，咦了一声道：‘原来你在这儿，舞阳在外面找你呢。’牟宝珠道：‘我怕爹爹给客人灌醉了，特来探望。舞阳找我做什么？’牟独逸笑道：‘我哪能这样轻易的便给他们灌醉了？嗯，舞阳就在外面，问他去吧。’

“牟宝珠走后，过了一阵，只听得牟独逸哼了一声，说道：‘女生外向，这话当真不假。一粟，你和舞阳在一起的时候多，可瞧出什么破绽么？’

“牟一粟道：‘倒没有发觉什么。’牟独逸伸掌在墙上轻轻一拍，将一块砖头抽了出来，取出一个锦匣，放在桌上，喟然叹道：‘为了这部剑谱，陈定方白白送了一条性命，这些年我也提心吊胆。

“‘你是我牟家唯一的男丁，这部剑谱，将来自然要传授给你，达摩剑法，从今之后，要改称牟家剑法了。一粟，你可知道我招赘云舞阳做女婿的意思么？’

“牟一粟道：‘是呀，我正要请问叔叔。’牟独逸道：‘就是因为他的前妻乃是陈定方的女儿。陈定方那年与我争夺这部剑谱，我料他必死在我的太清神掌之下。这部剑谱，除了陈定方之外，武林中无人知道是在我手上。可是陈定方还有女儿女婿，陈定方临死之前，会不会告诉他们，这件事一直是我心中的疑问。

“‘我本想把云舞阳也一并杀了，可是我这一生以侠义自持，从未杀错过人，迫不得已杀了陈定方已是于心不忍，又怎好因心中的猜疑再去杀人？是以我特地将宝珠嫁给舞阳，好探听他是否知道个中秘密，有了翁婿关系，也好从中化解。

“‘可是云舞阳此人实在阴沉得令人可怕，几个月来没有露过半点口风。我只怕我死之后无人能够制他，宝珠虽是我独生女儿，这剑谱我却不想为外姓所有。是以，我今晚特别向你言明，你替我仔细留心，察看他们小两口子的动静，若有什么蛛丝马迹，你得赶快告诉我知道。呀，今晚之事，就令我不能无疑。’”

上官天野听到这儿，不觉毛骨悚然，心中想道：“师祖负一代侠名，却原来也是这样阴险忌刻。这达摩剑谱当真是不祥之物。”只听得毕凌风叹了口气，说出的话刚好与上官天野所想的不谋而合。

毕凌风叹了口气，继续说道：“这部剑谱真是害人不浅，我眼见一个个武学大师为它丧生，我弄成这副丑八怪的模样，也都是拜它所赐。”

毕凌风的说话越来越弱，声尾短促抖颤，那是气散神浮之象，上官天野道：“师父，这些伤心之事，不提也罢。”

但毕凌风仍是挣扎着往下续说：“不久，牟一粟也告退了，房间里只剩下牟独逸一个人，那部剑谱仍摆在桌上。

“牟铭逸斜倚床上，一双腿就在我的鼻尖晃来晃去，我紧张极了，这正是暗算他的好时机！

“也许是我在无意之中发出声息，忽听得牟独逸一声喝道：‘谁在床下，快滚出来！’我把真力凝聚掌心，猛的向他足跟一抓，指甲划破了他足跟的涌泉穴，阴寒之气，循着穴道攻上他的心头。

“牟独逸虽是一代大师，却哪里知道我这种独门神掌的奇功，他武功确是高强之极，被我抓着穴道，依然能够运力，一个蹬脚就将我撑倒了。

“待他看清楚我是谁时，冷冷说道：‘原来是玉面丐侠毕凌风，你躺在我的床下做甚？’我说：剑谱拿来，给你解药。牟独逸哈哈笑，说道：‘牟某平生从不求人。再说你这点本领，焉能伤得了我？’忽地面色一变，叫道：‘你是在麦积山上的那一个人！’想来他已听出我的声音了。

“我冷不防的又扑过去，舍了性命，连劈三掌，牟独逸大吼一声，一掌削下，将我的左臂齐着臂弯削断，猛的拔出剑来，冷笑说道，‘好，先给你留点记号’但觉剑风飒飒，刺面生寒，我急忙推窗跳出，牟一粟闻声赶来，却没有将我捉住。”

上官天野颤声问道：“我师祖呢？”

毕凌风道：“牟独逸想是要慢慢将我折磨的，可是他被我的寒阴七煞掌所伤，已是力不从心了。他自恃内功深厚，不要我的解药，哪知道寒阴之气侵入骨髓，他耗尽功力，也不能驱除净尽，从此他就卧病在床，终于弄得身体渐渐衰弱，功力耗尽之后，一朝暴毙。那时云舞阳也已偷走剑谱，离开云家了。

“而我呢，却比牟独逸更惨，变成了这样一个半死不活，残废奇丑的老叫化。一切雄心壮志、称强争霸之心伏虎降龙之愿，尽都付诸东流！”

上官天野听得不寒而栗，良久良久，毕凌风声嘶力竭，断断续续的说道：“现在这个故事也到了收场的时候了。云舞阳他中了我的寒阴七煞掌，最多只能活三天！你赶快到云家去吧，把云舞阳刻在石室的剑谱抄出来，将那石壁谱式毁了，以后你就是达摩剑谱的唯一传人了！快去，快去！你怕什么！云舞阳纵有天大神通，也不能奈何你了！”

第十三回　重重冤孽

上官天野叫道：“不要再提这部剑谱了，谁沾惹上它都没有好下场，师父，咱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鬼地方吧。”

毕凌风嘴唇开合，上官天野好不容易才听出他说什么。这一惊非同小可，颤声叫道：“师父，你说什么？你也给云舞阳的一指禅功伤了心脏，就要走了。”但见毕凌风点了点头，脸上忽然露出一丝惨笑，手指指向云家，不久，那笑容也似凝结了起来，上官天野上前一摸，师父的气息早已没了！

上官天野但觉呼吸窒息，心头郁闷之极，想哭竟然哭不出来，他把一堆堆的树叶泥土扒了过来，覆在毕凌风的尸体上，忽地喃喃说道：“陈定方，陈定方！”呀，这名字好熟，是谁曾向他说过呢？

忽听得树林中一声尖叫，一条人影直向云家奔去。上官天野叫道：“云素素！”云素素却没有回头。“敢情是她把师父的话都偷听去了？呀，她既然躲在这儿，却为什么不肯出来与我见面？”上官天野心中忽然一阵抖颤，急急追踪云素素的背影……

云舞阳等了许久，女儿还没有回来，他把窗门全部打开，让月光和梅影侵入书房，月亮已到天心，夜已深了，夜风穿户，零落的梅花还有淡淡幽香，褪了色的记忆仍然折磨着他的心。

往事又一次的在心上翻腾，生平种种行事，善善恶恶，电光石火般的在心头一一掠过。云舞阳在沉思中忽然被轻微的脚步声惊醒。

“素素……咦，你……”这不是素素，是一个面上有一道伤痕，短须如戟的五十来岁的粗豪汉子。

云舞阳记了起来，“你是飞龙帮的帮主萧冠英？”那汉子点点头道：“你记性不错，你和我们的大小姐成婚之时，我曾为你们跑过腿，办过喜筵。不过，你早已是牟家的姑爹，不再是陈家的姑爹了，哈，难为你还记得我们！”

这话如嘲似讽，云舞阳冷冷说道：“你要什么？”萧冠英道：“我一来要剑谱，二来要索人。”

云舞阳仰天大笑道：“又是一个要剑谱的!哈，你也配要这部达摩剑谱？”萧冠英道：“我们的大小姐若然不死，这部剑谱自当属你。但你现在已是牟家的女婿，牟家的剑谱偷自陈家，陈定方只有我这个记名弟子，这剑谱岂能留在陈定方仇人女婿的手中？”

云舞阳冷笑道：“这剑谱我也不能带到坟墓里去，可是怎么说也还轮不到你。人呢，你要索什么人？”

萧冠英道：“毕凌风！”云舞阳打了一个寒噤，接着又是哈哈大笑。

萧冠英怒道：“云舞阳你笑什么？”云舞阳道：“想不到毕凌风这个乖僻的怪物，居然还有你这个知心朋友替他收尸！”萧冠英叫道：“什么？毕凌风死了？”云舞阳淡淡说道：“毕凌风被我用一指禅功闭了七处隐穴，料想不能生出此山，你用不着花一天工夫，搜遍这周围十里的山头，定当发现他的骸骨！”

萧冠眼睛发黑，伤心、愤怒，到了极点，蓦然狂笑道：“云舞阳，你，你好……你好下得辣手呵！毕大哥呀毕大哥，想当年你我一同领受我恩师的遗命，誓愿粉身碎骨也要追还这部达摩剑谱，你当真是君子一诺，生死不渝，但想不到你不死在牟老贼的剑下却死在曾是陈家佳婿的云舞阳手上！恩师呀恩师，毕大哥呀毕大哥，你们二人在泉下岂能瞑目？毕大哥你是外人却先我

而死，岂不愧煞我这个本门弟子么？”

这狂笑有如利箭，听起来比痛哭咒骂还更难受，云舞阳这才明白，心中想道：“我道毕凌风与我丈人风马牛素不相涉，何以有此深仇大恨，却原来都是为了这部剑谱。”

但见萧冠英狠狠的盯着他，云舞阳冷冷说道：“萧冠英你当真要与我动手么？”

萧冠英是追踪女儿来的，原来他派出褚英褚霸等四人之后，忽然打探到一个消息，说是上官天野与一个名叫陈玄机的朝廷叛逆常在一起，而自己的儿女和这两人都是朋友，陈玄机正在被大内高手追踪之中。

萧冠英一来怕上官天野勾引了他的女儿，二来怕在大内高手追踪之下，殃及池鱼，而褚英褚霸等无力相护，是以也急急追踪而来。他本来不知道云舞阳藏在此山，进山之后，忽然发现毕凌风的拐印，他与毕凌风也有十多年未见面了，料想他在此山出现，必有原因，便跟着拐印，一路追查，查到云家，意外的发见了云舞阳，而且更意外的听到了毕凌风的噩耗！

萧冠英是陈定方一手提拔的，虽然陈定方只肯收他做记名弟子，但也传授了他不少武功，而且扶助他做到了北五省绿林的魁首。萧冠英想起师恩，想起当年的遗命，想起毕凌风是个外人也慷慨赴义，更不忘云舞阳的忘了陈家情义，不但改娶了牟独逸的儿女，而且还打死了毕凌风。顿时间血脉偾张，把生死置之度外。冲着云舞阳叫道：“我对牟独逸尚且不惧，怕你何来，好，你有本事就将我一并杀了！”转过身来，正好对着云舞阳，他脸上的那道伤痕，也正是被牟独逸的利剑划下来的！

云舞阳冷冷的看了他一眼，道，“你要给毕凌风报仇，这正是大好的良机，哈，你怎么还不下手呀？”

萧冠英大吼一声，反手一掌，一招“力劈华山”，便向云舞阳顶门拍去，他自知不是云舞阳的对手，这一掌实是运了全身功力，拚个两败俱伤的打法。但见云舞阳端坐不动，脸上的神色非常怪异，竟似丝毫不想招架似的，萧冠英怔了一怔，眼光一瞥，只见云舞阳的脸上笼罩着一层淡淡的紫气，目光呆滞，现出死鱼一般的颜色。

萧冠英失声叫道：“你也中了毕凌风的寒阴七煞掌！”

云舞阳冷笑道：“所以我说这是你百年难遇的良机，哈，你怎么还不下手？你杀了我，准保你能震动武林，从今之后，你就是天下第一条好汉！”

萧冠英的手掌划了半道圆弧，停在云舞阳头顶上空，迟迟不敢击下，他心中也正自踌躇难决，要知他也是江湖上有数的人物，怎能杀死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人，但若然不杀，可能当真是“错过良机”，万一云舞阳休养复原，天下无人能制！

这刹那间，萧冠英心中转了无数念头，蓦地大声叫道：“云舞阳你不必激我，我就拼着受天下英雄耻笑，今日也得杀了你这忘恩负义之徒！”

萧冠英话出口，手腕一翻，掌心缓缓向云舞阳顶门压下。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忽听得有箫声细细，远远传来……

那箫声音细而高，先是一片欢悦之音，俨如灯前儿女，浅笑盈盈，又如爱侣同行，喁喁私语；只一瞬间，箫声倏变，有如楚客悲歌，长亭泣别，音调越来越苦，竟然充满了生离死别之恨，征人怨妇之伤。

这一瞬间，空气好似要冷得凝结起来，岑寂如死……

云舞阳浑身颤抖，萧冠英面色灰白，这一掌哪还能再打下去！

陡然间，萧冠英尖叫一声，跳出庭院。云舞阳仍然端坐书房，好像失掉了生命的石像！

只听得萧冠英在院子外颤声叫道：“大，大小姐，这，这这不是梦吗？”

是呀，“这不是梦吗？”竟然是这样熟悉的箫声，云舞阳好像重回三十多年之前，那时他和陈雪梅还是一对青梅竹马的伴侣，雪梅就爱在梅花林里吹箫，不过那时的萧声绝不是这样悲苦的情调！

然而这不是梦，只听得一个隔别已久令人心弦颤抖的声音说道：“不错，是我回来了。你来这里做什么？”萧冠英道：“我，我，剑谱，毕，毕凌风，他，他与我领受了你，你爹爹的遗命，要追还这部达摩剑谱，交给你的。毕，毕凌风他因此死啦。”声音颤战断续，显见他心中的惊恐。可是云舞阳比他还要惊恐百倍、千倍，这一瞬间他但觉一片茫然，好像知觉也失掉了！

云舞阳在一生之中不知经历过多少险难，遭逢过无数强敌。但却从无一刻似现在这般的令他感到自己的软弱，从无一个人似院子外这个女人令他感到心悸。呀，这曾经是他心爱过的女人，如今却比什么武当五老，什么毕凌风罗金峰等等强敌，还更令他可怕！二十年来，他没有一日不想她，如今她真个来了，他又怕见她！

迷茫中隐约听得萧冠英在院子外颤声说道：“大，大小姐，你既然回来了，这剑谱也不必我费心去替你追讨了。只可惜你来迟一步，毕凌风却为这剑谱死了。”

那女人说道：“哦，毕凌风？嗯，就是那玉面丐侠吗？呀，这剑谱害了多少人？”可是她为了另一件更震撼心灵的事情所缠绕，对毕凌风之死，却显得并不怎样震骇哀伤了。

萧冠英轻轻的叹了口气，他是隐约知道毕凌风的心事的，想不到毕凌风生前所痴恋的女人，却一点也不知道他的心事，连他的名字也几乎想不起来。

那女人说道：“好，那你走吧。你的女儿刚刚和褚英褚霸他们一道下山。”萧冠英叫了一声，道：“是么？韵兰果然也在这里？”跳过墙头，急急离开了云家。

萧冠英那急促而又沉重的脚步声就好像踏在云舞阳的心上，院子外面就只剩下她一个人，呀，她来了，她轻轻的走进书房来了，她手把玉萧，白衣如雪，在云舞阳的眼中，就像昔日同在梅林之中散步，她刚吹完一阕，就这样的慢慢走来了。二十年死别生离，她的相貌丝毫未改，只是神情却已大大不同，昔日欢愉活泼的小姑娘，而今眉尖上却带着大多的哀伤，他不敢看她，不敢碰着她的眼光，那比昆吾宝剑还更锋利，令人感到透不过气来的眼光！然而她终于走进来了，走到了他的眼前了！

她是谁？她正是云舞阳的前妻陈雪梅！

这是可能的吗？云舞阳当年明明看着她的尸体被长江的波涛卷去，然而她现在竟然活着回来了。

她说话了：“舞阳，你好，你好啊……”

云舞阳蓦然叫道：“雪梅，你，你——”他跳了起来，然而却又被她冰冷的眼光阻住了！

两人默默无言，爱与恨在陈雪梅的心中交织，过了好半晌，陈雪梅幽幽说道：“你以为我已死了，可惜老天不依你的愿望，我还没有死！你失望吧？我知道你如今已是天下第一剑客，你把昆吾宝剑拔出来，可以把我再杀死了！”

云舞阳颤声叫道：“雪梅，雪梅！你别再说了！”

陈雪梅冷笑道：“哈哈，自负是大英雄、大剑客的云舞阳也知道害怕了？二十年前你把我推下长江，那时不见你害怕，现在你反而害怕了？”

云舞阳面如死灰，颤巍巍的站了起来，嘴唇开合，好像想说些什么，费了很大的力气，还未说得出来，又被陈雪梅愤怒的声音打断了！

“你怕我说？我偏要说！你当年把我推下长江，你知道我心中想的是什么？那一年主公和朱元璋在长江决战，你和我抢了一只小舟，在波涛汹涌、乱箭如蝗之下冲了出来，我中了敌人的毒箭，已是奄奄一息，那时我想：虽然你常说要与我同生共死，我却怎忍连累于你？眼见你也受了伤，咱们的小船就快要给敌人的大船追上了，那时我心中充满对你的蜜意柔情，我敢对老天发誓，那时我之爱你，确确实实比爱我自己的生命还要多过百倍千倍！

“那时我挣扎着走出船头，正想跃下长江，免得拖累你被敌兵俘虏，你，你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你在我的背后，我听得出你沉重的呼吸，我还以为你猜到了我的心思，要来拦阻我了，哪知道你竟然在我背后使劲一推，将我推下长江！哈哈，云舞阳，你若是迟一些动手，我先已跳下长江，而且是满怀着对你的爱意甘愿去死，如今呢，我没有死，你在我的心中却早已死了！”

云舞阳的面色由青转白，由白转红，又由红转白，几度循环，终于低声说道：“现在想来，我真宁愿当时死去。呀，这二十年来，苦了你了，我也何尝好受，我日日夜夜受良心的责难，只怕比被打下十八层地狱还要痛苦得多，我不敢求你饶恕，好吧，你再狠狠的骂我，骂我啊！”

陈雪梅那冰冷、鄙弃然而又似带有一点怜悯的眼光在他面上扫过，这次是云舞阳哀求她骂，她却没有开口。

只听得云舞阳颤声说道：“你不骂我，我也要骂我自己。雪梅，你可知道我那时候又是想些什么？

“呀，在那样的危难之中，你是衷心为我打算，我呢，我却只是为自己打算！你那时受了重伤，我自忖没有能力可以护你脱险，我为自己制造理由，与其让你为敌所俘，与其让你多受痛苦，不如让长江的波浪将你的痛苦淹埋。

“这个理由其实只是自己安慰自己。那是假的。我另有见不得人，说不出口的理由。我是贪生怕死，在危难的时候，不愿庇护妻子，只想自己逃生。我还想趁你死后，我有机会可以成为天下第一剑客！呀，有些人还以为我是英雄，他们哪里知道，我心地的龌龊竟到了如此可怕的田地！我把你推下长江，我偷了你的家传宝剑，我在敌船的追捕之下冲了出来，衣服未干，我就跑去找单独逸，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打算，为了想成为天下第一剑客，雪梅呀，你骂我，你骂我啊！”

陈雪梅的眼泪一颗一颗滴了出来，她想不到云舞阳会有这样真诚的自白，她那善良的心几乎就想宽恕他了，然而她还是抑制着自己，冷笑说道：“这么样，你就成了牟家的女婿。哈，我也忘啦，我直到现在，还没有请见你的新夫人，你的新夫人呢？”陈雪梅何尝不知道云舞阳和牟宝珠结婚也将近二十年，但，“新夫人”三字还是自自然然的说了出来。

云舞阳苦笑道：“她吗，她也走了。一个专为自己打算的人，迟早会被所有的人抛弃，你当我死了，她呢，她大概也当我死了。

“我从来没有在你的面前夸赞过第二个女人，然而我却不得不说，室珠她也的确是像你一样，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女子，我用假情假义骗了她，骗她为我偷了牟独逸的剑谱，于是我从第一个妻子的手中得了世上第一的宝剑，

从第二个的手中得了世上无双的剑谱，我成了世上第一剑客，而也就失去了两个妻子的爱情！

“ 嗯，这部剑谱还有一个曲折的故事，它本来是你的父亲的。雪梅，现在这世上只有你有资格做这剑谱的主人了！ ”

陈雪梅一声冷笑，说道：“ 我千辛万苦，含冤忍恨二十年，今日冒险犯难，到来找你，你以为我是为了一部剑谱吗？ ”

云舞阳打开了所有的窗门，低声说道：“ 我知道你所受的苦难无可补偿。这二十年来，我想尽办法减轻我心灵的重负，却是丝毫无效，不过，你也不难想见我的心情。

“ 嗯，你看见吗，这窗外的梅花，这书房的摆设，全都是照着以前的样子！ ”

陈雪梅一眼望去，院子外尽是残枝败叶，枝头上只有几朵稀稀疏疏的梅花。呀，这岂不正象征她今夜的心情，纵然还有些些情意，也像那零落的梅花了。

云舞阳继续说道：“ 我教女儿学做你以前欢喜吃的小菜，我教她做你以前欢喜着的衣裳，她今年十八岁了，我在不知不觉之中将她教养得像你一样，善良，正直，从来不知道人间有龌龊的事情，因为我要在她身上看出你的影子！ ”

陈雪梅低低的叫了一声，云舞阳这一段话最最打动了她的心，她感到凄凉也感到欢悦，愤恨的心情不知不觉的消散了一半，她轻轻说道：“ 是么？你也有一个女儿？ ” 云舞阳道：“ 嗯，你等一等，她就要回来了。 ”

陈雪梅忽地又感到极大的痛苦，尖声叫道：“ 舞阳，你知道我今晚为什么找你？你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本来发誓今生不见你的了，我更不是想要什么剑谱，我违背了自己的誓愿而来，完全是为了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

第十四回　寸寸劫灰

云舞阳叫道：“什么，你的儿子？你是说咱们有了一个儿子？”

陈雪梅点了点头道：“你把我推下长江之时，我已有了两个月的身孕。”云舞阳尖叫一声，跳了起来，用力捶胸，流泪说道：“我真该死，我真该死，我险些连自己的儿子也杀害了！”

陈雪梅的怒火又燃了起来，冰冷说道：“他不是你的儿子，他也从来不知道有你这样的父亲。”云舞阳低头说道：“是啊，我的确没有颜面做他的父亲。”

陈雪梅道：“这二十年来，是我抚养他成人，是我教他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他和你没有丝毫关系！我告诉他，他的父亲早已死了！”

云舞阳心痛如绞，他不敢面对陈雪梅那怨恨的眼光。沉默了许久，方才说道：“雪梅，我懂得你的心情。你不想他认我这样一个父亲，我也不配做他的父亲。我只恳求你讲一讲他的事情，将来让我见一见他的面。嗯，咱们分别了二十年，算来他也有二十岁了。这二十年你们俩母子是怎么过的？”

陈雪梅有点诧异，心中想道：也许他们还没有见面。眼光一瞥，只见云舞阳满面泪痕的立在窗前，攀着一技梅枝，好像费了很大的气力，靠着这一枝梅枝支持，才站得住。陈雪梅叹了口气，说道：“要不是他，我也活不到如今了。我给你推下长江，就因为我想到要保全他，我才能够带着重伤，在风浪之中挣扎。就因为有他与我相依为命，我才能够捱过了这二十年！

“这二十年，我教他读书，我教他剑法。他的伯伯叔叔，你旧日的那班同僚也教他武功。我隐居了二十年，没有人知道我还活在世上。”陡然间，忽见云舞阳面色大变，叫道：“我旧日那班同僚也帮你教他武功？”陈雪梅道：“不错。可是他们不知道他是我的儿子，更不知道他是你的儿子，是因为我要他成为一个更有本领的人，我叫他带着旧日主公的遗物，去找周公密的。周公密只当他是同僚的孤儿，见他聪明胆大，十分喜爱他，所以就请一班叔伯每人都尽心教他。呀，现在我才知道，他们也是别有用心。”周公密是张士诚在江南旧部的首领，张士诚覆败之后，他一直就在图谋再起。

云舞阳浑身颤抖，嘶声问道：“什么用心？”陈雪梅冷笑道：“他们想叫他刺杀你！”云舞阳叫道：“什么，要他来刺杀我？”陈雪梅道：“他们不知道他是你的儿子。他们却知道朱元璋要请你出山。”云舞阳道：“快说，快说，他叫什么名字？”陈雪梅道：“我不愿他姓云，我要他跟我的姓，他叫陈玄机！他到过你这里没有？要不是为了他，我今日决不会到这贺兰山中。呀，舞阳，你，你，你怎么啦？”

只听得“卜通”一声，云舞阳跌倒地上，面如死灰，尖声叫道：“天哪！”

这一切都明白，陈玄机竟是他的亲生儿子，却又是他女儿最倾心的人，这突如其来的一击，将云舞阳击倒了！

这突如其来的一击也把陈雪梅击得眩晕了，“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震骇成这个样子？”她无暇思索，一把将云舞阳拖了起来，这是二十年来她第一次接触丈夫的手，这只手也正是二十年前将她推下长江的手，她要将她的手收回来，陡然间，忽觉云舞阳的掌心冰冷，两人面面相对，陈雪梅看出了他面上笼罩着那层淡淡的紫气了。

“什么，你受了重伤？你怎不早说？”陈雪梅是一代大侠之女，当然也看得出他这重伤已是不治之症，这一瞬间，一切恩怨都已抛之脑后，云舞阳

但觉她的手掌轻轻的抚着自己，就像二十年前那样。

然而云舞阳的全副心思都已放在女儿身上，“要是素素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不敢想像，“幸好素素还没有回来。”他挣扎起来，颤声叫道：“雪梅，快，快，你快把他带走！”陈雪梅哪里知道，这时她丈夫心上所受的创伤比身上的所受的伤还要重百倍千倍！

陈雪梅怔了一怔，但见云舞阳浑身战栗，陈雪梅随着他的眼光望去，书房里的那张湘妃床，帘帐忽然无风自动。陈雪梅叫道：“什么，玄机他在这儿！”

陈玄机昏迷了半天，这时方自悠悠醒转，揭开帘帐，一眼望去，恰恰见着他的母亲向他走来！

这是梦吗？他咬咬指头，这不是梦！陈雪梅悲喜交集，叫道：“玄机，玄机！你，你没事吗？”陈玄机道：“没事啦，我被罗金锋打伤，是他，是他将我救了。’陈雪梅看了云舞阳一眼,冷冷笑道:“原来你也还有,还有……”她想说的是：“原来你也还有父子之情。”陡然间，但见云舞阳双眼翻白，连连摇手，嘶声叫道：“你们快走，快走！走得远远的，永远不要再踏进这贺兰山！”

陈雪梅愤然说道：“好，好，我们走？二十年来，我们母子相依为命，也是这般过了，谁，谁……”云舞阳使尽气力，尖声叫道：“别再说了，快走，快走！”陈雪梅心头一震，云舞阳这声音充满骇怕：“他怕什么呢？”

陈玄机更是奇怪极了，“二十年来母亲足不出户，她怎么也认得这云舞阳？”但见云舞阳和母亲的神情都奇怪透顶了，空气好像冷得要凝结起来，本来是满心充满喜悦的陈玄机，陡然间也自觉得不寒而栗！

陈雪梅枪然说道：“机儿，咱们走吧！”陈玄机惶惑极了，忽地挣开了母亲的手，低声说道：“不，我还要等素素回来！娘，你会喜欢素素的。”陈雪梅心头一震，正想问道，“谁是素素？”

却见她的儿子向前走了两步，用充满期待与哀求的眼光看着云舞阳，缓缓说道：“你答应让素素跟我走的。我要等她回来，等她回来！”

这几句话像焦雷一样打在母亲的心上，她心神未定，只见云舞阳面如死灰，摇摇欲坠！

就在这一瞬间，陈玄机忽地一声尖叫，眼光射处，老梅树下，人影绰约，衣袂风飘，云素素回来了！陈玄机叫道：“素素，素素，娘……”他的声音突然中断，但见云素素面色惨白，绝大的惊恐，绝大的哀伤，在这眼光一瞥之中，尽都表露出来。

陈玄机手足无措，一片茫然，“素素”两个字还未曾再叫出来，蓦然间只听得云素素一声绝望的凄叫，掩面便跑，痛哭失声！陈雪梅呆呆发愣，浑身无力，这刹那间，她也全都明白了。

只有陈玄机还是迷迷糊糊，不暇细想，也不敢细想，他追着云素素的背影，旋风般的掠过墙头去了。陈雪梅想拉着他，然而双脚竟是不能移动一步！

就在这一瞬间，云舞阳也是一声绝望的凄叫，再度倒地，喃喃说道:“都是我作的孽，都是我作的孽！”声音越来越弱，陈雪梅身心麻木，用力睁开眼睛，挣扎着走到他的身旁，她不敢思想，也说不出半句话，只听得云舞阳断断续续的说道：“让他们去吧！去吧……请你把这几间房子一把火烧了，将我的骨灰带回江南，我不愿埋在这伤心之地。”说到后来，声音已是不能分辨，本来他还可以有三天性命，但在极度伤心之下，心脏爆裂，这位费尽

心力、做成功了天下第一剑客的云舞阳，竟就此一瞑不视！

二十年生离死别,一见面又成永诀,陈雪梅也不知是爱是恨？是幻是真？丈夫儿子，儿子丈夫……但觉心头混乱，欲哭无泪，比云舞阳将她推下长江之时，还更难过，再也支持不住，一声尖叫，也跌倒在云舞阳的身边。

贺兰山里还有两个伤心的人，那是云素素和陈玄机。云素素也几乎支持不住了，但她还是疾风一样的狂奔，逃避陈玄机的追逐。

夜风中吹来陈玄机悲凉的叫声：“素素，你等等我呀！素素，你不理我，也该和我说一句话呀！”然而素素仍是不肯回头，两人之间，只有夜风作他们的使者。将陈玄机呼唤的声音传过去，又将云素素啜泣的声音传过来！

陈玄机迷惑极了，骇怕极了，他已隐隐感到大不幸的凶兆，但他却压制不住自己，呀，他竟然还要去揭开这个伤心的谜底！

玉宇无尘，银河泻影，月光如水，良夜迢迢。往事历历，重泛心头。陈玄机想起了那一晚云素素在山顶抚琴高歌，弹出了相思万缕；今晚一样的月色，一样的人儿，但心情已是完全两样！

陈玄机发力狂追，与云素素的距离渐渐缩短了。陈玄机又叫道：“素素，你说过在这世上只有我一个亲人，你说过从今之后，不论海角天涯，你都要跟我在一起！嗯，素素，你怎么啦？”夜风吹来素素哽咽的声音：“不成，不，不成……玄机，你不知道……”

陈玄机叫道：“咱们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谈的，素素，你告诉——”可是素素没有回答，她越跑越快，像鸟儿一样的飞上峭壁悬岩，就将到达峰巅了。

忽听得有人大叫道：“玄机兄，玄机兄！”陈玄机回头一望，却是上官天野，在这一瞬之间，陈玄机脚步稍停，云素素又离开他十数丈了。

陈玄机道：“天野兄，咱们改日再谈。”但见上官天野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大声叫道：“那达摩剑谱是你的，那把昆吾宝剑也是你的！”陈玄机心头一震，叫道：“什么？”但仍是脚步如飞，并不回头询问。上官天野道：“喂，喂，你慢一些，听我说——”陈玄机纵身跳上悬岩，只见云素素在山巅上衣袂飘飘，摇摇晃晃。

陈玄机大叫一声，使出浑身本事，一个“燕子钻云”，平空掠起数丈，飞上山头，上官天野连他的背影也看不见了，兀是鼓足了气大叫道：“你的外祖父是不是叫做陈定方？达摩剑谱是牟独逸抢去的，昆吾宝剑是云舞阳的第一个妻子的，都应该是你的东西！”

上官天野只是牢牢的记着他师父毕凌风所说的话，那剑谱和宝剑都应该归还陈定方的女儿，他不知道陈雪梅尚在世间，但他却记起了陈玄机的外祖父叫陈定方，这个直心眼儿的粗豪汉子，竟然没有想起陈玄机和云素素的的关系，只为了替师父还那心愿，一股劲儿的跑来告诉他！

“轰”的一声，好像青天起了个霹雳，陈玄机什么都明白了，陡然间忽见云素案玉手一扬，将那柄昆吾宝剑抛了过来，颤声叫道：“玄机，玄机，你，你，你明白了么？不要近我，不要近我！”这一瞬间陈玄机好像突然给抽掉了魂魄，身不由己的仍然飞奔而上，不知是云素素想避开他还是偶然失足，突然一步踏空，从千丈高峰直跌下去！

山风陡起，山谷四面都响起了陈玄机惨厉狂叫的声音，上官天野一片茫然，大声叫道：“这是怎么回事？”谁也没有答他，满山都是陈玄机呼唤“素素”的声音，他发狂般的四处寻觅，当然他再也找不到云素素了！而上官天

野呢，也不知该向哪个方向去找陈玄机！

但见大火融融，山风呼啸，在陈玄机的狂叫声中，云家也已烧成了一片瓦砾。

正是：重重冤孽随流水，寸寸伤心付劫灰！

（全书完）

冰魄寒光剑

第一回　横跨昆仑来绝域

针迷舵失怕昆仑　　穴处巢居何足论
手把黑纹腾竹仗　　灵山顶上叩天门

像一个倚天枕地的巨人，昆仑山脉横亘在新疆的边境，那绵延无际的山峰，终年掩盖着皑皑的白雪，遮断了西藏对中国内陆的交通，从古以来，进入西藏的旅人已是不多，而这一条路，更是闻名中外的艰险之路。

然而此际就有一个旅人，居然越过了昆仑山，踏进了西藏的土地，他回头一望，昆仑山已是远远的被撇在他的背后了，想起那巢居穴处的艰险旅程，他不禁做然长啸，披襟迎风，朗吟诗句！

这一个旅人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少年人，名叫做桂华生，正是武当派北支掌门人，又是名列“天山七剑”之一的桂仲明的第二个儿子。虽然是仆仆风尘，仍掩盖不了他的英风豪气。

只听得他对大山，纵声笑道：“晦明禅师的话倒不是故意吓人，但若说攀上昆仑，就能够杖叩天门，却也未免夸大！”原来他朗吟的这一首诗，正是天山派的创派祖师、那位明末清初的一代高僧——晦明禅师在昆仑绝顶所题的诗句。

桂华生幼承家学，少负盛名，在三兄弟之中以他最为杰出，可是前几年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中，却败在天山派第四代传人唐晓澜和冯瑛夫妇的剑下，他的父亲名列“天山七剑”，本来和天山派的渊源极深，可是他就咽不下这口气。故此他遍游名山大川，遍访高人异士，立下雄心大志，要自成一家，再创剑派。

他回头望了一下昆仑，再转过身来，凝望前面的高山，那是足与昆仑共比高的念青唐古拉山，禁不住笑道：“一山还有一山高，我初到天山，以为天山高不可攀，而今看来，昆仑山和念青唐古拉山也不见得就低于它了。听说西藏与尼泊尔的交界，还有一座喜马拉雅山，那才是天下第一座高山。可见得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这句话是不错的，武林之中近百年来，都公认天山剑法是天下至高无上的剑法，哈，我就偏偏不信这一句活。

当年晦明禅师创立天山剑术，号称已撷取了各家各派剑术的精华，然而这‘各家各派’何曾包括了西藏，更何曾包括了中国以外的地方？”面对大山，忽发奇想，要横穿大漠，攀越高山，痕迹天涯，观光异域，寻求那绝世的武功。

正自冥思，忽听得远处传来一阵呜呜的号角声，声啸长空，群山回响，声音单调而又凄厉。这时天近黄昏，夕阳返照，云彩迷离，鲜红如血，加上这凄厉的号角声音，饶是桂华生胆大，也不觉有些毛骨耸然。

桂华生跟着那号角的声音，走了一会，走到了一个两山夹峙的幽谷，山谷下一群藏人吹着长长的口角，抬着一尊有三个头的神像，神的一头涂白色，一头黑色，一头红色，藏民们就围绕在神像的周围，且舞且歌。

桂华生在入西藏之前，曾搜阅过许多有关西藏风俗的书籍，也曾跟一些到过西藏的香客学习藏语，知道这个神像乃是喇嘛教中的护法神“节都巴”，非是重大的节日或者要向尊神让解什么的话，不会抬它出来。驻足一听，但听得他们唱的是西藏的“招魂歌”，歌词的大意说道：“拜请尊贵的护法神，体念他们是远来的异乡人，请大神从魔鬼手中夺回他们的灵魂，让我们也得安心！”翻来覆去，唱了一遍，又是一遍。

桂华生心中一凛，想道：“哪里来的异乡人？是染了重病还是受了什么灾难？要惊动藏民请出护法神来为他招魂？”心想“招魂”无济于事，自己随身带有医药，不如走去看看，若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藏民们看见又是一个异乡的旅客来到，都有几分诧异，一个长老走了上来，捧上一个用骷髅头做的酒器，盛着满满的酒，酒色青绿，泛有几点血花，这是西藏在举行宗教仪式时，迎接宾客的见面之礼，酒是用青棵酿成的“呛呛”酒，带有点苦涩的味道，桂华生一口气喝了，只听得那长老说道：“尊贵的客人，不是我们慢客，这里有两个在魔鬼城中被勾了魂魄的人，只怕他们的邪气会冲犯了你，还是请你快快离开了吧。”

桂华生诧异之极，问道：“什么魔鬼城？”陡然问狂飘骤起，那长老颤声叫道：“你瞧，那不就是魔鬼城？”桂华生附着他仰头一望，但见天边的云霞中，隐隐现出城廓的影子，街道房屋佛塔城墙，依稀可辨，刹那之间，云彩变幻，这些幻象又归于无有。那些藏民，连长老在内，都在低头膜拜。

桂华生不禁哑然失笑，这乃是“海市蜃楼”的幻景，在海边和在沙漠之上都不难遇见。桂华生虽然不能像近代的科学家一样解释它的成因，（按：这是一种因光线折射而生的现象。）但他在横过新疆的大戈壁之时，也曾见过几次，一点不以为异。

那长老眼光一瞥，见桂华生翘首长天，兀立不拜，骇然叫道：“魔城现影，你不求绕，节都巴也庇护不了！”桂华生正想劝他不要庸人自扰，忽然狂风又起，风中杂有诸种怪声，有如战鼓雷鸣，有如猿啼虎啸，有如怨妇哀位，有如战士高歌，诸声杂作，荡人心魄、骤然间，一股狂风，夹着砂石刮来，把那尊三头神像的“节都巴”刮到地上，碰得稀烂！

藏民们发一声喊，顾不得黄沙扑面，”登时在狂风中四散奔逃。要知这“节都巴”乃是他们的护法大神，神像吹塌。这乃是护法神给魔王打败的凶兆，教他们焉得不惧！

狂飙怒卷，地暗天昏，桂华生也几乎给吹得站立不稳，心中想道：“这风势果然猛烈，那风中的怪声更是惊人。风从藏民所说的魔鬼城那里刮来，怪不得他们以为是魔鬼所发的旋风了。”

幸而狂风来得快去得也快，片刻之后，风停沙静，又是气朗天晴，但见法器仪仗，撒了满地，地上躺着两个被黄沙掩没了面孔的人，看他们的装束，似是汉人，当然也就是藏民们要为他们“招魂”的那两个“异乡人”了。

桂华生解下随身携带的水囊，拂拭掉他们面上的尘沙，用清水给他们洗得干干净净，那两个汉人露出庐山真相，却令桂华生骇着了。

这两个人一个是大约四十来岁的虬形大汉，另一个却是十三四岁，眉清目秀，面如冠玉的童子！桂华生失惊叫道：“这不是唐赛花的养子唐灵吗！”

唐赛花是四川暗器名家唐二先生的女儿，她的丈夫王敖在河南巡抚做总捕头，被天山女侠冯琳所杀，唐赛花没有儿子，就收养这个唐灵。当真是爱逾亲生，珍同拱壁，但却有一桩奇怪之处，桂华生和四川唐家乃是世代交情，却从来不曾听到唐二先生或唐赛花提过这孩子的来历，不过这孩子倒真聪明伶俐，惹人喜爱，桂华生在唐家作客之时，也曾教过他几手武功。

再仔细一看，这虬须大汉也似曾相识，蓦然想起，这人乃是已故的征西大将军年羹尧的心腹武士葛腾龙。葛腾龙的武功在年羹尧帐下到算不得是上上之选，但却颇饶智计，熟读兵书，是以年羹尧对他厚礼有加，却反而在一般武士之上。后来年羹尧因为功高震主，被雍正贬到杭州去守城门，终于还是免不了被朝廷处死。在年羹尧被贬之时，亲友部瞩风流云散，大家以为这葛腾龙或者会追随他们的，但葛腾龙也随着他的被贬而销声匿迹，当时也颇曾引起江湖上的谈论，，但大家想到”“树倒猢狲散”这句老话，也就不以为异了，想不到这葛腾龙竟然会出现在西藏，而且同唐赛花的养子在一起！

这真是难以想象的事，唐赛花怎舍得让唐灵跟年羹尧的武士远涉西藏？唐家一向不理世事，与年羹尧绝无瓜葛，更是自己深知，这孩子又是怎么认识葛腾龙的？若说是这孩子私逃，他又怎么有这胆量，他又怎舍得养母的深恩？

而更奇怪的是他们为什么会昏迷在这沙漠之上，以至惊动藏民为他们招魂？

桂华生仔细审视，他们身上并无受伤的迹象，抚他们的脉息，也很正常，不似是被高手点了穴道，但见他们双颊晕红，有如中酒，不论怎样摇撼，总

是不醒，饶是桂华生乃武学大行家，也看不出所以然来！

桂华生踌躇了一阵，蓦然想起来道：“我何不取出天山雪莲来试它一试？”天山雪莲善解诸般邪毒；桂华生在新疆漫游之时，费了无穷心血，才在天山北高峰取了三朵，这花开时大如海碗，灿如云霞，而今干瘪收缩，也还有拳头般大，取出来时，但觉一缕幽香，沁人鼻观。

桂华生将天山雪莲放近他们的鼻观，过了一会，他们的鼻息渐渐转粗，葛腾龙首先醒转，见桂华生按剑怒视，骇然叫道：“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桂华生哼了一声道：“待这孩子醒来，再和你说话。”

过了半晌，唐灵也悠悠醒转，一见桂华生，喜极而呼，“桂叔叔，这里是魔鬼城吗？”桂华生心头一跳，道，“什么魔鬼城？”但随即面色一沉，道：“唐灵，你且待我先问这厮。”转过面来，向葛腾龙喝道：“你好大胆，居然敢拐骗唐家的孩子！”

葛腾龙这时神智已清，听了唐灵的称呼，也认出了桂华生，仰天笑道：“好一位打抱不平的侠客，不分皂白，就胡乱加人罪名，你问这个孩子是我拐走他的吗？”唐灵叫道：“不，桂叔叔，是我跟他走的。”桂华生怔了一怔，道：“你为什么离开母亲，跟他出走？你知道他是谁吗？”唐灵道：“他是葛腾龙叔叔。”至于为什么离开唐家，他却避而不答，看他眼珠闪动不定，竟似大人们想什么事情似的，不似孩子的神情。

桂华生疑心大起，想不出葛腾龙是用什么方法骗走这个聪明的孩子，按剑说道：“把孩子交给我，你自己回去向唐家请罪！”唐灵道：“不，我自愿跟他，请你不要将葛叔叔难为。”桂华生不理唐灵，向葛腾龙斥道：“我不知你是怎样迷了这孩子的心窍，总之，你若不将这孩子给我，咱们今日就按照江湖的规矩，手底见个分明。”葛腾龙淡淡说道：“我不是你的对手，这点我还有自知之明。”当年年羹尧进兵青海，桂华生义救一个土司突围，曾杀伤过年羹尧的几名武士，葛腾龙自是知道这件事情。故此怎样也不肯与桂华生动手。桂华生道：“好，那就把孩子交给我！”葛腾龙道：“不，孩子也不能交给你。”桂华生怒道：“亏你还算是江湖上的一号人物，好不知羞，你怕死么？”

葛腾龙仰天笑道：“若是怕死，我也不肯历这么多的艰险，带这孩子到西藏来了。我不是怕死，我是怕我死后，没人扶助这个孩子！”

桂华生斥道，“胡说！这孩子自有他的养母照料，要你操什么心。”手按剑柄，作势就要动手。唐灵叫道：“桂叔叔，你若是疼我，就请你不要把他为难！”桂华生道：“为什么？”唐灵道：“我这一生是跟定葛叔叔了。你若将他杀死，叫我依靠谁人？”

桂华生“咦”了一声，盯着唐灵问道：“你今年怕有十三四岁了吧？怎的还是这般的不懂事体？唐公公和你的妈妈待你还不够好么？你怎么就不念他们的养育之恩？”唐灵眼泪欲流，他本想不说，却怕桂华生将葛腾龙杀掉，眼珠儿转了几转，蓦然叫道：“不，我不是唐家的孩子！”桂华生怒道：“你自小便是唐家扶养，养母恩情比生母更深！”唐灵叫道：“我还有自己的父亲！”桂华生心中一动道：“谁？”唐灵傲然答道：“我的父亲是曾统率百万大军的年大将军！”

桂华生心头一凛，怎么也料想不到，原来唐赛花收养的竟然是年羹尧的儿子。只听得唐灵哽咽叫道：“养母的深恩固然不容忘记，生身之父的冤仇，做儿子的更是不能不报呀！”

年羹尧当年为雍正东征西讨，助纣为虐，豪杰义士，无不切齿痛恨，他后来被雍正杀掉，雍正被吕四娘杀掉，这两件事情都曾经大快人心。桂华生眉头一皱，道：“咦，你还要报什么仇？”唐灵以袖擦泪，大声叫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难道我的父亲就是应该枉死的吗？”桂华生心中说道：“不错，你的父亲正是该死的人！”这话在舌尖打滚了好几遍，终于还是吞了回去。心中想道：“年羹尧有罪，这孩子无罪。他将来总得明白他父亲是怎样的人，但这时他年纪还小，我若说了，他这稚弱的心灵如何负担得起？”吁了口气，微笑问道：“你待怎样报仇？”

唐灵鼓起眼睛对桂华生看了儿眼，见桂华生的敌意稍稍减轻，说道：“葛叔叔教我，清廷对西藏是鞭长莫及。咱们在这里立下基业，将来便可以在这里举兵，胜可为王，败亦可以据地固守。”说话的神气，严然就像他父亲生前发号施令的神情。

桂华生心道：“真不愧是年羹尧的儿子，这葛腾龙也不愧是年羹尧的智囊，如此深谋远虑！这事情我可不能不管了！”将唐灵轻轻的拉了过来，含笑说道：“你这孩子倒有志气，但是非善恶，这得分个清楚。”唐灵道：“怎么，你说说我听。”桂华生道：“你现在受了毒香，应该先睡一觉，睡醒之后，我再和你说。”轻轻一揉，闭上他的晕睡穴，然后转过身来，怒斥葛腾龙道：“好呀，你将一个好好的孩子引入歧途，这罪过还在杀人放火之上！”

葛腾龙道：“我教他为父报仇，又有什么罪过了？”桂华生道：“年羹尧此人，国人皆曰可杀，怎值得为他报仇！”葛腾龙道：“别人杀年羹尧犹自可说，雍正是年羹尧一手扶起来的人，我不为年大将军报仇，怎消得这口胸中愤气，何况年大将军生前以国士待我，我自当以国士报之，别的人对他如何议论，我都不管。”桂华生心道：“曹操也有知心朋友，此话果然不假。”眼珠一转，问道：“雍正不给吕四娘杀了吗？你要报仇，这仇也已报了！”葛腾

龙道：“雍正虽然死了，这江山还是爱新觉罗氏的江山！”

桂华生凛然说道：“好，想不到你这年羹尧的心腹武士，说话的口吻竟和江湖义士相同！好呀，他若是为汉族报仇，驱除鞑虏，这我不管。但你得带这孩子，先交回他的养母，待他长大之后，再由他自选前途，这话你依不依从？”

葛腾龙沉思有顷，道：“也罢，看在你今日救我们二人性命的份上，我也得卖你一个人情。”其实葛腾龙立志推翻清廷的目的却和江湖的义士大不相同，他是想利用年羹尧的儿子作为号召，以遂个人野心；同时见唐灵天赋聪明，是个可以扶得起来以图王霸之业的人，故此不惜费尽心机，冲难犯险，将这孩子诱出唐家。

桂华生却把葛腾龙这人看锗了，心中想道：“年羹尧一死，他的旧属想撇清还来不及，这人居然有此傻劲，虽说愚忠，也还算得是个有血性的男子。”见他答允，欣然说道：“君子一言……”葛腾龙接口说道：“快马一鞭！”桂华生哈哈大笑道：“好，我相信你！你把这孩子带回唐家，我写一封信给唐二先生，请他们不要将你怪责。”拾起一块藏民掉落在地上的一块羊皮，用剑尖刺出了几行书信，葛腾龙郑重的将羊皮书藏在贴身的汗衣袋里，其实心中正在另作盘算。

桂华生正想把唐灵弄醒，想起一事，住手问道：“你们刚才说什么魔鬼城？是怎么中了毒的？”葛腾龙道：“为了这魔鬼城，我曾经暗中窥探了好几次。前几次不敢走近，只在对面的山峰瞭望，这次稍为走近，却不料一阵异风吹来，便告昏迷不醒了。”桂华生诧道：“当真有什么魔鬼城？”葛腾龙道：“这里的藏人，人人都能说一大串魔鬼城的奇迹，我看只怕有什么异人住在里面也说不定？我在对面山峰瞭望，就曾经有一两次见过里面有袅袅的炊烟升起，刮风之时，那各种各样的怪声也真是荡人心魄！”桂华生道：“我听过了。”对风中的怪声，尚不觉怎么，听得里面有炊烟却大是引起心中的疑惑，问道：“那么你见到山中果然是有一座城么？”葛腾龙道：“昨晚我们冒险走进山谷，只是隐隐看见山顶有一座圆塔形的尖顶，还未看得清楚，一阵狂风刮来，风中带有莫名其妙的异香，我们便一觉睡到你到来的时候才醒！”

桂华生心道：“看来这魔鬼城当真是有一些古怪，我既到此间，倒不可不去一看了。”伸出手掌，在唐灵身上轻轻的拍了两下，解开他的穴道。唐灵一觉醒来，见桂华生与葛腾龙相向而立，眼光神色，甚是柔和，喜而笑道：“两位叔叔，你们和解了么？”葛腾龙道：“我和你的桂叔叔本来就没有什么冤仇，说清楚了，他当然不会再将咱们为难。”故意强调“咱们”二字，

在孩子的心灵中种下了这样的观念，只有他才是与自己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人，无形中把桂华生隔开一层了。近代的儿童心理学家有所谓的“暗示教育”的方法，葛腾龙当然不懂得这个名词，但他把唐灵哄得贴贴服服，所用的手段，正是与这种教育方法暗暗符合。

唐灵叫道：“桂叔叔，你真是一个大大的好人，你不再拦阻我替父亲报仇了吧？”桂华生眉头一皱，缓缓说道：“是非善恶，不是很简单的就能分别出来，对你好的人不见得就是大家公认的好人。要知道自己想做的事情对是不对，应该多听一些人的议论。好吧，现在我所说的话你未必明白，你回去问问你的母亲和唐公公，再过几年，待你长大之后，以你的聪明，定然能够明白事理。”唐灵听得甚为气闷，似懂非懂，听说之后，大声叫道：“说来说去，你还是要我回唐家吗？”葛腾龙暗暗向他抛了一个眼色，道：“灵儿，你的桂叔叔是一番好意，咱们现在就走吧，你跟我走，准保没有错儿。”

桂华生日送葛腾龙携了唐灵走过山坳，背影冉冉而没，心中一动，但觉放任唐灵跟他，总似有些不妥，但自己漫游西藏，势又不能将他带在身边，葛腾龙既然允诺将他带回唐家，那也只得任由他们走了。

桂华生歇了一会，吃了一点干粮，待得草原日落，月亮东升，便向着藏民所指的魔鬼城方向而去。

走过一片草原，前面是一片沙漠，好在这沙漠方圆不过十数里，走了个多时辰，也穿过去了，前面又是一片草原，走到午夜时分，念青唐古拉山已在目前。桂华生走进那喇叭形的谷口，抬头一望，且见山上冰川交错，俨若银龙交舞，在黑夜之中发出一种淡淡的蓝光，蓦然间狂飙又起，风中果然带有一种异香，中人如酒，桂华生情思昏昏，俨俨欲睡，急忙将天山雪莲拿出，放在鼻观下深深呼吸，仍向前行，风越刮越大，日间所听到的各种异声，又随着狂风吹来，俨如万马奔腾，千军赴敌，雄壮、凄枪、哀号、温婉，各种调子都有，真像极不和谐的大合奏，比日间所听，更觉惊心动魄，桂华生堵塞着耳朵，贴着山脚的峭空前行，月光之下，但见山壁上无数小孔，就像蜂巢密布一般，忽然间就在自己脚踏的底下，也听得叮叮咚咚的类似音乐的声音！

桂华生恍然失笑，心中暗道：“原来风中的怪声，却是这个来由。”他在天山漫游之时，也曾经听见过这种地底下的奏乐声音，初时也曾给这种声音疑惑过，后来才知道天山山脉这一带，有许多巨大的冰山，由于地震，后面高山的岩石塌下来，把冰山压在下面。冰山一天天的融化，岩石就一天天的架空。岩石中空之处，冰河流动，有时似乐声，有时似脚步声，令到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的人无不心惊胆战。

桂华生再仔细审视山石上那些蜂窝般的洞孔，把耳朵贴上去听，由于洞孔的大小形状不同，风从洞孔穿过，所发出的声音也异，这些蜂窝般的洞孔，自是由于风沙侵蚀而成，由于这里的谷口狭长，风沙吹来，受到山岩峭壁的阻挡，所以剥蚀的现象特别显著。古代沙漠与草原上的居民，即没有近代地质学的常识，更不敢亲自去观察，那就无怪他们以为是“魔鬼的声音”了。

但桂华生仍是不无疑惑，心中想道：“地下冰河的流动和风从岩洞穿过构成了诸种怪声，这固然不足为异。但在藏人的眼中，总是一个神密的地方，更何况那里又是险恶荒芜之地，为什么有人却偏偏在这种地方居住？是何居心？”再想这“魔鬼城”的传说由来已久，到底是由于诸般怪象附会而成，还是山中确有城池？寻幽探密之心，更不禁油然而起。

这时狂飙已止，桂华生继续登山，攀越过几个险陡的山头，果然别有天地，但见到处是断瓦残垣，还有寺院的废墟和高耸的土塔……显然这是一座古城的遗址，奇怪的是，那些残砖败瓦，已被扫在一起，好像在不久之前，才刚刚经过人工的收拾。

穿过这座古城的遗址，再向山上望去，那就更奇怪了。山上竟然有一座完整的白塔，约有十丈来高，白塔之旁，有两排房屋，圆形的屋顶，状如覆莲，这种形势的房屋，和西藏一般居民大大不同，还有两幢闪闪发光的建筑，更不知是用什么材料造的。但一眼望去，便可以断定这不是古代遗留的建筑，而是新建不久的房屋。桂华生自是不相信有甚“魔鬼城”，但这气氛却真的是越来越神秘了。

桂华生艺高胆大，再向前行，忽觉夜风中香气极浓，虽有天山雪莲，仍然有点目眩心跳，望过去但见山坡上开有无数奇花，红白蓝三色相间，在朦胧的月色下更显得娇艳无俦，桂华生含了两瓣雪莲花瓣，走入花丛之中，原来随风所送的异香，便是这种奇花所发。桂发生正在流连观赏，忽听得传来了脚步的声音。

桂华生从花叶里向外偷窥，只见一个长着一把山羊胡子的黑衣武士带引着两个白衣喇嘛，正好朝着这个方向行来，这黑衣武士身材魁伟，相貌奇特，看来不像是西藏人。

但那两个白衣喇嘛却更引起桂华生的惊诧，原来西藏的喇嘛分为三派，清朝以前掌权的是红教喇嘛，清代奉黄教喇嘛为国教，红教一蹶不振，但还可以留在西藏，另外有一派白教喇嘛，最高的称为“法王”，在明朝时期，与红教分庭抗礼，曾得明太祖封为“灌顶国师”并“赐统御西藏三部之教诏”，直到明末崇帧皇帝之时，黄教领袖达赖五世和班禅四世借青海蒙古族酋长固始汗的兵力，才推翻了白教法王在西藏的统治地位，白教被逐出西藏，逃奔

青海，依附另一位酋长加腾汗，至今一百余年，白教喇嘛，从来不敢踏入西藏。

西藏喇嘛以服饰颜色分别，这两个喇嘛自是白教喇嘛无疑。桂华生大为疑惑，心中想道："白教黄教如同水火，怎地这两个白教喇嘛却敢偷偷进来了？"

只听得那黑衣武士说道："我们的王子听说法王使者前来，特地赶到此间，恭迎大驾。还有几位土司，也将要到来，哈哈，这真是罕遇的机缘，难逢的机会！"

桂华生听得莫名其妙，想道："哪里来的王子？若是藏王之子，他为何不约在拉萨，却在这个古怪的地方聚会？"那黑衣武士的藏语说得甚为生硬，更是引起他的疑心。

那两个白衣喇嘛咕咕噜噜的说了一些话，但这时他们已走上山坡，说话声音听不清楚了。过了一阵，桂华生探出头来，已看不见他们的背影，正待出来，忽见又是一个白衣喇嘛，如飞奔至，将近花丛，忽然一跤摔倒，许久许久，爬不起来，竟似是晕倒了。

桂华生始而发愣，继而恍然。心道："是了，先前那两个白衣喇嘛带有解药，这个没有，所以被花香迷倒了。"但他为什么没有解药，又没人带领呢？这个，桂华生却猜想不透了。

桂华生从花丛中一跃而出，但见这白衣喇嘛酡头如醉，中毒的情状与葛腾龙唐灵一模一样，心中想道："葛腾龙方到山谷便已中毒，此人却一直来到花前，内功的深厚，也算难得的了！"分了两瓣天山雪莲，塞入他的口中，过了片刻，这白衣喇嘛倏然醒转，跳起身来，用藏话大声骂道："哼，你用的是什么妖法？"劈面就是一拳，桂华生一掌拨开了，只觉对方的拳力沉重异常，正待说话，那白衣喇嘛，这时已看清楚了桂华生乃是个汉人，大为诧异，第二掌打到中途，倏的收回，问道："唉，你是谁？"

第二回　藏身冰谷遇奇人

桂华生一笑说道：“要不是我，你现在还未醒来呢。你是谁？”那白衣喇嘛发觉了口中的两瓣莲瓣，再看一看这蓝、白、红三色相间的奇花，失声说道：“咦，原来这是阿修罗花，我一向只从佛典之中知有此花，不想在这儿见到。你是谁，怎的有这样神通？居然能把我救醒？”桂华生道：“我不过是个普通的汉人，碰巧带有能解百毒的天山雪莲，碰巧将你救醒，算不了什么？这个什么阿修罗花为什么如此令你惊奇？”那白衣喇嘛道：“阿修罗是梵语中魔鬼的意思，所以又名魔鬼花。《佛国记》中所载，说阿修罗花开之时，人一嗅到这种花香，就像碰到了魔鬼一般，立刻给它迷醉了，果然不差，这花只有在极高的冰峰之上才有，如今他们移植此间，能为也真不小呢。咦，你端的是谁？你是不是他们的人？”

桂华生道：“他们是谁？你又是谁？”那白衣喇嘛诧道：“你不知道他们是谁？那你来这里做什么？”桂华生道：“我就是想来探这魔鬼城中的秘密。”那白衣喇嘛喃喃说道：“魔鬼城？魔鬼城？”桂华生道：“不错。藏人们是叫这里做魔鬼城。”那白衣喇嘛笑道：“魔鬼城中魔鬼花，怪不得此中有群魔乱舞了。如此说来，你当真不是他们的人了？既然不是，你快快下山去吧！”桂华生摇了摇头，那白衣喇嘛庄容道：“你若不走，只怕你救得了我，我却救不了你呢。快走！”

桂华生见他郑重相劝，微笑说道：“好，等一下我就悄悄溜走。”这时天边飞来了一片黑云，掩盖了一钩眉月。山风又呼呼的刮起来，那白衣喇嘛疾奔上山，桂华生也趁着夜色如墨，偷愉的跟在他的后面。

待得乌云散开，那白衣喇嘛已不见了。桂华生借石障形，偷偷一看，原来已到了白塔前面。这白塔形式奇特，下面是座方形的庙宇，庙宇中有一座顶上造了一个圆亭的高培，塔的下层，四边外壁上塑有两只眼睛，眼睛上还有两道弯弯的眉毛，眼下面有一种似乎用来象征鼻子的东西，形如“？”，这种奇异的建筑形式，不但桂华生在走南闯北，从所未睹，即在书本上也未曾见过。

那两幢闪闪发光的建筑就在白塔之旁，白培前有两个黑衣武上面对着面，各自开步向对方走去，碰头之时，一个立正，向后转身，背向而走，各自走到庙的一端，又再转身相向而走，周而复始，为状甚是滑稽。

桂华生轻功超卓，趁着他们转身的时候，一个“白雁冲天”已从他们头顶飞过，落在那座琤明琉亮的建筑侧面，伸手一摸，但觉触手冰冷，原来这座房屋，竟是坚冰所造。

另一座房屋没有这样冰冷，舐舐指头，却有咸味，原来这一座是晶盐造的。桂华生暗自笑道：“魔鬼城果然名下无虚，地方、房屋、人物，样样都是古怪透顶。”

探头一望，那两个守卫庙门的武士正各自走到一端，未曾转身，桂华生飞身一掠，端如一叶飞坠，落处无声，待得那两个武士转过身来，他己飞上了白塔的第一层，隐身在殿角飞檐之内，偷偷的从庙顶一片透光的琉璃瓦向下窥探。

但见庙里供着一尊数丈高的巨大佛像，一个鹰鼻深目。长发披肩，穿着一件缀以明珠的大红袍子，相貌甚是威严的中年汉子，站在佛像的中间，两旁有一列僧侣一列武士，这时正有三个官吏装束的藏人向他行札。

只听得一个黑袍憎侣唱名说道：“ 萨迦藩王使者，弄赞藩王使者、亚东藩王使者谒见王子。 ”桂华生心中一动，想道：“ 原来这人就是王子，看他相貌装束，分明不是藏人，这是哪里来的王子？ ”

这僧侣和王子的西藏话都说得相当流利，但听得那王子说道：“ 我不望酬报，一心扶助你们三家藩王做西藏鼎足而立的霸主，只要你们好好待我派来的人，我将来还要派兵来助你们，你们的藩王都明白了吗？ ”那三个藏官依次说道：“ 明白啦，我们特来与王子定盟。 ”

那王子哈哈大笑，首座僧侣走了出来，捧着一个盛满血酒的骷髅头恭恭敬敬的递给王子。

王子将骷髅头高举，大声说道：“ 基荣基里，达布嘉时？ ”这句藏语的意思是：“ 沾饮阁下剩酒，引以为荣，阁下俯允否？ ”桂华生怔了一怔，这藏话他听得明白，却不知道其中含义。萨迦藩王的使者首先喝了一口，那王子接回骷髅头酒器，也喝了一口，依次递给弄赞和亚东的藩王使者，都是这样。仪式完成之后，那王子哈哈笑道：”从今之后，咱们都是一家。我先派人给你们训练军队。 ”桂华生恍然大悟，原来这仪式正等如中国的歃血定盟。王子的那句话是客先让主的礼节。

那三个藩王使者喝了血酒，鱼贯退下。待了一会，两旁的僧侣高声唱道，“ 法王使者到！ ”王子满面笑容、亲自走上去迎接，来是正是那黑衣武士带来的那两个白衣喇嘛。看来王子对这两个人的重视远在那三个藩王使者之上。

王子弯了弯腰，向他们还了一礼，说道：“ 法王法体安康？ ”那两个白衣喇嘛恭身说道：“ 我佛保佑，托庇平安。 ”王子道：“ 这些年来，法王远离圣地，我心甚是不安，是以愿充护法，迎接法王回藏，区区之意，不知法王明白了么？ ”

为首的那个白衣喇嘛答道：“ 仰仗王子大力，护持圣法，法王欣悦何似，特遣弟子前来向王子敬致谢意，并即定盟。 ”桂华生吃了一惊，心中想道：“ 百余年来，西藏各教派纷争，曾引起好几次干戈，若然在青海的白教，也要打回西藏，岂不更要掀起滔天的风浪。 ”

只听得那王子哈哈大笑，又举起了骷髅酒器，高声说道：“ 基荣基里，达布嘉时！ ”为首的那个白衣喇嘛接过酒器，正在俯腰喝酒，尚未沾唇，忽听得两旁的僧侣武士大发一声喊，那王子高声喝道：“ 来者何人？擅闯圣庙！”

桂华生定睛一看，来的正是那个被自己救醒的白衣喇嘛，只见他高举九环锡杖，大声叫道：“ 白教法王座下护法使者麦士迦南！ ”

此言一出，两旁的僧侣武士都现出惊诧的神色，那王子眉头一皱，说道：“ 法王使者，现在此间，你是何人，竟敢假冒？ ”那自称是法王护法使者的白衣喇嘛，将九环锡杖迎凤一荡，杖头的两串金珠哗啷啷作响，仰头一笑，脖子上悬挂着的一尊金佛像闪闪发光，郎声说道：“ 法器在此，岂容假冒？ ”

先来的那两个白衣喇嘛十分惊诧，说道：“ 怎么法王又将你派来？ ”原来这两个白衣喇嘛乃是法王的心腹，这次前来魔鬼城与王子定盟，事情极为秘密，教中只是有限几人知道，这麦士迦南在白教中辈份甚低，职位也并不是护法使者，按说他不应知道这件事情，更轮不到他做使者，但他手持的九环锡杖，和那尊金色佛像，的确是教中的法器。

王子见他们这副神气，料想其中必有蹊跷，眼珠一转，强笑说道：“ 好，法王加派使者，足见郑重此事，你也来参加订盟吧。基荣基里，达布嘉时！ ”

麦士迦南双眼一翻，毫不客气的就从同伴手中抢过那骷髅酒器，忽地横掌一击，将那骷髅头劈得粉碎，血酒溅了一地，大声说道：“订什么盟？法王有命，叫你们二人赶速回去、切不可沾惹邪魔外道！”

先来的那两个白衣喇嘛勃然变色，一个喝道：“法王当真有这说话？”另一个喝道：“法王于圣谕现在我手中，你好大胆，乱传法旨！”麦士迦南道：“你传的是哪个法王的法旨？”那白衣喇嘛斥道：“还能有几个法王？我传的是灌顶国师转轮法王第十五世的法旨！”麦士迹南朗声说道：“第十五世法王早已禅位，我传的是灌顶国师转轮法玉第十六世的法旨！”

在西藏的红、黄、白三派喇嘛之中，只有白教法王可以禅位，但第十五世法王正在盛年，雄心勃勃，断无禅位之理，那两个白衣喇嘛呆了一呆，齐声喝道：“好呀，原来是你们这班叛教邪魔，夺了当今法王的大位。王子，这个使者是假的！”

麦士迦南喝道：“你这两个才是假的！”那王于当然是站在先来的那两个白衣喇嘛这边，冷冷笑道：“不问可知，真伪立辨，法王的使者哪有在这圣庙之中捣乱的道理。”把手一挥，那两个白衣喇嘛和带引他们前来的那个黑衣武士立刻扑了上去。

只听得啪啪两声，那两个白衣喇嘛已被麦士迦南用重手法打晕地上。那黑衣武士一声怪啸，拔出了一柄精光闪闪的月牙弯刀，刷的一刀，便向麦士迦南的颈项勾下，麦上边南将九环锡杖一挑，叮当一声，杖头给月牙弯刀勾了一下，溅出了一溜火花，麦士迦南回杖一拍，锡杖和刀锋都碰了一个小小的缺口。

那黑衣武士唰的将刀掣回，刀光一转，又取中盘，麦士边南将锡杖展开，宛如一条虬龙，凌空飞舞，那黑衣武士也把月牙弯刀舞得霍霍生风，劈、刺、勾、斫，每次刀杖相交，都发出叮当音响！

桂华生心道：“这黑衣武士的月牙弯刀，式样特别，但论到武功，也不见得有什么特异之处。倒是这个麦士迦南的杖法，刚猛凌厉，劲道十足，却大可以与中土的伏魔杖法一较雌雄。”

果然不过片刻，但见麦士迦南一声大喝，锡杖一挥，便将那个黑衣武士的月牙弯刀打得脱手飞出。

那王子“哼”了一声，咕咕噜噜的说了几句，却并不是藏话，站在第一列前首的一个番僧赤手空拳的走了出来，用藏话喊道：“把这锡杖给我放下！”

麦士迦南大怒喝道：“有本事的你便来取！”锡杖一个盘旋，舞起了一道圆圈，将那黄衣番僧都圈在如山的锡杖影之中。

那番僧冷冷一笑，双掌一圈一引，稳然把麦士迦南的锡杖引出外门，登时脚踏中宫，反掌便劈麦士迦南的手腕。桂华生暗暗惊异，心道：“闻说天竺武功自成一派，少林派的始祖达摩祖师便是天竺（印度）来的，天竺、西藏、尼泊尔等地疆士相邻，武功流派彼此影响。看来这黄衣番僧的掌法和中国的内家掌法各有擅长，那粘连两诀与太极手法也有点相似。可见中外武功虽异，武学的道理却大致可以相通。以内功而论，这黄衣番僧的功力在中国也可以到第一流的境界了。”

麦士迦南的杖法阳刚，黄衣番僧的掌力阴柔，恰是外家高手和内家高手的比拚，斗了半个时辰，强弱形势渐渐分了出来，但见麦士迦南汗如雨下，九环锡杖的力道减弱，出手招数每每为敌所制，力不从心。

桂华生暗叫不妙，但见那黄衣番僧双掌一圈，招数与武当派的“怀中抱

月”有些相似，一圈一带，倏的就将麦上迦南的杖头抓住！

这一下连桂华生也以为麦士迦南的九环锡杖要被他夺出手了，哪知麦上边南锡杖一抖，陡然间几点金光电射而出，原来他杖头所缀的两串金珠，并非饰物，却是暗器。

那黄衣番僧猝不及防，急忙松手，却被一颗金珠打中了眼睛，登时掩目大叫，王子大怒，把手一挥，两旁的憎侣武士纷纷涌上，麦上迦南将九环锡杖泼风一舞，数十颗金珠都射了出来，但众武士与僧侣已有防备，其中不乏高手，只伤了有限的几人，麦士迦南却吃了两刀，肩头上又捱了那黄衣番僧的一掌。那黄衣番僧给他打瞎一目，愤怒之极，不顾疼痛，究追猛打！

麦士迦南也算机灵，一下子把那两串金珠都发出来，虽然不能退敌，他却趁此时机飞奔庙外，可是那黄衣番僧怎肯放过他，和另外两个僧人跟着也追出庙门。

那黄衣番僧身法好俊，只见他凌空一跃，在半空中一个转身，蒲扇般的大手已抓住了麦士迦南的背心，麦士迦南也好生了得，一觉脑后生风，霍地便是反手一杖，只听得“哎哟”一声，那黄衣番僧头上脚下，一个倒栽葱便跌下来。麦士迦南怔了一怔，心道：“我的法杖还未触及他的身子，怎的他便跌倒了，难道当真是有佛力暗助我么？”心念方动，只听得又是两声尖叫，另外的两个僧人也跌倒了！

这几下子快如雷光石火，追出来的一大群僧侣武士谁都没有看清楚这三个僧人是怎样给打倒的。猛听得一声大喝，呼呼风响，麦上迦南眼睛一花，俨如两朵红云惊空而至，定睛一瞧，只见那王子和另一个红衣番僧已掠到跟前，麦士迦南大吃一惊，知道这些僧侣乃是以袈裟的颜色分别尊卑，红衣僧人位属至尊，怪不得武功这么了得，而那王子居然也有如此身手，更是大大出他意料之外。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红衣番僧袈裟一展，“啪”的将麦士迦南摔了一个筋斗，那王子喝道：“先把九环锡杖给我留下！”手腕一翻，立即抓住杖上的金环，忽地里又是嗤嗤两声，那王子一声大叫，似乎是受了点伤，然而仍是把麦士迦南的九环锡杖夺到手中。那红衣番僧袈裟一扬，跟踪疾至，霍地便是当胸一掌！

麦士迦南正被红衣番僧的掌风震得头晕目眩，陡然间忽觉身子一轻，竟似腾云驾雾般给人提了上去。原来是桂华生出手相助，先前那三个信人都给他用碎瓦打倒的。

那王子哇哇大叫，一纵身也跳上塔来，桂华生见他给打中穴道，居然能纵高跃低，心中也好生奇异，不敢怠慢，一手抓起了麦士迦南，左掌转身拍出，那王子虽是勇猛无伦，却怎挡得桂华生的内家真力，只一掌便给震得倒下地来，那红衣番僧跟踪而，一掌拍来，双掌相交，也给震得倒下地来，那红衣番憎跟踪而至，一掌拍来，双掌相交，也给震得摇摇晃晃，蓦地一声怪啸，将那大红袈裟一抖，迎头便罩，桂华生一跃闪开，那红衣番憎跟踪急上，袈裟飞舞，疾卷而来，招数甚为怪异，桂华主虽是轻功绝顶，但背上了一个百多斤重的麦士迦南，腾挪闪展，到底不能随心所欲，险些给他的袈裟卷翻，两人在庙宇上动手，迅即追到了白塔的第二层。

只见那红衣番僧手按飞檐，陡然间身子拔空而起，先跳上了第三层，居高临下，大红袈裟又似火云一般疾罩下来，就在这一瞬间，但见白光一闪，严如长空电闪，刺穿了厚厚的层云，原来是桂华生拔出了家传的腾蛟宝剑，

当年他的父亲桂仲明曾仗着这把腾蛟宝剑，打败过无数武林高手，赢到了“天山七剑”之一的名头，神物利器，端的是非同小可。加上桂华生的内家真力，饶是那红衣番僧功力深厚，也挡不住这穿云一剑，但见白光一闪之下，那大红袈裟已被刺穿了两个大洞。

红衣番憎抛了袈裟，一声姿哄，双掌齐扬，桂华生未清楚他的来历，不愿伤他，剑诀一领，腾蛟宝剑在他面前一晃，引开了他的眼神，红衣番僧双掌扑空，失了重心，被桂华生倒转剑柄，在胸口轻轻一点，登时从三层高的塔顶跌了下来，桂华生纵声长笑，背起了麦士迦南，闪电般的转到白塔背面，跳下地来，立刻向山头疾跑。

山上云海迷茫，云峰矗立，雪月交辉，晚间的景色更显得奇丽无俦。桂华生背着麦士迦南，跑了好一会子，渐渐觉得有点气喘，俯腰一望，脚下的“魔鬼城”在云气弥漫之下只看得见一个尖尖的白塔顶了。抬头一望，雪峰高插云霄，看不见顶，自己站立之处，仅仅是在山腰，却已有点“高处不胜寒”之感了。

桂华生见麦士迦南还是沉迷未醒，抚他脉息，脉息甚粗，既不像是受了内伤，也不像是给人点了穴道，心中甚是奇怪，再走了一会，忽觉冷风之中，有一股温暖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向前一看，前面是一个两峰之间的盆地，有一股喷泉正在嘶嘶喷水，灼热的水花被凤吹散，在月光下形成一团团白色的花环，喷泉所在，地气较热，在冰岩之下，居然盛开着许多不知名字的花朵，端的有如童话中的世界一般。桂华生心想：“他们纵是追来，也得费一些时候才能追到这里，我正好在这山谷中歇息一会。”

桂华生走到喷泉旁边，将麦士迦南放了下来，仔细审视，竟不知他是受了何伤，至竟昏迷不醒。将天山雪莲放近他的鼻观，亦不见效，显然又不是中了什么毒了。桂华生无法，只好将真力凝聚掌心，在他脊骨“天枢穴”的周围，轻轻揉搓，给他推血过宫，这“天枢穴”乃是经脉的总纲，桂华生运用了“达摩真经”中最上乘的解穴功夫，按说若是他被点了穴道的活，不论是点了哪一处穴道，都可以解开，果然过了一阵，麦士迦南便悠悠醒转，大声叫道：”呵，原来是你救我，赶快给我疏通闭血的经络。”只见他挣扎了好一会儿，仍是不能动弹。

桂华生道：“什么闭血的经络，在什么部位？”麦士迦南也懂得一点中国的武学，说道：“这就像你们内家的点穴呀，我晓得什么部位，还用你解吗？”桂华生家学渊源，师友辈都是武林中顶儿尖的角色；他对各家各派的点穴手法无不熟悉，可就是不懂这种异域的点穴功夫。

麦士迦南道：“你学过子午流闭血法吗？”桂华生摇了摇头，仔细问他，原来这是从欧洲传到阿拉伯国家，再从阿拉伯国家传到印度、尼泊尔诸国，再采纳了印度瑜伽术的“闭气诀”所创出来的一种类似中国点穴的功夫，麦士迦南从现任法王那儿知道有这种功夫，那是按着时辰，将人体某一个部分的气血阻滞，使其不能自然运行的功夫，本来这种功夫远远不及中国点穴法的深奥神奇，可是桂华生不懂这种功夫，而麦上迦南也只略解皮毛，无法教给桂华生知道。

桂华生小心翼翼的试着用各种上乘的解穴手法给他解穴，却是丝毫无效，反而弄得他雪雪呼痛，桂华生搓搓双手，苦笑说道：“没办法啦！”话未说完，忽听得“啪吐”一声，一粒石子不知从什么地方掷来，麦士迦南突然大叫一声，纵身跃起，桂华生大吃一惊，正想跳出去看，却被麦士迦南一

把拉着，叫道：“你原来是懂得的，却故意骗我，拿我着急！”原来这粒石子正是乘着麦士迹南挣扎着转身之际打来，麦士迦南根本没有瞧见，只觉好似桂华生的指头触着他的腰部某一个方位一般。

桂华生惊奇更甚，跳上冰岩，但见树梢风动，野花飘落，山上云气弥漫，好像蒙上一层薄雾冰绡，哪里有人的影子？桂华生心中想道：“这人掷石解穴，大是不凡！这份轻功，更是无人能及，想不到在这穷荒异域，果然碰到异人！”

麦士迦南道：“喂，你瞧什么？是不是有追兵来？”桂华生摇了摇头，跃下冰岩，双方通了名姓，桂华生笑道：“你现在总可以告诉我了吧，他们是什么人？”麦士迦南道：“那王子是尼泊尔的王子，那些人是他带来的僧侣和武士。”

桂华生吃了一惊，叫道：“这王子野心不小！”麦士迦南道：“不错，但听说这王子并不是尼泊尔国王的太子，只是他的侄儿。尼泊尔国王膝下无儿，他想继承王位，所以培植了一批党羽，从阿拉伯诸国甚至从欧洲请了许多武士来。印度婆罗教的一些高手也做了他的宾客，他为了巩固他的地位，很想立功国外，先把西藏灭了，做他的属国。”桂华生“啊呀”一声，说道：“怪不得他选择这个神秘的地方做他的巢穴。”麦士迦南道：“这个魔鬼城据说本来是个古城。这里的土人每晚听到风中怪声，更不敢进去探险，大家都说这是个魔鬼城了。尼泊尔王于在这废城的遗址上建筑房屋庙宇和白塔，经营了几年，可叹满清的驻藏大臣一点也不知道。”

桂华生道：“他联络那几个藩王，还想唆使你们白教法王打回西藏，这正好给他浑水摸鱼的机会。”麦士迦南道：“我们现任的法王可不上他这个当。”

经麦士迦南说明，桂华生这才知道，原来在白教喇嘛之中，也分为两派，前任法王是旧派，主张用武力打回西藏，所以不惜与尼泊尔王子勾结。现任法王本是掌管典籍经文的法师，在教中地位，仅次于前任法王，他从秘笈之中通悟了密宗的武功，并通晓梵文和尼泊尔语言，又曾到过印度的圣地礼佛，在白教之中以学问渊博著称，很得一些人拥护。他的主张和前任法王不同，主张和现在西藏掌权的黄教谈和，被称为新派。这次前任法王勾结尼泊尔王于的事情泄露出来，两派冲突，拥护新派的十居八九，终于在前任法王派出了那两个使者的第二天，就将他废了。

桂华生听说白教喇嘛中有这样的人材，甚为向往，说道：“你有什么要我效劳的地方，我定当尽力。”麦士迦南叹口气道：“我这次奉法王派遣，虽幸不辱使命，阻止了他们签订盟约，但失了法杖，终是奇耻大辱，我须得立即回去报告法王。请你代我做一件事情，到拉萨会见达赖活佛，报告他你今晚的所见所闻，并代为转达我教法王的心意。”桂华生道：“听说达赖和班禅这两位活佛并不是寻常人所易见的。”麦士迦南除下了身上所带的那尊金佛，交给他道：“你拿这个作为信物。以你的武功，自可悄悄的进入布达拉宫。”

桂华生接过金佛，抬头一望，忽见南北两边的山头，都出现了黑衣人的影子，桂华生笑道：“尼泊尔王于派来的追兵，终于找到这儿来了！”

第三回　魔鬼城中闻玉笛

话声未了，忽听得轰轰隆隆之声响彻山谷，原来尼泊尔王子派来的那几个武士也已发现了他们的踪迹，将一块块大石推下来。桂华生怒道：“好狠毒的手段！”拉起了麦士迦南跳跃闪避，有几块石头滚到了喷泉的旁边，好在没有碰到他们。有一个黑衣武士走下山坡，大约是想看准他们再抛大石，桂华生冷笑道：“好，叫你也尝尝我一颗石头！”拾起一粒石子，双手指一弹，疾飞而上，那黑衣武士做梦也想不到桂华生竟有这样的弹指神功，居然能把石子弹上数十丈高的冰峰，登时给打中了穴道，应声而倒！

其他的武士哪还敢再下来，只是不断的从山峰上抛滚巨石，忽然问，山谷里响起巨大的雷声，万山回应，震耳欲聋，麦士迦南叫道：“不好，若是他们再滚石头，就要引起雪崩啦！”但见磨盘大的雪块从悬岩上滚塌而下，声势极为惊人！要知道这些高山，山岭积雪，常沿着山坡向下滚动，尤其是在西藏的冰峰，更潜伏着无数冰崩和雪崩的“槽印”，若然遇到强风和地震，千百吨重的冰岩和雪块也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喷泻下来！任是天大神通的英雄好汉，也会被雪活埋，这几个武士虽然没有能力造成一次地震，但大石源源滚下，震动冰层积雪，时间一长，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那也就极有可能引起一次巨大的雪崩！

在这种情形之下，桂华生其势不能在石头雪块飞舞之下冲上去和他们拼命，只好施展腾挪闪展的上乘轻功在满山飞滚的雪块之中闪避，一方面又要照顾麦士迦南，饶是他武功卓绝，也自手忙脚乱，而且雪块越落越多，越滚越大，他们的处境也越来越险了！

眼见冰雪石头滚之不已，震得山谷轰鸣，冰峰也好像要震抖起来了，忽然间听得一片极柔和的笛声从风中远远传来，那闷雷也似的雪块轰鸣，竟是压它不住！

桂华生这一惊非同不可，不但惊奇于吹笛者的深厚内功，而且惊奇于所吹的曲调。那笛声柔和悦耳，好听极了，端的有如“问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滩！”吹的竟是江南曲调。这几年来桂华生都在边疆之地奔驰，所见所闻，无非是草原大漠，朔风胡前，哪里听过这样悦耳的玉笛风声！

过了片刻，那笛声一变，从江南情韵一变而为幽咽之声，恍如“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慨当以慷，令人血脉债张，精神勃振，桂华生愈听愈奇：在这冰山荒谷之间，哪里来的妙解音律的中州女子？

然而还有更奇怪的事情接着发生，那笛声一发，从山上滚 下的石头雪块就渐渐少了，待到吹了两阕，忽听得山上的武士发出惊叫之声，霎然间静了下来，再没有一块石头向下滚落！再过片刻，只听得从“魔鬼城”中传来了“当当”的钟声，麦士迦南叫道：“这是他们召人回去的警钟。”果然见那几个武士转身飞跑，而且山头上的哨声此起彼落，一听就知道是他们招呼同伴回去的讯号。

过了片刻，人散风停，山谷里又复归于静寂。麦士迦南喃喃说道：“这真奇怪极了，他们为什么害怕这个笛声？”歇了一歇，深深吸了口气，往下继续道：“我在路上也曾听过一次这个笛声。那时我已发现有两个装束古怪的僧人跟踪我，我正想喝破他们，向他们邀斗，草原上忽然响起笛声，不过没有今天吹得这么长久，那两个僧人一听到笛声就赶忙逃走了。你刚才看到没有？笛声一起，山上的那些武士也就不敢再滚石头了呢！”桂华生游侠四

方，所见所闻的奇人奇事不知多少，却是从无一件有今晚这样的离奇古怪，心中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想了一想，说道：“他们既然害怕这个笛声，魔鬼城中也响起了警钟，你正好趁这时机逃下山去。”麦士迦南道：“你呢？”桂华生微微一笑，道：“我还想再探一探魔鬼城，也希望能有机缘见见这位吹笛的人物！”麦士迦南向桂华生郑重道谢，并将谒见达赖活佛转达白教法王心意的事情再一次拜托，然后道别下山。

桂华生施展轻功，再赶回“圣庙”但见庙门紧闭，守卫的武士也不见了。桂华生跳上白塔的第一层，仍然用刚才的办法，隐身在殿角飞格之内，偷偷的从庙顶一片透光的琉璃瓦向下窥探。

但见那王子双眉紧蹙，正在和一班憎侣武士说话，看样子是在商议什么事情，他们用尼泊尔话交谈，桂华生一句也听不懂，但从他们那紧张的神色看来，自是和今晚的笛声有关了。

过了一会，忽听得有三声哨声，一长二短，接着是三下铁环碰门的声音，也是一长二短，王子双眉一展，用低沉急促的声音说了两个字，庙门倏地打开，只见一个黑衣武士将一个身材高大的红衣喇嘛带了进来。

这红衣喇嘛看来已有六十多岁，额角也起了皱纹，但满面红光，精神抖擞，一进来就哈哈大笑，用藏话说道：“王子宠招，本应早日前来拜谒，怎奈有些事情，所以来迟，还望恕罪。”那王子亲自出迎，执礼甚恭，用藏话先行问好，然后说道：“得藏灵上人惠临，实乃敝国之福，不知上人可肯屈驾，到敝国屈就第一国师么？”

桂华生吃了一惊，他父亲桂仲明生前，足迹遍历蒙藏，曾与他说过，西藏红教有一个藏灵上人，精通密宗的奇妙武功，内外功夫俱臻绝顶，天山女侠，也是名列天山七剑之一的易兰珠在漫游西藏时，曾和他较量武功，也要打了一百招开外才将他打败。尼泊尔王子今晚接连约了西藏三个藩王的使者，青海白教法王的使者，又约了这位红教喇嘛中的第一高手前来，图谋西藏的野心确是不容忽视。

藏灵上人合手说道：“现下黄教掌权，敝教在西藏虽然不得其道而行，但究不便远离乡土。”尼泊尔王子说道：“敝国还没有选定国教，上人若肯屈任国师，贵教正可在敝国推行，有何不可？而且将来也大有机会重回西域。”藏灵上人想了一阵，忽地双目环扫，将两旁的憎侣武士都打量了一下，脸上露出掩藏不住的失望神情。

桂华生方自奇怪，只听得那藏灵上人说道：“这里面没有提摩达多？”尼泊尔王子道：“咱们小国留不住他，他到麦加去了。”藏灵上人道：“印度的龙叶大师也没有来吗？”尼泊尔王子道：“龙叶大师前年到过敝国的京城加德满都，他也许明年还会再来。”藏灵上人道：“我虽然僻处穷荒，孤陋寡闻，也曾听说提摩达多是阿拉伯诸国中的第一高手，龙叶大师我在十多年前到德里进香时曾有缘拜谒过他，他的武功确是可以称得上震世骇俗。想来这两人当可与开山的易老乞婆一较短长。”桂华生暗自好笑，易兰珠已死去七八年了，这藏灵上人却未知道，兀是念念不忘那一剑之仇。

那红衣香僧在尼泊尔的僧侣武上群中身份最尊。听得藏灵上人如此说话，分明是轻视他们的武功，颇感尴尬。尼泊尔王子道：“上人想见他们二人也并非难事，明年佛祖诞辰我在加德满都开无遮大会，他们两位必定会来。”“无遮”二字在梵文中的解释是“宽容无阻”之意，即圣贤道俗贵贱上下一律可以平等参预，这等无遮大会在佛门中是一件旷世盛事，在中国佛

教史上也只有梁武帝在同泰寺开过四部无遮大会，见于《南史》。桂华生听了，”怦然心动，油然而起了去尼泊尔一观法会之心。

藏灵上人叹了口气说道：“我哪里等得到明年？若是他们今日在此，我就可以借得他们之力，去取一件稀世之珍。”尼泊尔王子道：“什么稀世之珍？要到哪儿去取？”藏灵上人笑道：“就在此山之中！我费了几十年心血，才知道一点端倪，到底是否如我所料，目前还不敢说。”尼泊尔王子见他不肯透露这件稀世之珍是什么东西，甚是纳闷，问道：“上人既然等了几十年，也不必争此一刻。不如先到敝国，待邀请了提摩达多龙叶上人然后再来吧。”藏灵上人摇头道：“不然，不然，我实对王子说吧，我今次上山一来固是王子之邀，二来也是为了这件稀世的室物！我一到此山便发现有些不对，似乎是有了武功极高明的异人也到了此山，只怕他们也是为了这件室物而来的。”尼泊尔王子急忙问道：“上人发现什么不对？”藏灵上人道：“你们刚才可有听到笛声么？”王子道：“怎么？”藏灵上人道：“吹笛之人就是内功甚有火候的人，王子帐下，不乏高明之士，难道听不出来么？”尼泊尔王子起初一惊，继而笑道：“这人定不是为了宝物而来，我到担心她是我的对头！”藏灵上人道：“不管如何，这室物我总不能让别人先发现了。我终是冒了大险，今晚也定要将它取得。王子，咱们不如想个两全其美之法，你先助我取那宝物，我再助你除去那厉害的对头。你不要担心、这件室物一到手中，我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尼泊尔王子将信将疑，问道：“如何相助？”藏灵上人道：“你选一队武士给我，由我指挥。”说话之时，又打量了两旁的憎侣武上一遍，眼中充满惋借的神憎，从这神情中不难猜到他的心事，那是惋惜此中没有高手，但为了急于要取那件稀世之珍，不得已而思其次，只好去冒一冒险了。

尼泊尔王子眉头略皱，与那红衣番憎商量了一阵，选出了八名带刀的武士。

尼泊尔的武士们素以勇武著称，他们人人都有一把利刃，叫做“戈克利刀”刀如新月，变成弧形，不但美观，而且锋利之极，足与缅刀倭刃比美。藏灵上人眉端稍展，自言自语道：“好坏且试它一试。”带了这八名武士，便出庙门。

桂华生心中七上八落，暗自想道：“他找的是什么宝贝，得之可以天下无故？”好奇之心大起，颇想暗暗跟踪这个藏灵上人，看他究竟到哪几掘宝。但转念一想：“看今晚这个情形，那位吹笛异人只怕就要来了，如若失之交臂，那可是终生遗憾！”相比之下，无价之宝易求，绝世高人难遇，心念遂决，终于还是留下。

藏灵上人去后，王于憎侣武士们又喊喊喳喳的讲回尼泊尔话，看来似是商议一件重大的事情。桂华生听不懂他们的语言，心中发闷。过了好一会子，忽见庙中诸人神色紧张，桂华生也自心跳不已，但听得风送笛声，音细而清，俨若游丝袅空，若断若续，过了片刻，笛声自远而近，声音也渐渐嘹亮，曲调高雅，仙乐凤飘，是那样的美妙柔和，令人俗尘尽涤，与庙中的暗藏杀气，恰恰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气氛！

转瞬间笛声到了门前，倏然而止，外面响起了铁环叩门声音。

憎侣武士们都禁不作声，每个人都把眼睛望着王子，尼泊尔王子忽然取出了一个面具，罩在面上，跟着每个人都这样做，面具是皮革做的，罩过耳后，只露出一对眼睛和嘴唇部位的一条裂缝，样子甚是滑槽。

桂华生心中一动，想道：“莫非这个人是他们认识的，他们怕被认出了庐山真相？”但觉这里的事情越来越诡秘了！

叩门的声音响到了第十三下，王子把手一挥，铁门骤的打开，在这刹那间，桂华生连气也透不过来！

但见进来的是一个白衣少女，脸如新月，秀发垂肩，修短合度，肤色如脂，浅划双眉，眼珠微碧，婀娜刚健，兼而有之，看她的形貌体态，似乎是个异国女郎，有几分似藏人，也有几分似汉女，但桂华生不论在汉人藏人之中，都还未曾见过这样姿容绝色的女子！

桂华生真的有点不敢相信，这样一位异国美人，竟然能吹出中国的江南曲调！

更奇怪的事情还在后头，只见那白衣少女樱唇微启，笛声呖呖的说了几句话，桂华生虽然一个字也听不懂，也觉悦耳非常，就像她所吹的笛声一样，令人心神欲醉。

庙中诸人都禁不作声，忽然间，那少女微微一笑，竟然用汉语说道：“额尔都王子，你不敢和我见面，大约也知道你在这里做的，是见不得人的事吧？好，我为了保存你的颜面，不在众人之前责你，你立即给我回国，今晚之事，我也不向任何人提起！”

这少女竟然会说汉语，已是一奇，而且说的还是地道的北京话，虽然不大流畅，但咬音审字，甚是准确！而且听她语气，那尼泊尔王于也是懂得汉语的！

桂华生这个疑团直到他后来到了尼泊尔之后方才打破。原来尼泊尔自有历史以来，即与中国友好往来。远在中国的晋朝，法显和尚就曾访问过尼泊尔，以后唐代高僧玄奘也曾到此访问，不久，唐朝就和尼泊尔互派使节。元朝时，尼泊尔曾派建筑、塑造艺匠等八十多人到中国，首领阿尼哥还在元朝任过光禄大夫、大司徒等职，此后中尼两国来往仍络绎不绝。故此在尼泊尔的上层社会之中，无不以会写汉文，会讲汉话（主要即是北京话）为荣，尤其是皇室子弟，更是自小就有通晓汉学的鸿儒伴读。这白衣少女要用汉语和尼泊尔王子交谈，用意自然是要瞒过其他人众。

可是那尼泊尔王子仍然不发一言，白衣少女手持玉笛，轻轻划了一道圆弧，说道：“额尔都，我已给你留下一条退路，你再不听善言，那可是自取其辱了！”说话之时，缓缓走进那两行僧侣武士之中，妙目流盼，似乎是要在这些人中，认出尼泊尔王子！就在她将要走到那尊大佛像前面的时候，一个红衣僧人陡然发难，袈裟一抖，倏的向白衣少女当头罩下！

这红衣僧人虽然也是蒙了面具，但桂华生却认得出他正是那个曾和自己交过手的红衣番僧，突然见他在白衣少女背后偷袭，袈裟一展，势挟凤雷，宛如一片火云，凌空压下，也不禁吃了一惊，岂知这红衣番僧出手虽快，那白衣少女竟似背后长了眼睛一样，出手比他更快，头也不回，反手一指，玉笛一挑，那一片袈裟抖起的火云，竟然给她一支小小的玉笛挑开，说时迟，那时快，她飞身一转，唰、唰、唰连进三招，手中玉苗，指东打西，指南打北，竟然是一派凌厉的剑术招数！

就在这一瞬间，庙中的武士也一齐出手，只听得呜呜怪啸，满屋刀光，在他背后和两侧的僧侣和武上，各把随身的佩刀飞出，桂华生暗叫不妙，他知道这红衣番僧功力不弱，只怕那白衣少女难以同时应付那十几把飞刀，不暇思量，就抓了一片屋瓦，捏成了无数碎片打去。

桂华生的暗器功夫本来也是上上之选，怎奈他倒悬在庙顶的飞檐之内，只腾得出一只手臂发力，碎瓦用“倒洒金钱”的手法发出，虽然也打落了五六把飞刀，还是有五六把飞刀飞到了白衣少女的背后。

那白衣少女忽地一声长笑，玉笛一挑，也不知她用的是什么手法，举手之间，就把那红衣番僧的袈裟挑了过来，玉笛一旋，如臂使指，袈裟反展，将那五六把飞刀，全都卷了。这般奇妙的收暗器手法，连桂华生也是大出意料，不禁暗暗叫了一声“惭愧”，心中想道：“早知她有如此功夫，何必我来多事？”

那红衣番憎失了袈裟，惊惶失措，想避开时，哪避得了？只见那白衣少女玉笛一扬，疾如掣电，宕然声响，玉笛划处，竟把红衣番僧那厚厚的皮革面具划破，这一下绝招，更令桂华生心折，想那玉笛乃是一件光滑的圆形乐器，但被那少女运用起来，竟然能够像锋利的刀剑一样，把皮革面具划穿，而且又不伤及敌人皮肉，这手功夫，桂华生自问也未必能够！

那红衣番僧被划破面具，登时呆若木鸡，正在围攻的僧侣武士也无不骇然失色，那白衣少女却并不趁势进招，但见她玉笛一横，一双明如秋水般的眼睛，从右到左的自两旁僧侣武士的脸上缓缓的扫过，说也奇怪，那些凶神恶煞般的武士被她的眼光一扫，个个噤若寒蝉，大殿里静寂无声，连一根针跌在地下都听得见响。

那白衣少女眼光射到了红衣番僧的面上，缓缓说道：“道圣国师，你不在加德满都，却到西藏来作护法么？”那红衣番僧一声不响，摔下面具，立刻走出庙门。

尼泊尔武士们发一声喊，有好几个人跟着那红衣番僧便跑，人群中不知是谁射出了一支响箭，有好几个武士抡刀又上，看来这几个人乃是王子的心腹，虽然明知不敌，仍然鼓噪而前。

白衣少女摇头一叹，冷冷说道：“额尔都王子，你再不听我的劝告，那就休怪我将你的面皮也戳穿了！”挥动玉笛，但见碧光莹莹，铿锵之声不绝于耳，见个照面，将那几个武士的月牙弯刀全部打飞，玉笛东指西划，每指一下，但是“卜的一声，霎时间，已有五六个武士的皮罩面具被她戳破！

白衣少女纵声长笑，玉笛一停，庙中的僧侣武士潮水般的向外面涌出去，不消片刻，空旷的大殿就只剩下了她一个人！桂华生抚掌赞道：“玉笛风声，群魔敛迹，善哉，善哉！”白衣少女道：“多承高手相助，请来相见。”

桂华生走近那白衣少女，在佛殿的琉璃灯下，看得更真切，也更觉得娇艳动人，呆了一呆，那白衣少女裣衽一福，微微笑道：“小女子这厢有礼了。”樱唇启处，暗香袭人，桂华生心神一荡，急忙还礼。

两人相见，桂华生固然是意乱情迷，那少女也是又惊又喜，心中想道：“中华人物俊秀，果然不错。”不过她素性矜持，不至于像桂华生那样都从神色中表现出来。

桂华生定了定神，说道：“狂生无礼，敢问小姐芳名。”在中国的礼俗，向一位陌生少女请问姓名，那自是一件冒昧之事，好在这白衣少女并不拘泥中国的礼俗，落落大方的笑道：“这有什么不可以？我叫华玉。”桂华生怔了一怔，道：“这是中国人的名字。”白衣少女笑道“是么？我虽然没有到过中国本上，对中国向往已久。听说你们汉人很珍贵玉石，在你们的书上也把它当作洁白坚贞的象征，所以我取了这个名字。”桂华生道：“小姐对中国的东西真懂得不少。”那白衣少女道：“我只学过几年汉文，要说懂得中

国，那还差得远呢！先生高姓大名？”桂华生道：“我叫桂华生。”那白衣少女又是格格一笑，道：“听说你们中国，兄弟姐妹的名字中总有一个字是相同的，是不？”桂华生道：“不错，这是在中国家族中排定辈份的习惯。”白衣少女笑道：“你叫华生，我叫华玉，若是在中国，别人就要当我们是兄妹了。”桂华生又是心神一荡，但见她天真无邪，落落大方，哪敢冒昧，也笑道：“不错，正是这样。可是我哪有这份福气有你这样的妹子呢？”白衣少女笑道：“你今晚帮了我的大忙，看来你年纪也当比我大，好，你就做我的大哥哥，也不为过。”

第四回　寒冰窟里见奇珍

桂华生喜出望外，忙道：“这我可不敢当。”白衣少女道：“佛门中之，世法平等。男皆兄弟，女皆姐妹。何况你我有这段奇逢，兄妹相称，有何不可。”桂华生道：“那么说，你是佛门弟子？”白衣少女道：“我们自古以来，都是以佛教治国，举国崇信，我自然也不例外。”桂华生稍微有点失望，心道：“原来按照他们的教义，异姓兄妹，亦属寻常。”但听她“大哥哥”三字叫得如此娇甜，心中极为舒畅。

只听得华玉问道：“大哥哥，你是满清皇帝派来的人吗？”桂华生道：“不是。”华玉道：“那你为何肯冒此奇险，闯进魔鬼城中，来与他们作对？”桂华生道：“我是中国人，他们和中国作对，我自然也要与他们作对了。小、小妹子，你又为什么要与他们作对？”华玉道：“因为我是尼泊尔人，”桂华生诧道：“那位额尔都王子不正是你们尼怕尔的王子么？”华玉道：“不错呀，正是为此，所以我才要赶他们回国。尼中世代交好，两国皆蒙其福；若然妄动干戈，不但尼泊尔与西藏生灵涂炭，而且一旦兵连祸结，中国所受的灾害可能不大，只怕尼泊尔就要因此毁了。”

这一番话说得桂华生肃然起敬，心中想道：“她不但姿容绝世，眼光见识，更令人心折。”佩服之中，却又有无数疑团；尼泊尔王子为什么不敢露面见她？她为何远涉异国，单身到此。难道她早已知道王于的阴谋？那又是怎么知道的？她年纪轻轻，这身绝世的武功，又是从哪里学来？初次相识，桂华生不便寻根究底，心中想道：“我总要慢慢探听出来。”

白衣少女噗嗤一笑，道：“大哥哥，你想什么？”桂华生道：“我想，我想……”白衣少女笑道：“你觉得我有点奇怪，是吗？”桂华生心思给她看破，面上一红，道：“是有点儿。”白衣少女道：“那你单身一人到此，我也觉得你有点奇怪呀！”桂华生道：“我是男子，男子理宜游学四方，增广见识。”白衣少女笑道：“女子与男子又有什么不同？男子理宜游学四方，女子就不该增广见识吗？”

桂华生给她问住，心中更是佩服。那少女格格笑道：“你说要增广见识，目下就有一件足以增广见识的事情，你愿和我一同去开开眼界吗？”桂华生道：“你到什么地方，我都愿意陪你。”白衣少女忽地又是微微一笑，说道：“佛经上说：去住随缘，多欲多恼。咱们偶然相遇，出了此山，也就当分手。你不必多欲知道我的事情，我也不来问你。免得分手之后，彼此反增烦恼。”这番活深含佛家哲理，但在无情意之中又见有情意，有情意之中又似无情意，桂华生想起终须一别，不觉偶然。

白衣少女笑道：“好吧，咱们现在该动身了，再迟就恐赶不上了。”桂华生道：“什么事情？”白衣少女道：“我带你去寻觅一件稀世的奇珍！”桂华生心头一跳，叫道：“是不是藏灵上人也会寻觅的宝贝？”白衣少女道：“不错，咱们去看看他究竟有没有本事能够将这件稀世之珍从千丈冰窟之中发掘出来？”

桂华生惊异之极，但见白衣少女已展开绝顶轻功，直奔山顶。桂华生不敢怠慢，提一口气，亦步亦趋地跟在她的后面。走到天明时分，已经可以看到积雪覆盖的峰岭了。

白衣少女回眸一笑，柔声说道：“大哥哥，你累吗？”桂华生面热心跳，呼吸颇感困难，尴尬笑道：“有一点儿！”白衣少女缓下脚步，说道：“我

也累了！好在这山还不算高，我来之时，经过喜马拉雅山，那才算高呢。我也曾试想攀登峰顶，哪知刚上到珠穆朗玛峰脚下的雪坡，就连气也透不过来了，只好赶下山。”桂华生看她面孔红卜卜的，艳若朝霞，知她不是故意替自己解嘲，说道：“那么咱们可以歇一会吧？”白衣少女道：“咱们慢一些走，待到精神恢复，再赶一程。”

这时朝阳初出，从山顶倒挂下来的冰川，由于太阳光的折射和发射，整个冰层都变成浅蓝色的透明体，那些未曾凝结的雪花，在阳光底下，泛出霞辉笼彩，奇妙得难以形容，白衣少女赞叹道：“真美，真美！可惜在中国的诗词里面，我却没有读过一首吟咏冰川的。”桂华生心道：“古代的诗人，只怕没有谁曾到过西藏，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冰川的奇景，又怎写的出来？”眼光一瞥，见白衣少女笑颜如花，桂华生想了一想，说道：“吟咏冰川的诗我也未曾见过，但有一首写山中雪景的到也与眼前的景致有些相似。”遥指雪花缓缓吟道：“春雪满空来，触处似花开，不知山里树，若个是真梅？”白衣少女拍手赞道：“好一个若个是真梅？果然分辨不出来。”

桂华生的母亲是江南第一才女冒浣莲。（桂华生父母的故事见拙著《七剑下天山》。）桂华生幼承家学，对于经史、词章、音乐、图书无不出色当行，与那白衣少女越谈越觉投机，彼此虽然不言，都有相见恨晚之感。

走了一阵，忽觉天气渐暖，转过一个山坳，但觉眼睛一亮，在群峰环抱之中，竟是白茫茫的一片湖水，湖边绿草如茵，山顶上的飞瀑流泉，冲入湖中，那透明的泉水就像滚动着五光十色的珍珠，湖中浮冰片片，太阳光下将化未化，耀眼生缬。桂华生道：“藏人传说，念青唐古拉山之上，有一个天湖，果然不错，你看这个大湖，天水相连，真的像在天上一样。”（羽生按：这个大湖即是后来的地理学家勘察之后，认为是世界第一高湖的“腾格里海”。藏名“纳木错”，亦即“天湖”之意。）白衣少女道：“此景只应天上有，咱们到了这儿，也像神仙一般了。可借上面没有人居住。你们中国陶渊明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意境甚美，可惜他所想象的也只是‘人境’，若是在天湖之上的冰峰结庐，那就是仙境了。”桂华生笑道：“事在人为，尼泊尔王子可以魔鬼城中造庙建塔，咱们也自可以在冰峰之上造出楼阁亭台。”白衣少女道：“嗯，你想得真美，我到这里，也仿佛到了我梦中的仙境了。”取出玉笛，轻吹一曲，桂华生听那调子，正是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听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笛声虽停，遗韵袅袅，但见白衣少女悠然存思，恍惚若梦，此时此刻，却不知她心中想的什么？

过了好一会子，白衣少女才好像从梦中醒来，笑道：“我要去找天下第一奇珍，却不想给这天下第一美景迷住了！嗯，咱们还是走吧！”

绕过冰湖，走了约一个时辰，愈上愈高，山势也愈来愈险，俯览群山，片片浮白，在云气弥漫之下，恍如云海中星罗棋布的岛屿。这时已是正午时分，但寒气却愈来愈浓，白衣少女忽道：“你听，他们在那里发掘了，咱们来得正是时候。”桂华生抬头一看，前面是一座峻嶂的山峰，山形像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凝神细听，隐约有凿石的声音，好像就是从冰峰的山腹里传出来。

桂华生满怀纳闷，忍不住问道：“到底是什么宝贝，可称得上世间奇珍？”白衣少女笑道：“你不信么、要不是世间第一奇珍，藏灵上人焉肯为它费了半生心力。这件宝贝就藏在玉女峰的千丈冰窟之中！”桂华生愈听愈奇，催

她道：“ 好妹子，快点说吧？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

白衣少女道：“ 三年前我有缘得见印度的龙叶大师，那时我刚学剑术，向他请教，他还传了我几点内功心法，对于剑木，他谦说不是所长，不过，他却送给我一部梵文秘典，内中就记载有一个神话般的秘密。

“ 在这念青唐古拉山的玉女峰下，有一个冰窟，冰窟里有的是亿万年来亘古不化的冰雪精灵，若用这种寒冰制成刀剑，坚愈钢铁。这还不奇，玉女峰本产玉石，冰窟里的冰雪精灵，与玉石凝结，有一块大玉石，正在冰窟的中心，与冰魄精灵化而为一，若把这块玉石最中心那一部分美玉凿出来，炼成宝剑，那一股奇寒之气，就足以令人退避三舍，你想若得了这种亿万年寒玉所炼成的冰魄寒光剑，岂不是可以无敌于天下！ ”

桂华生一笑道：“ 若真是如此，那就是普天之下最奇怪的宝剑。不过，若非高明之士，这把剑得了也没有用。反而要冷坏了自己。 ”白衣少女道：“ 别说剑了，就是这冰窟，也不是寻常人可以下去的。听说藏灵上人遍游西藏名山。无意中也发现了这冰窟的秘密，他为此采集了各种奇药，炼了一种丹丸，服之可以御寒，经过了几十年的准备，又费了无穷心血，测出了冰窟的中心所在，和寒潮最弱的时辰，直到今天，他才敢到这玉女峰来掘宝。 ”

桂华生道：“ 怪不得藏灵上人一见尼泊尔王于，就问提摩达多和龙叶大师有没有来？原来他是想找帮手。 ”白衣少女道：“ 提摩达多练的是阴阻掌力，龙叶大师则是佛门高弟，他们都不会与藏灵上人争夺这把剑的。不过藏灵上人的算盘也打得太如意了，像龙叶大师这等高人，岂肯助他掘宝？ ”桂华生听白衣少女纵谈奇人异宝，对她身份更是怀疑，心中想道：“ 她这样一个年纪轻轻的少女，龙叶大师怎肯把梵文秘典付托给她，还告诉她这个大秘密。这等世间的高人异士，竟然都肯折节下交，她又是什么人呢？ ”

白衣少女道：“ 原来你已见过藏灵上人了，他还有什么说话与举动？ ”桂华生道：“ 他向尼泊尔王子要了八名武士陪他。 ”白衣少女面色突变，道：“ 他大约是想借用尼泊尔武士所佩带的百炼钢刀，呀，只怕他纵有御寒奇药，这八名武士也禁受不住那冰窟寒潮！ ”

说话之间，忽听得山腹中传出叮叮的铃声，这时桂华生和白衣少女已到了玉女峰的冰坡上面，正正对着冰窟，他们轻功妙绝，守护在冰窟旁边的武士，竟然听不出一点声息。

但见有四个带着月牙弯刀的尼泊尔武士，在冰窟旁边手舞足蹈，其状甚怪，桂华生起初莫名其妙，眼光一瞥，见白衣少女面有忧色，这才恍然大悟；敢情是这四个武士耐不住冰窟的奇寒，故此跳跃如狂，借以增加体温。

铃声愈响愈急，那四个武士突发怪声，不约而同的跑到洞口，过了一会，扯起四只吊篮，每只篮中，都躺着一个面青唇白、奄奄一息的武士。

随在吊篮之后，藏灵上人一跃而出，袈裟一抖，飞出了漫天冰屑，桂华生在数十丈之外，也自感到阴寒之气，瞧那藏灵上人，虽然冻得面色惨白，不过仍是步履安详，举止从容，桂华生想道：“ 这四个武士服有御寒灵药，在冰窟外面，尚自冻得手舞足蹈，冰窟之中，想更是奇寒无比，这藏灵上人居然还能够施展一鹤冲天的轻功出来，内功深厚，确是不容轻视！ ”

藏灵上人将吊篮中的武士搬到地上，挥手说道：“ 你们这四个下去！ ”原先守在洞口的四个武士，见同伴几乎冻僵，直打寒嗦，哪里肯听，藏灵上人喝道：“ 你们但敢不听我的命令吗？哼，哼，哼！……你是谁？ ”原来就在这一瞬间，白衣少女已是飞身掠出！

那四个被藏灵上人威胁的武士，陡然问都发出尖锐的叫声，随即跪倒地上，向白衣少女合什礼拜。桂华生虽然听不懂他们的说话，但从他们那既是喜悦又是恐惧的神色和声调，也猜得到他们是向白衣少女请求恕罪和援助。

藏灵上人眼皮一翻，喝道：“我道是谁，原来你就是在魔鬼城中吹笛吓人的妖女，你有多大能为，也敢凯觎冰窟的奇珍？”白衣少女冷冷说道：“我不管你什么奇珍不奇珍，这八名武士我命令他们返国。”藏灵上人怒形于色，打量了白衣少女一眼，却忽然换了语调说道：“也好，这八个武士本来也办不了什么事，你既然要我放他们，你就替他们下去吧。我也不会白白要你帮忙，冰窟里有的是冰魄精英，你可以取来制炼冰魄神弹。至于那块亿万年的寒玉，你可就不必妄想了！”

白衣少女冷笑道：“冰窟里的奇珍是你家的东西不成？要任从你的分配？”藏灵上人浓眉倒置，怒声喝道：“我费了几十年心血，你却想趁现成，天下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情？哼，哼，你还说不凯觎冰窟的奇珍？”

白衣少女又是一声冷笑，朗声说道：“你这样说法，我无心变了有心，我倒想把那冰窟寒玉取出来了。好吧，咱们各显能为，看谁能把这块寒玉取到手中？”话声未了，但听得藏灵上人一声爆喝，飞身疾起，呼的一掌，凌空击下，白衣少女轻功绝顶，焉能给他击中，但是他这一掌打出，对面是冰岩震得轰然鸣动，冰块粉飞，桂华生也几乎立足不稳，骇然想道：“藏僧这一掌的威力，看来比少林派的武林绝学大力金刚掌还更惊人，有缘相遇，我也想试他一试了！”

白衣少女接连避了他三掌，扬声说道：“待我先治好了这四个人再来和你比划。”藏灵上人哪里肯依，一掌紧似一掌，每掌拍出，隐隐夹有风雷之声，打得冰岩震动，砂石纷飞。将白衣少女的身形，都笼罩在他双掌威力之下！

白衣少女秀眉一挑，玉笛缓缓扬起，就在这时，桂华生立足的冰岩，给藏灵上人一掌震坍，桂华生趁势飞出，展出了达摩秘笈中的“五禽掌法”半空中身子一屈一伸，双掌划了一道圆弧，俨如金鹏展翅，凌空直扑下来。

白衣少女笑道：“好吧，大哥哥，你就替我暂接几招！”衣带轻飘，身法美妙之极，在两大高手的掌影翻飞之下，竟是从从容容的走出圈子外面。她只看了一眼，就知道桂华生纵不能胜，也决不至于在一时三刻之内落败。

藏灵上人见桂华生来势凶猛，顾不得拦截白衣少女，蓦地一声大喝，双掌平推，掌力相接，轰然雷鸣，桂华生一个筋斗翻了下来，藏灵上人也踉踉跄跄的倒退数步。这一较量，竟是功力悉敌，斤两相当。

桂华生心头暗惊，想道：“我借凌空下击之势，也不能胜他。西域果有奇人，看来这个藏灵上人的功力便在我上。”

岂知藏灵上人更是惊心动魄，他自负是西藏的第一高手，天下之大，也仅仅是佩服三个人，中国的易兰珠，印度的龙叶上人，阿拉伯的提摩达多。这三个人都是百世罕见的一代宗师，藏灵上人自是心悦诚服。想不到今晚在这念青唐古拉山之上，第一个碰到的白衣少女，竟是连她的衣角也捞不着；第二个碰到的桂华生，硬碰硬接，也竟是占不了丝毫的便宜。而这两个人，却不过是二十左右的青年男女！

藏灵上人骄敌之心尽去，运了全力，叱咤一声，又是双掌齐出，桂华生用了一招借力反击的“双推掌”，但觉藏灵上人的掌力有如波浪一般层层而至，前浪未消，后浪又生，一陷入漩涡之中，竟是消解不了，只好一口气的

和他硬接了十多廿招。

藏灵上人越斗越勇，双掌翻飞之际，袈裟也抖了起来，扬起了三股狂飙，互相冲击。桂华生喝道：“掌法较量过了，咱们再比划兵刃！”藏灵上人有意呈能，哈哈笑道：“你用什么兵刃，贫僧也只是一双肉掌！”

话声未了，突见一道紫虹，破空射出，“波”的一声，藏灵上人掌力所激起的气流，就像皮球给刺穿一样，一泄无遗。这一来藏灵上人的掌力威势登时大减，桂华生刷刷刷疾进三剑。“嗤”的一声，将藏灵上人的袈裟刺破，冷冷笑道：“还是亮出兵刃来吧！”藏灵上人这才知道桂华生的剑乃是一把宝剑，只凭掌力，万万封闭不来。

藏灵上人恼羞成怒，一声冷笑道：“不知死活的小子，要我取出兵刃，那就是要我将你送上西天了！”倏然间取出了一对铜钹，发出黄澄澄的光华，双钹一碰，震耳欲聋，疾的向桂华生的室剑便夹，桂华生挥动宝剑，但听得断金戛玉之声嗡嗡不绝，这一对铜钹乃是古铜加上其他合金所铸，宝剑竟不能伤！

藏灵上人渐渐出现急躁的神色，一边是铜钹敲得震天价响，那笛声却是越来越见柔和，可是任凭那铜钹的噪声如何强烈，都总是压它不住。桂华生心神宁静。听得的只是美妙的笛声，一柄腾蛟宝剑越发使得潇洒自如，再过片刻，竟自占了上风，将那对铜钹压住，藏灵上人不论使出什么怪异的招数，都被桂华生随手化解，而且着着反击，将藏灵上人迫得连连后退。

陡然间，笛声一转，越吹越高，响过行云，桂华生脚尖一点，腾身飞起，无意之中，与那笛声配合得妙到毫巅，但见他在半空中一个转身，倏地便是一招“飞鸟投林”，凌空杀下，那腾蛟宝剑所抖出的寒光，就如黑夜繁星，千点万点，直洒下来！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接着一声野狼般的嗥叫，原来藏灵上人的一面铜钹已被宝剑刺裂，而他身上也同时受了七处剑伤。

待到桂华生落到地上，藏灵上人亦已飞逃下山，桂华生见他受了剑伤，仍是捷如飞鸟，心中也自骇然。

那白衣少女收了玉笛，缓缓起立，微笑说道：“好剑法！”桂华生面上一红，说道：“不是你的相助，我只怕已伤在他双钹之下。”少女笑道：“我对你何尝有什么助力，那是你本身原来具有的功夫，比如灯烛能燃，萧笛可奏，我不过引以星星之火，吹以丝丝之气而已，何足称道？”桂华生听她语带禅机，内蕴妙理，凝神一想，豁然顿悟，合什赞道：“灯烛自燃萧自奏，外魔本是空无有，要待驱魔落下乘，我闻此言三顿首。”白衣少女笑道：“大哥哥妙解禅理，武功上又进了一层了。说老实话，论本身功力，我还当真不是藏灵上人的对手呢。大哥哥，你的剑法确是精妙，那是中土所传的吗？”桂华生道：“不，恰恰相反，那是从西土传来的达摩剑法，不过，经过了一千多年，历代名家又有不少增益，大约比达摩祖师最初所传的剑术，更见完备了。”白衣少女道：“不错，我所问的倒是落了下乘了。中土西土本来就不应分开，世界各派的武功，都可以合而为一。”桂华生心中一动，笑道：“我昨晚见你用玉笛使出极精妙的剑术，令我大开眼界，佩服无已，若然咱们这两家剑术，合而为一，纵不能称雄天下，想来亦可为武学大增光彩！”白衣少女道：“是么？”凝望冰峰，忽地默然无语。过了好一会子，才幽幽的叹口气道：“去住随缘，你这番话也待将来有缘之时再说吧。”桂华生一片偶然，抬头一看，但见日正当头，冰峰在阳光下现出千重丽彩，自己的影子和白衣少女的影子在冰峰下几乎叠而为一，此景此情，如幻如梦，心中但

愿幻景不灭，好梦长留。

白衣少女回眸一盼，说道：“现在正是午时，寒潮最弱，咱们该进去了。”桂华生随她走进冰窟，但见一片寒光，窟内冷风缕缕，触体如刀。白衣少女笑道：“龙叶大师给我的梵文秘笈，本有制炼御寒的秘方，我也炼了七粒阳和丸，不过咱们还是试凭本身的功力看看。若是要靠灵丹，将来也不能用这冰魄寒光剑、和使那冰魄神弹呢。”

桂华生在洞口一张，但见白茫茫一片，端的似神话中的仙府，雾锁云转。桂华生将一块石头丢下，听不见声响，看来真是深不可测。白衣少女道：“你怕么？”桂华生笑道：“有你一起，我还有什么怕的？”拔出腾蛟宝剑，插入冰壁，支持体重，施展剑掌交替的功夫，沿着冰壁溜下，遇到特别平滑之处，就以壁虎流墙功向下滑行，看那白衣少女时，却是不用花费如此气力，但见她张开双手，贴着冰壁，向下滑行，竟是如鱼游水，顺利之极，倏忽之间，就赶过了自己的前头，桂华生心中暗叹：我自负英雄，却竟不及一个少女。却不知尼泊尔乃是冰雪之国，溜冰滑雪的玩意儿三岁孩童也会，白衣少女在冰壁上滑行，当然要胜过桂华生。不过像她这样无所凭依，脚下既没有装上滑冰的鞋子，手上也没“冰挖”（可勾着冰壁，减小滑速的一种登山用具），居然如鱼游水，这种本领，确也需要极上乘的轻功。

过了半个时辰，白衣少女先到下面，脚踏实地，抬头一望，桂华生还在半空，白衣少女微微一笑。抛出一条彩绳，长可十丈，经她内心挥动，其直如矢，桂华生一个“鹞子翻身”飞扑下来，抓住彩绳，也施展了极上乘的“一苇渡江”的绝顶轻功，借着彩绳一荡之力，往下飞坠，白衣少女收短彩绳，转瞬之间就把桂华生接下来。

这时已在冰窟之中，寒气更浓，桂华生调匀呼吸，运气一转，与白衣少女缓缓走入，但见四边都是水晶般的冰岩冰壁，就像千百面明镜，层层反射，两人的影子在冰壁上重叠出现，几乎分不出来。

走了好一会，光线渐渐减弱，寒意更浓，再过一会，连冰壁所发的那种幽冷的清光也没有了，桂华生但觉手足麻木，呼吸也渐渐有点困难，白衣少女道：“这里的冰层都已化成岩石，不像外面的冰岩有新凝的寒冰。梵文秘典中称呼这种冰层为万载玄冰，其实何止万载？”桂华生用宝剑一划，割出一块“冰块”，但见坚硬黝黑，果然像是石头，但握在手中，却是奇寒彻骨，急忙抛了。

两人借着宝剑的光芒，再向前走，约摸走了一顿饭的功夫，忽然又是眼睛一亮，前面发出绿莹莹的幽光，白衣少女道：“寒玉岩已在面前，咱们就可以发掘那块亿万年的寒玉了。大哥哥，你受得了吗？”桂华生冻得牙关打战，但听得白衣少女的温言软语，有如一道暖流从心底缓缓流过，顿时寒意减了许多。

前面矗立着一块大岩石，有如绿玉屏风，两旁却是黝黑的玄冰冰壁，白衣少女叫桂华生用宝剑将冰壁上面削去一层，顿时寒光四射，将冰窟照耀得如白昼，白衣少女道：“这些都是亘古不化的寒雪精英，若是炼成了冰魄神弹，那就是天下第一等厉害的暗器！”

那块寒玉岩上有许多刀痕，白衣少女笑道：“我们的戈克利刀虽然锋利，却哪能切开寒玉。若要凿山取宝，最少也得花几年功夫。藏灵上人大约没有料到寒玉岩如此坚硬，幸亏他没有宝剑。大哥哥，这回可要仰仗你了！”

桂华生拔出宝剑往寒玉岩上削去，片片玉石，应手而落，削了一盏茶的

时刻，剑尖触物，铿然有声，竟是削之不动，白衣少女道：“ 将宝剑给我。 ”小心翼翼的用宝剑在岩中心那块寒玉的周围，划了一道剑痕，与桂华生并肩而立，施展大力鹰爪功，用力一抓但觉奇寒透骨，两人各运真气抵御，疾喝一声，那块玉石应手而起，是一块三尺见方的碧玉，通体晶莹，寒光闪闪。白衣少女喜形于色，说道：“ 大哥哥，这次取得万年寒玉，全仗你的宝剑。这块寒玉，你可以取去炼剑，将来可以无敌天下。 ”桂华生笑道：“ 要不是碰到你，我根本就不知道这冰窟所在，遑论取玉。再说，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物轻情重，你要将寒玉送我，这份情意，就比寒玉本身要贵重得多，我心领你的情意，已是终生难忘！ ”白衣少女道：“ 你真会说话。这么说，我倒是非要不可了。 ”取了一个锦囊，将那块寒玉放了进去。桂华生道：“ 这锦囊是什么做的？光泽悦目，好像不是普通的锦绣。 ”白衣少女道：“ 这是西天竺的天蚕丝做的，水火不侵，你瞧寒玉放在其中，寒气一点也没有透出来。 ”桂华生摸摸果然。说道：“ 既有这样的宝囊，你就将这里的冰魄精英也抓些进去，将来也好制炼冰魄神弹。 ”白衣少女道：“ 正是。 ”接着又笑道：“ 我这次是满载而归，只可惜你却是如入宝山空手回了。“

桂华生用剑再削下几片寒玉，笑道：“ 这几片玉虽然不能炼剑，可也好玩得很。 ”白衣少女忽道：“ 大哥哥，你且住手，瞧，这是什么？ ”但见在寒玉岩的上方，有几行奇形怪状的文字，白衣少女仔细端许，失声叫道：“ 这是梵文，写的是冰魄寒光剑的用法。这位大师，正是著秘笈的那位印度前代高僧。他当时发现此宝，因为没有宝刀宝剑，取之不出，却还肯留在窟中忍受奇寒之苦，研究寒玉的性能，写出用法，指点后学，真真可佩！ ”当下盘膝而坐，默读那岩上的经文，并照那经文所说，练习抵抗寒气的吐纳妙法。

桂华生仗剑在旁守护，寒气透骨攻心，渐觉难以忍受，他们在冰窟里不知时刻，原来午时已过，此际已将是傍晚的时分，冰窟中寒潮正盛，要不是桂华生学的乃是达摩祖师所传下的正宗内功，早已冻僵！

桂华生正在凝神运气，抵御寒潮，忽听得外面有“ 嚓嚓 ”的声音，桂华生是武学的大行家，一听就知道有轻功绝顶的高手来了，不禁大吃一惊，想道：“ 居然还有人有这般能耐，敢在寒潮正盛之时，进入冰窟！ ”

心念方动，怪声已起，有如枭鸣，桂华生一跃而前，抬头一看，但见一个怪人，身如枯竹，面额深陷，双眼如火，发似飞蓬，相貌狰狞，见所未见。这还不足骇异，最令人骇异的是：但见他双掌呼呼乱劈，挡在身前的寒冰竟然如遇骄阳，触手而化。试想这种万载玄冰，即算用平常刀剑来削，也削之不动，然而竟被他掌风一扫，竟然化水而融，岂非奇绝！

桂华生万分惊诧，只见那怪人怪眼一翻，大声喝道：“ 你这两个娃娃好大的胆子，竟敢潜入玉女峰来取宝！ ”桂华生笑道：“ 这是亿万年来无主之物，谁有本领，都可来取，你管得着么？ ”

那怪人“ 哼 ”了一声，冷冷说道：“ 如此说来，那块亿万年的寒玉你们已拿到手了？ ”桂华生道：“ 不错，你待怎么？ ”那怪人道：“ 拿来给我！ ”桂华生大笑道：“ 天下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情？我们费尽心血取得的东西要送给你，凭什么要送给你？ ”

那怪人笑道：“ 你们有本领到冰窟中取室，我便有本领从你们手中夺室。凭什么？就凭我这双掌！ ”

那怪人一面发话，一面走来，相距还有十余丈远，说到末了一句，忽地飞身疾起，身法之快，无以形容，“ 掌 ”字刚刚出口，那双蒲扇般的手掌，

已拍到眼前。

但见那双手掌鲜红如血，好像剥开了一层皮似的，桂华生虽然早有防备，亦是大吃一惊，当下腾蛟剑一招“直指天南”，迎着掌心便刺，那怪人似乎知道宝剑厉害，手腕一翻，掌势飘忽，眼前红影闪动，掌风呼呼，向着桂华生扑面而过。

怪人怪掌，已令人惊，但还有更骇人的，他那掌风，热呼呼的，竟然像是从鼓风炉中喷出一般！桂华生连闪数招，忽地喝道：“你这厮敢情就是雪山妖人赤神子？”

原来这赤神子是横行西藏边境之间的一个大魔头，十余年前，被天山七剑之一的武琼瑶打败，迫令他在雪山自省，不许复出。赤神子哪肯甘心，可是武琼瑶的本领比他大得多，他迫于无耐，只好在大雪山上匿迹潜踪，却用十余年的功夫，苦练赤神魔掌，练法怪异无伦，要将四肢皮肤剥去，用毒草熬汁洗炼，故此手足都鲜红如血，触人即死，而且可以用邪功，将体内的真阳之气，从掌心迫出。赤神子练这种怪异无伦的魔掌，本来是准备用来对付武琼瑶的，却料不到，魔掌还未练得大成，武琼瑶和易兰珠都已相断去世，他自以为天下从此没有能制服他的人，于是再下雪山，重到西藏，第一个便找他的旧友藏灵上人，打听一些近年来的消息。

藏灵上人在念青唐古拉山山脚下遇到他，其时恰巧是藏灵上人被桂华生打败之后，藏灵上人即对赤神子说，你别以为魔掌练成，便可无敌天下，这神玉女峰的冰窟之中，有一块亿万年的寒玉，便恰巧是你的克星，现下正有人在冰窟中取宝，准备练成冰魄寒光剑来制你死命。一番说话，激得赤神子立刻赶来，进入冰窟，要找取宝的人拚命。

桂华生与白衣少女如此年轻，大出赤神子意外，不过，接了数招，赤神子便知道桂华生属于天山剑中的一支，与昔日的大仇人武琼瑶正是一家，当下既惊于桂华生的精妙剑术，又激起旧仇新恨，于是把那赤神魔掌的威力，尽量发挥。

桂华生苦苦抵挡，热风所至，玄冰飞溅，桂华生但觉忽冷忽热，或奇寒奇热，同时袭至，若非他内功深厚，早已昏迷，饶是如此，也觉呼吸不畅，体力渐疲，俨如大病一般，回首看那白衣少女，却还在盘膝静坐，对这一切，竟似不见不闻。

赤神子掌势越来越紧，热风呼呼，连番猛卷，桂华生使出浑身本领，以绝妙的身法闪避，但赤神子这种武功太过邪门，桂华生虽然闪避得宜，不让他的怪掌触及身体，但整个身形，却始终是在他掌风笼罩之下。而且这时寒潮正盛，奇寒奇热，相继袭来，桂华生呼吸困难，头昏目眩，突感地转天旋，看看就要支持不住。

忽听得白衣少女叫道：“大哥哥回来，别再理会这个怪人！”嗤嗤声响，一颗颗好像珍珠大小、亮晶晶的冰弹突然从空中洒下，被热风一荡，倏忽碎裂成粉，登时散出一团寒光冷气，赤神子禁不住机伶伶的打了一个冷战，掌势稍缓，桂华生一招“神龙掉尾”反手一剑，将赤神子迫退几步，立即腾身飞起，脱出了赤神子掌力笼罩的范围，回到了白衣少女身旁。

赤神子又惊又怒，心中想道：“藏灵上人说的果然不假，这冰魄神弹已经这样厉害，若是给将寒玉炼成了冰魄寒光剑，哪里还有我立足之地！”杀机陡起，一声大吼，狠狠的扑上前来。

白衣少女待他扑到离身数丈之地，微微一笑，说道：“枉你活到这般年

纪，兀是不知道进退，妄动无明，何苦来哉！”玉手一扬，七粒冰弹连发，赤神子好像发狂的野兽，突被猎人插了几枪，一声利叫，双眼火红，虽是怒火冲天，却不由得他不连连缩退。原来他已有三处大穴，恰恰被冰弹打中，那股奇寒之气，循着穴道，直攻心头！

赤神子练的邪门内功，本来可以将体内的真气，凝成一片，发出热力，虽受冰弹打中，仍可支持得住，当下盘膝静坐，运气三转，迫散了体内的寒气，又是一声怒吼，狂扑而前。

岂知这种亘古不化的冰魄精英，所蕴藏的阴冷之气，除非练正宗内功的人，并且已练到了通玄之境，或许还可抵受，而具有这种功力的高明之士，环宇之内，亦不过只是有限几人。赤神子所练的魔掌神功，虽然可以暂时相抗，时间稍长，终是支持不住！

但见白衣少女的冰弹越打越急，赤神子有如一只无头苍蝇在窗纸上乱飞乱撞，却总是钻不过去。在他和白衣少女之间，便似布了一层冰幕似的，任是热风呼呼，却总吹不散那冷雾寒光。赤神子发出热风，须要耗损本身真力，而白衣少女的冰弹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更何况赤神子的邪门内功，只不过练了十多年，火候也达不到炉火纯青之境。

再过片刻，寒气激荡，越来越浓，只见赤神子狂呼疾舞，如中疯魔，却又全身颤抖。桂华生不禁骇然，心中想道：“世间暗器，或用以伤人或用以打穴，所讲究的不外是准头和劲力，独有这种冰弹，却以奇寒伤人，当真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奇怪暗器了！”

白衣少女展然笑道：“看你可怜，饶你去吧！”玉手一扬，飞出了三枚冰弹，赤神子一个筋斗倒翻，头也不回疾奔而去。白衣少女笑道：“最后这三枚冰弹打中了他的灵枢穴，叫他跟本不能再运真气，若是七弹齐发，立刻可取他性命，他知道厉害，所以走了！”

桂华生道：“若不是你及时出手，我只怕已伤在那魔头的怪掌之下。”想起适才的奇寒酷热，犹有余怖，但觉四肢无力，心神不定，不自禁的打了几个寒噤，白衣少女微微一笑，掏出一个银瓶，取了一粒碧绿色的丹丸，递给桂华生道：“你在赤神魔掌之下，斗了一百余招，犹自支持得住，内功深厚，远在我上，可惜咱们相聚的日子无多，要不然我倒要向你好好的领教呢。”桂华生心内一酸，缓缓吟道：“人间难得两相投，问君何故轻言别？”白衣少女笑道：“你忘了我说过的去住随缘的话么？世间哪有不散的宴席，你若是如此执着，我就只有提早走了。嗯，快将这粒丹丸服下吧。”这几句话说得超脱非常，近似禅机，但却又似暗藏情意，桂华生一片茫然，不敢多话，将那粒丹丸咽下，但觉一缕幽香，沁入肺腑，精神勃振，身体也暖和起来。白衣少女道：“你不过元气稍稍受损，那赤神子却必定要大病一场。你再静坐运功，待到寒潮减弱之时，咱们再出冰窟。”

桂华生杂念频生，想起这白衣少女的诸般神秘，哪里静坐得稳，忽听得白衣少女在他耳边轻轻念道：“菩提非树，明镜非台，魔由心起，自染尘埃。”桂华生心头一凛，收束了心猿意马，真气渐渐透过十二重关，终于到了物我两忘之境。

也不知坐了多久，那白衣少女说道：“咱们可以走啦。”桂华生一跃而起，但觉精神饱满，冷意全消，向白衣少女作了一揖，笑道：“多谢你的指点，想不到你把上乘的内功诀要，都寓于禅机妙理之中。”白衣少女道：“我哪有这样的大智慧？这都是从那本梵文秘典中觉悟的。冰弹打穴的功夫，则

是从寒玉岩上所留的经文学来的，说来我也要谢你助我进入冰窟呢！”

两人说说笑笑，走出冰窟，但见红日当头，在冰窟中不知时刻，原来又已是第二天的正午时分了。桂华生笑道：“我但愿冰窟中再多留一些时日。玉妹妹，你离开这里之后，要上哪儿？你家中还有什么人？你的武功是怎么学来的？”白衣少女笑道：“你又来寻根究底了，若然他日有缘再遇，这些事你不同自知。今日咱们且尽情玩赏这雪山奇景，领略那天湖风光。不许谈世俗之事。”

桂华生大喜，与白衣少女探冰川，游天湖，又在皓皓的冰峰之上，留下了许多足印，白衣少女或与他谈诗论文，或与他说弹论剑，在雪山之上，不知不觉的过了三天。这一日白衣少女与桂华生在玉女峰头，望那满山纵横交错的冰川，呆呆出神，桂华生奇道：“这冰川有什么好看？”白衣少女道：“你看这些冰川好像银龙飞舞，临近看时，上面冰层凝结，几乎看不出它在移动，实则在冰层之下，仍是暗流汹涌，冰川的奇妙，就在极静之中有极动，嗯，我将来要练的冰魄寒光剑，和世间任何宝剑都不相同，必须自创一派最特别的剑法才行。”桂华生大喜道：“我也正是这个热愿。咱们，咱们……”话未说完，但见白衣少女从峰顶一飘而下，拔出玉笛，在冰川上面挥舞起来，忽疾忽徐，有如流水行云，美妙之极！

桂华生暗道：“若将它演成剑法，果然是奇幻无比，看来比北天山以奇诡见长的白发魔女那一派的剑法，还要胜过几分，只是其中好像还有破绽，若作为独创一家的剑法，还须假以时日，细细琢磨！”白衣少女舞了一会，收起玉笛，忽地对桂华生衽一礼，微微笑道：“难入法眼，尚望指正。”桂华生道：“小妹子你真真聪明绝顶，敏慧无伦，这套剑法是从冰川流动之中，妙悟出来的么？”白衣少女道：“独创一家，谈何容易？我不要你的奉承，但愿你依实说来，这剑法有何不足之处？”桂华生道：“轻灵翔动，奇妙之极，只是暗藏的威力不够，得冰川的气象，却未得冰川的凝重。”白衣少女道：“你那套达摩剑法，蓄劲深沉，倒是正好补我这套剑法的不足。”桂华生心中一动，说道：“那么咱们不如就在玉峰上住上三年，合创出一套新奇的剑法来，就把它定名冰川剑法！”

白衣少女杏脸微红，默然不语，忽然从冰川里拾起几片浮冰，揉碎了冰上飘浮的一朵花瓣，又轻轻的将它撒了，让它随风而逝，叹口气道：“花自飘零水自流，冰光月影两悠悠。”身形一起，衣袂飘飘，轻点浮水，横过冰川，跳上冰崖星眸半启，仰望浮云，眼光在有意无意之间，正好与桂华生相接，桂华生心神俱醉，慢声吟道：“青鬓粲素，靥冰国仙人偏耐热，餐盘风香露屑。便万里凌空，肯凭莲叶，盈盈步月。悄似怜轻去瑶阙！人何在？忆伊痴小，点点爱清绝……”白衣少女道：“这是什么词牌！”桂华生道：“霓裳中第一（词牌名）。这是上半阕。”白衣少女幽幽说道：“只愁天际起罡风，惊破霓裳羽衣曲。酒冷休温，诗残莫续。留些未尽的情韵更好，下半阕不听也罢。”

桂华生意乱情迷，不知是喜是悲，竟自痴了。忽听得远处山头，有笛声轻奏，白衣少女凄然一笑，说道：“我的侍女唤我回家，我要去了！”桂华生惊道：“你去哪儿？”白衣少女道：“从何处来，向何处去！”桂华生叫道：“难道们就是这样的分手了吗？以后呢？”白衣少女道：“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忽地伸出纤纤玉掌，按了三按，又掌翘指，指着挂在胸前作为饰物的一面小玉镜，朗声吟道：“若是相逢休再问，各随缘份到天涯！”飞身

掠下，展开绝顶轻功，意如青女素娥，凌风而去！

桂华生心伤欲绝，抬头一看，但见新月初升，冰峰如镜，只是少了一个人儿，便觉得满目荒凉，凄凄寂寂！回想这几日来的种种奇遇，直似做了一场大梦！只可惜这梦醒得太早了。

桂华生没精打采的下山，一路沉思，想白衣少女临走之时，玉掌三按，手指镜子，那什么意思？再琢磨她那两句诗，好像还有重见的日子。到什么地方去见她？在什么时候可见她？越想越是茫然，但觉她留下的哑谜真难索解。

第五回　布达拉宫参活佛

桂华生下山后，遥望“魔鬼城”中那座尼泊尔王子所修的白塔，想起了麦士迦南的付托，心中一凛，想道：“魔鬼城中那班尼泊尔武士，虽然都已被白衣少女赶跑，但尼泊尔王子图谋西藏的野心，可还没有消弭。麦士迦南请我到拉萨去参见活佛，托我转达白教法王的诚意，我怎么忘了？”

于是桂华生又仆仆风尘，前往拉萨。这时已是初春时节，封山的冰雪渐渐消解，路上好走得多，走了将近一月，便来到西藏的首府。

桂华生进城之时，天色已晚，但见街市中平顶的房屋与帐篷交杂，与内地城市的风光大不相同，街上行人熙来攘往，每一座帐篷都有香烟缭绕，烛火熠耀，在许多帐篷前面，都有藏人焚香礼拜。桂华生拉着一个老头道：“今天可是什么节日吗？”那老头道：“不是今天，是明天！”指指天上的明月，说道：“客人，你是从哪儿来的？你是不是佛门的信士，怎么连佛祖诞辰都忘记了。”

桂华生抬头一望，天上明月正圆，诧而问道：“佛祖诞辰不是四月八日吗？”那老头怔了一怔，忽地笑道：“客官你是汉人，有所不知了。幸亏我懂得汉历，要不然真不懂得你因何诧异了。明天就是四月八日啊！”桂华生道：“天上的月亮正圆……”那老头笑道：“我们是用藏历。你们汉人用的阴历，月亮正圆之日，便是十五，我们的藏历不是这样的，有时月初便圆，有时月尾方圆。若照汉历，今天是三月十四，明天便是三月十五。因为今年的佛祖诞辰，恰逢月圆，所以特别热闹，从昨天起，大家便沐浴斋戒，焚香礼佛了。”

桂华生心头一动，喃喃说道：“三月十五，三月十五？”猛然醒悟：白衣少女临别之时所作的手势，玉掌三按，三五十五，岂不正是表明三月十五之期？手指玉镜，岂正是代表天上月圆之象？

那老头絮絮说道：“客官，你真有福气，今年达赖活佛，将在明天亲自主持礼佛仪节，市达拉宫前面的三座大殿也将在明天开放，准许善男信女在大殿的阶下礼佛。我们一生之中，也未必得见活佛一次，你一到来，只要明日挤得进去，便可以见着活佛的真容，那真是天大的福气啊！”

桂华生大喜过望，急忙谢谢老头，找一座专门接待客商的帐篷住下。但这一夜哪里睡得着，心中想道：“原来华玉妹妹是约我明日午夜在布达拉宫相会，可是她又怎么能进布达拉宫呢？难道晚间也一样开放，任人游览？”睡不着觉，又起身向帐篷的主人打听，所说的与那老头一样，明天开放的就只是三座大殿，一到黄昏日落，所有礼佛的人便都要离去。那位主人还肃然说道：“活佛何等神圣，岂能容凡人进入他的深宫？让我们在大殿阶下礼拜，已是福份不浅了！”桂华生心头疑团越来越重，想道：“除非是我猜错她的用意？但若不是这样解释，又是什么？”对白衣少女的身份，更觉诡秘，但望明日早早到来。

桂华生一夜无眠，好不容易等到第二天天亮，立即起来，向主人借了一套西藏的服装，免得在进香礼拜时惹人注目。

达赖活佛开放布达拉宫，并且亲自主持佛祖诞辰的礼佛仪式，这件事情轰动了拉萨，甚至有许多外地的善男信女也闻风赶至。桂华生本以为已起得早了，哪知一出帐篷，街道上已是黑压压的人群，桂华生随着人流，缓缓行进。

布达拉宫建筑在拉萨城外的葡萄山上，（藏名布达拉山，宫以山名。）高达一十三层，相传是藏王松赞干布娶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女儿文成公主之后（公元六四一年），应文成公主所请而建，经过历代的扩建整修，富丽无比。它的结构，全都是由一块块一尺见方的石头从山腰下平砌上去，布达拉宫顶上有三座庞大的金顶，还有西藏历代活佛肉身的八座金塔，全部用金叶包裹，中嵌珠宝，远远望去，灿烂闪光，端的似琼楼王府，壮丽非常。

桂华生随着人流，将近中午的时分，才挤到布达拉宫下面的山径，但见通到宫门的弯曲石阶上，有两队披着黄色袈裟的喇嘛作为前导，前面三座大殿的门户大开，进香礼拜的善男信女跟在喇嘛后面，鱼贯而入，待到桂华生挤进里面大殿的石阶下已无插针之地，后到的人，只好在宫门外礼拜了。

桂华生游目四顾，想在人群之中发现白衣少女，真如在大海寻针，毫无踪影。桂华生暗运内劲，从人丛之中挤进，靠近他身边的人，都似暗中被人推了一把似的，不由自主的让开。好在人极拥挤，别人只以为是受了后面的推压之力，没有看破。

桂华生踏遍了三座大殿的数千级石阶，费了几乎一个多时辰，仍是找不见白衣少女。人群从殿下的石阶直挤到殿外回廊，桂华生知道典礼在正中的大殿举行，便也挤到了这座大殿的回廊之上，但见殿上有四个大飞檐，上缀人面鸟身的金像，下沿铎铃，雕镂得极其精细。桂华生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旅行，从满目荒芜，寒冻凄清，常常在数十里内渺无人烟的西藏高原，来到布达拉宫，仿佛如置身在一个华美的梦境之中！

桂华生纵目浏览，但见回廊的梁、柱、扶手上，或裹金，或雕镂，或绘上图案、画幅，说不尽的富丽庄严，桂华生暗暗叹道：“外面已是如此，宫里面更不知如何？只这一座布达拉宫，就不知费了几许人力财力？”大殿四壁，里里外外，都绘有壁画，绘的多半是佛经中的故事，人物景象，奇奇怪怪，生动非常。要知布达拉宫的壁画，天下闻名，壁画是用白绸粘在壁上，再在绸上涂上酥油，这样作上的画，色泽可以历久不变。数百年来，不知有多少画师，来自中国内地，来自印度，来自尼泊尔、不丹，在这儿作过壁画，真可说是一个艺术的宝库，怪不得桂华生目眩神迷。

桂华生正自挤到殿外欣赏壁画，忽觉背后有一股大力推来，腰间一酸，竟似有人点到了他的软麻穴上，桂华生不禁大吃一惊！

幸而他正地暗运内劲，一觉是异，立刻运气护穴，同时迅速反手擒拿，但听得哎哟的几声哗叫，周围跌倒了好几个人，桂华生回头一望，只见拿着的是一个胖妇，怒目而视，沉声斥道：“你做什么？”桂华生一拿之下，早已发现了那胖妇丝毫不懂武功，急忙放手，连声道歉，说道：“我见有人用力挤我，伸手乱摸，我以为是有小贼乘机行窃，哪知错拿了人，请大娘恕罪。”幸而藏人对男女之妨远不若汉人重视，桂华生说的也是实情，那胖妇人扑嗤一笑，说道：“在活佛所住的布达拉宫，谁敢行窃！你大约是刚来不久的汉人？”桂华生点头说是，那胖妇絮絮叨叨，尚待说话，忽听得殿上钟鼓齐鸣，两队黄衣喇嘛绕殿而走，遍洒法水，礼佛的大典就将开始了，登时殿里殿外肃静无声，胖妇人也就不再纠缠，自顾自的低头札拜。

桂华生心中想道：“这个暗中偷袭的人武功确是不弱，人也机伶，我出手不算慢了，还是被他混在人堆之中逃脱。那几个跌倒的人，当然是他故意推倒的，造成混乱，以免被我发觉。他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向我偷袭？”百思莫得其解。这时殿上的钟鼓已敲了三遍，有两个大喇嘛带头念经，过了一

阵，钟声梵声之中，达赖活佛在从人簇拥之下，缓缓走出。所有观光的男女第幼，都高诵佛号，俯伏礼拜，不敢仰视。

桂华生自然也不得不跟着他们一齐，俯伏礼拜，然而他却偷偷张望，达赖活佛大约是四十左右的样子，微微发胖，神情甚是庄严，也不觉有什么特异之处，吸引着桂华生眼光的，倒不是达赖活佛，而是另一个人。

达赖后面，有好几个相貌和服饰都特别的僧侣，而且各不同，一看就知是从外国来的贵宾，大约从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各地来的，其中有一个披着大红袈裟的番僧，正是和桂华生在魔鬼城中交过手的那个鬼番僧，桂华生心头一凛：“怎么他也来了？”随即想到他这一来，其中定有奸谋。

活佛的主持的礼拜大典为时甚短，先是把杨枝甘露遍洒佛像之前，继而是呈献“哈达”，（即是丝绢所做的手帕。献哈达是西藏一种表示敬意的礼节。）最后是焚香礼拜，前后不过一枝香的时刻，典礼便告完成。活佛的护法弟子传谕，所有前来礼拜的弟子都限在黄昏日落之前离开。

桂华生回到帐篷，主人还没有回来，他歇了一会，养好精神，吃过晚饭之后，主人方自赶回，兴致冲冲的大谈今日的盛典，和桂华生互相祝福，并说今晚布达拉宫燃灯礼佛，许多善男信女，宁愿不回家吃东西，留在荡荡山下遥赏灯饰。主人叹道：“可惜我年老体衰，要不然我也宁愿挨饿一晚。客官这样难逢的胜景，倒不可错过了。”桂华生连声说是，便向主人告辞。

布达拉宫的夜景，果然更是迷人，金铸的屋顶，在雪山映照之下，发出点点金光，极为壮丽，十三层的宫殿，每一层的飞檐翘角都挂有琉璃灯饰，灯光、月光、雪光，金光光辉影射，壮丽之中又有一种神秘的气氛。桂华生无心观赏，心中所念只是白衣少女！

布达拉宫重重叠叠，屋舍盖满了大半个山，从第一层到六层的房屋，全部泥着白色的，藏人称为“白寨”；是宫中做法事的地方；从第七层到第十二层称为“红寨”，却分别泥着红、黄、黑、赭红色、红色的墙，黄色的檐，黑色则泥在顶端房檐与窗沿的间隔处，赭红色泥在两座大殿凹进去的一部分，宫顶则金碧辉煌，远远望去，好像一片五色绚烂的房海！从第七层到第十三层，是宫中僧侣居住的地方。

桂华生从山下望这一片绚烂的房海，心中大是踌躇，想道：“布达拉宫如此宽广，华玉妹妹即使在这宫中，也不知如何寻找？而且灯如繁星，却又如何偷进？”眼看月亮渐渐移近天心，心中大急，最后决定不论如何，也要进布达拉宫一探。

人群挤在布达拉宫山下，桂华生却偷偷绕过山背，借着岩石草木的遮蔽，蛇行兔伏，渐渐爬近了布达拉宫，他早准备好了一套喇嘛服饰，悄悄换上，等了一会，趁着刮风之际，拾起了几颗石子，轻轻一弹，将偏西一层那座大门上的三苗琉璃灯打碎，西藏高原，风势猛烈，何况布达拉宫在山上，所以灯饰都有防风设备，那守门的喇嘛在大风过后，发觉琉璃破碎，颇为奇怪，嘀嘀咕咕：“怎么今晚风势这样厉害？”慌不迭的抬了梯子，换上新灯，桂华生则趁此时机，施展绝妙的轻功，偷进了大门，守门的喇嘛正在长梯之上，一点也没有发觉。

桂华生低头合计，把袈裟拉起，遮过了半边面孔，遇见喇嘛，就远远闪开，宫内喇嘛众多，个别喇嘛见他一样的服饰，不会特别注意，竟被他混过了好几座宫殿。

宫中壁画琳琅，比之日间所见，胜过数十百倍，此外象宫灯、玉器、古

式桌椅、香案、古老的香炉、名家的彩绣……等等华丽装饰，应有尽有，桂华生暗暗叹道：“想来皇宫之中亦不过如此。”但可惜只是匆匆一瞥，而且心中有事，亦无暇流连。

耳听得三更鼓响，桂华生已偷入了第十二层达赖活佛的寝宫，桂华生自己还不知道。忽见有两个大喇嘛走近，桂华生隐身在佛像之后，只听得一个说道：“活佛这么晚了，还接见宾客，可真累了。”另一个说道：“你不知道今天来的都是尊贵的客人，连佩有贝叶灵符的女护法也来了呢。只怕活佛还要接见这位女护法。”先头那个说道：“活佛特别为她清扫了一座寝宫，请了藏王的两位公主陪她，听说咱们这座布达拉宫，在达赖二世的时候，有一位印度公主，也是佩有贝叶灵符的女护法在这里住过一晚之后，这么多年来，就从无女子被准许进宫，所以这次真是旷世难逢的事呢！”桂华生心一动，想道：“哪里来的女护法，居然能蒙活佛优礼，布达拉宫也要破例恭迎！”

桂华生悄悄的跟在他们后面，上到了第十三层楼，等到他们禀告之后下楼，便悄悄的走到窗下，但见里面灯烛辉煌，纱窗上出现两个影子，一个是活佛，一个正是那尼泊尔的红衣僧人。

只听得那红衣番僧说道：“活佛以绝大神通，宏扬佛法，邻国小邦，同沐恩光。敝王子本要前来参谒，只以国中有事，难参盛典，特派小僧布施金塔，并代致意，敬请训示。”达赖活佛道：“贵国是佛祖诞生之地，自古以来，即为佛国，历代贤王，护持圣法，我佛佑护，国运必昌，贵王子此次布施金塔，合寺同感，也请你代为致谢。”红衣番僧继道：“敝王子还有一事禀告活佛。”达赖道：“请说。”红衣番僧道：“白教法王，遣有使者来至敝国，请敝国助他返回西藏，敝国王子以黄教方是正教，达赖班禅始是活佛，故此对于白教法王之请，婉予拒绝。王子说，此事应禀告活佛闻知。”桂华生听到这里，心中暗骂，明明是尼泊尔的王子唆使前任的白教法王进攻西藏，如今却又这等挑拨。惹是生非，实是想在西藏挑起干戈，以便他混水摸鱼，从中取利。

正想闯进去揭破，忽觉背后微风飒然，佳华生反手一掌，只听得有人用藏语大声道：“大胆恶徒，竟然敢擅闯圣宫！”随即一股劲风，向背心大穴疾袭，桂华生的劈空掌竟阻他不住。

回头看时，只见两个僧人，一披黑袍，一披黄袍头缠白布，脸似玄坛，乃是两个印度行脚僧人。近身的那个黑袍僧人，正用一支竹杖，出手如风，说话之间，已连点桂华生七处大穴。另一个黄袍僧人，手托紫金盂钵，虎视眈眈，看来也就要出手。

桂华生心中一凛，这黑袍僧人点穴的手法敏捷狠准，实不在中原的一流高手之下，正欲分辩，那黄袍僧人也大声叫道：“将他擒下便是，不可惊动活佛。”手中的金盂钵一翻，但觉一股大力，有如泰山压顶，倏的就罩到了桂华生的顶门。

桂华生无暇分辩，急忙拔出腾蛟宝剑，但听得当的一声，声如钟声，宝剑刺入钵中，那黄袍僧人将盂钵飞一般的旋转，竟似隐隐生出一股吸力，腾蛟宝剑在急切之间，竟然抽不出来！桂华生吃了一惊，这印度僧人的武功好怪！说时迟，那时快，另一个印度僧人杖头一翘，乘势便戳桂华生胸口的一璇玑穴、胁下的“章门穴”和脑后的“风府穴”，这三处穴道颇有距离，但他杖势飘忽，抖手之间，幻起了无数杖影，这三处穴道，竟然都在他的穴影笼罩之下！

但桂华生是天山七剑的后代，达摩剑法的传人，虽危不乱，那黑袍憎人的竹杖刚刚抖起，他忽的大喝一声。舌绽春雷，霹雳疾降，那黑袍僧人陡然一惊，竹杖失去了准头，被桂华生一手抓住杖头，往前一送，黑袍僧人登时四脚朝天。原来桂华生用的是上乘的“ 狮子吼功 ”，寻常之人被他一喝，心肺俱裂，这两个僧人能够抵受得住，内功实是不弱的了。

用金盂钵吸着桂华生宝剑的那个僧人，功力更为深厚，虽然也吃了一惊，不过仅仅退了两步，桂华生何等机灵，趁他气馁后退之时，宝剑用力一插，只听得一片碎金戛玉之声，金盂钵给他的腾蛟宝剑戳穿一洞，桂华生立即把宝剑一抽出来，那黄袍僧人料不到他的宝剑竟有洞金削铁之能，惊得呆了。

桂华生那一声大吼，果然惊动了房中的达赖活佛，立即走出楼来。桂华生叫道：“ 活佛容禀…… ”话声刚刚出口，那黄袍僧人的紫金盂钵突然出手，挟着一溜金光，隐隐带着风雷之声，盘旋飞至，当头罩下，桂华生想不到他的紫全盂钵，还能当作暗器使用，飞出去打人，不敢怠慢，急忙施殿“ 盘龙绕步 ”的身法，略避其锋，随即平剑一挡。

但听得“ 当 ”的一声，紫金盂钵在剑边一擦，立即飞回，那黑袍僧人的竹杖跟着点至，尼泊尔的那个红衣喇嘛喝道：“ 大胆狂徒，擅入圣宫，亵渎活佛，罪该万死！活佛法驾请回，贫僧替你将他料理！ ”袈裟一展，有如一朵火云，随着黄袍僧人那个又飞回来的紫金盂钵，同时罩下。

桂华生一人一剑，力战三个高手，应付不暇，哪里还能分心说话？达赖活佛睁眼一瞧，见桂华生颈项下挂有一尊金佛，那是麦士迦南给桂华生作为信物的，达赖自然认得这是白教法王传家的七件法器之一，心中大疑，只道桂华生是白教法王派来的刺客，但转念一想，白教法王虽然没有自己的尊贵，（达赖在“ 活佛 ”之中，又是至高无上的活佛。）而且也与自己敌对，但他到底是一教之尊，也是活佛的身份，想来不该出此下策？因此又怀疑桂华生是白教法王的使者，猜疑不定，故此他既没有喝止，也没有回去，却在两个护法喇嘛的保护之下，负手观战。

但见那紫金盂钵当头罩下，桂华生施展大力金刚的手法，一掌拍出，同时宝剑一挑，将红衣番僧的袈裟挑开，一个转身又闪开了黑袍僧人的点穴竹杖，达赖活佛虽然不懂武功，但他却知道这两个印度僧人都是一等一的高手，而红衣番僧身为尼泊尔的国师，武功自亦不弱，见桂华生独抗三大高手，身法美妙，居然没有落败，也不仅暗暗喝彩。

其实桂华生却是有苦说不出来，这三个僧人，若然是一对一的单打独斗，没一个是他对手，但以一时三，却是难于应付，尤其那黄袍僧人的紫金盂钵，既可作兵器使用，又可作暗器打人，更是防不胜防。幸而他仗着宝剑的威力，要不然早已败阵。

那三个僧人越逼“ 越紧 ”，桂华生剑掌兼施，使出了浑身本领，仍是被他们逼得步步后退，包围圈越缩越小，形势越来越险，那黄袍僧人手持金钵，突然纵身掠起，金钵一翻，势如泰山压顶，桂华生出掌相抗，竟然被它吸住，同时黑袍僧人的竹杖也点到胸前，桂华生一剑削出，却被红衣番僧横里窜来，袈裟一抖，将他的宝剑裹住，“ 卜 ”的一声，黑袍僧人的那根竹杖正正戳在他的胸口“ 膻中穴 ”上。

忽听得环珮叮当，香风四散，两个黄衣喇嘛先上楼禀道：“ 女护法参见活佛！达赖活佛急忙说“ 请！ ”桂华生正自运用上乘的内功，肌肉平空缩陷几寸，吸住黑袍僧人的竹杖，闻言又惊又喜，斜眼一瞥，只见一个少女盈盈

的走上楼来，可不正是自己日思夜想的那个白衣少女！

白衣少女玉手一指，斥道：“你不回国，在此何为？”那红衣番僧面色大变，袈裟一收，向达赖活佛合什施礼，达赖道：“女护法叫你回去，我不多留你了。”红衣番僧用尼泊尔话咕咕噜噜的说了几句，立即走出布达拉宫。

桂华生的宝剑本来被那红衣番僧的袈裟裹着，袈裟一撤，宝剑立刻削出，当的一声，又把黄袍僧人的紫金盂钵削去了一大片。就在此时，只听得白衣少女和达赖活佛说了几句话，达赖向那两个僧人挥手说道：“这位从中国来的居士不但不是刺客，而且有功佛门，两位请住手吧。”其实红衣番僧一走，这两个僧人即算联手合斗，也不是桂华生的对手，此时他们正被桂华生逼得气喘吁吁，达赖活佛之言一出，先住手的到是桂华生。

只见这两个僧人满脸惶恐的神情，向达赖活佛跪下顿首，随着又向白衣少女屈了半膝行礼，桂华生虽然不懂得他们的说话，也猜得出是请求饶恕的意思。这两个僧人向白衣少女施礼之后，也跟着下楼去了。

桂华生这一惊诧比在魔鬼城中初会白衣少女之时更甚，他做梦也想不到这白衣少女竟然是什么“女护法”，连至高无上的达赖活佛也对她甚为尊敬！桂华生走上前来，先见过了活佛，再向白衣少女施礼，白衣少女盈盈一笑，用汉语说道：“大哥哥，你怎么和我客气起来了。”

达赖活佛道：“你是白教法王的使者吗？听女护法所言，你在魔鬼城中曾做了一件对西藏有利的事情。”桂华生道：“我正要详禀活佛。”白衣少女道：“他是我在中国认的大哥哥，活佛，你可以相信他的说话，我来到西藏太久了，见过活佛，理当告辞，他日有缘，再来拜谒。”盈盈一揖，走下楼台，活佛合掌相送。桂华生想不到刚刚见面，她又离开，乍喜还悲，恨不得牵着她的裙袖，然而活佛在旁，他又怎敢冒味无礼，只好眼睁睁的看着白衣少女离开，心中说不尽辛酸的滋味。

达赖活佛道：“居士请来静室，详说因由。”桂华生把在魔鬼城中的奇遇，察破尼泊尔王子的野心，以及麦士迦南托他转达白教法王的诚意等等，都向活佛一一说了。达赖活佛叹道：“西藏的谚语有云，真正的敌人胜过朋友，谄媚的小人必有所求。这话真是不错。”随即吩咐宫中的执事喇嘛招呼桂华生住宿，款待以上宾之礼。

桂华生问那执事喇嘛：“女护法是什么身份？”那执事喇嘛露出虔敬的神情，合什说道：“凡对佛门有极大功德的，才能被封为大护法。”桂华生道：“是谁封的？”执事喇嘛道：“印度的那烂陀寺主持，在印度的地位，亦即等于活佛。那烂陀寺有两片贝叶灵符，相传是佛祖以前在菩提树下讲经之时，摘下来赐给弟子迦叶的。那烂陀寺每一个甲子开一次佛教大会，将贝叶灵符赠给对佛教有大功德的人，并封为护法。大会六十年例开一次，但六十年中却未必有一个有大功德的人，是故护法难得，女护法更为难得！”桂华生听了，又是欢喜，又是惊奇。然而他还是未曾明白白衣少女的身份。她是怎么做得女护法的，到底是什么人？

宫中的执事喇嘛，对白衣少女的来历，却不肯多谈半句。第二日，桂华生遇到了他们，再向他们打听时，那白衣少女却早已离开了布达拉宫了。桂华生怅怅惘惘，也欲告辞，那执事喇嘛说道：“活佛法谕，说是居士如果欢喜的话，可以在宫中多住些时间。”桂华生正想婉辞，那执事喇嘛又道：“女护法临走之时。留下了几句说话，活佛叫我们转告于你。”桂华生忙道：“什么说话？”执事喇嘛道：“女护法说，请居士到尼泊尔一行，若是有缘，自

当相见。”桂华生道：“我正要去尼泊尔。”执事喇嘛说道：“我们宫中有通晓尼泊尔文的人，居士在去尼泊尔之前，要不要学学？”桂华生一想，语言不通，处处阻碍，与其到尼泊尔再学，不如学了再去。便在布达拉宫住下，日夕苦学，学了两个多月，一些寻常的用语，已大致可以应付。

　　这日一早，桂华生决定告辞了，宫中辞执事带他去谒见达赖活佛，走上了第十三层的宫顶，有一座屋顶花园，达赖活佛正在园中散步。在这座屋顶花园之上，不但可以看见拉萨全城的景色，而且还可以眺望积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巅。桂华生谒见活佛，告禀来意，达赖活佛十分和蔼，替他祝福之后，又告诉他，若然到了尼泊尔之后，有什么困难，可以去见尼泊尔国王，请他帮助。给了桂华生一封书信，可以在必要之时，将信去见国王。又告诉他，他已派遣使者与白教法王谈和，白教法王准备派出护法弟子到尼泊尔去追回法杖，这个弟子，可能就是麦士迦南，问桂华生要不要等待麦士迦南同去。桂华生想见白衣少女之心甚急，决定还是单独动身。

第六回　珠峰脚下遇奇人

走了一个多月，穿过了漠漠黄沙，莽莽草原，终于来到了中尼边境的喜马拉雅山下，但见岗峦起伏，绵延无际，晶莹的雪峰就像一排排擎天玉柱，高插云霄。天山无此磅礴，昆仑无此雄奇，峨嵋无此壮丽，桂华生也不禁低头札赞，果然不愧是天下至高无上的第一名山！

桂华生本来可以从山脚绕过，但面对这天下第一高山，忽发奇想，虽然明知不能攀登峰顶，也想上山看看，上到哪儿，就是哪儿。纵使耽搁几日行程，也可以一偿心愿。

这时时序正交仲夏，若在江南，正是榴花照眼的时节，但在喜马拉雅山上还飘着雪花。一望无际的千万座山峰，都是白雪皑皑，有如琉璃世界。桂华生走了三四天，还只上到半山，山中气候愈来愈冷，但高山的奇景，也愈来愈多，有好些动物，都是别处见不到的珍禽异兽。小熊猫在雪地上跳跃，像淘气的娃娃，黄嘴的山鸦飞到人的头上吱吱喳喳的叫，巨大的牦牛像冰川上的大舟，灵巧的小黄羊跑得比风还快，——最妙的是这些珍禽异兽大约是因为从未见过人类，见了人也不知道躲避。

第四日的黄昏，桂华生走了一天，渐觉疲倦，想找一个岩穴栖身，他横过了一条冰川，紫色的晚霞挂在冰川上，蔚成七彩，奇丽无俦，面对这世界上难逢的奇景，倦意大消，却不料一眼瞥去，还见了一桩比冰川美景更令人惊奇的事。

冰川的侧面，有一股喷泉，灼热的水花，被风吹散，映着晚霞，形成一圈圈橙色的、淡紫色的、和浅红色的花朵，就像在佛祖诞辰之夜，桂华生在布达拉宫中所见的烟花一样，喷泉旁边，也许因为地气较暖的原故，开放着一丛丛不知名的野花。

西藏各地，本多温泉，即使是雪山之上见到灼热的喷泉，也不足为奇。最使桂华生奇怪的是，在喷泉之旁，花丛之中，竟然有一个女孩子在那里嬉欢！

这女孩子不过四五岁的样子，脸蛋红扑扑的十分可爱，这时她正在采撷野花，编成花环，是那样的专心注意，桂华生慢慢向她走来，她竟然没有发觉。

在喜马拉雅山的雪峰之上，有人类居住，已经是一大奇迹，何况是这样小的女孩子："她的父母是什么人？""她怎么能适应这高山上的严寒？"种种疑问，在桂华生的心头升起，他慢慢向她走去，正想和她招呼，陡然间，又有一件令人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喷泉后面的冰岩，突然间跳出两个怪人，深目高鼻，黄发宽额，额上缠着厚厚的一层白布，桂华生在布达拉宫两月有多，宫中藏书甚富，桂华生因为要到尼泊尔去，曾阅读了一些有关尼泊尔和阿拉伯以及欧洲诸国风土人物的书籍，如今看这两个怪人的相貌和装束，似乎是阿拉伯人，只见他们一跃而出，张开了四只蒲扇般的大手，就向那女孩子抓去，将那女孩子吓得哇哇尖叫。

桂华生大怒，用藏话斥道："干吗欺侮小孩子！"这两个怪人似乎听不懂他的说话，但他们在高山之上，突然碰到了桂华生，惊诧之处，殊不在桂华生之下。那女孩子叫道："你们欺侮我，我叫爹爹打死你！"说的竟然是一口流利的汉语，那两个怪人虽然不懂，也听得出是在骂他们。一个怪人仍

然伸手去抓那小女孩子，另一个怪人则向桂华主奔来，发出狞笑，挥舞拳头，似是要向桂华生攻击。

桂华生脚尖一点，施展绝顶轻功，疾似离弦之箭，从那个怪人的头顶上一擦而过，先去救那小女孩子。想捉那小女孩子的怪人，手指刚刚沾到女孩子的肩头，猛听得头上呼呼风响，迫得放开了那小女孩子，向桂华生一拳捣出，桂华生用的是达摩秘笈中的“五禽掌法”，凌空扑下，有如大鹰攫兔，势道凌厉非常，掌拳相交，啪哒一声，将那个怪人重重的摔了一个筋斗。

这时，另一个怪人已跳了回来，桂华生不待他发动攻击，便是一招“双龙出海”，双掌疾拍，那怪人奋力一挡，虽然不致跌翻，也跄跄踉踉的倒退了好几步！

桂华生骂道：“看你们还敢不敢欺侮小孩子！”那两个怪人这时已会合一齐，忽地并肩而上，同时发出一声怪啸，四掌齐出，向桂华生迎面拍来，桂华生适才只不过一招就将他们打倒，自是毫无惧意，心中想道：“你们两人齐上，最多也不过能挡五招！”哪知他一招使出，忽觉两股潜力，有如波涛一般，倏然卷至，竟然连自己的掌力也逼了回来，桂华生被这三股力道一推，险险跌倒！

桂华生急忙施展千斤坠的功夫，将身形定住，化掌为指，用了一招“划分阴阳”，以铁指玄功，划这两个怪人的手腕，桂华生从达摩秘笈中所练的铁指功夫，与武当派的一指禅功有异曲同工之妙，给他划着，赛如刀割，筋脉必断。桂华生见他们狂扑而来，以为这一招必能用上，哪知这两个怪人竟似识得厉害，一见桂华生凝身不动，他们竟也倏然止步，双掌划了一道圆弧，向桂华生缓缓推进。说也奇怪，桂毕生变掌为指，力一弱，对方压过来的潜力也相应减弱了。

桂华生心道：“这是什么功夫？倒有点邪门！我且再试它一试。”双掌一错，一道，“五丁开山”，突然以极凶猛的大力金刚掌法发出，忽觉敌人的两股掌力左右牵引，不但将自己的掌力化解于无形，而且顿然之间，好像身置漩涡之中，不由自主的跟着敌人牵引之力，滴溜溜的转了几个圈子。原来这两个怪人乃是阿拉伯第一高手提摩达多的弟子，提摩达多精研力学，深知用任何力量打击对方，有正作用必有反作用，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因此他练的掌力便名为阴阳掌力，以两股掌力互相激撞，再与敌人所发的力量汇合，将敌人的攻击力量也化为反击的力量，和几股浪潮相碰之时，卷起漩涡之理，正复相同。提摩达多功力深湛，一人便可发出两股阴阳掌力，这两个弟子却必须两人合使才行。

桂华生试了几招，渐知其理，他聪明绝顶，一面在心中琢磨破解这种掌力的方法，一面改用太极推手，随着敌人的掌力或牵或引，见招拆招，见式破式，还不时施展点穴法，将这两个怪人逼在离身八尺之外。

这样一来，双方斗了半个时辰，兀是相持不下，那小女孩叫道：“叔叔别慌，我叫爹爹帮你。”桂华生正想见她的父母，笑道：“好呀，我就要打不过这两个恶人了，你赶快叫爹爹来吧。”那女孩子摘了一片树叶，放在唇边一吹，声音非常响亮，过了一盏茶的时刻，只见一个瘦长的男子，约摸五十多岁年纪，气呼呼的跑来，怒声喝道：“你这个臭家伙要不要脸，欺侮小孩子么？”陡然见桂华生与他们恶斗，两个人都吃了一惊，桂华生叫道：“方老前辈，是你？”那瘦长汉子也叫道：“华生老弟，你怎么上到这儿来了？”

原来这个瘦长汉子名叫方今明，在康熙年间，曾是名闻天下的勇士，人

称“神拳无敌”，当时康熙的十几个皇子争位，被十四皇子允禵收罗帐下，后来皇位被四皇子允禛（即雍正）所夺，允禵也被雍正所害，方今明听大侠唐晓澜所劝，从此不再效忠清廷。桂华生还是十多岁的时候，曾与他见过一面，别来几十年，两人还依稀认得。

方今明飞奔而来，相隔数丈之外，就是一拳捣出，那两怪人晃了几晃，还未跌倒，咕咕噜噜的骂了几句，桂华生听出其中四个字好象是说“提摩达多”。桂华生曾听白衣少女谈论过天下高手，对这个名字印象深刻，心中一动，叫道：“方老前辈不必动手，你且看我收拾他们。”

那两个怪人身形一稳，并肩一立，阴阳掌力又徐徐发出，桂华生猛地大喝一声，一招极刚猛的大力金刚掌迎面拍去，那两个怪人正中下怀，掌力一合，刚欲反击，哪料桂华生掌势倏收，那股金刚掌力在瞬息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两个怪人扑了个空，身子前倾，桂华生一声长啸，双脚齐飞，将那两个怪人都踢翻了，其中一个怪人武功较高，一个鲤鱼打挺翻了起来，还想挣扎，桂华生身手何等敏捷，猿臂一伸，抓着了他肩头的琵琶骨，往外一甩，这正是武林绝学的大摔碑手功夫，这个怪人哪里禁受得住，但听得一声裂，他的外衣被桂华生撕了下来，琵琶骨被捏碎两根，硬生生的被桂华生抛下山坡，原来桂华生与他们斗了半个时辰，悟出了其中的妙理，知道己方的力道愈猛，对方的反击力量也愈强，因此他故意先发极刚猛的掌力，诱他们反击，却突然将掌力撤回，这样便轻易的将他们的阴阳掌力破了。话虽如此，但若桂华生没有收发自如的极上乘武功，虽悟其理，也不能运用。

那女孩子拍掌笑道：“打得好，打得妙，打得两个怪人呱呱叫。”方今明也赞道：“桂老弟这手功夫，刚柔兼并，我空负神拳之名，对此也不能不心服口服。不瞒你说，我已经与他们打了几次架了，他们没有打赢我，我也没有打败了他们。”

桂华生谦虚了几句，问道：“这两个是什么人？”方今明道：“我隐居在此，到今年已是第十个年头，十年来从没有人上过这儿，大约在五六天之前，却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两个怪人，闯到我的家来索饮索食，这也还罢了，他们还要赶我出去，霸占我的蜗居，我还未见过这样不讲理的人，是以这五六天来，几乎每天都和他们打上一场。这小丫头也真胆大，我本来是将她关在家中，不许她出去的，哪知她趁我在圃浇花的时候，却偷偷地溜了出去。”那女孩子撅着小嘴儿道：“几天不准出去，闷死人啦，我连宰牛也不怕，哪怕这两个怪人。”桂华生诧道：“这两个怪人是做什么来的。可惜我不懂他们的说话，没办法考问他们。”将撕下的那件外衣一搜，只见内中有几件物件，都是桂华生没见过的，有两件三角形的板子，一支五六寸长，有两只脚的铁架，还有几张图画纸，有许多三角形和圆形。原来这两个怪人乃是提摩达多的弟子，提摩达多立下志愿，要想攀登天下第一高峰，先派遣两个弟子前来测量地形，那些三角板圆规等之物都是测量的用具。却料不到碰到了桂华生，被桂华生硬摔下山，那琵琶骨被捏碎的怪人，滚到半山便死了，另一个怪人也因伤残废，过了十多年乞讨的生涯才回到欧洲，直到二十年之后，提摩达多才再率领弟子亲自前来探险，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方今明在隐居之前和桂华生虽然仅有一面之缘，但在喜马拉雅山上相逢，自是倍加亲热，当下便招呼桂华生到他家中住宿。

从喷泉西南走上山坡，不过数里之遥，便到了方今明的家，三间房子，围以赭石围墙，虽然简陋，却是江南风格，桂华生到西藏以来，第一次见到

江南乡村的房屋形式，甚为喜悦。想到方今明在雪山之上，凭着一双空手，建立家园，真不知费了多大心血？忽又想起白衣少女在玉女峰前曾和他笑语，说是将来要在天湖之上，雪峰之巅，建立冰宫，但只恐是海市蜃楼，镜花水月。桂华生心中暗想，若得与白衣少女隐居，只愿得有方今明这样的简陋屋子，亦已心满意足。想起不知何年何月，方得才晤仙姬，不禁惘然。

屋旁有一座小小的花圃，方今明带他到园中一看，各色不知名字的花朵，开得正盛，方今明笑道：“可惜这里找不到中原的花种，这里靠近温泉，地气温暖，尽管高山严寒，这周围几里之地，却是和暖如春。”

桂华生问道：“方老前辈怎么会来到此地隐居？”方今明笑道：“我是入山唯恐不深，我当年辅佐十四皇子与雍正争位，我固然愤恨雍正，雍正也恨极了我。雍正手下，武士如云，又有年羹尧这样一位心狠手辣的大将军辅助，我怎能在中原立足，没奈何只好逃到这里作个化外之民。”桂华生道：“年羹尧和雍正早已死了。现在的皇帝是雍正的儿子，年号也已改称乾隆了。”方今明又惊又喜，急忙问道：“年羹尧和雍正是怎么死的？”桂华生道：“年羹尧功高震主，被雍正连贬十八级，贬到杭州去守城门，侮辱够了，后来仍然不免一死。雍正则是吕四娘入宫将他刺杀的！”方今明仰天大笑，连呼痛快，继而又道：“我这两个大仇人虽然都已去掉，但我在这里住得习惯了，也不想再下山了。”

在花圃流连一会，方今明招呼桂华生回家，方今明是到了西藏之后才成亲的，妻子是藏族人，曾学过红教的武功，体魄非常强健，第一次招待丈大的朋友十分高兴，炒下一大盘虎肉，另外还有一桶牦牛奶，方今明笑道：“山中无茶无酒，只好请你喝牦牛奶了。”桂华生这几天来都嚼干粮，有鲜肉可食，牛奶可喝，且在高山之上得遇故人，但觉比吃满汉筵席，更为可口。

两人彻夜长谈，方今明问这十年来的武林故事，听到可歌可泣之处，击掌高呼，足见壮士暮年壮心未已，桂华生又告诉他在西藏遇到年羹尧儿子的事，方今明听说年羹尧的儿子聪明才智不减父亲，叹口气道，“但愿他不要像他的父亲才好。”

桂华生问方今明道：“珠穆朗玛峰是天下第一高峰，方老前辈在这里住了将近十年，可曾上过珠峰没有？”方今明笑道：“若能这样容易上去，怎称得上是天下第一高峰？从这里上去，不但冰坡越来越陡，而且呼吸也越来越难，多好内功，也不能经受。听说以前天山派的创派弟子，凌未风大侠曾尝试过攀登珠峰，也废然而返呢。”

第二日桂华生本想下山，方今明留他多住一天，带他攀越了两座冰峰，到达可以遥遥望见珠穆朗玛峰的地方，桂华生遥望珠峰，心中殊为感慨。

珠穆朗玛峰高插云霄，桂华生想道：“武学有如登山，上了一山，还有一山；珠峰是天下第一高峰，自古以来，无人能上。

以此比喻，只恐武学亦然，古往今来，多少高明之士，也练不到天下第一之境。”怅望良久，废然而返。

方今明似乎知道桂华生的心思，微笑说道：“老弟何必感慨，登峰造极，千古所难。老弟上到这儿，也足以自豪了。”桂华生不以为然，想着能多上一山便是一山，想是如此想法，但在珠峰之前，却也不自禁地感到本身的渺少，便和方今明回来。

刚刚望见喷泉，忽又听得方今明女儿吹树叶的声音，方今明勃然大怒，道：“岂有此理，我住此山十年，从来平静无事，想不到最近却接连有蛮不

讲理的人来找麻烦！”桂华生也甚为奇怪，想道：“昨日那两个怪人刚刚打跑，怎么又有人来了？珠峰脚下，竟有如此奇人？”

两人飞步奔回，但见园门打开，有一个黑面卷发的少年，正在咕咕噜噜，口讲指划的逗他的女儿谈笑，那女孩子一见父亲到来，就大声叫道：“这黑炭头乱摘咱们的花朵，还欺侮我。”方今明大怒，一纵身跳过围墙，向那黑面少年就是一拳！

那少年正想说话，方今明的百步神拳何等厉害，人还未到，拳风已劈刮来，方今明又是呼的一拳打出，这一拳相距既近，更为猛烈。桂华生心中一动，他旁观者清，见这少年虽然面目黝黑，长得颇为漂亮，人也似乎没有恶意，与昨日那两个怪人大不相类，而且举止之间，隐隐有一股尊贵的气概。方今明一拳打出，桂华生阻挡已来不及，心中想道：这一拳打下，怕不把他打个筋骨折？

心念方动，只听得“卜”的一声，方今明的拳头已打中了那少年的肩膊，这一拳有裂石之能，纵是铁铸的身子也禁受不起，但说也奇怪，那少年的身体竟似能够变形似的，中了一拳，身子也好像拉长了许多，肌肉扭曲，左掌忽然拐变拍了过来，把方今明的拳头抓着。

桂华生大吃一惊，他在布达拉宫曾阅读过叙述印度武术的书，这时想起，心道：莫非这就是印度的瑜伽术，书中说印度的瑜伽术可令肌肉屈曲，随意变形，练到极高的境界，能耐火烧锤击，可以闭气七日不死，与中国极上乘的内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少年功夫深浅未知，但只以他能挡得住方今明这一拳而论，只恐也不在我之下了，本想上前劝解，见此奇迹，便又忍住。

再看下去，那少年的瑜伽功夫显然还没有练到极高的境界，但见他大汗淋漓，支持得颇为吃力。但方今明被他抓着拳头，竟也不能移动一步。两人到了此际，双方真力相迫，谁若放松，谁就受伤，只好全神贯注，彼此僵持，连开口说话也不能够。方今明也很吃力，过了片刻，头上也冒出热腾腾的白气来。那女孩子叫道：“叔叔，你快来帮我的爹爹呀！”桂华生见些情状，知道两人功力相当，若再不上前解拆，只恐都要受伤！

桂华生运气护身，力贯掌心，一跃而前，使了一招“野马鬃”双掌一带，倏然间两股大力都向他身上推来，幸而桂华生早有防备，双掌一带，立即身形斜飞，但听得“轰隆”一声，一棵花树已被折断，方今明与那印度少年亦已分开。

方今明余怒未息，忽听得那少年用藏语说道：“我实无恶意，老丈幸勿误会。”方今明的女儿嚷道：“你弄断我的花树，我要你赔。”那少年向方今明作了一揖，转过身来对那女孩子说道：“赔这个给你好吗？”掏出一个望远镜来，教那女孩子将眼睛凑上镜头去看，远处冰峰上正走过一群野鹿，在镜筒里也看得清清楚楚，女孩子破涕为笑，急忙说道：“多谢叔叔。”方今明本想不准女儿受外人的东西，见她委实欢喜，也只好让她要了。

这一来敌意大消，桂华生调匀呼吸，微笑走来，向那印度少年互相见礼，笑道：“阁下真好功夫。”那少年见桂华生没有受伤，更是佩服，说道：“我听国中高僧所言，中国的内家一派，源出少林，而少林派的上乘武功，则是由我国的达摩禅师传过去的。如今看来，已是青出于蓝，贵国的武学定必胜于敝国了。”

桂华生一听，果然是从印度来的，说道：“兄台过谦了，听说贵国的龙叶大师，武功已练到通玄之境，可惜我无缘拜见。”那印度少年道：“龙叶

上人正是家师，只是我资质鲁钝，还没有学到他老人家的三成功夫。”他说话之时，不住地打量桂华生，似是对他知道有龙叶大师，颇表诧意。

三人互通姓名，原来这个少年名叫雅德星，是从印度“王舍城”来的，“王舍城”对桂华生并不陌生，因为那是佛教史上一个有名的地方，中国的玄奘（唐三藏）法师曾在那里讲过佛法。

桂华生问道：“兄台独上雪山，为了何事？”雅德星有点腼腆，说道：“实不相瞒，我是来找雪莲。”桂华生奇道：“来找雪莲？”雅德星道：“我听说在中国的冰峰之上，有一种雪中开放的莲花，能解百毒，不知是否？”桂华生道：“冰峰之上也不一定便产雪莲，据我所知，天山的南北高峰，偶然可以采到雪莲，这喜马拉雅山上有没有雪莲，可要问方老先生才知晓了。”方今明道：“我在这里住了将近十年，从未见过雪莲。”那印度少年甚是失望。桂华生想道：“他冒了性命的危险，来到珠峰脚下寻找雪莲，必定是极需要的了。”微微一笑，说道：“我正好有三朵雪莲，便送一朵给阁下吧。”取了出来，奇香馥郁。那少年吓了一跳，道：“这样稀世之珍，兄台举以相赠，何以相当。我带了一些珠宝，愿——”桂华生一笑截断他的说话，道：“你送给了小妹妹这个望远镜，我送给你一朵雪莲，用中国的话来说，那是投桃报李，何必客气。”其实雪莲比之望远镜那不知要珍贵几千万倍。印度少年见他如此慷慨，惊诧得说不出话来。方今明也甚是欢喜，如此一来，要了他的望远镜，也不算沾他的情了。

雅德星藏好雪莲，对桂华生道：“深情厚谊，无以言报，兄台他日若到敝国，小弟当略尽地主之谊。”桂华生见他行色匆匆，心道：“他说攀登喜马拉雅山，只是为了寻找雪莲，看来并非虚语。”方今明道：“这位桂兄也要下山，两位何不在寒舍盘桓几日，下山时也有个伴儿。”雅德星喜形于色，说道：“我只道桂兄是在此山隐居，原来也是下山去的。敢问桂兄将往何处？”桂华生道：“我想往尼泊尔一行。”

雅德星微微一噫，失声说道：“桂兄也是往尼泊尔参加考试的吗？”桂华生怔了一怔，诧道：“什么考试？”心想：“莫非尼泊尔也有科举不成？但异邦人士，岂能参加考试？”雅德星面色不大自然，似是后悔失言，勉强笑道：“原来桂兄不知此事，那就不提也好。”

桂华生好奇之心大起，笑道：“说说何妨？”雅德星本想不说，但想到别人连稀世奇珍的天山雪莲也肯慨然相赠，怎好欺瞒。便道：“他们的考试并非像贵国考状元的那种考试，乃是尼泊尔公主要考选大夫。”

桂华生只当听海外奇谈，笑道：“怎样考选丈夫？”雅德星道：“听说尼泊尔公主美貌非常，而且文武双全。国中贵介公子，个个都想求公主为妻，公主却一个也不合意。国王十分焦急，说她若选不到中意之人，就要为她代择驸马。公主不允，自己提出一个考选丈夫的办法，先试文才，后试武艺，听说有些异邦人士，也闻风而来。”桂华生笑道：“第一关是先试文才，那么异邦人士，如何试法？”雅德星道：“这位尼泊尔公主不但是本国的才女，而且通晓汉文、梵文、阿拉伯文。反正从外国来的也不外中国、印度、阿拉伯这些国家。若是异邦人士应试，她便考你本国的文学，不过，无论如何，尼泊尔文学也要稍懂一些。”桂华生道：“武艺又如何考法？”雅德星道：“试武艺的先要通过几关极难的考试然后再与她的宫女比试，赢她的宫女，最后还要和她比剑。”桂华生道：“这位公主如此挑选丈夫，真可算得是女中英豪，娥眉国士了。”雅德星道：“可不是吗？听说从去年开始考选，至

今还未有合格的人。”

桂华生心中一动，不自禁的想起白衣少女来，随即哑然失笑，心想：“绝不会是她，若然是她，她岂能独出深宫，在魔鬼城中现身，在布达拉宫露面？而且，若她便是公主，尼泊尔王子便是他的长兄，他又怎会如此怕她？”虽然断定了白衣少女不会就是公主，却也禁不住心中奇怪，想道：“怎么尼泊尔有这么多巾帼奇才，将来若到了尼泊尔，我到要看看这位公主，看她能不能和我的华玉妹妹相比。”

雅德星说完之后，言不由衷的笑道：“以兄台的武功，若去应试，或许能有几分把握，兄台其有意乎？”桂华生大笑道：“我性喜浪游，身似闲云野鹤，休说没有把握，即有把握，也绝不愿自投罗网，拘束终生。而且，我对尼泊尔文学一窍不通，如何应试？”其实，他心中想的只是白衣少女，纵使天仙下凡，也绝不能令他移心变向。不过听得尼泊尔公主如此奇特行为，稍稍引起好奇之念而已。

雅德星听桂华生说无意应试，神色稍见自然，问桂华生道：“兄台辛辛苦苦上山，大约还要住几天吧？”桂华生何等聪明，早知其意，笑道：“吾兄若有要紧的事情，小弟不敢强留。反正咱们都是去同一地方，或许在尼泊尔还能见面。我在这里大约还有一两天耽搁。”雅德星立即告辞，并向桂华生再次致谢，然后，便独自下山去了。

方今明道：“这人好怪，刚才他听说你刚要下山，神色甚是喜悦，看来很想与你结伴同行，岂知，转眼之间，他又变了主意，好像生怕你要与他同行了。”桂华生道：“他怕我抢了他的公主呢。其实我哪有这个意思。”言罢哈哈大笑。

桂华生在山上陪了方今明两天，方今明的藏族妻子本是喜马拉雅山下的牧人女儿，曾到过尼泊尔，这两天中告诉了桂华生许多有关尼泊尔的风俗习惯，桂华生得益不少。临走那天，方今明送了他许多肉，与果干，肉脯是用牦牛肉腊的，果干也是喜马拉雅山上特有的野果制的，物轻情重，桂华生甚是感激，方今明夫妇送他过了两处冰坡，才依依不舍道别。

第七回　古堡深宵龙虎斗

下山之后，从北面山脚绕到山南，便踏入了尼泊尔的国境了。这时已是仲夏时节，处处鸟语花香，与山中的冰天雪地相比，俨如两个世界。

尼泊尔是个山国，近代旅行家称之为“东方瑞士”，风景幽美，可想而知。境内湖泊甚多，沿途纵目，但见白雪皑皑的山峰高插云宵，山泉瀑布奔腾入湖，绿材丛中馥郁的鲜花争研斗艳，彩色的小鱼在碧蓝的湖中优哉游哉。桂华生不住赞叹：“好一片宁静而美丽的景象！无殊世外桃源。”想起尼泊尔王子在这样宁静和平的国度里，还想黩武穷兵，真是大煞风景。

尼泊尔又是个佛教古国，佛祖释迦牟尼就是诞生在尼泊尔国境南部塔拉伊地山区的兰毗尼园。（古时属于印度。）因此沿途又可见到各地来朝拜的香客。桂华生想起白衣少女所说，国中明年将开无遮大会，到时各国的高僧来的必定更多。

尼泊尔的景物还有一样令桂华生感觉兴趣的乃是佛塔。塔上四面画着四对眼睛，听尼泊尔的佛教徒解释，才知道这叫做“慧眼”，是象征佛陀的智慧和慈悲的。桂华生第一次见到这种形式的佛塔，乃是在魔鬼城中，当时甚为奇异，到了尼泊尔后，看得多了，看惯之后，却是感到眼睛画得很美，慈和明亮而有魅力。

走了十多天，便到了尼泊尔的京城——加德满都。加德满都位置在山谷之中，群山环抱，形成天然的城廓，终年积雪的喜马拉雅山峰，像琼楼玉宇似的高耸在青山之外。“加德”的意思是“木”，“满都”的意思是“庙”，一进京城——瞩目所及，都是大大小小的庙字，很多庙字都是木结构的。大的庙宇雕梁画栋，建筑宏伟，而且也有飞檐抖拱，很像中国多层的宫殿式建筑，而又有本身的特点。桂华生一进入加德满都，便衷心的爱上了这个城市。

桂华生行了几条街市，腹中感觉饥渴，便上一间酒楼，拣一个临窗的座位坐下，要了一壶“呛呛”酒，几样菜肴，半斤大面。这时正是夕阳西落的时分，从窗口望外面，正对着城西的瑞扬布山，山上有一座七层宝塔，塔的上半部全是铜塑的，塔顶铺以金箔，在夕阳下面，发出灿烂的闪光，甚是好看。

过了一会，店伙将酒菜送上，尼泊尔人以好客闻名于世，店伙知道桂华生是从中国来的远客，招呼得分外殷勤，频频问他酒菜是否适口。尼泊尔菜最喜欢用一种名叫“葱泥”的配料，菜肴里都拌有“葱泥”，“葱泥”是用喜马拉雅山上特产的野葱、阔叶韭和一种红蒜捣烂成泥，做成一只只的球，吃的时候，便捏下一小块来，用油炸一炸，然后放在菜肴里，汤里或面点里，桂华生吃着拌有“葱泥”的菜肴，觉得非常之香，大为赞赏。店伙笑道：“有些外客吃不惯，有些一吃就上了瘾，宁愿在尼泊尔安家落户，不肯走了。”桂华生笑道：“看来我也要在你们这儿安家落户了。”

说话之际，来了一客人，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者，背着一个青色布裹，衣衫朴素，这人一上酒楼，店伙和正在吃饭客人都纷纷起立，向他表示敬意。桂华生暗自猜测他的身份，听得掌柜的向他问道：“巴勃大医生，今天给谁看病来了？”

老者微笑道：“今天碰到了一宗疑难杂症，把我难住了。我医不好的病，不好意思对你们说。”众人纷纷笑道：“你老先生真会说笑，哪有你医不好的病？”“除非是罗刹注定要勾魂魄，哈，只怕纵然如此，你也有本事从罗

刹手中将他的性命夺过来。”听他们的口气，这位巴勃老先生大约是他们国中的神医。

巴勃的眼光向桂华生望来，面上微微露着诧异之色，桂华生向他拱手招呼，巴勃道：“许多年没有见到从中国来的客人了，幸会，幸会！”桂华生便请他喝酒，巴勃甚是豪爽，叫店伙添了一双筷子，再加几式小菜，便在桂华生侧面坐下。

桂华生道；“老先生医术高明，小可好生佩服！”巴勃道：“你听他们胡说，我不过懂得几味药性而已。说到医术，还是你们中国人最为高明。说起来我对医学略知皮毛，还是拜你们中国人之赐。”桂华生奇道：“老先生到过中国吗？”巴勃道：“我虽然没到过中国，却稍解汉文。我最初学医，便是从你们的医宗先哲李时珍著的《本草纲目》开始的。现在又正研读他的《奇经八脉考》和《濒湖脉学》的医书，我正想把他译成我国文字。听说你们近代还有一位神医傅青主先生，曾到过天山南北和西藏，我听西藏来的香客说过，他们的祖先曾是傅青主看过病，他们还保存有方子，确是高明之极。只可惜他的医案还没有书籍传播。也许有了，可是我们国中，还未见到。”

桂华生听了，好生钦敬，只是他对于医学并不内行，无法深谈，便微微笑道：“如此说来，咱们两国虽隔着大山，却也并不陌生呢！”巴勃道：“岂只并不陌生，就说是世交也未尝不可。我们国中的许多传说都是与你们中国有关的。”指一指窗外的宝塔，笑道：“据说我们的京城，也是你们中国来的法师所开辟的。”

桂华生甚感兴趣，笑道：“有这样的传说吗？”巴勃指着瑞扬布山说道：“你知道瑞扬布这名字的意思吗？”桂华生对尼泊尔文字的知识有限，道：“请老丈详解。”巴勃道：“这个字的字义是‘自体放光’的意思。据说久远久远以前，有一位毗婆尸佛，曾来到这里的湖上，看到湖中许多花草，独没有莲花，他便投下去一支藕根，预言将来会长出放光的莲花，湖水将变成富饶的国土。

“那个时候，这里还是一片汪洋的碧湖，瑞扬布山也浸在水里，仅仅露出峰顶。过了许多年代，毗婆尸佛投下的藕根果然开出莲花，瑞扬布山也放出光辉，如同莲花一样。就在这个时候，中国五台山的文珠菩萨来到这里，他绕湖环行一周，发觉湖的位置很高，而且有一处岩壁土，他说：如果把湖水流出去，这里将成为一片沃土。他拿起一把新月形的宝剑把南面的山头劈开了一个缺口，将湖水排出，现出陆地，让随来的徒众定居下来，其中一个名叫‘法持’的做了国玉，他仿照中国的样式兴建了加德满都。至今那个峡口的名字仍叫做‘柯德瓦’，意思就是‘剑劈口’湖水排出的水道成了一条河，名叫巴马提河，千年万载地灌溉着这个山谷内肥沃的田地，我们尼泊尔人的心中，它是一条神圣的河。”（羽生按：在若干有关尼泊尔历史的书籍中，叙述到这段神话时，将从中国来的“圣人”译为“孟守礼”，其实应是“文殊菩萨”。中国现在的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四年前到尼泊尔访问时，对此段神话，曾有专文谈及。）

桂华生听了这段神话，心中想道：“神话虽不足信，但亦可见到尼泊尔人对中国是何等尊重，连他们的京城也认为是从中国来的菩萨开辟的。而京城中的风物，确实也有很多与中国相同，对加德满都，益增亲切之感。

两人谈得很是投机，桂华生想起一事，问道：“贵国国王有几位子女？”巴勃道：“只有一位公主。”桂华生心道：“原来魔鬼城中的那个尼泊尔王

并非太子。”巴勃微笑道：“你大约也听到关于我们公主的招亲事情了？以你的才貌武功，正可一试。”桂华生怔了一怔，想道：“他怎么知道我身有武功？”笑道：“这事情我连想也不敢一想，来求婚的很多吗？”巴勃道：“一年前刚开始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应试，后来越来越少，现在已有三个月听不见说有人来了。”桂华生心中一动，道：“这是何故？”巴勃道：“来求婚的人连宫女也打不过，压根儿就没见着公主。弄到后来，许多求婚者都知难而退了。”

桂华生笑道：“那末国王找不到女婿，岂不是很心急了？”巴勃道：“是啊，是很心焦。所以——”忽地欲言又止，桂华生有点奇怪，忽觉楼中气氛有异，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带刀武士走上楼来，掌柜连忙招呼，那武士摆摆手道：“我不喝酒。”径自走到桂华生这张桌子前面，向巴勃鞠了个躬，恭恭敬敬的递上一个银盒，一言不发，便即走了，桂华生莫名其妙，但见巴勃捧着银盒，手指微微发抖，好像有什么祸事临头一样。桂华生问道：“老丈，什么事情？可是碰到什么为难之事？”

巴勃道：“多谢相公关注，别无他事，只是天色不早，我应该回家啦。”桂华生甚是怀疑，道：“那么我几时再见老丈。”巴勃道：“若是还有缘份的话，三日之后，我再在这里候教便是。”桂华生何等聪明，听他言下之意，定然有莫测之祸，故此连他也不知，三日之后，是否尚有缘相见，在酒楼上不便点破，便道：“既然如此，三日之后，我在这里洁樽候教。”等到巴勃走后，他却立即结了酒钱，悄悄跟在巴勃后面。

华灯初上，街道行人熙来攘往，巴勃似乎毫无发觉桂华生跟踪他，穿过了好几条小巷，到了城西的一条冷僻小巷，有一座两进的平房，巴勃回到家中，“砰”的一声，便把大门关上了。

桂化生待了一会，瞧着四下无人，立刻施展轻功，跳上屋顶，悄悄从他屋后溜下，只听得巴勃在厅子里唉声叹气。桂华生走近去偷偷张望，但见巴勃早已打开了武士送给他的那个银盒，将盒中之物一件一件摆在桌上，有珍珠，有翡翠，还有几块金绽，桂华生大奇：“这武士送给他这份礼物倒真不少啊！他为什么唉声叹气？”待了片刻，只见他又在盒子里拿起一张请帖，捧在手里呆呆发愣。

桂华生走进去道：“老丈何事担心，小可愿为老丈分忧。”巴勃吓了一跳，看见是桂华生，叹气说道：“老弟古道热肠，真真可佩！这一件事，老弟还是不要理会的好。”桂华生道：“我与老丈一见如故，老丈既有为难之事，我是非理不可。”巴勃道：“我知道老弟武功绝世。——嗯，你不必惊奇，我虽不识武功，但稍通医理，我看你目蕴神光，在酒楼上我故意碰了你手腕一下，你的脉搏音宏而清，一触就知是非常之人。”桂华生大为佩服，心道：“怪不得人人称他神医，果然医理通玄，不可思议。”

巴勃续道：“老弟虽是武功绝世，这事情却不是武功所能解决，我也不愿老弟以一个异国之人，而与我本国的御林军作对。”

桂华生道：“怎么？老丈行医济世，却怎的会得罪了御林军？”

巴勃道：“连我也莫名其妙呀，如今是祸是福，我亦难以猜度。”桂华生道：“小可谬托知已，敢请详告。”巴勃道：“适才那位武士送来的请帖，乃是御林军总管大人的请帖，要我今晚三更，到他别墅相见。这事不许我对任何人说。”

桂华生笑道：“也许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病，请你去医。”巴勃摇头道：

“不会，不会。嗯，我而今想起来了，我今日出宫之时，隐约见到总管大人也在外面张望。”桂华生道：“啊，原来你今日是进皇宫看病么？”巴勃道：“这件事情，我本不应该告诉别人，但老弟是上国高贤，难得又这样一见如故，我就对老弟说了吧。我今日在酒楼上之言一点不假，我确是遇到生平第一宗难医的病症。病人就是我们皇上。我诊他脉象，好像是中了一种慢性的毒药，毒性之怪，前所未见。可以令他精神疲糜，不能用脑。若然无法解除毒性，三月之后，就会憔悴而死。别的医生，绝对看不出他的死因！”

桂华生吃了一惊，说道：“谁敢这样大胆，暗中毒害国王？”

巴勃道：“是呀，宫中的防卫森严，外人绝难混得进去，若是我诊断不错的话，这下毒的人，只怕就是国王亲近的人。”桂华生沉吟半晌，说道：“莫非就是那位御林军总管？”巴勃道：“我接到这个银盒之时，最初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御林军总管，虽然时常随侍国王，却也难以下毒。”桂华生：“这有何难，只要有一个机会，把毒放到国王的茶酒里，不就行了么？”巴勃道：“不，这是一种慢性的毒药，每次下毒的分量极微，最少要接连下毒七次。御林军总管非经奉诏，不能进入内廷，除非他买通了国王贴身的人下毒。但毒死了国王，他又有什么好处？王位是必定要皇室之人才能继承的。”桂华生道：“你们的国王可得国人爱戴么？”巴勃道：“国王仁慈爱民，国人对他十分爱戴。”桂华生道，“这么说，那就不是因仇下毒的了。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毒杀国王的事，那十居八九是为谋夺王位。”巴勃道：“公主的贤慧举国均知。她是国王的独生爱女。更绝无毒死父亲之理。”哦——眼睛一　，似是为桂华生的话挑起了某种怀疑，桂华生道：“怎么？”巴勃面色微变，道：“咱们不必胡乱怀疑了。时候不早，我必须赶去赴总管大人的约会了。”桂华生道：“他约你半夜三更见面，这时间定得真是古怪。”巴勃神色甚是不安，说道：“老弟，你我一见如故，我此次去了，若然三日之后不回，那就是凶多吉少了。但你切不可将今晚之事告诉别人，也不必找我。我无妻无子，终生钻研医学，留下的医案是我最宝贵的，三日之后我若不回，请你将我的医案取去。呀，不如我现在就交托给你。”

桂华生忽道：“不，我陪你去！”巴勃道：“你如何去得？”桂华生道：“我扮作你的药童。”巴勃迟疑半晌，道：“也好，我倒不是怕死，只是我死之后，国中更无人能够医治国王了。”立即替桂华生改装易容，在面上擦了点煤灰，再蒙上了缠头布，背上红囊，果然像一个尼泊尔药童。

巴勃自备有一辆马车，那是他下乡看病时代步的，总管的别墅在瑞扬布山山麓，巴勃便与桂华生一同驾车前往，在路上桂华生问他道：“你今日进宫，有人知道吗？”巴勃道：“是一个小黄门（宫中的僧侣）来唤我的，从御花园的后门进去，他也曾叮嘱我不要说给别人知道。”桂华生道：“你们为何那样的怕御林军总管？”巴勃苦笑道：“国王仁慈，他却恰得其反。他的别墅就是他用来拷打犯人的地方。等如是他私设的监狱。”

马车走了大约半个时辰，到了瑞扬布山山脚，御林军总管早已派有人等候。一见已勃到来，首先指着桂华生喝问道：“这是什么人？”巴勃道：“他是我的药童，也是我的助手。”武士叫他们稍待，叫同伴回去请示，不久传出后来道：“既然有人随来，那就都进去吧。”武士带引他们上山，不久就到了别墅门前。这座别墅形式古怪，极似一个古堡，围墙都用山上厚厚的赭色石头砌成，铁门也油成红色，桂华生随他们进去，一直穿过六七道铁门，每走进一道门，铁门立刻关上。里面阴森森的，鼻子里还隐隐闻到有血腥的

味道。

穿过了六七道铁门，进入一座大厅，但见两廊武士林立，厅中摆着一张圆桌，有一个满面虬须身披锦袍的汉子坐在那里等候，他的身后也立着两个武士，巴勃用眼示意，桂华生立刻明白这个人就是御林军总管。圆桌的另一侧坐着一个披着大红袈裟的僧人，这个僧人，巴勃不认识，但却是桂华生的相识。原来此人非他，正是在魔鬼城中曾与他交过手的红衣番僧。幸而桂华生早已改装易貌，那红衣番僧看不出来。

御林军总管一见巴勃到来，立即站起来道：“神医来了，欢迎，欢迎！”随即问道：“你这个药童可知你今日进宫医病之事么？”巴勃道：“他是我唯一的助手，别人不知道，他是知道的。”总管面色一沉，随即笑道：“既是如此，那就让他在阶下等候你吧。”笑声中隐隐透出杀气，有两名武士，左右监视，把桂华生止住，不让他随巴勃登堂。

御林军总管待巴勃坐定，冷冷问道：“我今日叫人送给你的礼物，收到了吗？”巴勃道，“正想请问总管大人，何故厚赠？小人无功不敢受禄，这份厚礼已随身带来了。”说罢，将银盒放置圆桌之上。总管意殊不悦，说道：“你不肯受我的东西吗？”巴勃道：“小人说过了，无功不敢受禄。”总管盯了巴勃一眼，道：“只要你听我的话，你就有大大的功劳。”巴勃道：“请大人吩咐。”

御林军总管紧紧盯着巴勃，道：“你今日进宫给国王治病，可看得出是什么病么？”巴勃道：“这个，这个——”总管大声说道：“这里都是我心腹之人，但说无妨！”巴勃道：“这个，我，我还未——”总管冷笑道；“你还未看出病因？哼，如此说来，你枉有神医之名了？”巴勃数十年来，给国人尊为神医，对声名甚为重视，给他一激，应声说道，“我还未想出医病的方法。”总管道：“那么你已经知道他的病因了，他是什么病？”巴勃道：“不是什么病！”总管厉声道：“怎么说？”巴勃道：“国王似是中毒。”总管微微一笑，道：“你肯说实话，很好。我现在就求你一件事。”巴勃道：“不知小人能否办到？”总管笑道：“简单得很，你明日到宫中处方，就当是普通的头痛病好了。宫中若要你写下病案，你要署名证实国王患的是头痛症，不是其他病。”桂华生一听，立知其意，心中想道：“这个御林军总管纵非亲自下毒，亦必是同谋之人，巴勃是国中最好的医生，有他签署证明，将来国王毒发身死，自是无人敢怀疑国王的死因。”

巴勃抬起头来，也盯了那总管一眼，淡淡说道：“大人刚才教我要说实话，这样一来，我却是对全国说谎了。”总管怔了一怔，道：“你不愿意？哼，你想清楚了，你若要答应，金银珠宝，随便你要，如其不然，哼！”巴勃道：“我宁愿保全神医国手之名，胜于要这些带不到坟墓去的珠宝。”桂华生暗暗喝彩，那总管面色沉暗，似乎就要发作，那红衣番僧却冷笑道：“国王的病反正你医不好，说什么国手神医，现在要你当普通病症来医，何伤你的名誉？”这话大刺痛了巴勃，就在此时，忽闻得桂华生哈哈大笑之声！

那两个监视桂华生的武士大吃一惊，喝道：“你干什么？”只听得“轰隆”一声，桂华生反手一掌，将左边那名武士打下石阶，右边那名武士拔出月牙弯刀向桂华生腿弯疾斩，桂华生提起右腿，成了“金鸡独立”的姿势，那武士斩了个空，身形前仆，桂华生脚尖一弹，快捷无伦，当啷一声，又把那武士的月牙弯刀踢出手去。

两廊武士纷纷拔刀哗叫，但见桂华生哈哈大笑；身形如箭，飞身一掠，

便到了圆桌前面站定，朗声说道：“我有话讲！”那御林军总管本来是国中有名的勇士，两膊之力，能举千斤，见桂华生疾如其来，虽吃一惊，却也不惧，趁着桂华生身形未稳，双臂一伸，将桂华生的肩头一按，喝道：“坐下来讲！”其实他这一按乃是有意给巴勃显显颜色，满以一按之下，就要把桂华生的肩胛骨折断。

哪知触手之处，其软如棉，御林军总管方觉不妙，蓦然间一般反弹之力迫来，御林军总管双臂酸麻，桂华生双肩一耸，笑道：“总管大人不坐，小的怎敢坐下？”那红衣番僧也吃了一惊，这时他还未看出是桂华生，心中大为奇怪，想道：“这小药童怎的会有这种上乘的功夫？”不由的自己也站了起来。

御林军总管怒道：“你有何话？”桂华生道：“请总管大人带领我们进宫。”总管道：“做什么？”桂华生冷笑道：“你们说我师父给国王治病，哼，这你们可看错了。谁不知道我师父是全国第一名的妙手神医？不要说他老人家，国王这点小病，就是我去医，也包管一医便好！”红衣番僧道：小那你是诚心要和我们作对了？”桂华生道：“你们不想国王的病医好吗？你保荐我去医病，医好了你们也有功劳呀！”红衣番僧冷笑道，“好，好！我现在就带领你去！”倏地横掌如刀，向桂华生的天灵盖疾劈，就在这时，御林军总管也骤然发难，拔出短剑，疾插桂华生的背心。

桂华生一声长笑，左手反手一拿，拿着了御林军总管的手腕，御林军总管全身麻木，动弹不得，说时迟，那时快，红衣番僧蒲扇般的巨掌夹风拍到，桂华生右手一挥，接着往面上一抹，大笑说道：“妖僧，你还认得我么？”

桂华生这一挥之势，用的正是“铁琵琶指”的功夫，红衣番僧被他五指一拂，手腕上登时起了五条红印，这时已看清楚了桂华生就是在魔鬼城中将自己打败的那个中国少年，吓得倒退三步，失声叫道：“你，你，你！你居然敢到我国京城捣乱。”

桂华生道：“咱们到国王面前分说。”红衣番僧脱下袈裟，想动手却又不敢动手：桂华生笑道：“有总管大人陪伴，也是一样。好，师父，咱们走吧！”拖着御林军总管便往外闯。御林军总管力大如虎，他部下的武士们个个皆知，这时见总管大人竟似绵羊一般被桂华生牵着，显然是完全消失了抵抗之力，谁不惊骇！

桂华生正自哈哈大笑，忽听得背听后暗器破空之声，来势极疾！……

桂华生拖着御林军总管，闪动不便，只听得那暗器夹风呼啸之声，急劲非常，桂华生迫得松开了手，伸指疾弹，那几枚暗器是三寸来长的铜钉，倏的飞到面门，被桂华生施展“铁琵琶指”的功夫，一阵疾弹，铮铮之声，荡人心魄，桂华生十只指头都感到酸麻，不由得由中一凛，想不到来到尼泊尔京城的第一晚，就遇到了如此高手。

那御林军总管大叫一声，一跤跌倒地上，原来桂华生放开他的时候，已是暗中点了他的“天枢穴”，这时廊下众武士纷纷跑到，有些去扶总管大人，有些则奔向巴勃。

桂华生无暇审察那暗器自何而来，提一口气，先发出劈空掌的功夫，那几个武士刚挨近巴勃，忽觉有一股暗力推来，莫名其妙的都倒在地上。桂华生掌劈指戳，霎眼之间，打翻了七八个武士，那几个跌在地上的武士才刚刚爬起，桂华生冲着他们冷笑道：“我师父的武功比我高明十倍，你们要去拿他，可是想找死么？”那几个武士给他一吓，慌忙退下，果然不敢挨近巴勃。

混乱之中，忽听得有人喝道：“ 都给我退下！ ” 桂华生定睛一看，但见一个长发披肩，高鼻深目的汉子大踏步走出，咬牙裂嘴的向桂华生笑道 :“ 你是从中国来的吗？武功很不错呀！ ” 伸出手来与桂华生一握，桂华生急忙运气相抗，但觉一股极强劲的力道迫来，倏然之间，忽又消失，桂华生几乎立足不稳，幸而他的浑身力量也已到了控制自如的地步，一觉不妙，立即用重身法定住身形，手指微微一带，将对方的劲力化开，而且顺手还在他脉门重穴点了一下。

这人却似毫无知觉，哈哈一笑，将手掌抽了出来，说道：“ 果然不错，有资格和我比试一下。 ” 桂华生这一惊非同小可，想不到这个人居然也懂得闭穴的功夫，试他的功力，实不在中国的第一流高手之下，那红衣番僧看出了桂华生面上稍有惊惶之色，得意之极，指着桂毕生说道 :“ 中国来的小子，今晚是你的造化到了，你知道这位法师是谁？他是阿拉伯诸国的第一高手提摩达多，你好好请他指教一番吧。 ”

桂华生早就从白衣少女口中听过提摩达多的名字，心中想道：“ 久闻阿拉伯诸国也与中国一样，乃是文明古国，武术源远流长，这人是他们的第一高手，确是名下无虚，倒不可小觑了。 ”

提摩达多双掌一拍，道：“ 你身上藏有宝剑，取出来吧！ ” 桂华生的腾蛟宝剑软硬自如，这时正缠在腰间当作腰带，不料提摩达多一眼望得出来。

桂华生道 :“ 且慢，既然比试，咱们可得说清楚，胜了如何？败了如何？ ” 那红衣番僧忍不住骂道：“ 好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提摩达多法师还能输给你吗？ ”

提摩达多却大笑道：“ 好，你这个少年人真有胆量，三十年来，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问我。好吧，你听清楚了 !’随手一指屋角的一支烛光……

御林军总管这座大厦，布置得非常华丽，四角有四根中空的玻璃圆柱，圆柱内各点着一支牛油巨烛，烛影摇红，从玻璃罩里泛出光辉，甚为别致。提摩达多指着东南角的玻璃柱内的烛光说道：“ 你冒犯了总管大人，我在此间作客，不能不管。不过，你既有胆量与我比试，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 顿了一顿，说道：“ 我就以这支烛光为限，若在烛光熄灭以前，你给我击败一那没说的，我只好将你交给总管大人处置。若是烛光已熄，我尚未能将你击倒，那么，这里的事，我撒手不管！ ”

这支巨烛已烧了大半，看来不用半个时辰就可烧完。桂华生心中好气，叫道：“ 好，就是这样，来吧！ ” 他以为提摩达多小觑于他，岂知提摩达多已是对他十分重视，只因见他刚才露出了几手非凡的武功，这才以半支烛光为限，在提摩达多心中，时限已是放得极宽了。

提摩达多笑道：“ 好，那么请你站稳了！ ” 谈笑之间，漫不经意的忽地发出一掌，桂华生已经拔剑出鞘，却故意舍剑不用，一面施展“ 千斤坠 ” 的功夫，双脚牢牢钉在地上，一面运力左掌，以大力金刚手硬接他的掌力。岂知桂华生稍为轻敌，几乎在一招之内，就被提摩达多击倒。

桂华生掌力将发未发，陡然间但觉一股极大的涤力排山倒海而至，桂华生大喝一声，一掌平推，发出了九成真力，但听得“ 波 ” 的一声，狂飙怒卷，原来是两股掌力相遇，激起烈风，站得稍近的武士被掌风推得摇摇晃晃，纷纷走避。

桂会生暗叫一声“ 不好！ ” 脑口如给鼓锤一击，立足不牢，就要跌倒，急忙施展绝顶轻功，平空飞起二丈多高，手挽横梁，掌风呼的一声，从他脚

下掠过。提摩达多得意之极，磔磔怪笑，大踏步向前，仰首朝天，向着横梁，又发一掌！

一掌发出，惊叫之声四起，原来这根横梁，竟给他的掌力震断了，哗叫声中，桂华生一个“细胸巧翻云”，疾掠而下，长剑一招“倒卷天河”，凌空刺击，登时洒下了千百点寒光，把提摩达多的身形罩住。

提摩达多也是轻敌太急，想不到桂华生的宝剑厉害之极，剑光激荡之下，但听得嗤嗤之声响，就好像一个大皮球给许多利针所刺一样，原来是他掌力所荡起的气流给宝剑反击之力迫散，提摩达多也吃了一惊，倏然间剑光暴长，桂华生的剑招从“倒卷天河”变为“后羿射日”，剑光过处，刷的一声，将提摩达多的长发削去一绺。

提摩达多大怒，右掌向外疾拍，左掌却向内一招，佳华生正使到“星海浮槎”的一招，从“倒卷天河”至“星海浮槎”这连环三招乃是桂华生以“达摩剑法”，合了白衣少女所创的“冰川剑法”之后，妙悟出来的三招极利害的招数，这一招剑尖斜斜上刺，正自使得得心应手，眼见提摩达多无法避，蓦然间忽觉极大的潜力，左右齐来，互相牵引，桂华生顿然间好像身处在一个极为湍急的漩涡中心，身不由主的被推磨得团团乱转。

幸而桂华生在喜马拉雅山上，曾经和提摩达多的两个弟子打过一仗，深悉他的阴阳掌力的奥妙，急忙改用阴柔之力，以达摩掌法，随势屈伸，消解提摩达多攻来的潜力，虽然如此，还是被他迫得直打圈圈。

提摩达多一掌紧似一掌，牵引的力量也越来越大，桂华生暗叫“不妙”，若能如此对耗下去，提摩达多的功力比他高出许多，只怕不待烛光熄灭，自己就要力竭精疲。

提摩达多亦是心中焦躁，生怕到了时限，不能将这少年人打败，一见桂华生现出疲态，心中大喜，猛地双掌齐推，全用阳刚之力，掌力如狂涛怒凤，骤然压至，满以这双掌击下，桂华生不死亦伤。

岂料桂华生成竹在胸，见他改用阳刚掌力，正合心意，忽地一声长啸，随着风直晃出去，改用八卦游身掌法，绕着提摩达多身形疾转，剑光闪烁，严如黑夜繁星，千点万点，飘洒下来，众武士看得目瞪口呆，但见大庭之上，竟似有数百个桂华生，对提摩达多运剑狂攻。

桂华生改用快攻的战法反客为主，将提摩达多从主动变为被动，果然大大削弱了他阴阳掌的威力，本来若论功力，是提摩达多高出许多，若论轻功，却是桂华生稍胜，这一轮快攻，剑点如雨，而且他手中所持的又是可以洞金削铁的宝剑，只要被他剑尖戳上一点，多好内功也难禁受，提摩达多全身各处都在他的剑点攻击之内，迫得运掌防身，这一来阴阳掌力自是不易发挥。

可是桂华生改用这样的战法，比刚才还更吃力，他之所以如此，实乃行险求幸，希望在烛熄灭之前，反而将提摩达多击倒。但提摩达多乃是当今的武学大师，不久便明其理。只见他凝立如山，任由桂华生强攻猛打，脚步竟不移动分毫。

过了一会，桂华生但觉气喘心跳，额上汗珠，一颗颗滴了下来，提摩达多脸上狞笑，双掌划弧，一步一步的迫将出去，桂华生又似初上之时一样，感到有如身处漩涡的中心，进既不能，退亦不得。

再过一会，桂华生更感不支，但觉耳鼓嗡嗡作响，眼前金星迸现，这是力脱神疲之象，桂华生奋力再拆几招，猛听得提摩达多大喝一声，一掌劈来，桂华生跄跄踉踉疾退几步，提摩达多如影随形，第二掌又连环击到，桂华生

本能的运剑一挡，身形再退几步，双脚酸软，即将仆倒，提摩达多第三掌又拍了过来，桂华生被他的掌力牵引，虽欲后退，已是力不从心，反而被他的掌力牵得上前几步，天灵盖正正迎着他的掌心，这一掌劈下，焉有命在？

却就在这紧张的时刻，提摩达多一声长叹，双掌一收，说道：“中国的武功，果是神奇莫测，再过十年，只怕我也不是你的对手了。好，时限已到，我放你走吧。”桂华生喘息稍定，睁眼一瞧，只见东南角玻璃柱内那支烛光已完全熄灭。

桂华生抱拳笑道：“多谢大师指教，咱们后会有期。”提摩达多神态快快，正欲退下。忽听得御林军总管的呻吟之声，只见那个红衣番僧扶着他缓缓走出，大声喝道：“好小子，你用什么妖法，将总管大人折磨成了这样？”

原来御林军总管被桂华生用独门手法，点中了“天枢穴”，这“天枢穴”是背后十八道大穴的总纲，桂华生的点穴法奇妙非常，初时不过麻痒，渐渐便似体内插进了千百道银针一样，既奇痒而又奇痛，饶这御林军总管是铁石般的汉子，亦自禁受不起！

桂华生笑道：“总管大人，你以为我师父不会解毒，其实我师徒二人，都是既能放毒，又能解毒的能手。我只是小施其技，在总管大人身上，搽上了一点毒药而已，要是我用重毒的话，大人早已七窍流血了，而今我用的轻微毒药，大人你可以多活七天。”

御林军总管哪知道桂华生是虚声恫吓，听他这么一说，更觉奇痛奇痒，魂飞魄散，挣扎着喝道：“你怎敢如此，好，我要把你碎尸万段！”桂华生大笑道：“总管大人，你若把我碎尸万段，更没有人给你解毒了。”

提摩达多睁眼一瞧，看出了御林军总管是中了桂华生的重手法点穴，但见了御林军总管忍受不住背上的奇痒，双手乱爬乱抓，早已把背上的衣掌抓裂、背脊红肿坟起，真如中毒一般。提摩达多看了，亦觉惊心。他对于中国的点穴法亦稍知一二，但见如此情势，深知凭着自己所学，绝不能解。若要他代总管向桂华生求治，那却是大失他面子之事。故此他看了一眼，并不说破，那红衣番僧正欲求他再次出手，提摩达多已先摇头说道：“我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这里的事我说过不管便不管了。”

御林军总管见提摩达多撒手不管，更觉胆寒，放软了口气说道：“你待如何？”桂华生道：“你带我进宫中替国王治病，我也便替你治病。”御林军总管踌躇难决，心中想道：“若给他在国王面前说出我今晚所为，我还有命吗？”

正在此时，忽听得外面那重铁门轧轧声响，御林军总管大吃一惊，想道：“守门的武士怎敢不听我的吩咐就把铁门开了？”可是他在奇痛攻心之下，早已有气没力，想叱骂也骂不出来。

但见铁门一开，大庭中的武士眼睛一亮，登时鸦雀无声。桂华生也为这意外之声感到奇怪，急忙看时，只见两个宫女，轻移莲步，缓缓的走了进来。

走上石阶，为首的宫女站定，娇声呖呖的说道：“这里有一个中国来的青年，名叫桂华生的么？”桂华生惊奇之极，怎么样也想不到他刚才到加德满都，深宫之中，竟然也知道是他来了。那宫女又问了一声，桂华生踏上两步，道：“我便是从中国来的桂华生。”

那宫女道：“国王有命，请你立即进宫。总管大人，这是国王的圣旨，叫我们来你这里要人，你看清楚了！”说罢便将圣旨交给一个武士，叫他转交给御林军总管。

桂华生道：“ 未知贵国王何事见召？ ” 那宫女道：“ 闻说先生从中华上国而来，深通医术，是以请先生进宫治病。 ” 桂华生怔了一怔，心道：“ 我哪里懂得什么医术，刚才所说乃是故意吓吓御林军总管的，却想不到这一纸诏书倒反而替我完谎了。 ” 转念一想，只要巴勃诊断无差，国王的病真是中了慢性毒药的话，仗着天山雪莲，料想可以解救，眼珠一转，便对宫女说道：“ 要我治病不难，但还得两人同去。 ” 那宫女道：“ 国王有命，贵客有所请求，亦无不照准。 ” 桂华生道：“ 那么我便要请巴勃医生和御林军总管大人陪我进宫一趟。 ” 御林军总管面如死灰，忽见那红衣翻僧上前说道：“ 难得上国贵客万里远来，总管大人理该陪他进宫一趟。 ” 御林军总管看出他眼睛中的示意，便即应允。桂华生心里起疑，但想只要离开了这儿，还怕他什么诡计。

御林军总管道：“ 下官偶感不适，请先生赐以良药，才好奉陪。 ” 他不敢在宫女面前，说出被桂华生“ 下毒 ” 的事，故此只有私向桂华生求情。宫女诧道：“ 总管大人这样好的体魄也生病么？若是小病，不如请别个医生治吧，明日你再进宫也便是了。 ” 御林军总管急道：“ 不，不，我这病非得中国神医治理不可。 ” 桂华生微微一笑，伸手搭上了御林军总管的肩头，轻轻的在他的“ 贞白穴 ” 点了一下，说道：“ 别个医生要药到回春，我则是手到回春。待治好国王之后，我再给你将病根完全消掉。 ” 御林军总管经他一触，果然舒服了许多，只是胸口还隐隐作痛，只好乖乖的跟着桂华生走。

那两个宫女好不奇异，悄悄耳语，桂华生是具有上乘内功的人，凝神一听，在百步之内，极微细的声音也可以听得清清楚楚，但听得一个宫女说道：“ 这个中国少年果然不凡，说不定他真能治好国王的怪病。 ” 另一个说道：“ 他应该是个美男子才是，却为何也像咱们国中的粗汉一样，这张面孔黑得好不怕人。 ” 桂华生不禁哑然失笑，扯下圆桌上洁白的桌布，往面孔一抹，将煤灰抹得干干净净，登时露出本来面目，令那两个宫女看得呆了。

桂华生笑道：“ 好啦，咱们可以走啦。 ” 拖着御林军总管，走下石阶，穿出了七道铁门，无人敢予拦阻。门外早停有一辆马车，宽敞华丽，拖车的四只马毛色雪白，神骏非常，这正是两个宫女乘坐的马车，桂华生、巴勃等依次上车，四匹白马，立刻扬蹄疾走。

桂华生想起这一日一夜种种奇怪的遭遇，真如同做了一场大梦一般，心中不住在想：“ 国王怎么知道我这个人？而且知道我能给他治病？那两个宫女为什么说我‘ 应该 ’是个美男子？这‘ 应该 ’两字是什么意思？ ” 偷眼看那两个宫女，只见她们也正在偷看他，脸上还浮出诡异的微笑。

桂华生正自心思纷乱，忽听得背后有呼呼的风声，回头一看，大吃一惊，竟然是提摩达多飞奔而来！

桂华生大吃一惊，抢过马鞭，疾鞭那拉车的四匹白马，那四匹白马乃是尼泊尔国王的御厩名马，被桂华生再一用力鞭打，登时发力狂奔，马蹄得得，车声隆隆，车上的几个人给抛起跌落，真如腾云驾雾一般。

却不料提摩达多的脚力赛如奔马，但听得他的怪笑之声，摇曳长空，自后追来，越来越近，猛然间那四匹白马一声长嘶，十六只马蹄一起跪倒，原来是提摩达多已然追到，攀着车辕，一按之下，四匹健马，竟是不能再走一步。

桂华生喝道：“ 你说过的话不算数吗？ ” 提摩达多笑道：“ 我只说过不管古堡里的事情，如今出了古堡，我可要管啦！ ” 一手攀着车辕，立刻飞身

而起，便待跳上马车，桂华生早已拔出宝剑，一招“李广射石”，平胸刺出，提摩达多霍地一个“凤点头”，伸出双指便来夺剑，桂华生变招快返，剑锋一转，立刻削他手指，提摩达多果然不愧是阿拉伯诸国的第一高手，右掌一翻，身子凌空，左掌倏的拍掌力一震，便将桂华生的剑尖震歪，右手双指，仍然闪电般的径取桂华生双目。

桂华生迫得向后退了一步，挤得一个宫女“哎哟哟”的叫出声来，提摩达多双脚踏着车轮，大半边身子已俯过车辕，只要再用力一撑，立刻便可跳到车上。

桂华生身形一俯，运剑如风，急刺提摩达多的咽喉，但听得“喀啦”一响，提摩达多使出阴阳掌力，将桂华生的宝剑引开，桂华生没有刺着提摩达多，却把车辕的一根横木削断了。

两个武功绝顶的高手，一在车外，一在车内，各以最上乘的武功相搏，其间丝毫没有回旋之地，每一招都足以致命，比起适才在大庭内拚斗，凶险何止百倍！但见提摩达多叱咤一声，双脚一点车轮，身子已凌空而起，一掌震开桂华生的宝剑，另一掌就照着桂华生的脸口劈来。

桂华生暗叫不妙，百忙之中，无暇思索，本能的出掌相抗，宝剑跟着也划了一道半弧，转过剑锋，侧袭强敌，他也明知自己的掌力抵敌不住，然而在这样绝险的情形之下，除了拚死一击之外，哪有退敌之方？

就在这一刹那，提摩达多忽地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桂华生也突然感到一阵透骨的奇寒，然而桂华生人在车内，脚踏实地，有所凭依，形势自好得多，一见机不可失，宝剑疾忙削出，但听得提摩达多惨叫一声，登时跌落车下，左臂也被宝剑削去了一片皮肉。提摩达多暴跳如雷，大怒喝道：“你这小子使的是什么妖法？”桂华生哪还肯与他搭话，立刻鞭马驱车，风雷疾走，提摩达多受了创伤，哪里还追得及？

桂华生想起刚才的情势，越想越惊，也越想越觉得奇怪。那一阵冷风，竟似念青唐古拉山山上那冰窟中的奇寒一样，绝对不是从天上刮下来的，马车上就只是这几个人，那么，是谁，是谁暗助他一臂之力？

第八回　王宫异事露阴谋

马车跑得极快，不消半个时辰已自瑞扬布山山麓，进入皇城，桂华生一路思索，心上的疑云更是越来越重了。是谁暗助他一臂之力？他也曾想到白衣少女，但白衣少女却怎能来去无踪？除非她真的是天上的仙女。那么是巴勃吗？巴勃并不会武功。是那两个宫女吗？她们又哪来的冰窟寒冰？莫非，莫非尼泊尔的公主就是白衣少女？这想法连他自己也觉得太过离奇。

马车进入皇城，皇宫已经在望。巴勃忧形于色，悄悄对桂华生道：“老弟，你真有把握？”佳华生笑道：“老丈但请放心。”巴勃道：“国王受毒非轻，若医不好的话，我国国中规矩，主治的医生可得殉葬！”桂华生道：“若是别样怪病，我便毫无把握。若是中毒，哈哈，那我包保药到病消。老丈，你听过天山雪莲解毒奇效吗？”说罢将一朵天山雪莲取出，迎风一晃，满车都是异香，人人精神一爽，巴勃从西藏一本古代的药典里知道有天山雪莲，即算是孔雀胆，鹤顶红那样的剧毒，有了天山雪莲亦可以解毒，心头的大石立刻放下。

马车到了宫门停下，尼泊尔的王宫论宏伟不及北京的王宫，论富丽也不及布达拉宫，但却有他独特的风格，王宫后面和两旁是成群的庙塔，层楼飞阁，画栋雕梁，屋脊和抖拱上塑有奕奕如生的天神乌兽，有光彩耀目的青铜塔顶，和音悦耳的半空中的风铃，王宫外有三丈多高的如来佛像，有口吐青泉的铜铸龙头，那是融和了东方和西方建筑艺术的杰构，充满了异国的情调，但从异国情调中又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影响。桂华生但觉样样新鲜，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他拖着御林军总管，随着宫女走过了长长的回廊直入后宫，在一座白石砌成的宫殿内朝见了尼泊尔王。

宫中的景象令桂华生甚感惊奇，但见尼泊尔王坐在锦缦之内，面色红润，毫无病容，背后立着一位老者，巴勃认得他是御医。国王座前立着一个青年，背向外间，桂华生等一进入宫殿，便嗅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异香，正是天山雪莲所特有的香气，国王见桂华生来到，从锦缦缓缓起立，他面前那个少年也转过头来，桂华生的眼光与他一触，两人都大感诧异，尤其是那个少年，全身抖的一震，几乎呆了！

你知道这少年是谁？他正是桂华生在喜马拉雅山所遇见的那个印度少年。桂华生向他微微点首示意，随即向国王俯伏叩首，国王长揖还礼说道：“上国高贤，不必多礼。”立即赐座。桂华生问道：“不知国王何事见召？”尼泊尔王哈哈笑道：“本来是请先生治病，如今不用劳烦先生了。”指着那个印度少年道：“这位大印度占婆国的王子雅德星，就在我派出马车迎接先生大驾之后，他即到来，真是药到病除，现在我已经完全好了。不过先生既是远道而来，驾临敝国，虽然无事，亦请先生在王宫里多住几天。”桂华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雅德星乃是印度王子，而他冒险攀登珠峰，寻找雪莲，为的便是替尼泊尔国王治病。

尼泊尔国王这时注意到了同来的御林军总管，见他神色不安，精神萎顿，甚为诧异，问道：“你与贵宾同来，有什么事吗？”巴勃奏道：“总管大人叫我签署病案，不许说是陛下中毒，要我说是普通的头痛症。”国王怒道：“这是什么意思？”巴勃详详细细的将刚才在古堡里的事情奏明，说话之间，殿后走出了一个人，御林军总管挣扎叫道：“王子救我！”桂华生一看，可不正是魔鬼城中所遇的那个尼泊尔王子。

那尼泊尔王子一声不响，忽的走到御林军总管跟前，骤然骂道：“你身受国王重任，竟敢下毒，国王肯饶你，我也不肯！”御林军总管惊得呆了，叫道：“你，你……”尼泊尔王子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刷的一刀，就将他劈为两段！桂华生本来可以拦阻，但他远来为客，不便冒昧出手，而且王子这样快的不等巴勃说完，便杀了御林军总管，亦使他意料不及。

尼泊尔王子一抹刀上的血痕，回身禀道：“叔叔，你身在深宫，被人下毒，不必审讯，定是这御林军总管无疑。”国王听了巴勃所说，本来就疑心是他，虽嫌侄儿暴躁，一句口供也还未问，便将他杀了，却也只道是侄儿对自己的爱护与忠心，便道：“他身为御林军总管，应负警卫之责，纵然非他下毒，死罪亦是难饶，杀了他也便算了。”立即叫卫士将总管的尸体移开，洗干净地上的血迹，并吩咐御厨摆上酒席。国王缠绵病榻，两月有余，一旦霍然而愈，喜气洋洋，因此特在宫中夜宴，一来酬劳印度王子，二来为桂华生接风。喜气洋洋之下，对御林军总管所引起的不愉快之事，也便不拟再追究了。

巴勃却与桂华生面面相觑，他们知道国王中的是慢性毒药，绝非御林军总管所能下手。不过，御林总管至少也是同谋，而且他们若说明真相，国王为了追究嫌疑人犯，宫中势必闹得天翻地覆，说不定还要兴起大狱，更兼是在国王初愈，喜筵将开，他们也就不多说了。

桂华生掏出达赖活佛给他那封书信，呈给国王道：“本应一到京城，便当晋谒陛下，望陛下恕罪。”国王看了书信，更为喜悦，道：“敝国以佛教治国，寡人原该先遣使问候活佛才是。”尼泊尔王子道：“今年活佛祖诞辰，我已派遣使者，以叔叔的名义给布达拉宫捐献金塔了，只因叔叔尚在病中，是以未及禀知。”国王更喜，说道：“你做得正合我的意思。以后国家之事，你瞧着该办的就给我办了便是。”忽又想起一事，说道：“前两天有一位中国的僧人到来，可能是你的相识，当时我在病中，无暇召见，现在正好请他同来欢宴。”桂华生心道：“这僧人是谁，居然也能绕过喜马拉雅山到达此地。”眼光一瞥，但见尼泊尔王子也有诧异之色，看来这僧人是谁，他也不知。

筵席摆开，那中国的人还未到，国王先请雅德星，桂华生，巴勃等人入席，并叫八个宫女出来陪酒，刚才奉命去召唤桂华生那两个宫女也在其内。国王端起酒杯，说道：“我今晚有三件大喜之事要说……”

王子凑趣说道：“叔皇每说一件喜事，我们陪饮三杯。”尼泊尔国王哈哈答说：“第一件喜事是我因祸得福，糊里湖涂的被奸人下毒，看着就要做冤鬼了，却幸得印度王子到来，惠我仙花灵药，如今不但宿疾顿除，而且精神倍增，岂不可庆。”王子贺道：“吉人天相，祝叔叔百岁千秋！”率先饮三大杯酒。尼泊尔国王又道：“第二件喜事是得接佳宾，桂先生与王子都是越过世界第一大山而来，厚谊深情，将永标史册。”王子说道：“两位上国高贤，光临敝国，实乃敝国之福，好，我每位各敬三杯！”敬到桂华生时，露出奸滑的笑容，似是馅媚，又似威胁，桂华生心道：“不知道他阴谋侵略西藏之事，国王曾否与闻？将来有机会时我总要拆穿他。”神色自如，不卑不亢，三杯酒接过来喝国王停了一停，举杯微微笑道：“我膝下无儿，只是一女，久欲为她择配，无奈她心性高傲，一直未有合意的人。如今雅德王子救了我的性命，人品相貌又似兽中的麒麟，鸟中的凤凰，更喜他不嫌弃小国，远道求婚，纵然没有救我性命之事，也应当答允。如今由我作主，再过几日

便与他们成婚，今夜之宴，权当定婚之酒。”众人欢声雷动，桂华生这才知道他寻觅雪莲的真正用意，心中暗喜自己曾玉成王子之好事，当下也上前向他敬酒。

雅德星王子黑脸泛红，好似有点忸怩不安，半晌说道：“不知公主意下如何？”国王哈哈大笑道：“小女还有不满意的么？”立即叫一个宫女入内，请公主拿出一件珍宝，作为订婚的交换之物。众人坐定，再行饮酒，桂华生忽觉有一个宫女轻轻触了他一下，桂华生怔一怔，以袖掩杯，作敬酒状，悄悄接过宫女塞过来的一个纸团，趁着众人向雅德星敬酒，闹哄哄的时候，以极快的手法，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几行蝇头小字，竟是汉文，书法娟秀之极，写的是：速向国王说明雪莲本是你的，阻止印度王子与公主订婚。桂华生大吃一惊，心道：“这是什么意思？为何要我阻止他们订婚？莫非公主不愿嫁他，但何必要求我出头？”眼光一瞥只见那个宫女朝着他微微一笑，笑得十分奇怪！桂华生心头七上八落，将种种可疑的迹象都连起来，登时心乱如麻不知所可。

忽听得巴勃说道：“老朽愧作医师，请王子赐教，到底是用什么灵药治好国王之病的？”尼泊尔王子笑道：“巴勃老先生，你是国中的第一名医，竟连王子用的是什么药也不知道吗？”巴勃道：“我心中猜是一种奇花，但这种花太过难得，印度更根本没有，所以我只怕是猜错了，不敢说出来。或许另有奇药也说不定，请王子赐知，以增见闻。”雅德星王子心中忐忑不安，面上一红。说道：“这是中国的天山雪莲。”巴勃故作惊诧，说道：“王子真是了不起，还曾攀登过中国的天山吗？”雅德星王子一看，只见桂华生似笑非笑的对着自己，这刹那间，他的心头比桂华生更要混乱不安。

夜风中送来一阵柔和的钟磬声，原来尼泊尔乃是佛国，宫中的神庙，在五更天亮的时候，做每日的第一遍法事，到三更半夜的时候，则做最后一遍法事，现在正是三更时分，那是僧人做最后一遍法事传来的钟磬声。雅德星王子心神一宁，想道：“我自幼也曾听过龙叶大师说法，怎的到了利害关头，便起了贪嗔痴念？佛戒狂语，这位中国少年当日慨然以雪莲相赠，我怎好瞒了他的功劳？”便即奏禀国王道：

“陛下应该感谢的实在是这位桂先生，要不是他，只怕最高明的医师，也难以解除陛下所中的奇毒。”国王诧道：“怎么？你们是早就相识了的？是他教你替朕治病的么？’雅德星道：“那朵天山雪莲乃是这位桂先生所赠。”当下毫不隐瞒，将自己在喜马拉雅山上寻找雪莲，遇见桂华生的经过说了，桂华生好生佩服，也奏禀国王道：“雅德星王子冒尽艰险，寻找雪莲，完全是为了陛下，他是有心为陛下治病，我不过是偶然身有此物，举以相赠而已，佛法讲究种因，王子有此善念当有善报，我不敢分他之功。”心中想道：“凭着雅德星这副胸襟，公主虽然属意于我，我也当玉成他的好事。何况我心目中早就有了意中之人。”这时心中忽如电光一闪，闪过白衣少女的影子，心中暗暗祷告佛祖，但愿白衣少女不要就是公主便好。

尼泊尔国王甚是感动，说道：“两位都是上国高贤，胸襟气度，令人敬佩。桂华生若肯留下，便请委屈出任御林军总管之职。”桂华生道：“我过惯闲云野鹤的生涯，再说我无德无能，而且是刚到贵国，更不堪当此重任。”尼泊尔国王明知他不肯就任，顿了一顿，又道：“若是桂华生不肯留下，朕也不敢勉强。但至少要等到吃了小女喜酒之后，容朕稍表心意，再送先生启程。”

雅德星王子心中正自惴惴不安，诚恐说出雪莲是桂华生所赠之后，婚事会有变化。而今一听国王口气，他仍然维持前议，还请桂华生吃自己和公主的喜酒，心头上的一块大石登时放下。要知雅德星虽说胸襟宽广，其实也是被巴勃迫得他不得不说的，而且他久闻尼泊尔公主国色天香，这才不惜冒尽风霜，历尽艰险，前来求婚，眼见到手了的美人，又如何肯让？

雅德昼王子正自满肚密圈，只见那个宫女走了出来，国王问道，“公主的礼物拿出来没有？”宫女说道：“公主说她不想破例，请王子照她所定的办法，前来应试便是。”国王面色一沉，说道：“好不懂事的孩子，你说清楚王子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宫女道，“说过啦！”雅德星王子面上一阵青一阵红，尴尬之极，只听得国王斥道：“你再去和她说，若还不听，你就叫她出来，让她亲自瞻仰王子的丰采，看她心不心服？”国王的说话，暗中替雅德星王子解窘，雅德星心神甜丝丝的，睁圆双眼，目不转睛的注视着屏风背后的月牙洞门。

过了片刻，只听得环佩叮当，长裙曳地之声，桂华生比雅德星更要紧张，心中蓦然想道：“若然这位公主当真就是我的华玉妹妹，那怎么办？”

那女子缓缓自月牙洞门走去，桂华生心中一宽，但见这少女虽然悄丽非凡，却并不是白衣少女。忽听得国王微温说道：“宛兰星，公主为什么不出来？是不是她依从了，叫你给她送礼物来的？”原来这个宫女乃是公主的贴身侍女。桂华生心上的疑团仍然悬而未决，雅德星王子更是失望万分。

那宫女道：“公主说，既然王于给国王治好了病，考试可免掉一半。”国王问道：“怎么叫做免掉一半？”宫女道：“不考文学，考武功，也不必通过几关，只要赢得了婢子，便可与公主相见。再由公主与他比剑，只要得打成平手，便算及格了。”语气之间，仍是咄咄逼人，雅德星王子本来也深知公主的武功厉害，各国来的高手连她的宫女也打不过，更不要说曾与她本人比试了。因此他才费尽精神，求取雪莲，替国王治病，希望可以避免和公主比武。哪知说来说去，这一关还是不能免掉。雅德星乃是印度武学大师龙叶高僧的弟子，平生也颇为自负，听了暗暗有气，想道：“我若不与他比试，岂不被她看轻了？”便道：“公主是女中英杰，帼国须眉，肯予赐教，那是求之不得。只怕动剑抡刀，有所失手。”他心中之意乃是想把比武也改为文比，一来可免误伤，二来虽算败了，也容易落台。话未说完，国王急道：“是呀，王子远道前来，又治好了我的重病，动剑抡刀，岂是待客之道？宛兰星，你回去和公主说，就说是我的意思，这一半也都免了。”

那宫女进去一会，又出来道：“公主说要免掉考试，也还可以，便有一件聘物，却是万万不可少的。”雅德星王子道：“不知公主要什么聘物？”心想自己国中的财宝堆积如山，世间何物，不可求得？那宫女道：“公主听说王子是用雪莲治好国王之病的，公主也要一朵雪莲作为聘物。”雅德星王子顿时呆住，他明知桂华生身上还有两朵天山雪莲，但却怎好意思再与桂华生求取聘妻的礼物？心中发了个狠，想道：“我便自到天山采下雪莲，看你尚有何说？”但再一想，此去天山，谈何容易？能否采到雪莲，亦未可知，即算采得亦不知何年何月？思念及此，不禁怔怔地看着桂华生，但望桂华生能悄悄送给他一朵天山雪莲。

桂华生心中一动，正自踌躇，忽听得那宫女又道：“若然没有天山雪莲，那么就要考试。公主说，这是对王子特别的优待了，若是别人，纵有天山雪莲，也要考试。”说着，瞟了桂华生一眼，又微笑道：“不过，若然别人真

的有天山雪莲，送给公主，公主也不会白要他的，公主愿意以一件天下独一无二的奇珍与他相换。”桂华生失声问道：“什么奇珍？”那宫女道：“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奇珍，但听公主说，那件奇珍，谁人得了，便可以无敌于天下！先生，你有天山雪莲吗？这机会可万万不能错过！纵然你不敢与公主比试，纵然你不想娶公主为妻，得了这件稀世之珍，已足以称雄天下！”桂华生吓得几乎跳了起来，心中想道：“这公主说的，莫非就是冰魄寒光剑？呀，呀，难道，这位公主当真就是我的华玉妹妹？不，不，这实在教人难以相信！”

国王听得莫名其妙，心中想道：“我宫中哪有这样的奇珍？”但他听了宫女的说话和神色，如有所触，顿然想起了晚间之事，公主对他说，探听到从中国来了一位少年，本领高强，身怀奇药？请国王派人迎接。国王素来信任公主，当时病中神倦，也无暇问她是怎么知道的，而今见此情状，恍然大悟：“怪不得女儿要我派人去迎接这位中国少年，原来她早已属意他了！”留心一瞧，但见桂华生器字轩昂，英挺秀拔，更胜于印度王子，不由得暗暗意动，但转念一想：“雅德星到底是个王子，桂华生又焉能与之相比？”

桂华生乍喜还惊，雅德星呆呆发愣，老国王搔首踌躇，各怀心事，一时之间，谁都没有说话，忽见一个武士将一个白衣喇嘛带入宫中，国王道：“中国高僧到了。转头对那宫女说道：“你先回去吧，劝公主再作思量，不要胡闹！”

那白衣喇嘛走上石阶，桂华生又是一喜一惊，原来这白衣刺嘛正是麦士迦南。麦士迦南见了桂华生却并不太感意外，原来他已到过布达拉宫，见过达赖活佛，知道达赖活佛有书信给桂华生带与国王。不过，故旧相逢，亦因是心中欢喜。只有那尼泊尔王子却是心中暗叫不好，诚恐麦士迦南把魔鬼城的事说出来。

麦士迦南先献上了白教法王的书信，国王展信甚喜，看完之后，却又一惊，说道：“怎么贵法王的法杖会在敝国呢？”原来法王这封信乃是向尼泊尔王索取九环法杖的。麦士迦南道：“小僧在西藏之时所失，那是贵国的国师夺去的。”说时，看了尼泊尔王子一眼。原来在那日夺杖之时，尼泊尔王子也曾出手。

尼泊尔王子急忙打断麦士迦南的话头，向国王奏道：“今年二三月间，我与国师曾到布达拉宫参拜，回来之后，因叔叔龙体欠安，经过情形，未及详告。”王子的话，只有一半是真，到过布达拉宫的是那红衣番僧，而他则只在魔鬼城中，布置侵略西藏的事而已。国王道：“那么，你知道这件事吗？”王子道：“禀叔皇，白教法王的法杖，确是摩兰法师所夺。”摩兰便是那红衣番僧的名字。他素为国王信赖。国王听了，吃了一惊，道：“摩兰法师，怎么做出这样的事？”王子说道：“叔叔不问，我不敢说，摩兰法师，野心勃勃，他想仿照西藏达赖班禅活佛的做法，将来做本国的活佛，要令教权压倒王权，是以他枪了法王的法杖，法杖是佛教权威的象征之一，将来他好自上尊号！”国王惊得呆了，王子又道：“巴勃刚才所说，今晚他们在御林军总管的古堡中，摩兰法师不是也在场吗？”巴勃医生道：“正是。国师也曾劝过我要听总管的话。”国王震怒之极，连叫：“反了，反了！”尼泊尔王子又道：“依侄儿看来：下毒之事，只怕就是法师的主意，却叫御林军干的！”国王道：“一定是这样！”王子道：“那么就请叔叔下令，赶快将法师逮捕！”

尼泊尔王子这番话大出桂华生与麦士迦南意料之外，两人都明明知道王子这番说话，不尽不实之处极多，但疏不间亲，一时之间也不便在国王面前

戳破。

麦上迦南只要得回法杖，也不愿多生事端，而且他亦知道王子是国王的亲侄，手握兵马大权，难得他肯出头，追捕法师，缴回法杖，如此一来，两全其美，能够不把王子牵连在内，自是最妙不过。

国王沉吟半晌，说道：“ 法师武功极强，党羽亦多，看来只有由你去拘捕他，我才放心。 ”王子说道：“ 这样的大事，侄儿自应亲自出马，为叔叔效劳才是。不过，侄儿却另有一个主意，请叔叔定夺。 ”国王道：“ 你说便是。 ”王子道，“ 法师武功，确是国中无敌。纵能将他擒获，武士亦必有死伤。桂华生和雅德星王子都是本领超凡的上国高贤，麦士迦南是法王使者，远自中国青海来至此间，亦必是武功高明之士，侄儿想借重三位高贤之力，往捕国师。若是雅德星王子将他擒获，那就是大大有功我国，按我国法律，有非常之功，便有非常之赏，那时由叔叔作主，将妹妹许配给他，自是与国同欣，妹妹亦断不会有所异言；若然是桂先生将他擒获呢，那未如何厚赏，叔叔亦应随他所请，成全他的心愿。 ”言下之意，即算桂华生请婚公主，亦必允准无疑。

桂华生甚是疑心，他在魔鬼城中，曾窥隐秘，深知王子与法师乃是一丘之貉，狼狈为奸。却何以王子今晚，不但大说法师的坏话，而且还要将他置于死地？

桂华生确是有所不知。原来暗中下毒的，实在就是国王的侄儿，也就是这位王子。原来尼泊尔同时接受东方西方的文化影响，照西欧、中亚、阿拉伯、印度诸国的规矩，女儿均可继承王位；若依中国的习惯，只有男子可以为皇，女儿断断不能传位。国王只有一女，另有最亲近的宗室，就是这位王子。所以王位若不是公主继承，就必定是这位王子继承。国中的大臣也是分为两派，一派主张拥立公主，一派主张拥立王子。

公主并不把王位放在眼中，王子却是处心积虑。他之所以图谋西藏，亦与争夺王位有关。因为若能立功异域，不但能使他受国人崇拜，而且可以独揽军权，控制全国，不料却被桂华生在无意之中破坏。因此王子回国之后，便与摩兰法师及御林军总管合谋，暗害国王。他们都忌惮公主，不敢用普通察看得出的毒药，因而用喜马拉雅山特有的阿修罗花，配合了其他慢性毒药，制成了一种杀人毫无痕迹的毒药，本来再过一月，便可令国王无声无嗅的死亡，却又不料被桂华生的天山雪莲救了。

王子生怕秘密泄漏，因此先把御林军总管杀了灭口。然后一面暗中叫摩兰法师连夜逃走，一面向国王进言，激使国王拘捕法师。至于他请桂华生和雅德星同去追捕，实乃一石两鸟之计，原来提摩达多也是王子请来的，不过提摩达多并不知道王子谋害国王的内情，王子是许诺将来帮助他攀登珠穆朗玛峰将他请来的。摩兰法师逃走，王子已请了提摩达多护送他。王子深知桂华生和雅德星都是非常之人，不论哪一个做了公主的丈夫，都将是他争夺王位的大障碍。是以他叫桂、雅二人前去追捕，实是想借提摩达多之手，将他除去！用心之毒，到了极点！桂华生与印度王子虽然聪明，却怎样也猜想不到！

欲知桂华与雅德星是否遭遇提摩达多毒手？以及公主究竟是否即白衣少女，请看第三集大结局。

第九回 冰弹玉剑伏魔头

尼泊尔王请他们去追捕叛国的魔兰法师，雅德星王子想获得公主，麦士迦南想追回法杖，都答应了。桂华生稍稍踌躇想了一想，说道：“ 为贵国除奸，自是义不容辞，但我可不望什么酬报。 ”国王大喜，叫人在御庭里挑选了三匹最好的阿拉伯良马，便叫王子带领他们去追。

出了宫门，王子说道：“ 国师若是逃亡，必定要经过柯德瓦峡口，峡口就在了瑞扬布山南面十里之地，再进去就是瑞芝那山。各人进入京城之时，都望得见瑞扬布山，桂先生更是刚刚从山麓那座御林军总管的别野出来，想必认识道路。就烦先生领路，从正路去追。我抄小路到瑞扬布山山上的烽火台点燃烽火，好叫守关的人也帮忙拦截。 ”桂华生心中一动，雅德星王子却已说道：“ 既然如此，各自请便。到柯德瓦峡口的路，我也认得。 ”

三骑骏马逐电追风。不消半个时辰便到瑞扬布山山脚，但见那座御林军总管古堡式的别野，已浸在融融大火之中，桂华生想道：“ 这王子倒是料得不错，那红衣番僧果然是连夜逃了。只不知提摩达多是否与他一道。 ”想去提醒麦士迦南，麦士迦南那匹马跑得最前，桂华生追了好一会子，还没有追上。

东方天际渐渐露出曙光，桂华生想这一个晚上的种种离奇遭遇，思潮起伏不定，忽听得麦士迦南在前面扬声叫道：“ 快来，快来，我已听到他们的车声了。印度王子唰啦一鞭，好像唯恐桂华生与他争功似的，催得骏马如风，倏的赶过桂华生前面。桂华生微微一笑，抬头一看，但见两山相连，中间开了条狭长的 峡谷，“ 柯德瓦 ”的本义即“ 剑劈口 ”，看这狭谷形势，当真就像是用一把大剑，从两山之间劈下一般。峡谷幽深曲折，望不到里边情景，但却确实可以听闻得里面隆隆的马车声。

三人之中，麦上迦南因为是在青海草原长大的，骑术最好，一马当先，进入峡谷，不消一刻，便追上了那架马车。麦上迦南大喝一声，提起斗大的禅杖，便向那排拉车的健马扫去，吓得那几匹马跳跃长嘶，将车辆也抛了起来，但听得哗啦啦一片声响，撒下了满地的金银珠宝，想是摩兰法师火烧总管的别野之前，将总管所积聚的珠宝也都带走了。

麦士迦南一拍马鞍，到了那匹马车旁边，喝道：“ 还不给我滚出来？ ”一手按着车辕，禅杖一起，作势欲击，忽听得马车里有人冷笑道：“ 你是什么东西？敢对我呼喝！ ”车篷一揭，只见一个挛发勾鼻的阿拉伯法师探出头来，麦士迦南认不得提摩达多，怔了一怔，正想道歉，陡然间忽觉一股极大的力量撞来，麦士迦南大吃一惊，禅杖一挡，但听得“ 当 ”的一声，麦士迦南虎口震裂，禅杖飞上了半天，麦士迦南但觉天旋地转，一个倒栽跌下马来，幸而他奇骑术精绝，昏昏迷迷中双足尚自勾牢马背，那匹马拖着他疾走了十余丈地，一声厉叫，也倒毙了。原来这匹马已被提摩达多的掌力震裂了脑袋，麦士迦南幸亏闪避得快，又得这匹马替他挡了一下掌力，虽是昏迷，尚还未死。

就在此时，雅德星王子的快马已是疾驰飞来，他听得麦上迦南那一声惨叫，知道他已遭了毒手，迫不及待，就在快马飞驰之中，从马背上一跃而起，抽出了一柄铁锤，向那架马车凌空击下。

提摩达多喝道：“ 王子休得不知好坏，赶快走开！ ”双掌拍出，呼的一声，雅德星也给他的掌力震得身形不稳，急忙一个倒翻，向后跃出丈许，但

他那柄铁垂，仍是脱手掷出，砰的一声巨响，将车盖打得四分五裂！

雅德星惊魂稍定，尖声叫道：“ 提摩达多，原来是你！ ” 提摩达多在三年之前，曾经到过印度拜见龙叶大师，想与龙叶大师切磋武功，龙叶大师却只和他说了一场佛法，便将他送走了。就在那一拜会之中，雅德星王子见过提摩达多一面。

提摩达多刚才一来是碍于龙叶大师的情面，二来是为了雅德星王子的身份，所以掌力只发了五成，但见雅德星居然没有被他震倒，也自暗暗诧异。

雅德星见是提摩达多，心中自是不无怯意，但为了要获得公主，他又怎肯空手而回，便对提摩达多说道：“ 我奉尼泊尔王之命，拘捕摩兰法师。 ” 这时车盖已揭，看得见摩兰法师便坐在珠宝堆中。

提摩达多冷笑道：“ 有我在此，谁敢捕他，我周游列国，各国国王无不给我几分簿面，你回去吧！ ” 雅德星稍一踌躇，迈步又上，说，“ 待我将人带走之后，你向国王求情，那我不管！ ”

提摩达多把眼一瞧，但见桂华生也已纵马进入谷口，提摩达多面色一沉，淡淡说道：“ 我的字典上没有求情两字！ ” 倏然问一跃而下，双掌一圈，立刻便向雅德星进袭。原来他见桂华生亦已赶来，诚恐他与雅德星联手合斗，纵然自己可胜，只怕也要一两个时辰，夜长梦多，连累了摩兰法师，那就不但有损自己威名，也负了尼泊尔王子所托。是以他迫得速战速决，想把雅德星先击倒才算。

哪知雅德星的瑜伽功夫已练到六七成火候，提摩达多又未用全力，双掌一圈，已触着他的肩头，竟被他强把肌肉扭得弯曲变形，提摩达多双掌一滑，雅德星不但将他的擒拿手卸了，而且还还了一招。提摩达多大怒，掌力加到八成，霍地一推，雅德星身形一晃，呼吸也几乎窒息，但仍然没有被他击倒，一个转身，抽出一柄短剑，趁着提摩达多招数用完，双掌未及撤回，短剑一翻，闪电般的便刺他手腕。这时桂华生的快马，亦已奔到数丈之内了。

眼见一剑就要刺中，陡然间提摩达多忽地一声大喝，手臂暴长数寸，雅德星心头一震，短剑坠地，但觉脑口如中巨锤，背脊如受山压，两股极刚猛的力道前后夹攻，雅德星哪里还禁受得住。登时晕死过去。

桂华生一跃下马，拔出腾蛟宝剑，一步一步向提摩达多迫近，提摩达多却是哈哈大笑，道：“ 就是你一个人吗？用冰魄神弹助你之人哪里去了？ ”

桂华生心头一震，昨晚他本来就怀疑那突如其来的冷气乃是冰窟玄冰，而今经提摩达多证实，果然便是冰魄神弹。要知提摩达多乃是一代的武学大师，见多识广，他既然说是冰魄神弹，那自是无可怀疑的了，那么，难道那白衣少女当真便是尼泊尔公主？如其不然，世间还哪来的冰魄神弹。

桂华生迷迷惘惘，陡然间一股大力推来，提摩达多的双掌已然攻出，桂华生霍然一惊，急忙凌空一跃，在间不容发之际，险险避过。随即一招“ 天神倒挂 ”，腾蛟宝剑化成了一道长虹，凌空倒卷。

饶是桂华生应付得宜，亦已落了下风。提摩达多抢了先手，攻势发动，有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五十招一过，桂华生便渐渐感到呼吸迫促，头晕目眩，但觉比昨夜古堡之战，还要吃力得多。原来提摩达多昨晚之战，虽然荣辱有关，到底他与桂华生之间没有深仇大恨，许多极厉害深奥足以致人死命的武功还没有尽量发挥，而今他一来要报昨晚一剑之仇，二来急着要护送摩兰法师脱险，手下绝不留情，故此昨晚桂华生到百招之外，才稍感不支，而今只不过到了五十招，便渐渐感到难以应付。

桂华生仗着身法比较轻灵，一见不妙，又采用昨晚的战略，和他游身缠斗，但见他滴溜溜一个转身，登时银光遍体，紫电飞空，剑光缭绕中，但见四方八面都是桂华生的身影，端的是翩若惊鸿，矫若游龙，在提摩达多双掌翻飞之下，打得难分难解。

哪料提摩达多经过昨夜一战，早已胸有成竹，暗用阴柔的掌力，消磨桂华生的力气，而且将他吸住，令他摆脱不开，战到分际，忽地一声大喝，双掌一推，以毕生功力之所聚，发出了极刚猛的一掌，倏然间但见剑光四散，有如水银泻地，花雨缤纷。提摩达多一掌击散了桂华生的护身剑光，得意狂笑，立即乘虚而入，阴阳掌力，互为牵引，桂华生登时有如一叶轻舟，在惊涛骇浪之中，飘摇不定，看看就要遭灭顶之灾！

就在这极度紧张之际，忽然间有一股极柔和的笛声随着山风吹下，正是桂华生在魔鬼城之夜听到了那个笛声，桂华生精神一振，刷，刷，刷，发出追风三剑，剑风指处，飒飒作响，这一阵急功，竟然把提摩达多的掌力卸去七成，身上所受的重压登时大减。

提摩达多听了笛声，心头亦自微微一凛，抽眼看时，但见摩兰法师忽地跃下马车，纵身一跳，跳上雅德星王子所留下的那匹骏马，扬声叫道：“恕我先走，麦加再见。”狂鞭名马，疾驰如飞，霎时出了峡谷。提摩达多甚感不快，正自奇怪摩兰法师怕些什么，在自己保护之下，竟是这样亡魂失魄的赶忙逃命。心念未已，笛声一歇，但见一个白衣少女，衣袂飘飘，已如仙子凌风，从山顶上飘落！只听得桂华生大喜如狂，高叫“妹妹！”

白衣少女嫣然一笑，道：“你不惜冒险，追捕摩兰，我是感激得很。”忽地声调一变，转过头来，对提摩达多冷冷说道：“尼泊尔人素来好客，但像你这样胡作非为，却是不受欢迎。你快走吧！”提摩达多周游列国，所到之处，王公贵族，只要是知道的，无不隆重迎接，几曾受过这般冷淡？不由得勃然大怒，喝道：“你这个小丫头竟敢对我无礼，你知不知我是你们王子请来的上宾？”白衣少女道：“认得尊重自己的人才能受人尊重，你们阿拉伯不是也有这句谚语么？请来的客人更应该守礼，国王捉拿摩兰，你凭什么阻挡？请来的客人有这样无礼的么？”

桂华生忽地叫道：“妹妹，小心？”原来提摩达多被她气得七窍生烟，不待她把话说完，骤然间便是双掌推出。桂华生急忙一剑刺出，却是那少女已随着掌风凌空飞起，姿态美好，神色从容，百忙中还向桂华生报以甜甜一笑，娇声说道：“多谢关心！”

提摩达多见她这等轻灵的身法，也不禁暗吃一惊，他一掌荡开桂华生的宝剑，接着向上一招，发出一股阻力，想把白衣少女强扯下来，重重的摔她一个筋斗！

就在此时，一颗颗好似珍珠大小、亮晶晶的东西从空中撒下来，被掌风震荡，登时碎裂成粉，散出寒光冷气，提摩达多也不禁机伶伶的打了一个冷战，退后三步，大声喝道：“原来昨晚用冰魄神弹暗算我的，就是你这个丫头！”

桂华生一见白衣少女来到，早就调匀真气准备抵受奇寒，他学的是达摩祖师传下的佛门的纯正内功，而且在冰窟之时，又有过经验，冰魄神弹的寒气，自然伤不了他。可是提摩达多骤然受袭，也只不过仅仅打了一个冷战，桂华生和白衣少女都不禁暗暗佩服：“阿拉伯第一高手，果然名不虚传！”

昨夜提摩达多因为是一手攀着马车，身子悬空作战，忽然被冰魄神弹打

中穴道，这才给桂华生乘机刺了一剑，而今在平地上搏斗，他又应付得宜，桂华生虽然趁势反攻，他的掌力绵密之极，护着全身，哪里施得进去？

白衣少女轻飘飘的落下地来，对桂华生笑道：“你瞧我的冰魄寒光剑已练成了！”陡然间亮出一把寒光闪闪，通体晶莹，非金非铁，酷似一段寒冰的长剑，当真是人间独一，世上无双的异宝奇珍！

冰魄寒光剑略一挥动，冷气寒光，果然立刻向四面发射，提摩达多咬实牙关，双掌连环疾扫，呼呼风响，把寒光震散，冷气荡开，居然又接了一百多招，白衣少女使出冰川剑法，攻如雷霆震怒，静如江海凝光，每发一剑，便是一股寒刺骨的风，更加上桂华生的腾蛟宝剑也是人间罕见的神物利器，两人联剑而攻，世间的高手谁可与之抵敌？

再过一百余招，寒气激荡，愈来愈强，那亿万年寒玉所发出的阴冷之气，几似就要凝结成实物一般，提摩达多的掌风虽然强劲，却也难以驱散。提摩达多额角渐渐沁出汗珠，却又全身颤抖。

提摩达多是武学的大行家，心中想道：“我若再运真气与之相抗，纵然还可以支持一两个时辰，胜败也还难料，但我却必然要得一场大病。摩兰法师已先逃了，我何苦为他卖命？”打定主意，将真力凝聚掌上，猛发一掌，将双剑交织的光网冲开了一个缺口。立刻飞身便走，桂华生见他在寒光冷气包围之下，苦战了半个时辰，居然还有如此功力，也不禁骇然。

这时朝阳初上，从白雪皓皓的山峰上射下来，丽彩霞辉，耀目生缬，阴寒之气在阳光下渐渐消散，桂华生心上的阴雾也像被春风一拂，消失得于干净净了。

桂华生道：“这不是梦么？”公主笑道：“当然不是！”桂华生道：“我真想不到你就是公主？”公主道：“怪不得你昨夜还向那个印度王子道贺，呀，大哥哥，你真傻，你早就应该猜到了。”粉脸上突然飞起两片娇红，令桂华生看得如痴如醉。

过了半晌，桂华生幽幽说道：“你是一国的公主，而且还将是未来的女王，我还怎敢高攀，叫你做妹妹？”公主笑道：“你怎的也有世俗之见？我不过偶然生在帝国之家，这又何损与我的交谊？呀，你实在不知道我的心意，我哪里想做什么捞什子的女王？我把荣华富贵，都当成过眼云烟，但愿，但愿……”桂华生心头甜丝丝的，冲口说道：“便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公主轻弄云发，久久不语。过了好一会，忽他说道：“我瞒着父王偷出深宫，他病体初愈，须人服待，我现在该回去啦。谢谢你的天山雪莲。”

桂华生想起昨晚的许多离奇事情，说道：“公主，你得当心你的堂兄！”公主道：“我早就知道他野心勃勃，其实我并不想与他争夺王位。所以他在魔鬼城所干的事情，我也没有告诉父王，我只在暗中设法消弭他的野心，也便算了。”桂华生叹口气道，“你为人真好，只怕，只怕他的野心还不止此？”公主道：“怎么，极其量他也只是想做国王而已！”桂华生久历江湖，比起华玉公主，自然是较为懂得人情世故，想道：“你不想做女王，这心意他可未曾知道！”本来从昨晚的一些迹象，桂华生对那尼泊尔王子已有点疑心，疑心他与下毒的事情也有点关系，但究竟还未敢肯定，而且自己初到尼泊尔来，一来是疏不间亲，二来也不愿干预他们的国事，故此虽有一点疑心，话到口边，终于又吞了回去，未曾对公主明说。

公主抬头一看，道：“峡口那边的山也燃起了烽火，大约是他们已知道你们在这里追捕摩兰法师的事情了。看来他们再过片刻，就会赶来啦，我真

的应该走了。”

桂华生迈上一步，问道，“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公主微笑道：“你多读些尼泊尔的经典文学吧。”桂华生怔一怔，忽地恍然大悟，叫道：“呵，原来你是教我去应试，那么咱们将来要在擂台上再见了。你可得手下留情呵！”这几句话说完，但见公主已飘然而去，桂华生爽然若失，正自痴望她的背影，忽听得身畔有呻吟之声。

桂华生心头一凛，想道：“麦士迦南和雅德星都受了重伤，我怎的将他们忘了。”先去看麦士迦南，这时麦士迦南已经醒转，那呻吟之声便是他发出的。桂华生将压在他身上的那匹马移开，但见他肋骨虽然断了两条。那却是跌伤的，并不严重，原来提摩达多掌毙他的坐骑之后，掌力已是强弩之末，虽然触及他的身体，却没有伤及内脏。桂华生给他推血过宫，助他呼吸，过了一会，麦士迦南已经能够起立走动了。

麦士迦南舒展了一下筋骨，咋舌说道：“好厉害的家伙！”两人同去看雅德星王子，不禁都大吃一惊，只见雅德星面如金纸，皮肤灰暗，毫无光泽，一探他的鼻息，气若游丝，麦上迦南稍懂医术，再给他把一把脉，摇摇头道：“糟啦！他的三六经脉已给震动，五脏亦已易位，神仙难救！再多只可以活半个时辰。”

桂华生凝视片刻，说道：“那也未必！”取出了一朵天山雪莲，将雅德星扶到山泉旁边，掬了一掬清泉，揉碎雪莲花瓣，撬开他的牙关，将整朵雪莲和一掬清泉都灌入他的口中，原来天山雪莲不但能治百毒，而且还可以化开体内的瘀血，瘀血一化，鲜血的循环恢复正常，便不至于暴毙，只是受伤太重，一时之间，还不能苏醒。麦士迦南叹道：“你白白糟蹋了一朵天山雪莲，最多不过能令他的生命延长数日。”桂华生双眸炯炯，深深的吸了口气，忽道：“麦上迦南，我求你一桩事情。”麦上迦南道：“若有所需，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桂华生道，“好，咱们各以本身功力，给他疗伤。我教你推血过宫之法。但给他医治好了，咱们真气消耗过甚，恐怕要临床静养几天。”麦士迦南慨然说道：“你的内功比我深厚百倍，你不怕耗损功力，我亦自当稍参绵力。”

其实以桂华生本身的功力，已可以替雅德星打通十二重关，加上了麦上迦南，自是更易见效，不过一盏茶的时刻，雅德星的面色便渐渐红润起来。桂华生松了口气，忽听得麦士迦南问道：“刚才那位美貌的女子是谁？”原来公主临走之时，麦士迦南刚刚苏醒，惊鸿一瞥，已震惊于她的国色天姿，是以有此一问。桂华生微微笑道：“她吗？她是公主！也就是咱们在魔鬼城中所听道的那位吹笛的仙女！”麦士迦南“呵呀”一声叫了起来，忽地停了下来。桂华生道:“怎么？”麦士迦南道:“那你为何要费尽心血来救此人？”桂华生一听便知其意，心想：“我若是个小人，撒手不管，在公主的求婚者中，便减少了一个大大的劲敌，但我岂肯这么去做？”便对麦士迦南笑道：“我虽然不敢以侠义自命，但若是见死不救，于心何安？”麦士迦南道，“我并不是不想救他，不过我更佩服你的大量。如果换我是你……”桂华生道：“你便怎样？”麦士迎南想了一想，一笑说道：“还是救他！”

说话之间，雅德星王子悠悠醒转，这一番话他刚好听到，可是桂华生却不知道。

桂华生将他扶了起来，掌心紧贴他脊背的“天枢穴”，一股阳和之气，传进了他的体内。雅德星王子喉头咕咕作响，忽地一大口一大口的瘀血吐了

出来，桂华生待他吐干净后，掬清泉给他漱口，笑道：“瘀血吐尽，再用人参鹿茸等上品补药医治，服食半月，定可康复。这些药品虽然贵重，尼泊尔王的宫中要多少都有，王子，你可以放心！”雅德星王子眼中蕴泪，怔怔的望着桂华生，好久好久，说不出半句话。

就在此时，一骑马闯进峡谷，原来是尼泊尔王子到了。他一进来便扬声问道：“你们怎么啦？”桂华生道：“没什么，雅德星王子受了一点点伤。”尼泊尔王子道：“那个，那个……”麦士迦南道：“那个提摩达多么？他早已给我们的桂大哥打跑啦！”其实麦士迦南并没有瞧见桂华生和华玉公主联剑杀败提摩达多，那时他还在昏迷状态之中，这说话不过想当然耳。桂华生本想说明真相，想了一想，决定还是瞒着王子为妙，于是微微一笑，说道：“虽然赶跑了提摩达多，摩兰法师却走脱了。”

尼泊尔王子听说桂华生打跑了提摩达多，心中大吃一惊，但 他素性深沉，并不形于神色，哈哈大笑，从马背上一跃而下，将手中的九环锡杖往地上重重一顿，向麦士迦南道：“这是不是你们法王的传教法杖？”麦士迦南大喜道：“正是，多谢王子，你替咱们夺回来了？”尼泊尔王子道：“不止夺回法杖，摩兰法师也给我杀了。”原来王子抄小路到那边谷口拦截，那是山谷中一处隐秘的出口，他料定摩兰看见烽火，必然不敢从正面的谷口冲出，心中早已算好，若是摩兰和提摩达多同来，他索回法杖之后，便叫他们赶快逃走，谁知只是摩兰一个人来，因此他一见面，不待他开声就把他杀了。他和摩兰是同谋毒害国王的伙伴，摩兰绝料不到王于竟会杀他，要不然以摩兰的武功，王子最多不过与他打个平手。

麦士迦南接着法杖，尼泊尔王子说道：“咱们该回官去见国王报喜啦！法杖虽然是我夺回来的，但你们都有一份功劳。”雅德星王子虽然醒转，身体还是虚弱之极，桂华生将他抱上马背，和他同乘一匹骏马，驰回京城。

走了一程，雅德垦忽地微微呻吟，呼吸紧促，桂华生急忙勒住骏马，让他缓缓而行，低声问道：“你觉得怎么？”雅德星断断续续说道：“我……我只怕不行啦！”桂华生道：“没有的事，但请安心！”雅德星颤声说道：“灵鹫山、王舍城、龙叶恩师、恒河风光，从今永别了！”桂华生叫道：“你不要胡思乱想，你死不了！”将手掌贴在他的太阳穴一试，只觉他发着高热，桂华生也不禁吃了一惊，想道：“难道我替他打通十二重关，还不能救他性命？不，不，他本身的瑜伽功夫已有了相当造诣，只要他心中安定，绝对死不了。”正要指导他自己用吐纳的方法镇定精神，只见他还是断断续续的发着谵语，好像已在迷糊的状态之中，桂华生甚是着急，忽见雅德星睁大了眼，颤声说道：“我求你一件事情！”

桂华生道：“请说。”雅德星道：“我要一朵天山雪莲。”桂华生怔了一怔，笑道：“你体内的瘀血都已化开了，不需要再用雪莲啦。”雅德星双眼火红，只是断断续续的说道：“雪莲，雪莲，天山雪莲，我要天山雪莲！”那神情就像小孩子向大人撒泼，索取玩物一样。桂华生给他轻轻推揉，说道：“王子你醒醒，咱们就要到王宫啦。”但雅德星还是没有清醒，好像高热的病人一样发着谵语，不断的叫：“雪莲，雪莲，天山雪莲！”桂华生心有不忍，将仅有一朵天山莲拿出来，雅德星双眼放光，喃喃说道：“我费尽无穷心力，求取雪莲，若得一朵雪莲陪葬，死了亦可瞑目。嗯，给我，给我！”桂华生心道：“原来他是这个想法。”有些人（尤其是帝王）在临死之时，总想把最心爱的东西殉丧，但桂华生却想不到雅德星也有这样的心理。

桂华生一阵踌躇，他从天山所带来的三朵雪莲，一朵救了尼泊尔国王，一朵救了雅德星王子，现在就只剩下一朵了，他明明知道雅德星王子不再需要天山雪莲了，可是看他眼色之中充满祈求，心中想道：“巴勃老先生说过，给病人治病，最紧要的是令病人心安。我若吝啬不与，只怕他的病情又会恶化。不如先给了他再说。”于是微微一笑，将仅有的一朵天山雪莲交给了雅德星。

雅德星接过雪莲，脸上泛出笑容，靠着桂华生宽的肩膊，闭着眼睛养神，现出心满意足的样子。桂华生大为欣慰，策马缓缓而行，到了宫门，早已有人候他，原来尼泊尔王子和麦士迦 南先他进宫，早已把雅德星受伤的事情报告给国王知道了。

宫中侍卫将雅德星放在一张铺有锦褥的担架上，抬到国王面前，国王亲下御座迎接，一面向桂华生致谢，一面慰问雅德星的受伤。雅德星忽地一笑而起，跃下担架，向国王施礼说道：“公主所要的天山雪莲，我已经带来啦！”

桂华生吃了一惊，这才知道雅德星刚才是假装的。这刹那间桂华生心头一片混乱，只听得国王喜道：“好，我立即叫宫女拿你的聘物交给小女。这是她自己要的，应该没有话说啦！”后面两句是国王向王子说的。

桂华生喉头梗塞，一急之下，满面通红，不知说什么好。忽听得雅德星王子朗声说道：“不，陛下你误会了，这不是我的聘物。这朵天山雪莲是桂华生的，桂先生的武功人品胜我百倍，与公主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壁人！”

此话一出，大出桂华生意外，吁了口气，心中想道：“我几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只见雅德星说完这番话之后，摇摇欲坠，他损耗过甚，如今强振精神，毕竟是支持不住了。

国王面色一变，望了桂华生一眼，缓缓说道：“雅德星王子神智昏迷，真是令人难过。桂华生你今次立了大功，我必定不会负你，宫中珠宝，任你索取，若欲为官，朕便任你做御林军总管。”

国王只提封赏，绝口不谈婚事，桂华生自是听得懂他的意思，心中想道：“只要公主真心爱我，我不会报告参加求婚者的选拨考试吗？何必要自恃功劳，向国王提出婚事？”当下向国王谢道：“我早已说过，不望酬报。珠宝于我无用，高官更不愿为。”国王道：“那么就请先生多住些时，也好让寡人得以常聆教益。”桂华生道：“不敢麻烦陛下，我住巴勃家中，陛下若有宣召，我自当随时晋谒。”

国王心中虽是歉意，但转念一想，女儿对他颇似有意，还是不要让他在宫中为妙。原来国王仍是想把公主许配给雅德星，在国玉眼中，桂华生的才学武功人品，虽然不输给雅德星，但桂华生到底不是王子的身份。

当下国王重重的赏赐了巴勃医生，便送他们出宫。雅德星王子则留在宫中养病。

两人走出深宫，恍如一梦。巴勃笑道：“我正想译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奇经八脉考》，中国文字深奥，正好请你帮助。他年你做了驸马之后，还要借重你的大力，将这些医书，大量刊印。”桂华生道：“我哪里有这个福份。”巴勃笑道：“我们这里有句谚语，只要姑娘对你有了情意，那就似蜜蜂去采花蜜，赶也赶不去的。”

谈笑之间，不知不觉已回到家门，巴勃打开大门，便嗅到一股幽香，走上厅堂一看，只见茶几上放着一叠书籍，压着一纸花笺，巴勃笑道：“你瞧，有了你在这里，花香自己便会飘进来了。”

桂华生抽出花笺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一首小词，调寄《点绛唇》，词道："萍水相逢，便已是琴心先许。一家寰宇，海内存知己。纵有珠峰，难隔天台路。书此意，意凭风絮，吹向郎边去。"不必署名，桂华生已知道是公主手写的词笺，词中充满"四海一家"之意，纵有天下第一高峰，也隔不断两国的友谊，当然更阻不了两人之间的情意。桂华生读后，如醉如痴，而又豁然开朗。

再检阅那一叠书，却都是尼泊尔的古典文学，桂华生当晚就读了一晚，这一些古典文学，大半都与中国有关的，例如慧超法师所著的《往五天竺国记》，慧超是唐朝高僧，稍后于玄奘法师，他曾继玄奘之后到过印度，书中的《迦维罗卫一记》，所叙述的便是尼泊尔之行，此书已译成尼泊尔文；另外还有尼泊尔本国高僧所写的经《变文》，那是一种有韵脚的佛教文学，例如阿尼哥的《天魔本佛赞》《文殊问疾维摩诘》等等。要知尼泊尔乃是佛国，所以它的古典文学，多与佛教有关。桂华生虽然不是佛教陡，但一来这些经典文学比喻丰富，妙语如珠；二来心知这些书是公主要他看的，故此也读得津津有味。他还把所有不懂的地方记下记号，准备第二天去请教巴勃。

第二天一早，他还没有起床，已勃已先来看他了，一见面说道："你是不是今天准备去报名向公主求婚？"桂华生道："怎么？"巴勃道："你不用去了。"桂华生吃了一惊，急问其故。

巴勃道："国王有命，选拨驸马之事，暂时停顿，要待百日之后，方再举行。听说一来是因为明年的佛祖诞辰要举行无遮大会，各国的高僧异士在今后这几个月之内，将会陆续到来，其中或有求婚之人，故此稍待；二来是国王病体初愈，要公主陪伴，无暇选拔。"其实还有第三个真正的原因巴勃知而不说，那是因为国王想把公主许配给雅德星王子，雅德星正在宫中养病，国王希望在百日之内，能使他们两人回心转意。

桂华生笑道："那有什么紧要？我便等待百日，又有何妨？我正想多得一些时间，好熟悉贵国的风俗习惯。或者到各处看看。"

自此桂华生便在巴勃家中住下，白天读书，晚上帮助巴勃译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奇经八脉考》。偶而抽空也到街上走走，巴勃学问渊博，两人切磋，得益不少。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之中，只有麦士迦南回国之日，国王举行宴别，曾召桂华生进宫，但就是在那次送别的宴会上，也没有见着公主和雅德星。听御医说王子受伤太重，虽得雪莲化开瘀血，仍然未曾康复。

那次之后，国王就没有再召过桂华生。桂华生虽然察觉国王对他冷淡，却也不以为意。一日，桂华生到瑞布扬山参观莲花宝塔回来，见巴勃略带愁容，正在收拾行李。桂华生问他何事，巴勃说："勃提岗城玛清勒寺的主持请我去医病，我不能不去，看来咱们大约要分手一个月了。"

原来尼泊尔以佛教立国，除了国都的神庙之外，便以勃城的玛清勒寺最大，主持的地位极高。关于清玛勒寺也有一段著名的神话，据传古印度有一位圣人叫玛清勒，其徒哥拉拿有一次到尼泊尔访问，没有得到尼泊尔人的欢迎，一怒之下，就跑到一座山上，坐着不动，这一来天就不下雨了。国王只好到印度请求玛清勒，劝动了哥拉拿站起来，他脚一着地，天就下起大雨来了，使尼泊尔得免旱灾。国王于是下令全国，每年举行节日，表示对玛清勒的感谢，这个节日便叫做"玛清勒遮拉节"，这个节日直到现在，每年还有举行，成为尼泊尔两大节日之一。（另一个大节日是"燃灯节"，相当于中

国的元宵。每逢此日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准备丰富的食物，款待亲友，寺庙里整夜歌唱，青年男女尽情歌舞，互相拜访，热闹非常。）国王除了定下“玛清勒遮拉节”之外，并在勃提岗城（Bhatguon）哥拉拿所卧的山上，建立了一座宏伟的“玛清勒寺”作为纪念。

桂华生笑而问道：“你一个月之后，准能回来吗？”巴勃道：“来回各十天，经我医的病，从没有十天还未见好的。大约一个月总差不多了。”桂华生一算距离选拔驸马之期，整整还有五十天，便道：“我听说勃城附近一带，风景极佳，我随老丈走一趟吧。”巴勃得他同行，自是欢喜，于是第二日两人便一同往勃提岗城。桂华生怎样也料想不到，这一去也，他几乎不能回来。

第十回　幽谷寒泉困豪杰

从加德满都到勃提岗城大约有五百多里，以十日为期，每日不过行五六十里，但因为是高原地带，巴勃虽然精神健铄，到底是上了年纪的人，走一程歇一程的，每天走五六十里，也要从日出走至日落，桂华生正好趁此欣赏沿途风景。

走到了第七天，忽见前面无路可通，只在两峰之间横架着一道铁索桥，风吹铁索，摇晃作响，下面是深不可测的幽谷，还有一道大瀑布从山峰上冲下来，飞珠溅玉，水气经过阳光蒸发，山谷好象布了一层雾幕，风景奇美，但看看却不由得心头微颤。

桂华生道：“老丈，我背你过去吧。”巴勃道：“不必，我们国中，像这种铁索桥到处都有，比这条长十几廿倍的都有呢。我们都习惯了，你不必为我担心。你先过去吧，我歇歇就来。”

桂华生听他这样说，一个人便先上了铁索桥，他轻功绝顶，履险如夷，不料走至中途，铁索忽然大大的震动，桂华生发觉有异，定睛一看，只见在桥的那边，一个身材高大的黑脸僧人，正手执铁素，用力猛摇。桂华生喝道：“大和尚，你干什么？”那黑脸僧人不理不睬，用力一按，铁索下沉，随即放手，铁索蹦的弹起，桂华生大怒，喝道：“我与你素不相识，你却来谋害我！”脚尖一点，飞身掠起，落下之时，觑准铁索，轻轻一点，复又腾身飞起，这是上乘轻功中的“蜻蜓点水”之技，桂华生起落几次，看看就要飞掠到对面山峰，那黑面怪僧忽地哈哈大笑，凌空飞起，向桂华生撞来，桂华生身子悬空，急忙用左脚在右脚的脚背上一踩，借势转身，双掌奋力一推，大喝一声：“下去！”哪知这黑脸怪僧的掌力雄浑非常，绝不在他之下，四掌相交，砰砰两声，桂华生的身子竟似流星陨石一般坠下深谷，耳边听得轰如雷鸣的瀑布声音，桂华生暗叫：“不妙！”危急中一个筋斗倒翻，头下脚上，正想找寻落足之点，云气弥漫，哪里看得清楚？陡然间又觉一股大力推来，桂华生身不由己的落在瀑布之中，纵是绝世英雄，亦难抵挡那急流冲击之力。桂华生急忙闭了呼吸，过了片刻，晕眩之中忽觉压力一轻，好像身已到了实地。

桂华生运气一转，呼出了一口气，飞跃而起，睁眼一瞧，但见眼前另有洞穴，绿草如茵，杂花生树，回头一看，那瀑布好像一幅硕大无朋的水帘挂在面前，原来桂华生竟被瀑布冲到一处无路可通的幽谷！

桂华生全身湿透，正在盘算如何出去，忽听得侧面有人哈哈大笑，桂华生一望，可不正是那个黑面怪僧，但见他也像落汤鸡一样，想必也是被瀑布冲进来的。桂华生怒道：“你是何人，为何加害于我？”那黑面怪僧好像听不懂他说的尼泊尔话。发声怪笑，叽叽咕咕的骂了一顿，桂华生和雅德星王子相处多时，对印度话略懂几句，却也听不懂他骂些什么，只是听他说话中不时发出“雅德星”这三个字的声音，桂华生心中一动，伸出两只指头，指指自己，问道：“你说雅德星什么？”

桂华生这一手势的意思，表示他和雅德星乃是朋友，那黑脸怪僧“哼”的一声，摇了摇头，意殊不信，桂华生作了一个从地上将人扶起之势，叫道：“雅德星是我救的，你知不知道？”那黑面怪听不懂他的尼泊尔活，但“雅德星”这三个字音桂华生是用印度音念的，他观神察色，再看手势，猜出了话中的念意，怔了一怔，忽地面色一变，作了一个推开之势，咕咕噜噜的又

骂了几句，桂华生只听得出“骗人”、“不许你出去”三两句断断续续的字句。

桂华生疑云大起，心道：“莫非是雅德星遭了不测之祸，却怎的赖到我的头上？”看神情似乎这黑面怪僧是指他害了雅德星，双方言语不通，桂华生无法分辩，心道：“我只有脱此险境，带他到王宫去，这才能说得清楚。”主意打定，往洞口便冲，那黑面怪僧忽地大喝一声：“不准出去！”双掌一推，桂华生踉踉跄跄的倒退几步，险些跌倒。本来若论功力，他与这黑脸怪僧乃是伯仲之间，不过他在跌下之时，先被掌力一震，再被瀑布一冲，尚未恢复过来，是以相形见绌。

桂华生怒道：“我非出去不可！”一摸腰间，他的腾蛟宝剑既是百炼钢，又可化作绕指柔，平时不用之时，便围在腰间，当作腰带，幸而没有被瀑布冲走，桂华生解下宝剑，迎风一抖，向那黑面怪僧一指，喝道：“闪开！”

那黑面怪人兀立不动，说的仍然是桂华生听得懂的那一句话：“不许出去！”桂华生没法，宝剑盘空一舞，剑光暴长，心想：“看你让不让开？”哪知他刚刚舞起一朵剑花，只见那黑面僧人也拔出一把怪刀，黑黝黝的并无刀峰，刀身微弯，刀柄上却缀以宝石，闪闪发光，桂华生那一招“雪花盖顶”，本是护身的剑法，只图外闯，无意伤人，这僧人却哪里知道，见他剑光一起，立即一刀斫下。

只听得“当”的一声，火花飞溅，桂华生但觉虎口疼痛，宝剑也几乎把握不住，大吃一惊，这把刀毫不抢眼，想不到竟是沉重如斯！但见那黑面僧人亦是失声惊呼，连退几步，原来他这把刀是用上好的镔铁，加进了十几种稀有金属所炼成的宝刀，足有七十二斤之重，却被桂华生的腾蛟宝剑削了一个缺口，亦是出他意料之外。

桂华生见状大喜，心知他的宝刀虽怪，自己的宝剑还可以克制得住，立即一个箭步跳上，一招“猛虎夺路”，宝剑平推，又往外闯！

那黑面僧人勃然大怒，身形一偏，又拔出一柄拂尘，左手持刀，右手持拂尘，呼的一声，拂尘先落，迎面扫来！

桂华生是武学的大行家，见他轻轻一拂，尘尾竟是聚而不散，形如铁笔，呼呼夹风，便知这一拂之下，实是藏有极强的潜力，然而持有宝剑，也并不怎样在意，腾蛟室剑扬空一展，化成了一道银虹，便要硬把他的铁拂尘削断，哪知就在即将接触之际，尘尾忽地散开，根根如刺，万缕千丝的尘尾，好像变成了无数利针，齐刺桂华生的浑身穴道！

桂华生突然碰到这一怪招，吃惊非小，幸而他功力深厚，机警过人，一见不妙，瞬息之间，已是运气封了全身的大穴，立即用“风刮落花”之式，一飘一闪，脱出了那拂尘笼罩范围，反手一剑，又挡开了那把怪刀的一击。这几招迅如电光石火，但见剑光过处，尘尾被削了一撮，那黑僧人连声怒吼，又追上来！

桂华生虽然削断了他一撮拂尘，身上也有七处穴道给他刺中，虽然封了穴道，亦已皮破血流，心中颇为惊骇，想道：这黑面僧人不知是什么路道，不但功力深厚，而且兵器之怪，层出不穷，看来并不见得比提摩达多差了多少。

只见那印度异僧挥刀舞拂，怒吼追来，桂华生摸不透他的路数，只好守而不攻，两人功力在伯仲之间，所用的兵器，亦都是世上罕见的实物，当真是旗鼓相当，那僧人攻不进来，桂华生也闯不出去，直打到双方都精疲力竭，

谷底不见日影，暮色沉沉之际，才各自罢手，那印度异僧就盘膝坐在水帘洞口，仍然是那句桂华生听得清的印度话：“ 不许出去！”

桂华生不理会他，自向幽谷处走去，在暮霭苍茫之中，但见到处都是奇花异草，行不多远，还发现了一处清泉，泉水碧绿，凉气沁人，桂华生暗自笑道：“ 这地方倒是不错，要不是今日有此奇遇，我怎知幽谷之内竟是别有洞天。 ”他随身还带有一些干粮，吃饱了之后，再饮了几口泉水，泉水清洌微甘，饮了之后，精神为之一爽。

这一晚桂华生盘膝静坐，闭目养神，不敢熟睡，那黑面僧人也不来骚扰他，一夜无事，第二日一早桂华生走近水帘洞口，只见那黑面僧人也正在盘膝静坐，一听到桂华生的脚步声，便立即跳起来，仍然是那一句话：“ 不许出去！ ”

桂华生大为奇怪，心想：“ 为什么他不准我出去？若说他怀疑我害了雅德星，也应该与我拼命才是。难道将我幽禁在这谷中，就是他的报复之道吗？ ”当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桂华生来回漫步，见他并无伤害之意，遂又回到清泉的旁边，将最后所剩下的干粮吃了，又喝了几口泉水，想道：“ 巴勃在外面不知如何着急呢？这印度和尚不准我出去，我却是非出去不可。 ”他昨天和这黑面僧人打了半天，对他的武功路数已摸到了几成，经过一夜筹思，想试用达摩剑法中的七十二式伏摩剑破他。于是又出去和他恶斗。

这七十二式伏摩剑威猛无伦，桂华生与他恶斗，最初半个时辰果然占了上风，杀得他连连后退，快要将他迫到水帘洞口，却又给他稳住，打了半天，仍是难分胜负。桂华生心中有点奇怪，想道：“ 我与他的内力，昨天早已试出乃是半斤八两，今天我在剑法上已占了上风，他居然到了后来能够守住，而我反觉有点精神不继的样子，难道这一夜之间，他的功力加深，而我的功力却消退了？ ”

打到日影西斜，桂华生又饥又渴，反而给那黑面僧人一步步的迫退回来，只好罢手不斗，又回到昨日之处，他的干粮已竭，幸而泉中有鱼，桂华生便捉了几尾小鱼，烧熟来吃。

这清泉中小鱼甚多，烧熟来吃，味甚甘美，桂华生心想：“ 我即算被困在此一年半载，也不至于饿死了。 ”经过了这两日的观察，那黑脸怪僧似乎只是不许他出去，倒并无加害之意。桂华生放心睡了一觉，第三日一早起来，觉得精神甚好，心中想道：“ 昨日我本来可以打胜，却终于被他守住，想是前晚睡得不好之故。 ”于是又出去向那黑脸怪僧挑战，最初一鼓作气，将他迫得连连后退，但还没有迫至洞口，却又被他守稳，这一战只打了三个时辰，桂华生便渐渐感到气力不支，只好罢战。回来之后，越想越觉奇怪：“ 今日的成绩还比不上昨日，昨日一直将他迫至洞口，他才扭转劣势，而且是恶斗半天，双方力竭这才罢战的。今天却只不过打了三个时辰，而且看来对方似比自己更能持久。 ”

自此每日桂华生都与那黑面怪僧大战一场，桂华生对武功的“ 悟性 ”极高，连日苦斗，对那僧人所用的，印度佛门的上乘内功渗透了不少，对他那些古怪的招数更是熟极如流，视作等闭，可以随便应付了。他自己也觉得获益不浅，论理在功力上虽然不能速进，但最少也不会减弱，而在招数上更应该占得绝对上风，但说也奇怪。他的成绩竟是一天不如一天，到第十天，他与那黑面僧人只打了一个时辰，便已感到倦意，那时，他有达摩剑中的“ 大须弥十七式 ”已是完全将对方的退路封住，只是出剑无力，眼看对方随意出

手，便轻描淡写的将自己精奇奥妙的剑招化解于无形，心中无限着急，却是毫无办法，打到后来，桂华生渐知不妙，觑准对方破绽，不敢冒险求逞，用尽浑身之力，一招“鹰击长空”骤下杀手，若在往时，这一剑非把对方刺个透明窟隆不可，哪知这一次却是力不从心，剑势欲速反缓，剑尖眼看就要刺到那黑面僧人的脑口，却被他倒转拂尘，轻轻一卷，“当啷”一声，登时将桂华生的腾蛟宝剑夺出手去，甩在地上，那黑面僧人哈哈大笑，仍然回到湖边盘膝静坐，根本就不再理睬他了。

桂华生拾回宝剑，一片茫然，多日来的怀疑，这时已得到了证实，并不是那黑面僧人的功力高了，而是自己的功力减了，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之中，一天一天的减退，自己正当年富力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遭受了这次败绩，桂华生一连数日不敢出战，每日只是练内功，自觉在武学的原理上，比起以前，又渗透了不少诀窍，但奇怪的是：真气运转，却反而不似以前的流畅自如。到了一天早晨，他神手到泉水里捕鱼，但觉泉水寒冷之极，几乎不能忍耐，这又是前所未见的现象，这现象只能有一个解释，他的功力已减弱到不能抵抗寒泉的地步！回忆以前在奇寒的冰窟之中尚可忍受，如今竟连鱼儿可以生存的泉水，自己亦觉触手生寒，不觉心灰意冷！

再过了若干日子，桂华生连初来之时，经常可以搬的大石也搬不动了，虽然他自己并没有感觉生病，但体力比之一般的壮汉，却也强不了多少了！桂华生试出了自己的体力，当真是万念皆灰，伤心欲绝！

举头一看，日影西移，晚霞如血，桂华生喟然叹道：“又是一个白天将过去了。”他自从发觉自己的功力消减之后，无心再算日子，自己也不知道在洞中已过了多少时光？眼看日落花残，脑中百感交集，想道：“难道我竟会在这幽谷之中，渐渐的衰老死亡，就像这谷中的野花一样，自生自灭，无人知晓？”想至此处，手摸剑，便想拔剑自戕。

脑海中忽地浮出公主的倩影，桂华生叹了口气，轻轻将宝剑又插入鞘中，想道：“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晚风吹来，隐隐听那印度僧人的笑声，桂华生已有许多日子未曾和他交手了，听到他的笑声，痛恨之极，跳上一块岩石，远远望去，但见那个印度僧人挥刀狂舞，桂华生功力虽失，但仍然是一个武学的大行家，看一会，心想：“原来他从我的达摩剑法之中也领悟不少新招，看来我与他恶斗十天，彼此都得益不浅。”想起自己的雄心大志，要寻求绝世的武功，这一年多来，已有了不少收获，心中稍稍安慰，对那僧人的恨意也减了几分。只是体力日衰，身囚幽谷，纵然渗透了上乘武学，又有什么用处？

只见那僧人挥刀疾舞，随意劈下，刀锋所触，岩石应手而裂，桂华生心起疑云：“为什么我的体力日衰，而他的功力却是丝毫不减？”又想道：“若是他如今要取我的性命，真是不费吹灰之力。”如此一想，更觉得那笑声刺耳钻心，黯然跳下，不敢再看。

又过了好多天，桂华生身体更衰弱了，他初来之时，是用手捕鱼，后来感到泉水太冷，便做了一个木叉叉鱼，这一日他手举木叉也觉吃力了，好久，好久，都没有叉到一条鱼，想起身怀绝枝，竟然困顿如斯，不觉悲从中来，难以断绝，卧在泉边，暗暗叹气。

忽听得有窸窸窣窣的声音，似是有人向自己行来，桂华生心道：“莫非那个印度僧人来了？”睁眼一瞧，几疑是梦，你道是谁，原来竟是巴勃，但见他衣衫破烂，手上脚上都有一条条的伤痕，但双眸炯炯，精神却似非常兴

奋。

桂华生又惊又喜，急忙问道：“ 这不是梦么？你是怎么来的？ ” 巴勃道：“ 我是从后面的山路来的。 ” 幽谷后面，峰壁干丈，荆棘满途，桂华生功力未减之前，也不敢起过从这条路逃走的念头，听巴勃说是从这条路来的不禁睁大眼睛。巴勃笑道：“ 我本来也是不知道山后有路可通的，玛清勒寺有个行脚僧人，曾经到过这幽谷采药，他告诉我，后面这一座山有一个很深的山洞，幽谷外面有条山溪，水流湍急，可以乘木筏入到洞中，出了山洞之后，有一条很狭窄的山路，可以通到这里，不过难走得很，我爬了两天两夜，才走到这里来。衣裳都被勾破了。 ”

桂华生有许多疑问，暂时且都搁在一边，先问道：“ 请你看看我是什么病？ ” 巴勃笑道：“ 不必诊治，你没有病！ ”

桂华生精神勃振，一跃而起，叫道：“ 我真的没有病吗？ ” 挥了一下手臂，忽又颓然说道：“ 我不相信，我怎的会没有病？ ” 巴勃将他按下，说道：“ 你觉得身体虚软，四肢乏力，是也不是？ ” 桂华生道：“ 这不是病么？ ” 巴勃道：“ 这不是病，这是因为你多饮了寒泉之故。这泉水清洌可爱，但那阴冷之气却最为损耗人体。以前我国有一个药物学家，曾到过这里作试验，据说这里地质特别，泉水中缺乏某些矿物质，他把一批鱼苗放下去，鱼儿长大了都是没有骨的。 ” 桂华生道：“ 怪不得泉中之鱼，如此甘美，我还把这些无骨鱼当成佳品呢。原来是那个药物学家所养的，一直繁殖至今。 ” 巴勃道：“ 所以只要你出了这个幽谷，根本不必用药，过了一年半载，身体便会如初，功力也自然恢复原状。 ” 桂华生道：“ 那印度僧人只怕不会让我出去，他的功力，倒没有减退呢。 ” 巴勃道：“ 哪个印度僧人？就是那天将你撞下幽谷的那人吗？ ” 桂华生道：“ 正是。 ” 将困在幽谷的经过情形，详细对巴勃说了一遍。

巴勃道：“ 他饮的大约是取自瀑布中的山水，那是从上面高山流下来的，对身体没有影响。不过，听你这么说，我倒糊涂了，他为什么不许你出去？ ” 桂华生道：“ 我还以为你在外面探听到了个中原委。 ” 巴勃道：“ 我以为是王子派人害你的，却怎的弄出一个武功极为高明的印度僧人出来？ ” 桂华生道：“ 哪个王子？ ” 巴勃道：“ 当然是敝国的那个王子。 ”

原来那天巴勃见桂华生坠下幽谷，心中当然是惊骇非常，可是他不懂武功，欲救无从，只好先到那勃提岗城，为玛清勒寺的主持看病，到了玛清勒寺之后，才知道原来是王子劝他来给主持治病的，王子还有信给主持说，说是等巴勃医了他的病之后，准备隆重的迎接巴勃回去，封他做太医，巴勃本来是国中第一名医，对他做太医正是实至名归。因为王子有话交待，所以巴勃医好主持之后，屡次辞行，主持都留住不放，要待王子来接，王子却又迟迟不来。巴勃看出其中跷蹊，又知道主持左右也有王子的亲信，遂不敢请求主持派人去营救桂华生。

幸而玛清勒寺有一个行脚僧人，与他甚为知己，告诉他谷中通路的秘密，巴勃是得了他的帮助，悄悄的逃出玛清寺的。桂华生吃了一惊，道：“ 这么说，我困在谷中岂不是有个多月了？ ” 巴勃屈指一算，如有所感，喟然叹道：“ 距离考选驸马之期只有三天了，你恐要赶不上啦！ ”

桂华生心中一阵难过，勉强笑道：“ 我但求能逃出生命，已是万幸，哪还敢有此奢望，尚婚公主？ ” 巴勃道：“ 以你的体力，要爬过那段山路，确是难以。好在我带有一根从贵国来的人参，那是给主持医病用剩的，你赶快

服下，振奋精神，支持两三天大约没有问题。”

桂华生将那人参嚼了一段，道：“好吧，趁那个印度僧人没有发现，赶快走吧！”两人放轻脚步，靠着树木花草的掩蔽，走到谷后的那座山脚，桂华生正自欢喜，忽听得有磔磔的怪笑之声，回头一看，只见那个印度僧人，已是如飞赶至！

只听得那黑面僧人冷冷说道：“不许出去！”巴勃懂得几句印度话，急忙说道：“你们的王子现在正在宫中，他和桂华生是好朋友，你若不信，我可以带你去看他。”那黑面僧人说道：“不行，出到外面我就没法制住他了。除非你将王子带来见我。”

桂华生看他们的神色，知道这黑面僧人绝对不会放他，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之火又告熄灭，不仅长叹一声，说道：“好吧，看来我是命中注定，要困死幽谷了！”纵身一跃，撞向岩石，却被那僧人一把提了回来，桂华生怒道：“你不许我出去，我要死都不行么？”那黑面僧人不知道他说些什么？仍然是那句桂华生听得懂的印度话：“不许出去！”

就在这时，忽听得一声佛号，巴勃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用印度话斥道：“阿迦罗休得无礼！”桂华生却听得雅德星用尼泊尔话说道：“桂兄好吗？小弟来了！”

那僧人放开了桂华生，垂手低头，满面惶恐之色。桂华生抬头一看，只见雅德星和一个须盾俱白的印度老僧人，已站在自己的面前，桂华生几乎疑心是在梦中，想不到竟有那么凑巧的事，那黑面僧人刚刚说到雅德星王子，雅德星王子就来了。

雅德星道：“这位是家师龙叶上人。”桂华生又惊又喜，急忙行礼，龙叶上人离他有丈许之遥，双手作势一扶，桂华生但觉有一股极柔和的力量，将自己轻轻托起，力量虽是柔和，却是令人抗拒不得，桂华生不禁骇然，心想：“龙叶上人果然名不虚传，这股真力比金刚掌的猛力要精纯得多，中国的天山七剑，已先后凋谢，环顾宇内，如今具有这等上乘内功的，只怕只有他一人了。”

却听得龙叶上人用中国话说道：“敝师弟无礼，老衲替他赔罪了。”桂华生这才知道这个黑面僧人乃是龙叶的师弟，颇为奇怪他们两师兄弟的功力竟是差得如此之远！桂华生有所不知，龙叶和他师弟阿迪罗年纪相差了三十岁，而且阿迦罗是婆罗门外道；虽然得师傅授了上乘武功，却怎比得上龙叶大师妙悟了上乘佛法后，以超人的定力和智慧，所渗透的武功？

桂华生道：“阿迦罗大师一时误会，晚辈怎会见怪？”龙叶大师道：“你胸怀豁达，颇有佛根，我这个师弟可不行，修行了几十年，贪嗄知念，尚是无一能免！”说罢返了身，用印度话和他的师弟详说因果。

这边厢雅德星王子则和桂华生说这件事的经过。原来他的国王有事，阿迦罗奉王命来召他回去，却正碰到他在病中，昏迷未醒。尼泊尔王子骗他说是桂华生打伤他的，还把桂华生的相貌画给他看，阿迦罗大怒，就要将桂华生捉来报仇！

尼泊尔王子对阿迦罗说，这个中国少年武功极高，不可轻敌。尼泊尔王子算准了桂华生和马勃在前往勃提岗城的路上，必定要经过铁索桥，教阿迦罗趁那时机偷袭，又告诉他幽谷寒泉的秘密，若是偷袭不成，只要将桂华生迫下幽谷，便可不费气力将他困毙。

阿迦罗放心不下，临走之前，又入宫看了雅德星一次，这次恰好尼泊尔

王子不在，雅德星又刚刚清醒过来，一听阿迦罗说出尼泊尔王子的毒计，又惊又急，厉声说道：“你若伤了那中国少年的性命，我非但不认你做师叔，从此也永远不回故乡。”雅德星受了提摩达多的重创之后，身体极弱，一急之下，说完了这几句话便又昏迷了。阿迦罗大惑不解，也曾怀疑尼泊尔王子说的不是实情，但一想以尼泊尔王子的身份，纵算他与桂华生有私仇，也不必假手自己，转念一想，莫非是雅德星王子要亲自与桂华生算帐，或者是还要问他口供？阿迦罗因为要赶着上路，同时御医见雅德星昏倒，他们听不懂印度话，虽然不知阿迦罗与雅德星说些什么，但却埋怨他不该刺激病人，并立即将雅德星移入静室，在今后数日之内，严禁外人探访。因此阿迦罗只好留下一封信给雅德星，便匆匆走了。

阿迦罗抄小路赶到了桂华生的前头，在铁索桥边守候，依照尼泊尔王子的说法实行突袭，哪知桂华生的功力与他半斤八两，凌空互搏，双方都给震下深谷，幸而雅德星有话吩咐在前，故此阿迦罗只是不许桂华生出去，并没有伤他性命。

雅德星王子将这一段经过详细说完之后，微微一笑，又道：“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公主考选驸马之期，距今只有三天了。听尼泊尔国王说，这一次无论如何要选出驸马，即算所有的人都不合公主所定的标准，也要择优而取。桂兄，这一个机会，你万万不能错过。我现在知道得非常清楚了，公主深心所爱的只你一人。”

桂华生苦笑道：“小弟得以逃出生命，实已万幸。对婚事不敢再存妄想。”雅德星道：“这却何为？兄台若把小弟当做朋友，请把疑难直说。”桂华生道：“一来我没有报名，二来只有三天，小弟也赶不回去。”

雅德星哈哈大笑道：“小弟早已替你报名，那朵雪莲当做你的礼物公主也收下了。现在在国王的心目之中，也早已把你当作未来的乘龙佳婿了呢！”原来雅德星病愈之后，在国王面前极力为桂华生揄扬，国王知道雅德星回国在即，公主又知恋桂华生，只得由他去了。

雅德星又笑道：“至于你怕在三天之内，赶不回加德满都，这个你不用担心，只要你功力恢复，这几百里的路程算得了什么？你这次因小弟得祸，便着落在小弟身上，管教你因祸得福便是！”

龙叶大师接着说道：“我的师弟将你困在幽谷，致令你功力消失，现在老衲便即替你恢复功力，作为赔罪！”说罢将手掌贴在桂华生的背心，桂华生立刻感到有一股热流，通过全身。

龙叶大师道：“我现在用佛家的昆罗通关大法为你充实内力，这比你们中国武学中的推血过宫，功效更大。中印的上乘内功虽稍有差异，但原理却是一样，你如不懂瑜伽功夫，就用你们中国的吐纳法运气和我配合，也一样可以。”桂华生道：“弟子经过阿迦罗大师半月来的指教，对印度的上乘内功，不敢说已经渗透，但自信也稍窥门径。”龙叶大师笑道：“你对于武学，真有慧根，瑜伽气功中的托玉泉一功，你懂得吗？”桂华生道：“略解皮毛。”龙叶大师道了一个“好”字，将桂华生倒提起来，头下脚上，双掌贴着他的足心，以极精纯的内功，替他恢复真力。原来足跟的穴道称为“涌泉穴”，亦称“玉泉穴”，头下脚上，故此称为“托玉泉”。

龙叶大师一面替他恢复真力，一面指点他瑜伽气功的诀窍，桂华生心领神会，依法运功，但觉一股极柔和的力量，从“涌泉穴”慢慢上升，所至之处，舒服非常，大约过了一顿饭的功夫，已是功行百穴，气透重关，龙叶大

师微微一笑，道：“ 居士试看功力如何？ ” 双掌一收，桂华生手心按地，跃起身来，随手一捏，将一块石头捏碎，功力非但没有减退，而且胜似从前，更值得庆幸的是，桂华生经过与阿迦罗的十余日恶战，又得了龙叶大师的指点，从此对中印两大流派的上乘内功，均会渗透，以后融合贯通，终于成为一代的武学大家，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且说，桂华生因祸得福，对龙叶大师衷心拜谢。龙叶大师道：“ 不必多礼，你应该赶路啦。从谷后面那条山路起，路既难行，又耗费时日，还是从水帘洞穿出去的好。 ” 桂华生看了巴勃一眼，心中想道：“ 以我和阿迦罗等的武功，拼个全身湿透，穿过瀑布还不算难，但巴勃年迈力衰，纵然有人背他出去，他也经受不起这瀑布的冲击之力。 ” 龙叶大师似乎看破桂华生的心意，微微笑道：“ 都请放心，但随我来！ ” 桂华生这才想起龙叶大师和雅德星乃是从前面来的，看他们的衣履，只是鞋面略湿，心中甚觉奇怪。

龙叶大师领队先行，到了瀑布前面，双掌合什，忽地一分，但见那股瀑布也随着他的掌势左右分开，桂华生咋舌难下，心中想道：“ 如此绝世神功，即凌未风大侠复生，恐怕亦不过如是。 ” 一行五众，就在雷鸣般的瀑布之下，穿出了峡口，龙叶大师背起了巴勃，攀登那百丈的峭壁，桂华生等人各自施展上乘轻功，跟在后面。结果还是龙叶大师先到，等了许久，桂华生，阿迦罗和雅德星才相继而来。

桂华生被困幽谷，经已月余，这时重见天日，恍如隔世，雅德星道：“ 小弟这次得以结识桂兄，深情厚谊，终身不忘！ ” 与桂华生依依不舍的道别，桂华生对这位异国友人，也是同样的难舍。临别时雅德星说道：“ 据小弟所知，公主的求婚者虽多，其中只有波斯的武士邓南遮，兄台应该稍加注意。 ”

桂华生拜别龙叶大师和雅德星，赶到加德满都，正好是考选驸马的前夕。

第十一回　华堂武士拼生死

桂华生仍在巴勃家中，第二天便参加初试，应试者共有一百二十四人，初试共有三道题目，一是驰马射箭，二是举千斤石担，三是斗御园狮虎。试弓箭，桂华生连发十箭都中红心。举千斤担，桂华生只用了单臂之力，但将石担举起，绕场三匝。最后斗御园猛狮，桂华生仅仅用了一支香的时刻，便把狮子降伏，将它当做马骑；初试三关，不费吹灰之力，全都通过。其余的一百二十三人，却被淘汰过半，剩下来能够参加复试的只有四十七人。

桂华生初试合格之后，尼泊尔王子便亲自到巴勃家来向他道喜，并送了许多礼物给他。桂华生明明知道他是故意拉拢，也明明知道这次被困幽谷，乃是他从中挑拨阿迦罗，但碍于国王情面，自己又是外国客人，这一切都只好放在心中，不予说破，对王子也虚与委蛇。一到王子走后，便托巴勃将那些礼物都分与穷人，酒肉等食物则防它有毒，全部扔下沟渠。

初试过后，第三天举行复试，复试只有一个题目，由公主派出四个宫女，轮流与各人比剑，能胜得过宫女的便有资格参加最后选拔，题目似易实难，这四个宫女的剑术都是公主亲授，而且也都会用冰魄神弹，参加复试的四十七人，有二十七人斗剑失败，有三十人被冰魄神弹打下擂台。桂华生碰到的那个宫女，正是那晚从御林军总管别墅接他进宫的那个宛兰星，桂华生以金刚指的功夫弹开了四颗冰魄神弹，到第十二颗便将她打败。宛兰星下台之时，向他微微一笑，低声说道：“ 公主叫你背熟她送你的那几本书。 ”

除了桂华生外，还有六个求婚者也都通过了复试。第一个是波斯武士邓南遮，第二个是希腊一个小邦的王子克雷斯，第三个是尼泊尔的本国武士拉汗图，第四个是印度武士摩农，第五个是阿富汗的一个牧场场主朗纳，第六个是中亚细亚撒马尔罕王国的一个青年公爵哈巴德。连桂华生共是七人。国王将他们七人安顿在贵宾馆里，宾馆建筑在瑞扬布山山麓，下临夏兰德河，风景甚是幽美。

住进宾馆的这一晚，国王特赐美酒，让他们在大厅欢宴，以前这七个人各住一方，初试复试时各自举行，今晚方是第一次正式会面。桂华生踏入大厅，那六个人都已先到了，桂华生和他们一一招呼，只觉得每一个人的眼光中，都好似含有敌意。只有希腊王子克雷斯比较洒脱，但神情冷傲，和那班人也似是落落难合。轮到邓南遮时，桂华生暗暗留心，但见他也狠狠的盯着自己，桂华生心中苦笑，想道：“ 何以他对我特别仇视？难道他知道了公主意属于我么？ ” 留心观察，不但是邓南遮，其余各人，除了希腊王子克雷斯之外，也都是互相仇视。不过邓南遮对他，特别表现得显著。桂华生大大方方的和邓南遮握手招呼，双掌一接，桂华生忽觉邓南遮用一股极大的暗劲，意图震伤他的经脉。

桂华主佯作不知，暗中以极上乘的内功消解对方猛劲，邓南遮用力一握，只觉桂华生手掌绵软，脸上丝毫没有痛苦的神色，邓南遮试不出桂华生的深浅，心中诧异非常。希腊王子克雷斯在一旁暗暗发笑。邓南遮只得放开了手，向桂华生敬酒。

这几个人因为早已蓄意向公主求婚，都学会了讲尼泊尔话，彼此之间，可以自由交谈，然而他们彼此之间，却又互相敌视，场面显得甚是尴尬。邓南遮向桂华生微微一笑，说道：“ 看来这驸马非君莫属，我们都是来陪考的了。 ” 桂华生道：“ 哪儿的话，公主武功绝世，只怕明天我一上台就会给她

打下来。”尼泊尔武士拉汗图说道：“桂华生或不至于，小弟却自问绝不是公主的对手。昨日我赢那宫女，也赢得极是艰难。”克雷斯微笑道：“我侥幸得以参加决赛，但求一见公主的姿容，于愿已足。我们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有一句话：最美的东西就是你不能占有的东西。占有之后，美感可能反而减弱了。公主之美，举世闻名，我希望见她一面之后，永远留下美好的记忆，至于说到要娶公主为妻，我连想也不敢想，只觉得如一涉想，便是对她的亵渎。”邓南遮哼一声，道：“好一个超世绝俗的诗人！”桂华生心中却道：“对她美的看法，他也不敢赞同。只要两心如一，你会觉得她一天比一天美，现在美，将来也美。华玉妹妹纵然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在我的心目之中，也必定仍然是一个绝世的美人！不过他这番话却是实在的对公主虔诚的颂赞，他们希腊的哲理也确是耐人寻味。”不知不觉，对克雷斯有了好感。

国王的使者说道：“多谢诸位对我国公主的赞美，现在我代表国王向诸位各敬一杯。”第一杯便是先敬桂华生，桂华生毫不在意的一杯喝尽，见他敬到邓南遮时，邓南遮的脸上忽露出诡异的笑容，桂华生心中一沉，试一运气，竟似略有阻滞。

酒筵将散，公主贴身的侍女宛兰星忽然到来，也向各人说道，是奉了公主之命，前来敬酒，众人大喜，纷纷干杯，轮到桂华生时，从宛兰星手上接过酒杯时，宛兰昱悄悄的塞给他一个小纸团。

桂华生喝完了酒，急忙推说不胜酒力，有点头痛，先回房间歇息。打开那小纸团一看，里面有一瓣天山雪莲，纸上有几行字写道：“父王送来的酒，是经过我堂兄之手的，我怕他有所不利于你，特送来雪莲一瓣，并请你以后事事当心。”桂华生大吃一惊，果然觉得有点神魂困倦，急忙将雪莲嚼下，并以瑜伽气功运转真气，过了半个时辰，才觉精神清爽。原来那个使者也是与王子串通的，酒倒不是毒酒，这并非王子不敢下毒，而是怕闹出事来，各国的求婚者都还在此，有损尼泊尔威誉。但酒壶却是内藏机关，斟给桂华生的那杯酒，乃是“百日醉”，纵然内功多好，饮了之后，不至即行醉倒，但精神却必定不支，非过数日不能复原。

桂华生暗叫“好险”，踱出房门，只听得厅中还在闹酒。克雷斯正在弹他的七弦琴。

琴声悠扬，开始时柔和之极，像是情人的赞美诗；继而高亢激动，又似是出征前夕的誓辞。克雷斯抱着七弦琴跳舞，忽而放声高歌，苍凉凄惋，唱得人人心弦颤动；尼泊尔武士拉汗图道：“你唱的是什么歌？”克雷斯见有人欣赏，弹得更加起劲，答道：“是我们希腊一个无名诗人的诗，这首诗是赞美古代的艳后海伦的，希腊诸邦曾为她打了一次十年战争。”拉汗图甚感兴趣，说道：“你唱得很好听，可惜我听不懂。你用尼泊尔话再唱一遍，让大家听听。”克雷斯本来是一个诗人，不假思索，立刻将这首赞美诗用尼泊尔话唱出来，这首诗美丽之极，桂华生听得出了神，在心中暗暗将它译成中国的文字。歌词的大意是：

你是米兰的香花，高卢的玉桂；
你是南非的玛瑶，印度的菩提；
大地上所有的东西都不足与你比拟，
天上的女神也为你失去了光辉！
你颊上的笑容像初开的玫瑰，
雄师十万愿为你视死如归。

一曲未终，忽听得“砰”的一声，邓南遮将一个酒杯用力掷去，玻璃杯碎成片片，将克雷斯的琴弦都割得寸寸断了，桂华生在楼梯口望下来，见状也不禁吃了一惊，邓南遮的这手绝技确是惊人，用力的均匀，妙到毫巅，玻璃杯刚刚碎成七片，而每一片玻璃又恰恰将一根根琴弦从中间割断，这比起中国武术中“满天花雨”的暗器手法，要难得多多！

七弦琴哑然无声，克雷斯怔了一怔，只听得邓南遮大骂道：“鬼叫什么？你要死便死，老子可不陪你！”克雷斯大怒道：“你不爱听便闭了耳朵！怎么打坏了我的七弦琴？”邓南遮喝道：“你再多说一句，我便将你也像七弦琴一样打个稀烂！”克雷斯抱起六弦琴喝道：“你敢？”邓南遮叫道：“我有什么不敢？”手一扬，两枚大红苹果又脱手飞出，将克雷斯的七弦琴打落地上。印度武士摩农同情克雷斯，顺手拿起餐桌上的刀叉便向邓南遮飞掷，阿富汗的求婚者朗纳也帮着克雷斯骂道：“岂有此理，世上竟有你这样蛮不讲礼的东西！”邓南遮哈哈大笑，说道：“我也弹给你们听听！”十指疾弹，将摩农掷来的刀叉都弹得如箭飞回，朗纳冷不及防，竟给一把餐刀削掉了半边耳朵。邓南遮大叫道：“好极，好极！今晚咱们就先来一场决斗。哈巴德，你有胆么？”撒马尔罕的公爵哈巴德叫道：“邓南遮，我来帮你！”大厅内几个求婚者登时打成一团，只有尼泊尔的武士拉汗图因为份属主人，不敢参加，跑出厅去大声呼唤。

桂华生心想：“呀，他们怎的喝得醉成这样？”跑下楼梯一看，只见邓南遮目露凶光，拳势刚猛之极，激战中朗纳中了一拳，摇摇欲倒，摩农反掌一劈，打不中邓南遮，却把哈巴德的脸打得开了花，邓南遮趁热一拳向摩农打去，摩农会瑜伽功夫，邓南遮拳头从他肩上滑过，将一个大花瓶打得粉碎！

撒马尔罕的求婚者哈巴德帮助邓南遮，拳风虎虎，凶猛异常，他见邓南遮被摩农缠住，便来攻击克雷斯，克雷斯温文尔雅，拳术却是超妙非常，哈巴德运拳如风，一连打了七八拳都没有打中他，最后一拳哈巴德和身扑上，却被克雷斯一记分手勾拳，哈巴德的双拳都被格开，克雷斯趁势拿着他的手腕，向后一拗，喝道：“还要打吗？”桂华生暗暗喝彩，心中想道：“克雷斯这一记分手勾拳，足可与中国鹰爪门的大擒拿手比美！”

看着哈巴德就要被克雷斯制服，哪知此人精于摔跤之技，脚尖一勾，克雷斯立足不稳，反而跌倒，哈巴德左手一穿，从克雷斯时下穿过，反扭他的手腕，两人在地上滚了几滚，只听得“吧哒”两声，哈巴德着了一记耳光，克雷斯的胁下也被他重重的打了一拳，两人跳了起来，哈巴德嘴巴一张，喷出一口鲜血，原来他已被克雷斯打落了两颗门牙。哈巴德大声怒骂，两人又狠狠的互相扑击。

那边厢邓南遮与摩农恶战，也是凶险异常，摩农的瑜伽气功已练到八成火候，但邓南遮的拳势有如排山倒海而来，片刻之间，摩农已连中了七八拳，虽然每一拳都被他以上的乘的印度内功卸开劲力，终于禁受不住，中了第八拳之后，已是大汗淋漓，头上冒出热腾腾的白气！桂华生乃是武术的大行家，最近又渗透了印度内功的秘奥，见此情形，知道摩农的真力消耗太甚，再战下去，必然不是邓南遮的对手，果然接着一拳，邓南遮便把摩农打得摇摇晃晃，邓南遮打得性起，摩农已经败退，他居然扑上去又是一拳！

桂华生心想：“我再不出去，只怕要闹出人命来了！”眼见邓南遮拳头正向摩农的天灵盖落下，桂华生自楼梯上凌空一跃，捷如飞鸟，人未落地，右手一勾，己勾着了邓南遮的拳头，左掌轻轻一推，以绝妙的巧劲将摩农推

开。

邓南遮大怒喝道：“ 好呀，你们以多为胜吗？ ” 左拳连环攻出，右拳也运功前推，桂华生以单掌之力，竟然接不住他的猛力，只得放开了他的拳头，正想说话，突然间哈巴德和朗纳都同时向他袭来，桂华生因为早知道哈巴德是邓南遮的伙伴，跃下之时，便已预防他的袭击，但那个朗纳刚才却是帮克雷斯的，而且还曾被邓南遮击中一拳，他突然倒戈反向，桂华生却是意料不及，冷不及防，背心竟然结结实实的被他打了一拳。

克雷斯怒道：“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卑鄙！ ” 一个转身，出手如风，也结结实实的打了朗纳一拳，正想再打哈巴德，桂华生叫道：“ 都请住手，咱们在此作客，这样胡闹，岂不是太笑话吗？ ”

邓南遮冷笑道：“ 你懂不懂武士的规矩，为美人决战，乃是我们武士光荣的传统，有什么笑话？哼，你自己胆怯，还敢笑话我们？你们中国人都是胆不鬼！ ” 话未说完，趁着桂华生未曾留意，冷不防照着桂华生的胸口又是一拳。

桂华生有心试他气力，挥臂一格，但听得“ 蓬 ” 的一声，邓南遮倒退三步，桂华生上身也微微一晃，心中一凛，想道：“ 这厮恶斗了半天，居然还有如此气力，确是不容小视。 ”

邓南遮更是吃惊：原来这一场决斗，乃是他和尼泊尔王子安排好了，要等桂华生上钩的。其中还有两个同谋者乃是撒马尔罕的哈巴德和阿富汗的朗纳。他们本早就想向桂华生挑衅的，只因桂华生未待席散，便先回房歇息，故此他们改向克雷斯挑衅，有意将桂华生引出来。并有意叫朗纳帮克雷斯，使得桂华生对他不加防备。至于摩农则是对他们的阴谋毫不知情，激于义愤去帮克雷斯的。邓南遮他们也便趁此时机，一石两鸟，顺手将摩农和克雷靳打得重伤。

邓南遮自恃是波斯的第一名武士，又知道桂华生已饮了王子的“ 百日醉 ” 药酒，更兼有朗纳偷袭成功，满以为桂华生不堪一击，哪知双臂一交，自己的神力竟然给他比了下去，焉得不惊。但见桂华生踏上一步，冷笑说道：“ 邓南遮我接受你的挑战，咱们一对一比个输赢。 ” 邓南遮凶焰大减，眼珠一转，说道：“ 很好，咱们就以一支红烛为限，若是一支红烛烧完，我还打你不倒，那么我愿意诚心的和你交个朋友。 ” 桂华生想起提摩达多那晚和他比武的情形，心中暗笑：“ 你这厮怎比得上提摩达多，却居然也用他的办法。 ” 其实办法虽然相同，心情却完全两样。提摩达多是自量在蜡烛烧完之前，必定能把桂华生击败；而邓南遮却是怕输给桂华生，不过自量在烧完一支蜡烛的时间之内，大约还可以支持得住而已。

桂华生道：“ 好，我接受你的条件，在红烛烧完之后，咱们若是不分胜负，我也愿意和你交个朋友。 ” 邓南遮高声叫道：“ 哈巴德，朗纳，请你们来作公证，我和桂华生比拳，准若是动用兵器或其他暗器，就是不尊重自己武士的身份，并应该立即判输。 ” 原来他已从尼泊尔王子之处，打听到桂华生有一把宝剑，同时他从武学的典籍中，知道中国剑客暗器的花样最多，他虽然也懂得使用暗器，却是不敢和中国来的剑客较量，故此只提出较量拳脚上的功夫。

哈巴德应了一声，声音含糊不清，而且颤抖得非常厉害，原来他已被克雷斯打得重伤，连两颗门牙也打折了。不过他还是挣扎着走出来。至于朗纳，却不见了踪迹，克雷斯摇摇晃晃的走出来道：“ 我来作证人。哈巴德啊，邓

南遮是你的朋友，桂华生是我的朋友，咱们大家可都不许偏袒啊！”他在刚才混战之时，脸上被抓了几道伤痕，小腹又中了哈巴德的一记重拳，受伤之重，实不在哈巴德之下。

两人摆好阵势，如箭在弦，正待公证发出口令。克雷斯微微一笑，拿起一个银盘，一柄餐刀，向桂华生说道：“桂华生，我在作公证之前，先以朋友的身份预祝你的胜利。我准备为你奏乐。”“当”的一声，敲了银盘一下，高声叫道：“为了中国和希腊的光荣，我的朋友，请你奋勇作战！”

邓南遮圆睁双眼，喝道：“你等着奏丧乐吧！”克雷斯笑道：“你不必如此恐惧，我的朋友不会将你打死的。”当、当、当，敲了三下银盘，数到“三”字，邓南遮双臂箕张，蓦然一压，便要擒拿桂华生的双腕，桂华生身法何等轻灵，连衣袖也没有给他触着，一个转身，疾身“斜挂单鞭”一次，切他脉门，邓南遮双手虚抱，倏地交叉一剪，横肱一撞，硬功之中又含有化势，桂华生心想：“波斯与中国印度一样，同是文明古国，在武术上果然也足以自成流派，这一招就是中国武学中所没有的。”

邓南遮解开了桂华生的攻势，立即反攻，拳势粗犷，手脚起处，全带劲风，功力竟似不在中国一流的大力金刚手之下，桂华生有意将他戏弄，仗着轻功比他高明得多，展开了“八卦游身掌法”与他游斗，但见人影翻腾，拳风虎虎。桂华生以绝顶轻灵的身法，左边一兜，右面一绕，进如猿猴窜枝，退若龙蛇疾走，起如鹰隼飞天，退若猛虎伏地，但见四面八方都是桂华生的身影，邓南遮倒吸了一口凉气，他那极刚猛的掌法本来是主攻的，这时却不得不缩小圈子，护身防守，饶是拳势紧密，遮拦得风雨不透，在不到一刻钟的时间之内，还是中了桂华生几掌。但因为桂华生使的是游身掌法，讲究轻灵翔动，一沾即走，掌力不够劲道，邓南遮有一身横练的功夫，铜皮铁骨，捱了几掌，虽然也觉得疼痛，却也还挺得住。

激战中桂华生眼光偶然一瞥，忽见克雷斯脸上现出焦急的神情，原来在不知不觉之间，那根红烛已烧了过半了。桂华生心想：“克雷斯王子盼望我得胜，我可不能辜负他的心意。”掌法一变，疾抡攻势，掌劈指戳全都是“达摩秘笈”中的上乘武功，邓南遮渐渐有点招架不住，桂华生觑准一上破绽，喝一声“着！”霎眼之间，连点了他“天枢”“地阙”“归藏”“风府”“玉枕”五处大穴，寻常之士，被点中一处，就必将晕倒无疑，纵有一等一的武功，被一连点中这五处大穴，也难禁受。却不料邓南遮哼了一声，好像醉汉一般跄跄踉踉的倒退几步，虽然是面色惨白，摇摇晃晃，却并没有跌倒。

原来在波斯和欧洲，有一种武功，叫做“子午流闭血法”，相当于中国点穴的功夫，不过要对准时刻，在相应的时刻点中了敌人相应的部位，亦足以致人于死。邓南遮精研过“子午流闭血法”，也学过防御的方法，他本来也想过用这方法制胜，只因桂华生身法太快，他根本触不到桂华生的身体，这方法自是应用不上。但桂华生用点穴法制他，他的防御方法刚好用上了，就在桂华生指尖将触未触的一刹那，他的身体便立起反应，将全身血液在那几秒钟的时间内，暂时停止流动，中西的武学原理，本就相通，这一来居然被他避过凶险。但他这种方法却也不是最适当的应付之法。（最适当的方法是中国上乘武功中的闭穴功夫。）故此被点中之后，还是感到一阵阵的酸麻！

邓南遮心中大震，想道：“中国的点穴法果然是神奇莫测，比起我们的子午流闭血法来，可要厉害得多！”他本来是准备捱过这一支烛光的，但被桂华生点了他五处大穴之后，他仔细一想，自己只有捱打的份儿，若再被他

接连点了几次穴道，精疲力竭，那就未必捱得住桂华生的重拳了。如此一想，他登时改变了计划，作势佯攻，桂华生正自使到一招“分牛掌”拍来，邓南遮拚着捱他一掌，蓦然大喝一声，化拳为掌，一下子将桂华生的双掌按住。

桂华生微微一晃，立刻猜到了他的用意，心想：“原来他是想与我较量内力，希望能捱得过这一支烛光。”邓南遮内力一发，势如排山倒海，刚猛非常，桂华生不敢轻敌，当下暗凝真气，力透掌心，一面以极上乘的内功，消解敌人的恶劲，一面将其真力直迫过去。在最初的一刻钟，两人都是兀立如山，动也不动。

再过一会，但见邓南遮汗淋如雨，气喘吁吁，一步一步的向后挪动，每退一步，那花岗石的阶砖上便是一道深深的足印，克雷斯诸人看了，也自不禁暗暗骇然，心中都在想道：“邓南遮的内功如此惊人，却仍然被桂华生迫得步步后退，狼狈不堪。看来中国的武术，当真是世界第一的了！”

这时那支红烛已烧到只剩半寸，但邓南遮亦已是气力枯竭，败象毕露，旁观诸人，谁都看得出来，他绝对支持不到蜡烛烧完。克雷斯拿走银盘，作势欲声，忽听得纷乱的脚步声如飞而至，原来是尼泊尔的武士拉汗图将他们的王子请来了。

尼泊尔王子搓着双手叫道：“哎呀，你们在这里做什么？瞧在主人的份上，不要伤了和气吧。”克雷斯道：“没什么，桂华生和邓南遮依照武士的规矩为美人决斗。”尼泊尔王子道：“留些气力明天去比武吧。”桂华双掌一松，压力骤然消失，邓南遮重心不稳，一跤跌倒，克雷斯叮叮当当的敲了几个银盘唱道：“波斯之虎，不敌中国之狮，我的朋友啊，奥林区斯山的金苹果将赐给你，你是委娜斯的宠儿”奥林匹斯（Olympus）山是西土神话中诸神所住的山，委娜斯（Venus）则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这诗的意思是桂华生今晚比武胜了，明天也必定能赢得公主的芳心。

邓南遮一个鲤鱼打挺翻起身来，他涨红了面，但心中却也不能不有点感激桂华生，要是桂华生刚才再加上一把劲，他纵不死也得重伤，而今虽然摔了一跤，失了面子，对于身体，却无大碍。

桂华生向尼泊尔王子施礼说道：“多谢你今晚所赐的美酒，我们都唱醉了，胡闹一场，真是失礼！”尼泊尔王子面上一红，搭讪说道：“武士比武，那也不是什么失礼的事情。好吧，既然彼此没有损伤，那就不必再比下去了。大家早点安睡。”他猜疑桂华生已识破他的诡计，心中想道：“不管我愿不愿意，看来他都将是驸马的了。我现在不必惹他，将来的日子长着呢。”

于是和桂华生道过晚安，匆匆忙忙便走。

尼泊尔王子方走，忽听得“扑通”一声，有一个人跌倒地上。那倒下去的人是哈巴德，原来他受伤甚重，适才做公证仍是勉强支持的。桂华生将他扶起，邓南遮道：“我的朋友不必你来费心，你照顾你的朋友去吧。”桂华生一看，只见摩农正盘膝坐在地上，头上冒出热腾腾的白气，面色已经渐转红润，桂华生知道他正以瑜伽气功，疗治内伤，看这情形，以他的内功，不须别人帮助。再看克雷斯，只见他头上青筋毕露，狂歌之后，精神显得萎靡不堪，受伤亦是不浅。桂华生向邓南遮道：“好吧，咱们各自照料自己的朋友，你的朋友，伤在脾脏，你要替他打通三阳经脉，推血过宫。”邓甫遮道：“不必你教，我们波斯武士也懂得用内功治疗。”桂华生见他如此骄傲，本想详细指点他的，只好罢了。

桂华生请克雷斯仰卧地上，正待运功替他疗伤，克雷斯道：“且慢，有

一个人比我伤的更重呢！”桂华生这时也听到了断断续续的呻吟声，原来这人乃是阿富汗的武士朗纳，他是因为打了桂华生一拳，被桂华生的内力反击致伤的。初时不觉怎样，越来越觉疼痛，终于忍受不住了，桂华生将一粒药丸掷给他道：“我没有震伤你的内脏，绝无性命之忧，你不必害怕。吞下这颗药丸，到床上去静养三天吧。”原来桂华生恨他行为卑鄙，偷施暗算，故此要他在三天之内动弹不得，连公主也见不着。朗纳意欲不接，但痛得实在厉害，只好不顾颜面，将那颗药丸吞下。这药丸的秘方乃是天山派祖师晦明禅师所传，由七种珍贵的药料配成，天山雪莲也是其中之一，名为“碧灵丹”。桂华生亦不过仅存五粒而已。郎纳吞下这粒“碧灵丹”之后。痛苦果然减了一大半，但肌肉僵硬，手足还是不能转动，只好听桂华生的话，乖乖的请别人扶他上床静养。

桂华生于是专心一意，替克雷斯治伤，他得了龙叶大师的指点之后，内功猛进，更非昔比，不过一盏茶的时刻，便替克雷斯打通了十二重关，再让他吞下了一粒碧灵丹。克雷斯笑道：“我现在比未受伤之时更要精神，中国的武功和医术真是神妙，我也服了你了！”

再看摩农，摩农这时已经站起，但却是愁眉不展，似有重忧。桂华生道：“吾兄不必担忧。”突然将他倒提起来，头下脚上，将手掌贴在他脚跟的“玉泉穴”上，克雷斯奇道：“咦！你这是做什么？”桂华生专心运功，笑而不答。过了片刻，桂华生说：“那么我预先多谢你了，可爱的诗人王子！但愿这不是诗人的幻想。”两人在笑声中各自道了晚安。

第二天便是最后考选附马的决赛，先考武功，由公主亲自与求婚者比剑，地点便在御花园中。摩农一早离去，克雷斯自动退出，朗纳卧床不起，哈巴德因为昨晚受了伤，虽得邓南遮，替他运功治疗，伤势无碍，功力却还未复，身体虚软，也不敢参加。所以最后参加的只有中国的桂华生，波斯邓南遮和尼泊尔本国的武士拉汗图。抽签结果，由拉汗图的先试，其次是邓南遮，最后才是桂华生。桂华生望着园中搭起的高台，心中卜卜的跳。

第十二回　洞房红烛结鸳鸯

考武功时刻开始了，台下挤满了各国来的武士，他们也是初试复试中落选的人，这时都怀着既羡且妒的心情，看着坐在候选者席上的三个幸运儿——桂华生、邓南遮和拉汗图。

奏乐声中，高台上的幔幕缓缓拉开，尼泊尔公主从台后轻轻走出，这刹那间全场寂静无声，遗憾的是公主披着面纱，可是从她露出来的那对明如秋水的眼睛；从蝉翼般面纱中所透露出来的容光，已经教人不敢迫视。“雾里看花”另有一重美感，千百道武士的眼光都注到公主的面纱上，虽然看不真切，却也“感到”了她那绝世的风姿！克雷斯想道：“‘哲学家’说，‘美’不但是用眼睛来看到的，而且是用‘心’来‘感到的’，这就说得真真不错！”

乐声一停，司仪高叫道：“第一候选人——尼泊尔武士拉汗图，请来接受公主的考试。考的剑术。”拉汗图走上高台，向公主屈膝行了一礼，身躯颤抖得非常利害，公主微微一笑，低声说道：“一个武士在竞技场上，应该勇敢镇定，胜负还在其次，最紧要的是要表现出你最高的水平。”拉汗图得了公主的鼓励，稍稍镇定，拔出剑来，道：“我当尽力而为，请公主指点！”他心情激动，声音也显得颤抖不安。要知公主在国人眼中，视若女神，拉汗图现在接近公主，心中既是喜悦，又是恐惧。

公主微微一笑，拿出了一根玉笛，说道：“我就用这支笛当作剑使用，你用心接招吧！”玉笛轻轻划了半道圆弧，向拉汗图虎口一点，台下都是各国使剑的好手，一见公主这一招正是剑术中一个极美好的姿式，不禁喝起彩来。拉汗图横剑一对，剑尖颤动，只听得“嗤”的一声，玉笛轻轻划过，将他的衣袖划穿了，公主道：“再镇定些！”拉汗图面上一红，发了个狠避开公主的眼光，只当面前的不是公主，而是与他决战的敌人，这样一来，剑术使出，方始中规中矩。

拉汗图武功其实不弱，长剑展开，隐隐带着风雷之声，沉雄迅捷，兼而有之，但公主却是从容应付，玉笛盘旋飞舞，招招藏着无穷变化，台下武士都在心中想道：“若然是我，只怕这时早已败了！”大约过了一支香的时刻，拉汗图已接连被玉笛点中三下，幸而公主不是用剑，要不然连中三下，怕是被刺三处透明的窟窿，拉汗图将剑一抛，屈膝说道：“公主，我实在不成，惭愧得很。”公主道：“不，你已尽了你的力了。在咱们的武士中，没有谁的剑术可以比得上了，你应该填补御林军总管之职。”拉汗图的失败乃在意料之中，得任御林军总管却在意料之外，于是欢天喜地的下台。

第二个轮到了邓南遮，他有意卖弄武功，司仪官一叫出他的名字，他就跃上高台，台高三丈，也不见他怎样纵身作势，只是脚尖轻轻点地便跃上去了。他向公主行了礼后，却并不见他拔剑，只是瞅着公主手中的那管玉笛。

公主淡淡说道：“我还是用这支笛，请你拔剑。”邓南遮极为自负，几曾受过如此轻视，心中生气，本待不依，但转念一想：“她用这支玉笛，必然给我打败无疑。但能中选，我又何必争这口闲气？”思念及此，不怒反喜，于是“嗖”的一声拔出一把弧形的长剑，朗声说道：“既然如此，仅依公主之命，请恕我放肆了。”踏前一步，刷的一剑，便向公主玉臂削下。

这一剑招式奇幻，公主心头一凛，移步闪开，反手点他的“肩井穴”，邓南遮这把剑式样特别，剑身略作弧形，既可刺削，又可勾拿，兼有中国兵器中虎头钩与五行剑之利，他的剑术配合了这把形式特别的长剑，果然与众

不同，每一招式都是出人意外。

公主凝神应付，把她新创的冰川剑法施展出来，烈日之下，玉笛飞舞，竟是带着森森寒意。战到酣处，但见玉笛生辉，剑光闪闪，盘旋进退，起落变化，不可名状，不可捉摸。打了半个时辰，乃是难分难解！台下的各国武士，看得惊心动魄，手上都捏着一把汗。

公主这套“冰川剑法”，这次还是第二次拿来应用，起初不大纯熟，战了半个时辰，渐渐熟而成巧，当真是像冰川一样，表面静止，内里暗流汹涌，威力之大，难以想象。邓南遮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才知道利害！

再过一盏茶的时刻，公主剑招一变，玉笛东指西划，表面看来，好像漫不经心，软绵绵的毫不着力，其实正是柔如柳絮，翩若惊鸿，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招招都藏着精奇的变化。邓南遮那套古怪的剑术，竟是渐渐为她克制，力不从心。邓南遮心中焦急，恶念突生，把全身真力凝聚剑尖，大喝一声，陡然一剑劈下，他心中早打了如意算盘，公主即算挡得住这一剑，她手中那根玉笛也必定给劈断；若是挡不住呢，那么公主可能玉殒香消，虽然可惜，但也总胜于落别人之手。

台下不乏各国的剑术名家，邓南遮一出此招，不少人看出了他歹毒的用意，纷纷喝骂，就在喝骂声中，只见公主玉笛一挥，陡然间只听得邓南遮一声厉叫，立即从三丈的高台跌下，打了几个滚，才勉强挣扎起来，面青唇白，浑身上下，仍是抖个不停。

原来公主在他那一劈下之际，突然从玉笛之中，吹出三颗冰魄神弹，本来以邓南遮的功力，还可以经受得起。但他一来是因为昨晚和桂华生恶斗一场，真力实耗不少；二来也绝对想不到公主的冰魄神弹竟然会从笛中吹出。这三颗冰弹，都打中了他的穴道，奇冷攻心，总算邓南遮功力深堪，没有当场冷毙，但亦少不了大病一场。

就在众武士惊愕之中，司仪官出声叫道：“最后一位候选人，中国武士桂华生请上台与公主比剑！”

桂华生从侧面的长梯，缓缓走上高台，本来他也可以一跃而上，但他却不愿在公主面前，故意卖弄武功。上到台来，但见公主的眼中，含有万种柔情，千般蜜意，桂华生心头一荡，登时痴了。

只听得公主微微一笑道：“请拔剑吧！”桂华生这才记起是要和公主比剑，于是向公主施了一礼，说道：“客不僭主，请公主赐招。”

公主道了一声：“也好。”把玉笛一抛，叫道：“宛兰星，将我的冰魄寒光剑拿来！”那个宫女早已在台后准备，立即应声而出，将寒玉剑匣捧上，公主微微一笑，拨剑出鞘，登时一道寒光疾射而出，台前那几徘武士，但觉冷气森森，皮肤起粟，都不禁吃了一惊，人人诧异，天下竟有这样的宝剑！

桂华生跟着也拔出剑来，他的剑也是稀世家珍，微一挥动，剑尖竟带着隐隐的啸声，有若龙吟，若是桂华生先行亮剑，众武士准会吃惊，但如今在冰魄寒光剑的对比之下，却不免黯然失色！众武士都在想道：“若是我在台上，休说比剑，只怕这奇寒之气，先就难捱！”

桂华生道了一个“请”字，只见公主香肩一晃，冰魄寒光剑横空一惊，疾如电掣，向桂华生颈项削来，桂华生心中充满柔情，忽见公主一出手就是这样神奇的招数，心中一凛，百忙中用了一招“云横秦岭”，接着一招“雪拥蓝关”，好不容易才将公主的攻势解开，公主丝毫不缓，一剑紧似一剑，把桂华生迫得连退几步，低声说道：“小心接着！”桂华生发觉她眼中有责

备之意，心头一醒，想道：“是了，我若不显出本领，纵然她故意让我，当着各国的武士，这样赢了，也不光彩！”

当下精神凝聚，剑诀一领，一招“星海浮槎”，剑光如虹还攻过去，公主微露笑容，避招进招，两个旗鼓相当，杀得个难分难解。

激占了半个时辰，公主丝毫不让，迫得桂华生将浑身本领都施展出来，两柄室剑，盘旋飞舞，斗到疾处，但见寒光一片，剑气千条，直把众武士看得眼花综乱，竟然分不出谁是公主，谁是华生！

桂华生心中想道：“要不是我熟识她的冰川剑法，今番必定落败无疑！”原来公主在念青唐古拉山的冰川之旁，创出这套“冰川剑法”时，曾和桂华生共同研究，要知任何一套新创的剑法，虽然威力奇大，但总有未曾完备的地方，桂华生既熟知“冰川剑法”的优劣所在，不须公主饶让，渐渐便占了上风。各国的剑术名家，也自有人看得出来。

再过一会，桂华生着着反攻，将公主迫得连连后退，公主玉手一扬，以“满天花雨”的手法，飞出十几颗冰魄神弹，桂华生早有所备，五指疾弹，将冰魄神弹都在台上弹裂，冷气寒光，凝聚如网，台上白茫茫一片，台下前几排的武士纷纷向后移动。就在这一刹那，桂华生乘着公主发出冰弹，剑势略缓之际，突然一跃而上，剑锋一挑，恰恰将公主的面纱挑开，登时鸦雀无声，端的是一根针跌在地上都听得见响！

桂华生这一剑真是绝顶神奇的一剑，锋利的剑尖恰恰将公主的面纱挑开，却没有伤及公主的一丝毫发，在这震动人心的一刹那间，台下静寂如死，待到众人看清楚了公主没有受伤，接着便爆出惊天动地的欢呼，为公主绝世的容颜，为桂华生超凡的剑术，欢呼，欢呼，欢呼！

希腊王子克雷斯一足踏在椅上，弹起了他的七弦琴，高唱出了他的“即兴诗”。

你跨过了世界，第一高峰，
带来了爱情的梦想。
你一剑挑开了公主的面纱，
将爱情的种子播在她的心上。
啊，你这神奇的一剑啊！
胜过了丘比特的弓箭。

克雷斯的歌声被淹没在欢乐的声音的海洋，然而桂华生还是在人丛之中发现他，向他投以感谢的眼光，克雷斯真的像他所说的哲学家一样，欣赏着别人的幸福，自己也就感到非常满足了！

公主向桂华生微微一笑，低声说道：“你赢了我啦！”语带双关，桂华生向她一望，公主羞红了脸，曳起长裙。向台下盈盈一礼，便翩然的退到幕后。接着司仪官出来宣布，桂华生已通过武功考试，只待明白公主考他的文学，便可以决定他是否当选驸马了。

桂华生在各国武士的簇拥下回到宾馆，克雷斯又再一次的向他道贺。为了不妨碍他明天的应试，大家闹了一阵便向他道过“晚安”各自散了。

丘比特（Cupid）是希腊神话中的司爱之神，他的箭射到人们心里，便可以引起爱。

但桂华生却哪里睡得着觉，这一晚他彻夜无眠，想起了即将得到公主，也想起了自己出国之时所立的志愿！是博采各国武功，独创一家的剑术，这志愿看来也可以完成了。他已渗透了印度的上乘内功，又观摩了尼泊尔、波

斯、希腊、阿拉伯诸国的剑术，他准备采取这几个文明古国的剑术精华，将来都揉合在他和公主合创的“冰川剑法”之内。

第二日公主在国王面前亲自考他的文学，他对答如流，对尼泊尔的古诗经典，随意引用，如数家珍，令到国王也大大惊奇。不过，这里面却有一个国王不知道的秘密，公主所考的十之七八都是在公主要他熟读的那十几部书之内，还有十之二三则是以前公主和他谈过的，不过在考他中国的文学时，桂华生却的确显示出他的渊博，公主准宫中的汉学大师参加发问，他解释的经史奥义，连大师们也闻所未闻。国王到了这个时候，对桂华生的文武全才，亦自深深佩服。觉得这位中国青年，虽然不是什么贵族，但却实在胜过各国的王子。

不过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是，公主最后还考了他两道题目，试他的急才，一个题目是要他猜一个欧洲著名的故事中的谜，另一个题目则要他以公主的名字做一副无名对联，（这两道题目及考试的经过情形，详见拙著《冰川天女传》第三册，这里不赘。）幸而桂华生也有点急才，终于也通过了。当国王亲口宣布他当选了驸马时，他喜欢得几乎晕倒！

婚事已定，国王将桂华生安顿在瑞布扬山的夏宫，婚期定在三日之后举行，那正是尼泊尔一年一度的狂欢节日——燃灯佳节。

这三日就好像有三年那么长久，桂华生好不容易等到佳期，照尼泊尔王室的大婚之礼，日间在瑞布扬山的佛寺接受了高僧的祝福，签下了婚书，桂华生仍回夏宫，等到晚上，国王再派人接他入王宫完成婚礼。

桂华生这一天就好像在梦境里飘浮似的，当真是连做梦也想不到会在尼泊尔缔结奇缘，到了黄昏，从夏宫中的凉台望下去，但见园中挂满许多水晶玻璃的各色风灯，绿树枝头，又遍纵水晶葡萄，作为装饰，一眼望去，俨如银花雪浪，珠宝乾坤。再向远望，加德满都城内的灯火，密若繁星，笙歌隐隐可闻。原来尼泊尔的“燃灯节”乃是一个爱情的节日，到了此日，家家户户，结彩张灯，绿女红男，尽情歌舞，连寺庙里也是整夜歌唱不休。今年他们的公主恰好在这个佳节结婚，因之更是举国如狂，比往年热闹上十倍百倍。

黄昏过后不久，一辆马车来到，正是以前接过桂华生的那辆马车，曳的也仍然是那四匹神骏的白马，不过，上一次接桂华生入宫替国王冶病，这一次是接他入宫与公主成亲，心情自是大大不同的了。

奉命来接桂华生的是御林军的一位少年军官，马车经过山谷，忽听得铁骑驰骤，刀枪铿鸣之声，桂华生问道：“什么事情？”马车倏的停下，只见一彪形黑衣骑队，疾冲而来，呼之喝声此起彼落：“咱们不能让外国人娶咱们的公主！”“公主嫁了他，咱们的国家就要给吞并了！”“不行，不行，一定要赶他回去！”“难道本国就没有好男子么？不欢迎这个中国新郎！”那军官惊惶失色，道：“不好了，他们不欢迎你，举行兵变啦！你赶快逃走了吧！”桂华生道：“我不逃！”那军官道：“你不逃不打紧，我可不能陪你送命！”双手一掀，要把桂华生掀下车去，桂华生不假思索，反手一点，便点了他的晕穴。这时，那彪军马，已将马车围着，桂华生站出来要与他们说话，但他们鼓噪如雷，哪里说得清楚。

桂华生吸了口气，以极上乘的内功吐出声音，郎郎说道：“若然我是不受贵国国人欢迎，我一定回去。但最少你们也得让我到京城一看！”这几句话将那一大片噪声都压下去，有一个军官叫道：“不要中他的计，他是想去求公主庇护他！”提起长枪，唰的一枪便刺，桂华生一手抓着枪尖，叫道：

“我对你们的王位绝无觊觎之心，你们为什么不许我会见我的妻子！”那军官被他抓着枪尖，力挣不脱，大怒叫道：“你们听，他还要把公主带走呢，咱们国中的宝贝东西，可不容外国人带走！”登时有数十支长矛短剑等各式兵器，向桂华生搠来！

桂华生手指一松，将那个军官摔了一个筋斗，立即拔出腾蛟宝剑，围身一绕，剑光过处，但听得一片断金曳玉之声，十几条兵器全都给他削断了，可是那一班黑衣武士还是蜂拥而来，桂华生一来因为是喜日，二来更不愿伤了尼泊尔人感情，虽有宝剑，可绝不敢将任何一人伤害，只是把兵器削断便算，可是这样一来，施展剑术等如受了层束缚，端的要非常小心，弄得桂华生十分狼狈。若不是他闪避得宜，好几次就要险些受伤。

正在应付为难，忽听得马蹄之声有如暴风骤雨，又是一彪军马冲来，桂华生暗叫一声：“苦也！”就在这时，只听得那彪军马同声喊道：“恭迎驸马入宫！”“叛军快快束手就缚！”大出桂华生意外，原来这彪军马乃是救驾来的。

这一彪军马比那队黑衣骑兵的人数多了几倍，登时把黑衣骑兵截成了好几处，撒出了绊马索，不消一会，就把那队叛乱的骑兵尽都捉了。这彪军马领队的军官过来向桂华生恭敬施礼，却原来是新任的御林军总管拉汗图。

拉汗图亲驾马车，将桂华生护送入宫，桂华生向他致谢，拉汗图道：“我蒙公主赏识，委以重任，粉身碎骨，不足图报，这次来迟，累驸马受了虚惊，驸马不责罚我，我已感激不尽。”桂华生叹口气道：“我德薄才疏，得配公主，自知非份，怪不得他们反对我，我也无颜再在贵国住下去了。”拉汗图低声说道：“桂驸马你武功绝世，才德兼优，不但各国武士心服，我们国中，一百个便最少有九十九个为公主欣庆。这次叛乱是王子搞出来的，只有他不服你，怕你夺他王位。他本来要我也参加叛变的，我假作答应，暗中已报告公主了。”桂华生道：“原来如此。”心情顿然开朗。拉汗图道：“我还要请教驸马，这班叛军，你看如何处置？这件事情，要不要报告皇上？”桂华生一想，若是此举揭穿，只怕尼泊尔国会有内乱，便道：“事情已经过去了，还是作算了吧。叛军由你处置好了，但我希望你不要惩罚他们。”

说话之间，忽见尼泊尔王子率了几骑马疾驰而来，一见桂华生就道：“听说路上出了事情，驸马受惊了吧？”桂华生道：“没什么，有几个军士胡闹，早已给总管大人捉去了，多谢你的关心。”尼泊尔王子见桂华生面无异色，猜不透他知是不知，转过头对拉汗图道：“你这次立了大功，国王定然又要升赏你了。”拉汗图道：“我不望升赏，只盼大家能够同心合力，国家永保太平，那便好了。”王子冷冷一笑，对桂华生道：“我也希望你受到我们国人的欢迎，住得称心如意。”桂华生道：“谢谢你的祝福，我的愿望和总管大人一样。”

不一会儿来到京城，但见人山人海，酣舞高歌，一见驸马的车驾来到，登时鼓掌如雷，自行让道。桂华生心中大慰，想道：“拉汗图所言非假，他们果然是欢迎我的。”

马车缓缓而行，将近皇宫，只见一大队民间歌手，自动集合起来，拉起琴弦，吹起喇叭，打起锣鼓，高声唱道：

> 今晚的晚风特别芳香，
> 在爱情的节日里谁不欢欣？
> 欢迎你啊，跨过珠峰的贵客，

从今之后，你和我们是一家人。
公主和驸马缔结鸳盟，
喜马拉雅山穿过了红绳，
加德满都——北京！
中国和尼泊尔永远相亲！

桂华生流下了感激的珠泪，对尼泊尔王子微笑道：“你所祝福的全都实现了，多谢你和你们的百姓，中国和尼泊尔永远相亲！”尼泊尔王子面色苍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本意是要拿叛军的事来打击桂华生，使得桂华生心灰意冷的，哪知国人的拥戴公主，对公主所选中的人也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进了王宫，接受国王的祝福之后，公主贴身的宫女宛兰星提起一盏纱灯，便带引桂华生进入洞房。

宿愿终偿，鸳盟缔结。洞房中红烛高烧，幽香淡雅，桂华生疑幻疑梦，对着公主，痴痴注目，好久，好久，两人都说不出一句话。门外忽听得“噗嗤”的笑声，那是宫女宛兰星在偷笑。

桂华生面上一红，抬起头来，只见洞房的布置完全依照中国的式样，当中贴着一副红纸对联，写的是：

“华岩妙境偕谁游？看龙叶拈花，释迦微笑；

玉笛仙音邀客和，听相如鼓瑟，子晋吹萧。”

这副对联，正是考试文学时，桂华生为公主做的嵌名联，在联首嵌上公主的芳名“华玉”二字，因为尼泊尔是佛教国家，所以上联全用佛典，表示爱慕之情。桂华生最初在冰峰上见公主之时，是先闻玉笛，后见仙姿的，所以下联就以当时情景，并用两个中国的典故来表示求偶之语。公主今晚就将这副对联贴在洞房之中，当真是妙到不能再妙。

两边联语的中间，嵌有一块碧玉屏风，屏风上雕出了一首小词，调寄《点绛唇》，词道：“玉剑冰弹，端的是奇缘寄遇。雪莲鸳谱，冷香飞人诗句。纵有珠峰，难隔刘郎路。云深处，愿同偕隐，营屋冰川住。”

桂华生轻轻念了一遍，如醉如痴，低声说道：“原来你心意完全和我一样。”两个并肩立在窗前，遥望喜马拉雅山上的皑皑雪峰，两颗心溶成了一颗。

其后五年，国王年老身体衰，王子谋位日急，国中为了王位的继承问题，潜状着内乱的危机。一天晚上，华玉公主终于和桂华生悄悄出走，在念青唐古拉山的天湖之上建起冰宫。读者欲知详情，请续看拙著《冰川天女传》，这里不再写了。